

絕刀，金環，殘荷劍

高皋．著

既是恩師，也是仇敵，是生身之母，也是仇人的妻子，如此恩怨莫測，親仇難分的處境，任何人都無法承受，他却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

$3.50

1075

編者話 ㄑ絕刀·金環·殘荷劍ㄑ巨型小說今期刊出，是篇銜接一〇七一期ㄑ破山一刀ㄑ未了之情，故事內容結構別創心思，有恩有怨，有俠有情，哀艷感人，蕩氣廻腸……文中描述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他心切親仇，投師孤詣，飄零人間，快意江湖，不料發覺生身之母，也是仇人之妻！處於ㄑ既是恩師，也是仇敵ㄑ的夾縫中，這份親仇難分的局面，任何人都無法承受，讀者們教他怎樣抉擇一途吧？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諸葛青雲新作長篇ㄑ五嶽英豪傳ㄑ今期已刊出，這是一部俠義傳奇性上乘作品，文筆輕鬆活潑，主角人物標奇立異，妙趣橫生，他們既擅武功，亦譫語連珠，令你閱讀間不禁捧腹狂笑，大歎觀止！

臥龍生的ㄑ金筆點龍記ㄑ今期完結，要知精采情節怎樣發展和收場？故事中都有令你滿意的交代

**　　**　　**

下期除了刊出馬雲的科學幻想小說ㄑ藍色行星ㄑ巨型小說外，秦紅又有新作品：ㄑ武林大奇案ㄑ貢獻，是篇可說是他媲美ㄑ劍歸何處ㄑ另一新作。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絕刀·金環·殘荷劍

破山一刀故事之二

高皐·文
盧令·圖

苦命孤兒 心切救母

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大孩子，一領藍衫，背揹包裹，正風塵僕僕的趕向黃山南麓的湯口。

莫非他也是一位喜愛山水的遊客？

不，他的年歲似乎小了一點，而且行色匆匆，好像不是遊山來的。

他剛剛走近湯口，迎面遇到一位白衣中年文士，他略作躊躇，終於向白衣文士雙拳一抱道：「請問大叔，你有沒有瞧到我娘？」

白衣文士削瘦的面頰之上，掠過一絲陰森狡詐的笑意，然後面色一整道：「你娘是誰？也許我見過。」

藍衫少年道：「我娘姓唐……」

白衣文士啊了一聲道：「莫非你娘名叫唐錦屏？」

藍衫少年道：「是的，大叔。」

白衣文士道：「那你是匡棨元了，你爺爺匡開陽是我的師叔。」

藍衫少年道：「晚輩正是匡棨元，請問大叔的名號怎樣稱呼。」

白衣文士道：「喬夢熊，有沒有聽你娘說過？」

匡棨元道：「原來是喬師伯，侄兒這廂有禮了。」

喬夢熊哈哈一笑道：「賢侄不必多禮，伯伯能够遇到你倒免去一番跋涉。」

匡棨元道：「伯伯是要尋找小侄？」

喬夢熊眉峯一蹙，長長一嘆道：「路見不平還要拔刀相助，何況咱們三代深交，情非泛泛……」

匡棨元道：「多謝伯伯，可是……我娘……」

喬夢熊道：「我遇見你娘了，但伯伯人單勢孤，實在愧對賢侄。」

他在說話之際，同時搓手跌足，氣憤不已，那等表情，當得是唱作俱佳，匡棨元從未瞧到過如此高明的表演，怎能不大吃一驚。

「伯伯，你說我娘出了危險？」

「你娘爲甚麼前來黃山，你自然知道了。」

「知道，娘是來找師父復仇的，不過那是誤會！」

「師父，師父是誰？」

「張一刀！」

「甚麼，張一刀會是你的師父！」

「是的，難道有什麼不對？」

「何只不對，這簡直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陰謀。」

「陰謀？小侄不懂。」

「你自然不懂，因爲你太年輕。」

「究竟是怎麼回事？伯伯，我娘到底怎樣了？」

「別急，賢侄，你先沉着氣，咱們找個地方歇歇，待伯伯慢慢告訴你！」

「不，伯伯，你先說我娘怎樣了？」

「這個——好吧，不過——」

「你是怎麼啦？伯伯快說嘛！」

「好！伯伯說，不過也許你不會相信，但伯伯說的却是事實。」

「你說，伯伯，小侄會相信的。」

「既然如此伯伯只好實話實說了，你娘報仇不成，反被張一刀所强暴……」

「啊，不，我不信！」

「賢侄？伯伯沒有必要騙你，張一刀强迫你娘跟他走，一路上到處傷人，他們曾經到過巢湖，巢湖大豪谷宗台的獨子谷彬一身武功就毀在他的手裏，此事人人皆知，決非伯伯惡言中傷，編造黑白。」

匡棨元不相信他師父張一刀是一個人面獸心之人，更不信他娘會屈服於任何淫威之下。

但巢湖之事決不會假，他娘跟張一刀在一起必然也是事實。

事實就是鐵證，他不信也得信了。

匡棨元還是一個大孩子，孩子的性格輕易衝動，何況他自幼喪父，原本就有幾分偏激。

因此他當眞相信了，而且急欲將他的娘拯救出來。

「伯伯，我娘現在那裏？」

「羽山。」

「多謝伯伯，小侄告辭。」

「別忙，賢侄，你是要到羽山去救你娘？」

「是的，伯伯，否則小侄會寢食難安的。」

「賢侄孝心感人，可是，如果能够救出你娘，伯伯早就救她出來了。」

「照伯伯的說法，那羽山莫非是龍潭虎穴？」

「羽山地跨蘇魯二省，名震東南半壁，山主公孫宇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高人，子女門徒無一不是响噹噹的高手，武林任一門派都得對他們禮讓三分，伯伯雖然想救你娘，却沒有這份能力。」

「多謝指教，告辭。」

「啊，賢侄，你還是要去？」

「當然，如果她是伯伯的娘，伯伯要不要去？」

年輕人不善修辭，話說得也不太得體，不過這是實話，喬夢熊幾乎無言反駁。

薑是老的辣，喬夢熊只是呆了一呆，一股陰森森的笑意已由面頰上露了出來。

「你說的不錯，如果是我娘我也會去，只不過你跟我不同。」

「這個小侄知道，伯伯的娘並沒有受到迫害。」

「我不是這個意思？」

「伯伯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伯伯有兄長，個人生死不會影响到本門的香烟，你就不同了，匡氏門中只有你這一條根

，你如果一死，那豈不是匡氏門中的罪人了！」

這一回該匡棨元發呆了，他絕未想到羽山救母會爲匡氏帶來更大的不幸。

他不能將匡氏帶入萬刦不復之境，成爲匡氏門中的罪人，但母子連心，明知生母現在羽山，他如何能够不管？

他究竟是一個孩子，無論他怎樣愁眉苦臉，依然想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的身旁有一個閱歷豐富的大人，只是這個大人却面含奸笑，顯出一副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神色。

他沒有瞧到這些，縱使瞧到了他也不見得能够瞭解那副奸笑的含義。

現在，他幾乎是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在萬般無奈中，只得求教於他這位伯伯。

「伯伯，小侄該怎麼辦？」

「這個麼……啊，有了。」

「怎樣？伯伯。」

「你知不知道金環門？」

「聽人說過？」

「你可知道當今武林公認的天下第一高手是誰？」

「莫非是金環夫人？」

「不，應該稱她金環門主，或五雲宮主。」

「伯伯之意——」

「天下任一門派都不敢招惹羽山，只有金環門才有摧毀羽山的能力。」

「伯伯是說要小侄向金環門求助？」

「不，你與金環門非親非故，他們怎肯助你？」

「那咱們豈不是在說廢話？」

「這也不是，因爲伯伯想到了一個法子。」

「什麼法子，伯伯快說。」

「投效金環門。」

「這個——」

「怎麼，你不願意？」

「不是小侄不願，而是怕他們不肯收留。」

「這個你放心，包在伯伯的身上。」

「多謝伯伯！」

「咱們是世交，對伯伯何須客氣，咱們走吧。」

他們由黃山北上，直趨青陽，再西經貴池，向湖北東部奔去。

這一路之上，喬夢熊對匡棨元噓寒問暖，呵護備至，使這位世故不豐閱歷尚淺的大孩子感激零泣，幾乎認爲生我者父母，愛我者只是喬伯伯而已。

這也難怪，他早年喪父，四五歲稍知人事之時，又被送到巫山跟隨巫山神姥習藝，雖是父母生他，但他對父母的印象却十分模糊。

似乎天地之間沒有人愛護過他，要說有也就只有這位喬伯伯了。

因此，他們伯侄之間的感情在迅速高漲，幾天之後，已經推心置腹，視爲知交了。

這天到達鄂城西北的樊口鎭，晚餐之後，喬夢熊忽然携來文房四寶與匡棨元閒聊。

聊天何用紙筆，難道喬夢熊要將彼此的交談筆錄下來？

匡棨元心有所疑，因而詢問道：「伯伯，你要做什麼？」

喬夢熊道：「我想請你寫一點東西，你願意麼？」

匡棨元面色一紅道：「伯伯這是爲難侄兒了，小侄那幾個字怎登大雅之堂！」

喬夢熊道：「字寫得好壞並不重要，只要認得出來就行。」

匡棨元道：「好吧，伯伯要小侄寫甚麼？」

喬夢熊道：「你不是跟張一刀學過太乙神罡，破山一刀，及破山掌麼？你就將這三項武功的練法詳細寫出。」

匡棨元愕然道：「爲甚麼？伯伯？」

喬夢熊說道：「賢侄，伯伯這是爲你好！」

匡棨元道：「侄兒相信伯伯是爲我好，但不明白爲甚麼要這樣。」

喬夢熊道：「這是金環門的規定，投效該門的必須交出自己的武功，才能表示投效的誠意，否則雖是伯伯介紹，只怕他們也不會收留！」

匡棨元道：「伯伯，據小侄所知，各派武功都有他不傳之秘，探聽偷習別派武功是武林大忌，將爲江湖同道所不齒，金環門是一個名門大派，他們怎麼會做有損名譽之事。」

喬夢熊面色一沉道：「那你是不相信伯伯了？」

匡棨元道：「小侄怎敢不相信伯伯，只是覺得有點奇怪罷了。」

喬夢熊道：「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只是你沒有想到而已。」

匡棨元說道：「小侄愚蠢，請伯伯指教。」

喬夢熊道：「金環武學威力絕世，當代任一門派的武功，都無法與它相比，這一點你是否相信。」

匡棨元道：「伯伯說的，小侄自然相信。」

喬夢熊道：「好，你既然相信，就應該知道金環門對其他門派的武功不屑一顧，他們絕不會學習別派的武功，又怎會有損令譽！」

匡棨元道：「原來如此。」

喬夢熊道：「你總算明白了，現在就開始寫吧。」

匡棨元道：「是，伯伯。」

他是一個心地純潔的大孩子，只要別人說的有理，只要他認爲應該，任何事他都不會推辭的。

只不過他幼年孤露，從小就在巫山習藝，巫山神姥雖是一代武學宗師，對文墨所知却極爲有限，匡棨元受業於巫山神姥，他的文墨自然不會好到那裏。

如是以言語解說，以動作示範，他可以將所習的幾門武功淋漓盡緻的表現出來，要是以文字寫出那些高深的義理，玄奧的動作，他就力難從心了。

因此，他寫了撕，撕了寫，忙了大半夜，浪費了不少筆墨，結果連一句都沒有寫出。

最後只得丟下毛筆，爬上床鋪向周公報到去了。

翌晨繼續上路，喬夢熊微微一笑道：

「賢侄昨晚辛苦了。」

匡棨元道：「侄兒寫了大半夜，弄得筋疲力盡——」

喬夢熊精神一振道：「咱們時間尚多，賢侄何須如此辛苦，莫非三種絕學你全都寫出了。」

匡棨元吶吶道：「對不起，伯伯，小侄一個字都沒有寫好。」

喬夢熊面色一變：「爲甚麼，莫非你改變了主意？」

匡棨元道：「不，小侄並未改變主意，只是心頭一急就寫不出來，好在時間尚多，今後小侄會盡力去寫的。」

喬夢熊面色一霽道：「伯伯是愛之深，責之切，賢侄請不要見怪。」

匡棨元說道：「伯伯言重了，小侄怎敢！」

此後又是一連三四天，匡棨元還沒有完成三句，喬夢熊要去看着他寫，又被他一口拒絕。

這也難怪，一個文筆較差的人，是不願別人看着他寫字的。

但是看在喬夢熊的眼裏，他却是另外一種想法。

武林之中，爲了爭奪一項絕藝而浪擲生命的大有人在，而且還在不斷發生，愈演愈烈。

匡棨元雖是一個大孩子，但他不傻，喬夢熊想獨得破山門的曠代絕學，他自然要藉詞拖延了。

這天他們到達距武昌不遠的葛店，晚餐之後喬夢熊不請自來，闖到匡棨元的房裏來了。

「賢侄，你是不是遇到什麼難題，說出來伯伯幫你。」

「不，伯伯幫不上忙的。」

「你胡說，伯伯闖蕩江湖數十年，甚麼稀奇古怪的玩藝沒有見過，你開始寫吧，遇到困難，咱們商量一下，必然可以解決。」

「對不起，伯伯，你如果守在這裏，小侄就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

喬夢熊冷冷哼了一聲，忽然一掌摑去，一把扣着匡棨元的腕脈，然後運指如飛，點上了他幾處穴道，這才鬆開手指，冷冷道：「限你三天之內寫出來交給我，否則喬夢熊山要你嚐嚐生死兩難的手段。」

匡棨元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位世伯會突然翻臉，而且封閉他的武功，以生死來作要挾。

現在他終於明白喬夢熊的企圖了，所謂金環門要他交出武功，完全是連篇的鬼話。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你錯了，伯伯，小侄寫字雖然不太熟練，只要稍假時日，遲早會寫出來的，現在麼……」

喬夢熊聽得匡棨元如此一說，他那滿臉殺機就像輕烟遇到狂風，刹那之間巳點滴不存。

同時換上一張十分可愛的笑臉，道：「我知道，適才我是逗你玩的，你寫吧，伯伯不打擾你了。」

匡棨元面色平靜的淡淡道：「伯伯不肯解開我的穴道？」

喬夢熊道：「封閉武功不會影响你的行動，而且使你心志專一，對思路大有帮助，待你寫完三册秘笈，伯伯一定替你解開。」

匡棨元說道：「多謝伯伯。」

喬夢熊走了，匡棨元也睡了一覺，他一個字都沒有寫，而且睡得頗爲安祥。

這是喬夢熊想不到的，他以爲匡棨元會在死亡威脅之下低頭，誰知他竟然打錯了主意。

翌晨天色剛剛黎明，喬夢熊就巳闖進匡棨元的房中，他先向桌上瞥了一眼，神情上顯得一片詫異。

此時匡棨元醒來了，他是和衣而臥，起床倒是方便得很。

「伯伯？你早。」

「日上三竿了，還早？昨晚你寫了多少？」

「眞對不起，伯伯，昨晚小侄有點頭暈。」

「那你是一個字都沒有寫了？」

「是的，小侄寫不下去。」

「還記得伯伯說的話麼？」

「記得，如果小侄不寫，會落得生死兩難。」

「你不怕？」

「我原先是害怕的，後來想了一想就不怕了。」

「你想起了什麼？」

「我師父。」

「巫山神姥？」

「不，她老人家只是我的外婆。」

「那誰是你的師父？」

「張一刀……」

「甚麼，你還敢承認張一刀是你的師父？」

「是的，他老人家至情至聖，堅苦卓絕，比起你來强得多了。」

啪的一聲，匡棨元挨了一起沉重的耳光，身形一個踉蹌，最後還是仆倒下去。

他武功被封閉，眞力無法提聚，這一掌他如何承受得起！

喬夢熊嘴角含着冷笑，目中射出殺機，瞅着摔在地上的匡棨元道：「起來，小雜種，我要瞧瞧你的骨頭有多硬。」

匡棨元起來了，他的嘴角雖是流着血絲，神色却顯得一片平靜。

「伯伯，我沒有說錯甚麼，你爲何打我？」

喬夢熊的手掌舉了起來，只是他却嘆了一口長氣，舉起的手掌又放了下來。

「賢侄，我跟你說了多少遍，張一刀不只是謀殺了你的祖父及父親，現在又將你娘强奪去了，此人與你有不共戴天的血仇，你爲什麼還要叫他師父？」

匡棨元不想跟他爭辯，拎起他放在床頭的包裹，道：「伯伯，咱們走不走？」

喬夢熊冷冷道：「不走，除非你寫出破山門的武學，咱們就在這兒耗下去。」

匡棨元淡淡道：「耗就耗吧，反正我還年輕。」

這是說他還年輕，喬夢熊却老之將至，如果耗時間，喬夢熊必然比他不過。

再說世事多變，誰也不敢担保下一分鐘會有什麼變化。

他如此一說，喬夢熊不想再耗下去了，却想出了一個毒惡的法子。

「拎着你的包裹，咱們走。」

「走就走，看你能够怎樣！」

× × ×

「喲，喬大爺，是甚麼風把你給吹來的？」

這是一個衣香鬢影，燈紅酒綠的所在，喬夢熊竟將匡棨元帶到這兒來了。

迎着他們打招呼的，是一個四旬上下的青衣婦人，瞧他那股巴結的勁兒，喬夢熊多半是此地一擲千金的常客。

他的確是此地的常客，而且還有一位老相好。

「紀大娘，惜春姑娘在麼？」

「在，她天天都在盼着你，總算將你盼來了。」

喬夢熊微微一笑，帶着匡棨元一逕奔往後進。

惜春是此地的當家姑娘，也是這家惜春院的股東老闆之一，她的客人不少，但眞正能够作入幕之賓的不多，喬夢熊是幸運者之一。

舊雨重逢，自然會有一番歡敍，惜春姑娘叫人將匡棨元帶開，然後在房中欵待喬夢熊。

「喬大爺，你可眞忙，一去就是幾個月，虧得你還記得回來。」

「對不起，春姑，這不是我的錯，是男人天生的勞碌命，經年累月的要在外面奔波，好在我一到漢口就來看妳，總還說得過去。」

「我是說着玩的，大爺，你可不要生氣。」

「我原是有點生氣的，一見到妳氣就沒有了，哦，春姑，有件事我想請妳帮個忙。」

「別這麼見外，大爺，有話請儘管吩咐。」

「適才妳瞧過那小子了，妳認爲他怎樣？」

「大爺是說你帶來的那個書僮？人長得不錯嘛，清清秀秀的一表斯文，大爺提這個作甚麼？」

「長得不錯有甚麼用？脾氣比驢還倔，根本不受調教，所以想請妳帮個忙。」

「哦，我能帮得上甚麼忙？」

「磨磨他的脾氣，讓他變乖一點。」

「這好辦，不過怎麼個磨法？要他乖到甚麼程度？大爺還要給一個提示。」

「一個倔强的人，多半自命不凡，要除去他那股傲氣，就得要他做些低賤的工作，就算替女人洗脚倒馬桶都可以，妳看着辦就是。」

「啊，大爺，要是這樣他豈不變作一個廢物了！」

「妳只照着我的話去做，別的妳就不必管了。」

「好吧。」

× × ×

匡棨元的確變乖了，逆來順受，任何什麼都作，如何不乖。

起初他在惜春院打雜，替姑娘們倒馬桶也是他的特定工作之一。

小伙子雖是逆來順受，但那股冷傲倔强，目中無人的氣質，仍然磨他不掉。

他每天亥時就寢，卯時起床，只能睡三個時辰，而且在就寢之前，必須先向惜春稟告。

這成了例行的工作，那一天也不能例外。

× × ×

今天，惜春陪客人多喝了一點酒，正在錦榻之上輾轉反側，感覺有點煩煩燥燥的。

此時匡棨元又來報到了，他向丫環小喜子打了一聲招呼，反身就要退出。

「喂，匡棨元，等一等。」

是惜春在裏面呼叫，匡棨元只好停下脚步。

「姑娘有什麼吩咐？」

「你進來。」

匡棨元進來了，惜春却一言不發，只是睜着一雙媚眼，向他緊緊的凝視着。

匡棨元有些不耐，冷冷道：「姑娘，在下勞累終日，需要歇息了，姑娘有什麼吩咐請快說吧。」

惜春道：「我要洗脚……」

匡棨元道：「這關我甚麼事？」

惜春道：「我要你給我洗。」

匡棨元面色一變道：「士可殺不可辱，我不幹。」

惜春哼了一聲道：「那可由你不得，小喜子，提洗脚水來。」

小喜子提着洗脚水來了，但却相勸惜春道：「姑娘，這是何苦？再說男孩子那會做這種事，萬一粗手笨脚的，弄痛了姑娘……」

惜春道：「不，他時常以大丈夫自命，我今天非要大丈夫替我洗脚不可，妳出去，不要管這椿閒事。」

小喜子出去了，匡棨元却僵在那兒進退不得。

惜春微微一笑道：「如果你眞是大丈夫，就應該接受我的吩咐，大丈夫能屈能伸，韓信也曾經受過胯下之辱，替女人洗脚也是一種情調，有什麼不可？」

這話不錯，大丈夫能屈能伸，替女人洗脚有何不可。

於是，匡棨元一橫心，當眞替惜春洗起脚來了。

這是一雙瘦不盈握，十分可愛的蓮足，當眞是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入手十分香軟，比一般女人的臭脚大異其趣，匡棨元雖然只是一個大孩子，仍有愛不釋手的感覺。

至於惜春就不必說了，她從來沒有男人替她洗脚的經驗，此時只覺得全身的神經都在顫抖，內心的深處在癢酥酥的。

奇妙的感覺，奇妙的經驗，使匡棨元的工作獲得改善，也是他生命歷程上的一個轉捩點。

「小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歲。」

「你沒有接觸過女人？」

「沒有。」

「你怎麼開罪喬夢熊了？」

「這個……」

「不方便說就算了，哦，自明兒起，別的活你不必做了，只是每晚替我洗洗脚，你可願意？」

「願意是願意，只是別的活兒我還得做。」

「爲甚麼？小兄弟。」

「喬夢熊不是好人，我不想使妳受到連累。」

惜春神色一呆，原本眯得只剩一絲的媚眼，突然一起張了開來。

她發覺這個眉清目秀，滿臉堅毅之色的大孩子不是常人，而她却從心眼裏生出喜愛。

如果說她喜愛匡棨元，實在太過份了一點，她已經二十四五，比人家孩子大了七八歲之多。

再說，她是一個人盡可夫的殘花敗柳，匡棨元却是一塊白璧無瑕的純潔璞玉，喜愛又能够怎樣，難道她還能嫁給他的不成麼？

可是一陣陣的酥癢，正由她那雙纖纖玉足傳到內心，因爲匡棨元還在輕搓慢揉的把玩着。

這奇妙的挑逗，激起了她前所未有的情慾，她已經無法克制她自己了。

「難道非嫁給他不可？難道不能變個法子？唔，情人，如果有這麼一個小情人，也不枉這人生一世了。」

這是情慾，也是人性，試問在這等情景之下，誰又能克制自己？

於是她以柔若春水，微帶顫抖的語聲道：「小兄弟，替我抹乾脚，將水拿到一邊，然後……」

然後是另一種驚心動魄的挑逗。

十七歲的孩子情竇初開，對女人有着好奇，也有着嚮往，惜春是一個風塵女人，對調情自有她拿手的一套，這一情關匡棨元自然闖不過去了。

當梅開二度，彼此獲得極度滿足之後，這場驚天動地的騷動才靜止了下來，現在她又在關心他了。

「小兄弟……」

「唔……」

「告訴姊姊，喬夢熊爲甚麼要這樣對你？」

「這……」

「小兄弟，姊姊已經是你的人了，難道你信不過我？說吧，無論甚麼困難，姊姊都會帮你的。」

「好吧，他要我寫出師門武功。」

「哦，這麼說，你還是一位名門高弟了？」

「不，家師沒門派，也不求聞達。」

「令師是誰？」

「張一刀。」

「啊，名師出高徒，這話果然不假，只是姊姊弄不明白，你是怎樣落入喬夢熊手中的？」

「他是先父的同門，我自然不會防着他……」

「不錯，此人陰狠手辣，心機極深，實在防不勝防，何況你太年輕，自然鬥他不過。」

「姊姊，妳好像對江湖中的事知道不少。」

「你別瞧不起姊姊，在江湖上，姊姊也有一個响噹噹的字號。」

「哦，請教……」

「兄弟，咱們已經是夫妻，姊姊的一切自然應該向你坦白陳述，但在這之前，我要先作一番說明。」

「好，妳說。」

「姊姊已往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近年隱身惜春院，是想改過遷善，重新做人，誰知又遇到那個姓喬的……」

「姊姊請恕小弟直言，妳已往怎樣小弟不管，但隱身妓院如何能重新做人？」

「你說的對，兄弟，是姊姊錯了，今後當洗盡鉛華，克盡婦道，決不會讓你失望。」

「多謝姊姊。」

「別客氣，兄弟，這是姊姊應該做的，只不過喬夢熊不好惹，咱們要未雨綢繆，在他未來之前，事先作好準備。」

「他何時前來？」

「他說去金環門辦事，最多十天半月，必然就會回來。」

「他去金環門辦什麼事？」

「這就不知道了，他說他是金環門的外總管，自然是有關該門之事了。」

「此人果然神通廣大，他原是出身少林，竟然當起金環門的總管來了，不過我並不怕他，如非他暗中下手制住我的穴道，當眞動起手來，他不見得就能够討得好去。」

「啊，兄弟，我幾乎忘記你的穴道被制了，來，待姊姊替你解開。」

惜春功力極高，匡棨元許久衝不開的穴道，經過她內力一震，便豁然而通了。

匡棨元吁了一口氣道：「謝謝妳，姊姊。」

惜春道：「別這麼說，兄弟，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如此客氣？」

語音一頓，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金環門不只是神鬼莫測，是當代武林最爲可怕的門派，它的門下除了栽在令師手下一次，可以說橫行江湖，無往不利，連少林武當都不敢攖其鋒芒，咱們……唉，如何能够應付？」

匡棨元哼了一聲道：「妳害怕了？」

惜春嫣然一笑道：「這就要看你要不要我了，如果我當眞作了你的妻子，夫妻同命，再害怕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她原是只想俘獲一個小情人的，此時竟然得寸進尺，希望匡棨元承認她這個妻子。

匡棨元的人生閱歷不多，江湖經驗更是貧乏得很，而且重視信義，重視人倫，既是佔有了惜春，自然要承認她這位妻子了。

因而他面色一正道：「咱們已經是夫妻了，我怎能不承認妳是我的妻子？」

惜春大喜道：「兄弟，你眞好……」

他的確好，因爲在她的挑逗之下再度給了她一次無限的滿足。

此後他們睡着了，待一覺醒來已然日上三竿。

當小喜子前來侍候之際，惜春向她吩咐道：「去僱一頂軟轎，咱們要去黃鶴樓逛逛。」

小喜子道：「現在？」

惜春說道：「現在天氣涼爽一點，快去。」

小喜子道：「是。」

遣走小喜子，惜春面色一整道：「兄弟，快由後門出去，到江邊碼頭等我。」

匡棨元道：「咱們現在就走？」

惜春道：「不錯，如果等到喬夢熊回來咱們就不易脫身了。」

匡棨元道：「咱們去那兒？」

惜春道：「去山東，你師父不是在羽山麼？咱們去投奔你的師父。」

匡桀元道：「好辦法，只要找到師父，就不怕金環門向咱們找碴了。」

惜春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你快去江邊等我吧。」

匡桀元道：「好的。」

他由後門溜出，一直奔往江邊，相候約莫半個時辰，惜春果然乘着軟轎前來。

她由軟轎之中取出一只皮箱，立即將軟轎打發回去，然後僱了一艘烏篷江船，順波逐流向下游急駛而去。

待船至中流，惜春才打開皮箱，將其中的衣物取出分作兩個包裹。

她不只是江湖經驗極爲豐富，心思也顯得十分細密，她爲匡桀元帶來的衣物，由頭至脚樣樣俱備。

她將一把長刀遞給匡桀元，柳眉輕輕一揚道：「兄弟，破山刀法威震江湖，八成你是用刀吧？」

匡桀元道：「姊姊說對了，我的確是用刀。」

惜春嬌軀一斜，向他的懷中倒了下去，同時幽幽一嘆道：「兄弟，今後咱們夫妻就像這一葉孤舟了，江湖風濤險惡，姊姊有些害怕。」

匡桀元將她緊緊的擁抱着，無限柔情的道：「別怕，姊姊，無論風濤如何險惡，我會保護妳的。」

惜春道：「多謝你，兄弟。」

此後他們就不再說話了，只見孤舟在波濤中不停的起伏，不停的顫抖，在此等特殊的情調之中，自然是無言勝有言了。

強敵當前　霸氣橫溢

這天船到武穴，他們棄舟登岸，在鎭上買了兩匹坐騎，然後北上廣濟，東經黃梅，直向安徽省境奔去。

宿松位於安徽的西南，是距離黃梅最近的縣城，匡桀元與惜春趕到城裏，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

他們先投店，再進食，想不到在進食之際，竟然遇到一件意外的岔子。

惜春年歲輕，長相美，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女人，現在她雖是名花有主，並無招蜂引蝶之意，只是她擧手投足，流目盼顧之際，那股神韻仍然是嬌媚迷人。

食堂原是一個五方雜處，龍蛇混雜的所在，她這一出現，別人的視綫自然會被她引了過去。

他們剛剛吃到半飽，一名身材修長的紅袍公子向他們走了過來。

「啊，惜春姑娘，果然是你……」

惜春估不到出門不到幾步就會遇到熟客，神色之間難免爲之一呆。

紅袍公子身形一側，就在惜春的身旁坐了下來，道：「惜春姑娘像是要出遠門，到那兒去？」

惜春面色一整道：「你認錯人了，我不叫惜春。」

紅袍公子哈哈一笑道：「姑娘，陶某曾經花過大把的銀子，怎麼，一轉眼就將蕭郎當做陌路人了？哦，我明白了，他是誰？」

他是誰問的自然是匡桀元了，紅袍公子的目光也射出一股凌厲的殺機。

惜春冷冷道：「他是我的丈夫，我說過，你認錯人了，相公，咱們走。」

紅袍公子伸手一攔道：「走？嘿嘿，如果妳能走出陶某的掌心，陶某這武林之珠的名號就不用再叫了，別給臉不要臉，乖乖的陪大爺喝幾杯。」

匡桀元眼見別人欺侮他的妻子，如何能夠忍受下去，右掌倏的一伸一抖，紅袍公子已像斷了綫的風箏，被他扣着手腕摔了出去。

在江湖道上，武林之珠陶揚，算得是年輕一代中的高手，在東南各省，更是名噪江湖，人人皆知，要是說他會被人一把扣着手腕摔出去，說甚麼別人也不相信。

但這是事實，而且讓他丟人現眼的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

所幸陶揚功力够高，雙手一撑地面，迅速彈了起來，他沒有摔到那裏，只是這個觔斗却摔得不輕。

「出來，小雜種，大爺如果不叫你趴下就不姓陶了。」

此人雖是被摔了出去，語氣還是這麼狂妄，莫非他深藏不露，還有甚麼獨門絕藝沒有施展？

這倒不是，他所以如此是瞧到了匡桀元的手法。那是巫山派的手法，他認爲絕對沒有瞧錯。

巫山一派以小巧功夫見長，但那種小巧工夫，不能算是武林名家。

陶揚出身黃山，原是一個名門高弟，適才如非事出意外，他自信匡桀元絕難扣到他的腕脈。

名門高弟怎能如此丟人現眼，如果不扳回這個面子，他那武林之珠的名號豈不砸在這兒了。

匡桀元不願惹事，但也並不怕事，別人既是找到頭上，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這是一塲難得一見的熱鬧，立卽引來一大堆圍觀的人羣。

陶揚目光流轉，向四週觀戰的人羣瞥了一眼，然後對匡桀元傲然一哼道：「小子乳臭未乾竟然知道攜妓冶遊，陶某要是不給你一點懲罰，當眞要世風日下了。」

匡桀元冷冷道：「閣下當衆調戲在下的妻子，居然還敢顚倒黑白說在下携妓冶遊，像閣下這等喪心病狂，厚顏無恥之人，倒是少見得很。」

陶揚怒叱道：「找死！」

他不想跟匡桀元鬥嘴，只想擺平了對方再說，因而在叱喝的同時已經一掌飛了出去。

這一招「孤松吟風」是十分霸道的掌力，出招就是師門絕藝，他當眞是想將匡桀元摞在這兒。

此人身材高大，手長脚長，匡桀元比他矮了一個頭，兩人相較實在不成比例，他那蒲扇般的手掌拍出，簡直像泰山壓頂一般，雖然匡桀元沒有感到怎樣，瞧熱鬧的倒驚得叫了起來。

「不公平，你不能欺負一個孩子。」

「對，以大壓小還要搶先動手，簡直是個無賴！」

人們一般都是同情弱者的，匡桀元生得十分清秀，自然更易博得大衆的好感。

其實他身具道家無雙絕學「太乙神罡

」，雖然只練得六成火候，在江湖之上已經很難找到對手了。

還有他師門的破山掌，與破山刀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是一種冠蓋武林，威猛絕倫的掌法，陶揚這招「孤松吟風」自然討不了好去。

他果然沒有佔到便宜，雙方掌力一接，立即響起一聲脆響，陶揚的腕骨折斷了，身形也同時飛了起來，轟的一聲只摔得四脚朝天，地上的塵土也揚起了一大片。

瞧熱鬧的先是一呆，然後鬧哄哄的叫起好來，這當兒最難堪的自然是陶揚了，折了腕骨是小事，砸了武林之珠的招牌是他難以忍受的。

其實所謂武林之珠，並不是說他的武功德行像珠寶一般的光耀武林，只是他的媽媽四十歲以後才生他，後來他又投入黃山習武，好事者就由「老蚌生珠」這句話伸引，才封給他一個武林之珠的雅號。

這原本算不了甚麼，他却因此而沾沾自喜，現在他這顆珠子黯然失色，他還能不抱頭鼠竄而去。

找碴的溜了，已經沒有熱鬧可瞧，當人們逐漸散去之後，匡桀元還在那兒站着發呆。

他是在想，爲了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陶揚砸掉武林之珠的招牌是否不值。

那麼他自己出手也許太狠了一點，爲甚麼不給對方留一點餘地。

匡桀元秉性純厚，不明白江湖上原是一個弱肉强食的地方，傷了陶揚他反而自責起來。

當香風觸鼻，耳旁響起一聲嬌滴滴的呼喚他才清醒過來。

「兄弟，我還沒有吃飽，走，咱們進去。」

「哦，好，好。」

他們再回到食堂，立刻成了最矚目的人物，所有的食客幾乎談的全是他們，甚至有的還在指指點點。

惜春並不在意這些，匡桀元却有些坐立不安。他催着惜春道：「快點吃，我不想坐在這兒受罪。」

惜春一怔道：「你是怎麼啦？陪我吃一頓飯就算受罪了。」

匡桀元道：「不，妳瞧瞧那些人，把咱們當作活寶似的。」

惜春目光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然後嫣然一笑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成了名，別人是在羡慕你嘛。」

匡桀元道：「得了，我不想成名，也沒有甚麼值得別人羡慕的，你快點吃，我要去歇息了。」

惜春說道：「好，兄弟，我快點吃就是。」

任何一件事物，有正就有反，有光明就有黑暗，成名是人人都希望的，但盛名之累却也十分可怕。

匡桀元挫敗了陶揚，砸掉了武林之珠，在江湖波濤之中，只能說是一個小小的波峯，不能算是成名，就這樣還是惹來了麻煩。

× × ×

「喂，你叫甚麼？」

這聲不太禮貌的詢問來得十分突然，匡桀元呆了一呆，這才抬起頭向詢問者瞧去。

他是一個書僮打扮的少年，彎彎的長眉，大大的眼睛，臉蛋紅紅嫩嫩的，很像一個大姑娘。

但他却鼓着腮帮子，裝出一副生氣的模樣。

匡桀元還沒有答話，惜春已經哼了一聲道：「那兒來的野孩子，你問這個做甚麼？」

書僮面色一變道：「甚麼，妳敢罵我是野孩子？」

惜春道：「我並沒有說錯，咱們素不相識，你問我丈夫叫甚麼不是冒昧一點了麼？」

書僮道：「這個……咳，是咱們小……公子叫我來問的。」

匡桀元道：「在下匡桀元，貴公子是那一位？」

書僮向食堂的一端指着道：「那位穿紫衣的就是咱們公子。」

匡桀元順着書僮所指之處瞧去，只能見到紫衣公子的側面。

那是一張秀美絕倫的面孔，雖然只能瞧到側面，就已令人生出一份好感。

只不過他是陌生的，匡桀元自信從未見過此人。

那麼他是爲了什麼？找碴？既是素昧平生，這個碴從何找起。

莫非當眞應了「盛名」之累？他初出江湖，名不見經傳，除了適才挫敗陶揚，根本就沒有跟別人搏鬥過，如何談到「盛名」二字？

於是他向書僮微微一笑道：「你們公子是誰，他只怕找錯人了吧。」

書僮道：「咱們公子姓金，單名一個環字，他叫我來找你，那還錯得了。」

匡桀元道：「就算是吧，咱們素不相識，貴主人找在下有什麼指示？」

書僮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他只是約你今晚三更在城西龍官湖見面。」

匡桀元道：「這是爲什麼？」

書僮說道：「我不是說過麼，我不知道。」

匡桀元畧作沉聲道：「好，在下準時赴約。」

書僮向惜春瞥了一眼道：「請你記住，只能你一個人去。」

惜春撇撇嘴道：「不，咱們一個人都不去。」

書僮雙眉一揚，瞅着匡桀元道：「當眞麼？你說。」

匡桀元點點頭道：「我想起來了，咱們明早還要趕路，實在沒有時間赴約，方命之處，請貴主人多多鑒諒。」

書僮面色一沉道：「想不到你竟然畏懼老婆，你可知道不赴約會發生什麼後果嗎？」

匡桀元哼了一聲道：「匡某不受威脅，任何後果咱們接下就是。」

話不投機半句多，在此等態勢之下也就無話可說了。

當書僮含怒而去之後，惜春嫣然一笑道：「兄弟，咱們明晨還要起個早，現在應該歇息了。」

匡桀元點頭，立即會過賬，與惜春返回客房。

他們是少年夫妻，每晚難免要親熱一番，但今晚不同，惜春不只是毫無情趣，而且唉聲嘆氣，顯得心事重重。

匡粲元不由訝然道：「姊姊，妳這是爲甚麼？」

惜春道：「我從未走過江湖，想不到江湖道上竟是如此的可怕。」

匡粲元說道：「妳是在說陶揚找碴之事？」

惜春道：「不錯，陶揚是黃山門下，黃山勢强力大，高手如雲，威勢之盛，連少林武當也望塵莫及，咱們開罪了黃山，此後只怕要寢食難安了。」

匡粲元道：「錯不在我，黃山不能不講理。」

惜春一嘆道：「講理是要以武力作後盾的，如若咱們鬥不過黃山，甚至連命都保不住，到那兒去講理？」

匡粲元道：「會有這種事？」

惜春道：「怎麼沒有，聽說黃山掌門十分護短，你挫敗了陶揚，等於掃了黃山的顏面，爲了維護該派的聲譽，他豈會放過咱們。」

匡粲元哼了一聲道：「要是當眞如此，咱們只好跟他週施週旋了。」

惜春一嘆道：「可惜咱們人單勢孤，我的武功又十分不濟，不只是帮不了你，只怕還是你的拖累。」

匡粲元道：「別担心，姊姊，我會盡力保護妳的。」

惜春道：「多謝你，不過……」

匡粲元道：「不過怎樣？」

惜春道：「我說過，黃山高手如雲，是當代武林勢力最强大的門派，一旦遇到他們，可能你會自顧不暇，如何還能够保護我？」

匡粲元一怔道：「這個……」

惜春道：「兄弟，我倒是想到了一個法子。」

匡粲元道：「甚麼法子？妳說。」

惜春道：「如果我也習會了太乙神罡及破山刀法，豈不就可以自保了麼？」

匡粲元啊了一聲，然後搖搖頭道：「妳說的固然不錯，但我不能教妳。」

惜春道：「爲甚麼，我是你的妻子啊，夫妻同命，爲甚麼你不能教我？」

匡粲元道：「破山刀及破山掌不適於女子，所以妳不能學。」

惜春道：「太乙神罡呢，莫非也不適於女人。」

匡粲元道：「那倒不是，只因爲太乙神罡是道家至高無上玄功，屬於性命交修之學，一旦所傳非人，將爲武林帶來無窮的後患，所以……」

惜春面色一變道：「你是懷疑我心存不軌？」

匡粲元道：「不要多心，我怎麼會懷疑妳呢，不過師門絕藝，關係武林禍福，不能不愼重一點。」

惜春幽幽道：「我是爲了帮你，才想學習太乙神罡，誰知你連自己的妻子都不信任，我的命好苦啊，嗚，嗚，嗚……」

此女久歷風霜，這一哭當得是唱做俱佳，匡粲元幾曾見過此等場面，立時慌了手脚。

「妳別哭嘛，姊姊，我並沒有說不教妳。」

「那是說你肯教我了？」

「是的。」

「兄弟你眞好，咱們何時開始。」

「待咱們到達羽山，稟告過我師父之後。」

「甚麼，要稟告你師父之後？」

「是的，姊姊，未經師父同意，我不敢有一字外洩。」

「這麼說你還是將我當作外人了！」

「不，姊姊，妳應該體諒我的苦衷，也應該爲大局着想，我這樣做實在是情非得已。」

「哼，如果爲大局着想，你就應該立即傳給我這項絕藝，你想想，憑你一把刀，加上我這個累贅，咱們闖得過黃山的攔截麼？」

「姊姊！任何事都要有一個原則，緊守原則是作人處世的本份，只要問心無愧，生死禍福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惜春想不到匡粲元會如此固執，她沒有再說甚麼，但面色卻變得難看已極，一雙水汪汪的媚眼也充滿了凌厲的殺機。

匡粲元如果瞧到她的神色，必然會大吃一驚，可惜客房昏黯，他瞧看不出來。

難道惜春想暗下毒手，謀害匡粲元的生命？

不，她目中的殺機一現即隱，一股蕩態又迅速昇到她的面頰。

「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你的決定是對的，現在……不談這些掃興的事，咱們……」

以後是春生陋室，男歡女愛，直到夜色深沉，他們才相擁着睡去。

翌晨他們醒來之時，已是日上三竿，匡粲元不願躭擱得太多，只是匆匆盥洗一下，吃了一點東西立即上道，雙騎得得逕向通往合肥的官道馳去。

北上二十餘里，他們原想趕到凉亭河鎭上打尖的，但匡粲元忽然神色一呆，猛的一收韁繩，硬生生的將馬兒勒得停了下來。

這自然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不錯，是找碴的，兩人兩騎橫堵着前面的山口，叫他們如何能够過去？

惜春哼了一聲道：「又是那位金環公子，當眞是寃魂不散。」

匡粲元躍下坐騎，牽着馬走近山口，然後雙拳一抱道：「兩位！借個光……」

金環公子玉面朝天，像是對匡粲元夫婦不屑一顧，只有那書僮在斜着眼瞅着他們，面頰之上却是一副冷漠無比的神色。

匡粲元要借個光，他却哼了一聲道：「不借。」

這是甚麼話，陽關大道人人可走，他憑甚麼堵着山口不讓別人過去？

江湖之上原是一個强梁橫行的所在，有本事你就闖過去，是沒有道理好講的。

因此，惜春摘下一柄長劍，對匡粲元說道：「兄弟！讓我先去試試。」

匡粲元道：「好的，不過雙方無怨無仇，手下要收着一點。」

惜春道：「我知道。」

她撲近山口，向書僮嫣然一笑道：「小兄弟！當眞不讓咱們過去？」

書僮冷冷道：「廢話。」

惜春喲了一聲道：「好大的火氣，但不講理的可是你們。」

書僮道：「不講理又怎樣？要不妳就闖過去。」

惜春道：「既是如此，那我就不客氣了。」

語音甫落，忽然彈身躍起，長劍幻起一道銀芒，像匹練似的向書僮刺去。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惜春這出手一招，就具有此等威力，在劍術上必然具有頗深的造詣。

書僮手中也拿着一件兵器，遠遠瞧去像一條烏黑黑的馬鞭。

這條馬鞭較通常使用的長了一點，約莫四尺左右，它的質料頗爲怪異，絕對不是一般皮革或馬尾之類製成的。

因爲當惜春的長劍刺來之際，書僮竟然毫不考慮的以馬鞭迎了上去。

更意外的是惜春那把鋒利的長劍，並不能使書僮的馬鞭受到半點損害，只聽得噹的一聲巨响，惜春已然倒翻而回。

他那條馬鞭莫非是鋼鐵所造？

不，它分明是一條軟鞭，如何會是鋼鞭？

但適才它與長劍相擊，發出噹的一聲脆响，那必然是金屬撞擊之聲，絕對不會聽錯。

也許它是一種柔軟的特殊金屬吧。

這就難鬥了，一條可剛可柔的兵刄，豈不十分可怕！

惜春再度進攻之時，已然存了戒心，長劍避實就虛，不再跟書僮的馬鞭撞擊。

書僮的功力原就較惜春爲高，她這一心存顧忌，不足十招就已落了下風，十招以後更是險象環生，連招架也感到困難。

書僮年歲不大，一身造詣已然不凡，當拚鬥到五十餘招之際，他忽然奇兵突出，將惜春的長劍引開，馬鞭一招「烏龍擺尾」，鞭梢倒捲，抽向惜春的後腦。

這一招如同神來之筆，惜春無論怎樣都躲避不開，只要讓他一鞭抽上，必然會腦袋開花，橫屍當場。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寒芒耀眼，一股無與倫比的勁力撞了過來，書僮的馬鞭被撞得脫手飛出，還被震得倒退三尺，一跤摔倒地上。

救惜春的自然是匡粲元了，除了他誰會趕得這麼巧法？

不錯，的確是匡粲元，他正手橫長刀，傲然挺立，全身上下都湧出一股懾人的霸氣，那股威猛的神態，與他平時相較，簡直判若兩人。

惜春死裏逃生，半晌才回過神來，她却高興的拉開嗓門道：「兄弟！問問他們，爲甚麼要向咱們找碴？」

不必匡粲元詢問，金環公子已經冷哼一聲道：「別得意得太早，過了我這一關你再詢問不遲，出招吧，姓匡的。」

匡粲元搖搖頭道：「找碴的是你，我爲甚麼要先出招？」

金環公子撇撇嘴道：「這是你不願搶先出招，待會吃了虧可不能抱怨別人。」

這位公子用的也是一條長約四尺的馬鞭，除了握把鑲着幾顆霞光閃閃的寶珠，形式與書僮使用的一般無二。

他緩緩伸出右臂，馬鞭竟像長槍一般的挺了起來，以他這一點點年紀，估不到內力竟如此精純。

他的年紀的確不大，由外表估計，絕對不會超過十五六歲，而且面如冠玉，秀美絕倫，如果他是女人，就不知道要顚倒幾許衆生了。

這還不說，他那隻握着馬鞭的右手，竟然美得像羊脂，像嫩葱，縱然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這麼動人的手指。

莫非這位金環公子是一個女人？

匡粲元正在心神遊蕩之際，一股冷嗖嗖的寒風忽然向他的玄機、期門等幾處穴道逼來，冷風還未到達，他已經連打幾個寒顫。

所幸他反應够快，一見大事不妙，立即翻身倒縱，雖是嚇出了一身冷汗，總算逃出了一次刦難。

金環公子沒有跟踪出手，只是抿嘴一笑道：「心神不屬，是對敵的大忌，我不想佔你的便宜，咱們再來過。」

匡粲元面色一紅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兵戎相見？」

金環公子原是笑容滿面，此時突然滿臉嚴霜，冷哼道：「少廢話，出招。」

此人喜怒莫測，說變臉就變臉，看來只好叫他知難而退了。

匡粲元定下決心，立即擺出一副氣吞河嶽的招式，一股無與倫比的霸氣，也隨着這一招式迸發而出。

金環公子手橫馬鞭，面色也顯得嚴肅無比，使當地的氣氛，籠罩着一片殺機。

良久，匡粲元忽然暴吼一聲，刀芒急閃，一連劈出三刀，每一刀都像疾雷撼山一般，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勢。

破山刀法威力絕倫，武林之中能够接下他這連環三刀的並不多見。

但金環公子接下了，雖然他的額頭已經現出汗水，胸部在微微起伏，他却屹立當地，脚下沒有半分移動。

他輕輕吁了一口長氣，然後叱喝一聲道：「好刀法，你也接我幾招試試。」

語音一落，鞭影帶着寒氣，像柔絲一般的纏了過來。

他這套鞭法十分怪異，不只是招式玄奧莫測，而且陰如冬水，柔若春風，似乎能够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令人有着防不勝防的感覺。

匡粲元的破山刀法與金環公子的這套鞭法，正好一剛一柔，恰恰相反，如果要分出勝負，那就要看各人的修爲而定了。

對付如此怪異的鞭法，匡粲元也有着不勝吃力之感，所幸他終於勉力的接了下來。

此後這一對武林的後起之秀，就這麼纏鬥不休，直到紅日含山，他們還未分勝負。

最後金環公子馬鞭一收，說道：「今天時間已晚，咱們到此爲止，明天你敢不敢再跟我較量較量？」

匡粲元道：「我要去找我娘，沒有時間跟你較量。」

金環公子道：「你娘在那兒？」

匡粲元道：「在羽山。」

金環公子道：「好咱們前途再見。」

他帶着書僮走了，匡粲元瞅着這對主僕的背影，還站在那兒呆呆的發怔。

惜春撇撇嘴道：「瞧你這副難分難捨的勁兒，為甚麼不跟上去呀？」

匡棨元道：「妳在說甚麼？我和他有甚麼難分難捨的？」

惜春哼了一聲道：「難道你沒有瞧出他們主僕兩個都是女的？」

匡棨元愕然道：「此話當眞？」

惜春道：「別裝了，你跟他纏鬥如此之久，我不信你就沒有發現一點破綻。」

匡棨元道：「我只是覺得他有點像女人，絕未想到他就是女人，也許妳瞧出了甚麼，說說看。」

惜春道：「我餓了，咱們落店之後再說。」

匡棨元道：「好的。」

他們趕到涼亭河，所謂寃家路窄，又跟金環公子住在一家客棧。

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鎭上只有兩家客棧，另一家他們先去問過，那兒已經沒有容身之地，他們是別無選擇。

晚餐之後，惜春就纏着匡棨元，不容許他走出房門一步，看來匡棨元是娶了一個醋罈子了。

不過他沒有甚麼野心，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只是微微一笑道：「姊姊！妳說，妳如何斷定金環公子是女人所扮？」

惜春道：「他那雙手你應該瞧到了，無論怎樣俊美的男人，也長不出那麼一雙小手。」

匡棨元道：「這話不錯，我也有些懷疑。」

惜春道：「還有，他們主僕的頭部都緊緊的包着，如果他戴一頂帽子豈不與公子哥兒的身份格外相配？」

匡棨元道：「妳懷疑他是為了隱藏滿頭青絲？」

惜春道：「不錯，其實除了這些，憑女人的直覺，我也能夠斷定他是女人改扮的。」

匡棨元微微一笑道：「也許他當眞是女人所扮的，這些與咱們無關，就不必管他了。」

惜春道：「誰說與咱們無關了，他分明心存叵測！」

匡棨元道：「哦，他究竟是甚麼存心？妳說說看。」

惜春櫻唇一噘道：「你分明知道，還要裝傻！」

匡棨元道：「妳太多心了，我怎會知道他們的想法？」

惜春撇撇嘴道：「你不承認就算了，不過你要答允我一項要求。」

匡棨元道：「好，妳說吧。」

惜春道：「今後他必然還會寃魂不散的纏着你，如若你再跟他動手過招，我要你以太乙神罡將他擊斃。」

匡棨元搖搖頭道：「咱們無怨無仇，我不能驟下毒手。」

惜春哼了一聲道：「你喜歡他了，是麼？」

匡棨元道：「這話從何說起？難道妳不知道我跟他素不相識？」

惜春道：「你們原來素不相識的，但日間一場打鬥就打出交情來了，男女間的事騙不過我的，如果你不將他擊斃，我就跟你沒有個完。」

她當眞沒有個完，這一夜夾纏不淸，一直鬧得天近黎明才閉上她的雙眼。

現在匡棨元後悔了，他後悔為甚麼要惹上這麼一個女人。

只不過他秉性純良，宅心仁厚，無論惜春的性格如何偏激，他決不能始亂終棄，作一個薄情負心之人。

翌晨他們由涼亭河出發，並未瞧到金環公子，此後過灊山，經桐城，再由舒城前進，都沒有瞧到那雙主僕的踪影。

這天傍晚時份，匡棨元與惜春趕到了合肥，連日長途跋涉够辛苦，他們準備在此地好好的歇歇。

誰知他們落店不久，就有人送來一張紅帖。

「匡公子，有人求見。」

說話的是店小二，他身後跟着一名灰衣大漢，自然是那位求見之人了。

匡棨元道：「小二哥！是誰找我？」

灰衣大漢跨前一步，遞過來一張紅色書帖，道：「在下蘇三昭，奉家師之命請少俠明日午時到城南猛虎崗一會。」

匡棨元不認識蘇三昭，但猜想別人決不會張冠李戴，登門投帖必有因由。

及打開紅帖一瞧，他終於明白了，一股怒火也同時湧了上來。

「聽說黃山是當今武林的名門正派，依兄弟看麼……」

匡棨元年歲不大，也不擅於使用心機，他却以這等口吻說話，再加上拉長尾音，自然是對黃山不滿的表示了。

蘇三昭面色一變道：「匡少俠，敝門以禮求見，你竟敢語含輕蔑，丟開明午約鬥之事，蘇某先要領教領教。」

匡棨元冷冷道：「這不能怪在下，令師一代宗師，名滿武林，竟然不問是非曲直，驟然以兵戎相加，在下如果說幾句恭維的言語，那豈不是違心之論？」

蘇三昭怒叱道：「住口！」右臂一吐，五指倏伸，一招「手揮琵琶」猛拂匡棨元的胸口。

這一招來得極為突然，招式也頗為凌厲，但匡棨元沒有避讓，掌指反覆之間雙方已經換了三招，含怒出手的蘇三昭似乎並未佔到便宜。

沒有佔到便宜他自然心有不甘，但一旁觀戰的惜春却於此時冷冷的一聲哼了出來，道：「你叫輸三招，是麼？你的三招已經輸了，為甚麼還不走？」

蘇三昭道：「胡說，我幾時輸了？」

惜春撇撇嘴道：「一個人無論怎樣愚蠢，總該有點自知之明，如果輸了都不知道，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蘇三昭的確不知道他已經輸了，經惜春這麼一說，他不得不認眞檢查一下。

結果查出來了，是右臂衣袖之上出現三個圓圓的小洞。

他們互相換了三招，衣袖上就留下三個小洞，那是說他每一招都輸了，輸三招果然名符其實。

此人不愧是一條漢子，猛一抬頭，雙拳一抱，說道：「匡少俠神功無敵，在下認栽。」

匡棨元微微一笑道：「雕虫小技難登大雅之堂，蘇大俠不必放在心上。」

蘇三昭道：「在下不打擾了，明午猛

虎崗恭候俠駕，告辭。」

匡棨元道：「匡某當準時赴約，蘇大俠好走。」

待蘇三昭退出店門之後，匡棨元忍不住感慨的一嘆道：「惹上江湖恩怨，就會永無寧日，唉……」

惜春輕輕偎了過來，同時嬌媚的一笑道：「怕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何況你功力如此之高。」

在風塵中打過滾的女人，幾乎已經忘記羞恥二字，現在他們是在大庭廣衆之中，瞧熱鬧的還未散去，她居然毫無顧忌的往匡棨元的身上依偎過去。

她不害躁，匡棨元却忍受不住，伸手輕輕一撥，將她震退一步，然後面色一沉道：「妳太不懂事了，盛名之下無虛士，黃山名滿江湖，難道是檢來的？」

他不再理會惜春，語音一落，轉身逕向客房走去。

惜春呆了，她想不到匡棨元會給她如此難堪。

她以毒怨的目光向匡棨元的背影冷冷一瞥，忽然又換上一副迷人的笑容，快步向他的身後追去。

「你是怎麼啦？兄弟，就算姊姊說錯了話，你也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嘛。」

惜春這麼一撒嬌，匡棨元不由軟了下來，他感到適才當衆給她難堪，似乎有些過份。

於是他握着惜春玉手，帶着歉意的道：「不要誤會，我只是有點心煩而已。」

惜春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會生我的氣，其實煩也沒有用，黃山迫人過甚，咱們除全力一戰還能有甚麼選擇？」

匡棨元道：「說的也是。」

惜春道：「那就不要多想了，强敵當前，咱們要養足精神，早點睡吧。」

× × ×

猛虎崗在合肥城外西南十里之處，此地亂石縱橫，是一片荒涼的山地。

這片幾乎行人絕跡的荒涼山地，此時却人山人海，熱鬧非凡，這自然是因為黃山約鬥匡棨元而引來的觀衆。

這等熾熱的場面，匡棨元是前所未經的，他雖是硬着頭皮往前走，神態上却顯得十分不安。

惜春見多識廣，她不在乎這些，並且安慰匡棨元道：「沉穩一點，兄弟，不要因為外在的因素亂了咱們的步伐。」

匡棨元點點頭，深深吸入一口長氣，穩定了一下情緒，才穿過人羣進入鬥場。

他們只有夫婦兩個，黃山的來人也為數不多，除了陶揚及蘇三昭，不認識的只有一個朱衣中年。

朱衣中年身材修長，面色冷肅，此時正翹首投目天際，顯出一副傲慢的神色。

蘇三昭瞧到匡棨元夫婦到達，立即抱拳一禮，然後介紹朱衣中年道：「這位是敝山二少主伍鳴嶽，兩位以前只怕沒有見過。」

匡棨元道了一聲久仰，伍鳴嶽只是哼了一聲，瞧都沒有瞧他一眼。

惜春撇撇嘴道：「中看的不一定好吃，擺架子也得拿出點什麼讓咱們瞧瞧。」

伍鳴嶽猛一旋身，兩股利刄般的目光向惜春一瞥道：「妳找死？」

惜春心頭一震，她那張能說善道的小嘴，竟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這也難怪，伍鳴嶽與乃兄伍鳴裥名滿武林，江湖道上稱他們為黃山雙英。

他們兄弟不只是已獲其父眞傳，功力之高幾乎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伍鳴嶽內力精深，長相威猛，他這一怒目相視，惜春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不管惜春怎樣，總是匡棨元的妻子，打狗看主面，惜春吃鱉他自然要出頭了。

「賤內沒有說錯，貴派既然約會在下，就不必虛張聲勢，要怎樣閣下不妨划下道來。」

伍鳴嶽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你可知道當今武林之中，有幾個敢對少山主如此說話？」

匡棨元淡淡道：「那是別人不願跟你一般見識，在下的修養不好，所以不吃你那一套。」

伍鳴嶽勃然大怒，幾乎要撲擊過來，不過他終於抑制住滿腔怒火，冷冷道：「黃山門下不容外人欺侮，你挫辱本門兩名弟子，已經犯下不赦之罪，你知道麼？」

匡棨元道：「你不想問問理由？」

伍鳴嶽道：「沒有必要。」

匡棨元道：「你這是不講理了，令尊呢？在下找他說話。」

伍鳴嶽雙眼一翻道：「找我爹？你也配！」

他說話之際已經摘下肩頭的長劍，然後以沉穩如山的步伐，向着匡棨元緩緩迫來。

這是一個無法善了的局面，除了盡力一戰別無選擇，因而匡棨元也摘下長刀，回顧身旁的惜春道：「快退出一丈以外，無論形勢如何險惡，都不要輕易插手。」

惜春說道：「咱們聯手對付他們不行麼？」

匡棨元道：「不行，那樣會使我分心的。」

惜春無可奈何，只得退出一丈以外。

匡棨元心知伍鳴嶽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勁敵，因而暗凝太乙神罡，挺刀擺出一個破山刀法的招式，但見霸氣横溢，威猛凌人，原是一個淸淸秀秀的小伙子，忽然變得像兇神惡煞似的。

伍鳴嶽心頭一懍，雙方相距還有一丈他就停了下來。

黃山「四柱心法」也是一種獨門內功，習到「擎天一柱」，就可與佛道二家以及任何一種獨門罡氣媲美，伍鳴嶽雖然還沒有練到「擎天一柱」，但對本門心法已有極高的造詣，他自然不是因為畏懼而停下腳步。

匡棨元看來只是一個大孩子，大孩子擺出一個招式就能霸氣横溢，威勢凌人，這是罕見的。

罕見的事常能使人們心神震動，腳步也會十分自然的停頓下來。

只是這一頓之後，鬥場的氣氛更外嚴肅了。

因為伍鳴嶽不願輸給一個大孩子，他也提足了名震江湖的獨門內功。

× × ×

山野之間有風，空氣應該是涼爽的。

但猛虎崗上的人却在汗流浹背，似乎

這兒的空氣特別稀薄，稀薄得令人有些窒息的感覺。

也許是有人在這兒搏鬥的原因吧。

不錯，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拚鬥，攻勢的猛烈，幾乎使瞧熱鬧的每個人都捏着一把冷汗。

刀劍撞擊之聲在不停的響着，凜烈的罡氣在鬥場上造成一道漩流。

他們亡命的搏殺，似乎除死方休。

當夕陽含山之際，鬥場忽然間響起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兩條人影同時摔倒下去。

惡鬥結束了，他們竟然是同歸於盡，至死方休。

不，他們並沒有死，只是內傷慘重而已。

惜春奔進鬥場，只見匡棨元血染衣襟，面如金紙，只怕五臟已經移位，看來是活不成了。

一聲幽幽長嘆，她在匡棨元的身旁蹲了下來。

「兄弟，你還好麼?」

「我……只怕……活不成了。」

「嗚嗚……兄弟，你要丟下我了!」

「對……不起，姊姊……」

「別這麼說，兄弟，我替你報仇。」

「算……算了……姊姊……妳……鬥他們……不過的。」

「不，只要你將太乙神罡的秘訣教給我，我一定會給你報仇。」

「到羽山……找我……師父去吧，他也許會……教妳……」

「不，兄弟，我要你教，一夜夫妻百日恩嘛，你馬上就要死了，還不肯將太乙神罡傳給我?」

「原諒我……姊姊……我……我不能够……」

「哼，你這個無情無義的男人，對你的妻子都這麼刻薄寡恩，勿怪你要遭到橫死了，快，將秘訣說出來，別忘了男人將死總得留點什麼給妻子啊。」

這是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看來她是要不顧匡棨元的死活，非要得到太乙神罡的秘訣不可。

此時黃山門下已走，瞧熱鬧的多已星散，只有幾個還在遠遠的瞧着，他們似乎還想瞧一個結局。

其實這是一個令人鼻酸的悲慘結局，瞧熱鬧的並不見得好過。

因爲匡棨元已經一瞑不視，旁觀者難免要一洒同情之淚了。

人生自古誰無死?匡棨元只是英年不永，死得早了一點而已，令人同情的並不全是爲了這個。

不，生者並非情何以堪，而是私心未遂。因爲當匡棨元一瞑不視之際，惜春竟然火冒三丈，破口大罵起來。

「死鬼，你爲甚麼早點不死?害得老娘賠了夫人又折兵，平白的跟你當了幾個月的老婆，哼，老娘八成是前輩子欠了你的。」

口裏還在罵着，她却纖足一跺，螓首一揚，柳腰猛的一擰，竟然揚長而去。

這個女人的心腸眞狠，好歹也是夫妻一場，眼看着匡棨元暴屍荒郊，她連挖一個坑將他埋掉都不願意。

起死回生　恩同再造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瞧熱鬧的難免同時發出一口嘆息。

其中一名青衣書僮噘着嘴恨恨的道：「這女人太可惡了，公子，讓我將她抓來治她一治。」

書僮身旁的一名紫衣公子道：「不，姓匡的可能並未有死亡，走，咱們前去瞧瞧。」

書僮啊一聲道：「當眞麼?公子。」

紫衣公子道：「我只是如此猜想，希望沒有猜錯。」

他們牽着馬匹，來到匡棨元臥倒之處，書僮先探一下他的鼻息，然後搖搖頭道：「你猜錯了，公子，他已氣息全無。」

紫衣公子道：「你再聽聽他的心臟是否已停止跳動?」

書僮伏下身子，在匡棨元的胸前聽了一會，忽然面呈喜色道：「公子，他果然還在活着。」

紫衣公子迅速由百寶囊中取出一顆龍眼大小的蠟丸，揑破外皮立即清香四射。

書僮愕然道：「公子，大還丹……」

紫衣公子道：「任何名貴的藥物都是用來救人的，一粒大還丹救他一命並不可惜。」

書僮不敢再說，接過紫衣公子手中大還丹，塞進匡棨元的口中，再取下馬匹上所掛的水壺，餵給他喝了幾口。

紫衣公子道：「綠兒，你揹着他，咱們到城裏再給他施救。」

書僮綠兒面色一紅道：「這個……咳，公子，咱們將他放在馬背上不行麼?」

紫衣公子道：「你就辛苦一點吧，綠兒，咱們要他保着一口原氣，否則那顆大還丹就白廢了。」

綠兒無可奈何，只得將匡棨元揹了起來，紫衣公子牽着馬匹，主僕二人逕向城裏奔去。

他們落店之後專爲匡棨元開了一間客房，紫衣公子吩咐綠兒道：「我要給他立刻施救，你替咱們護法。」

綠兒道：「是。」

紫衣公子先調均眞氣，再將匡棨元扶起盤膝坐好，然後以雙掌貼上他的脊心，緩緩輸入一股熱力。

一個時辰之後，紫衣公子已汗流浹背，不得不停止下來。

此後他每日早午晚三次以內力幫助匡棨元運行大還丹的藥力，並代他打通閉塞的穴道，直到第四天傍晚，才算爲匡棨元挽回了生機。

他睜開雙目向紫衣公子主僕投下一瞥，神情之上顯得十分訝異。

「金環公子，多謝……但……」

「這沒有甚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何況失去你這樣一個對手，豈不令人掃興?」

「好，大恩不言謝，今後……」

「今後的事今後再說，現在你才醒來，說多了話會傷神的，綠兒，快將參湯端來。」

這雙主僕不只是救了他的命，而且噓寒問暖，呵護備至，匡棨元焉能不銘感五內。

十天之後，他已經能够下床活動了，但要全部復原，仍須一月以上。

這天夜晚銀河皎潔，明月在天，金環公子主僕陪着匡棨元在院中閒聊。

綠兒對匡棨元的身世頗感興趣，幾乎不厭其詳的追根究底。

爲了感激救命之恩，他自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他悲慘的身世，也換來金環公子主僕更多的同情。

他們第一個反應是對喬夢熊，好像他們原是相識似的。

因而綠兒詢問道：「匡公子，你所說的喬夢熊，可是少林門下，家住河南登封縣的?」

匡棨元道：「不錯，正是他。」

金環公子道：「此人陰狠狡詐，鬼計多端，他的話相信不得。」

綠兒說道：「不錯，我看其中必有蹊蹺。」

匡棨元道：「你瞧出了甚麼?」

綠兒道：「令祖被害是喬夢熊所發現的!」

匡棨元道：「是的。」

綠兒道：「令尊的不幸也是姓喬的來報訊的，是麼?」

匡棨元道：「正是。」

綠兒撇撇嘴道：「天下如此之大，那有這麼巧法?再說，來報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如果說匡公子的祖父兩代全是姓喬的所害，並非絕無可能。」

匡棨元愕然半晌，道：「錯不了，一定是他，否則以先祖師門之誼，他就不會這麼對付我了。」

金環公子道：「他怎樣對付你?告訴我咱們會替你討回公道的。」

匡棨元長長一嘆，就將黃山尋母遇到喬夢熊，以及往後的遭遇，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金環公子道：「這是一個可怕的陷阱，惜春與喬夢熊必然是互相勾結的，如果你將她帶到羽山，還不知道會發生甚麼意外呢?」

匡棨元心頭一懍道：「看來我應該感謝伍鳴嶽了，如非因爲我重傷似死，惜春絕不會露出狐狸尾巴。」

綠兒撇了一下嘴唇道：「你們男人就是這副德性，見到女人就像蒼蠅見到血似的。」

這的確是一個尷尬的問題，匡棨元不由面色一紅，羞慚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虧得他沒有抬頭，如果他抬頭一瞥，必然會發現一樁怪事。

敢情面色發紅的不只他一個，連金環公子主僕也紅飛雙頰，顯得嬌羞已極。

「嬌羞」二字原是形容女人的，因爲金環公子主僕與一般男人頗有差異，如說他們是女人未嘗不可。

男人羞慚，雖是紅了臉，低下頭，只是緊皺眉峯，在那裏懊惱而已。

女人的嬌羞就不同，她們的粉頰會紅得像五月的石榴，碰一下就像要滴下水來似的。

她們不會皺着眉頭，但却瓠犀半露，欲語還休，那個嬌態男人瞧一眼就會癢到心裏。

還有，她們的一雙玉手多半不會閒着，不是在拈帶，就是在弄衣。

現在金環公子主僕正是這樣，莫非他們當眞是女扮男裝不成?

其次是綠兒適才那句「你們男人……」頗有語病，莫非他不是男人。

可惜匡棨元是一個大傻瓜，他既沒有聽出語病，也沒有瞧見他們的嬌羞，待他抬頭之時一切都已恢復正常了。

這還不說，他的眉峯仍在緊皺着，而且自怨自艾的道：「在下實在慚愧，竟經不起那個女人的一番挑逗——」

綠兒噗哧一笑，然後面色一整道：「這不能怪你，她原本就是一隻狐狸精，你如何逃得過她的迷惑?」

金環公子不想再談這些，因而岔開話題道：「匡公子，今後你是先去羽山，還是先找姓喬的?」

匡棨元道：「在下想先去羽山，如果能找到我娘，有些事我想先弄明白。」

金環公子道：「這倒也是，好啦，你的身體還須休養，快去歇着吧。」

又是十天過去了，匡棨元除了功力還復未盡，行動已如常人，這天晚餐之後，他以十分誠懇的態度，向金環公子雙拳一抱道：「在下不說甚麼了，今後只要公子一紙相召，無論水裏火裏，在下當萬死不辭。」

金環公子一怔道：「你要走?」

匡棨元道：「與公子相交如親芝蘭，在下實在不想走，但……」

金環公子擺擺手道：「我知道你非走不可，只不過你功力尚未復原，令人有點放心不下。」

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匡棨元不由眼眶一熱，說道：「這兒距離羽山並不太遠，只要小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金環公子道：「不，如是仇家找上門來，小心又有甚麼用?」

綠兒說道：「公子，小的倒有一個辦法。」

金環公子道：「哦，說說看。」

綠兒道：「咱們原是出來遊山玩水的，到那裏都是一樣，就便遊遊羽山，豈不是一舉兩得。」

金環公子道：「這個辦法倒也不錯，你不會反對吧，匡公子。」

匡棨元道：「在下高興還來不及呢，怎會反對，只不過要賢主僕跟着關山跋涉，使在下有點難以心安。」

金環公子微微一笑道：「這是緣份，誰叫咱們交上了朋友呢?」

金環公子雖是一身男裝打扮，但這一微笑，却也具有一股特殊的風韻，匡棨元固然有點不解風情，却也爲之神色一呆。

綠兒噗哧一笑道：「不要發呆了，匡公子，咱們何時啓程，也好有個準備。」

匡棨元啊了一聲道：「明早怎樣?」

綠兒道：「好吧，你們去客房聊聊，我到櫃上去結一下賬。」

× × ×

翌晨他們由合肥北上直奔徐州，然後經徐連官道到達東海縣境的一個市鎮「白塔埠」，此時羽山已遙遙在望了。

在白塔埠歇了一晚，次日凌晨他們就馳赴羽山，直待紅日含山之際才到達一座

城堡。

氣勢雄偉，關隘險峻，是這座城堡的特色，它的主人必然不是一位常人。

此時匡棨元一馬當先，待距離城堡一箭之地，一股銳嘯之聲忽然迎面飛來。

那是一枝帶着哨音的響箭，奪的一聲插入匡棨元的馬前丈外之處，箭尾的白羽猶在顫動不已。

響箭只是爲了示警，並無傷人之意，但射箭人膂力之强，認位之準，也使得匡棨元等大爲嘆服。

他勒住馬韁，高聲呼叫道：「在下匡棨元是來找家師的。」

城上守備者似乎有點意外，其中一人啊了一聲道：「請稍待。」

片刻之後堡門大開，一名虬髯紅袍的中年大漢，帶着五名堡丁迎了出來。

雙拳一抱，虬髯大漢道：「那位是匡少俠。」

匡棨元道：「在下就是，這位金環公子是在下的朋友，也是在下救命恩人。」

虬髯大漢再度抱拳一禮道：「久仰，在下公孫大郎，各位請。」

他們隨着公孫大郎進入城堡，但見街道縱橫，商店林立，似乎要什麼此地都有，這倒使得金環公子主僕大感興趣。

綠兒道：「公孫大俠，咱們可以到那些商店之中買東西麼？」

公孫大郎道：「當然可以，不過三位在敝城是貴賓，任何需要全部免費供給，小哥兒要甚麼只要說一聲就是。」

綠兒道：「咱們甚麼都不需要，小的只是隨便問問。」

公孫大郎將他們帶到城主府邸，待落座獻茶之後，匡棨元忍不住詢問道：「公孫大俠，家師呢？」

公孫大郎道：「匡少俠來得不巧，張前輩與夫人在天色黎明之時，就已趕往黃山了，同行的還有家父，及本城的二十名高手。」

匡棨元道：「啊，這眞是太不巧了，家師到黃山去做甚麼？」

公孫大郎雙目如虎，緊緊盯着匡棨元道：「莫非匡少俠還不知道？」

匡棨元道：「那是爲小弟了斷過節了，家師是如何知道的？」

公孫大郎道：「黃山派人投書約戰，張前輩自然會知道了，當時張前輩曾經追問少俠的下落，但來人語焉不詳，才與夫人匆匆趕去，少俠是怎樣離開黃山的？」

匡棨元道：「黃山門下陶揚無故向在下找碴，因而引起衝突，但地點並非黃山，後來黃山雙英之一的伍鳴嶽追來合肥，一場惡鬥，兩敗俱傷，如非金環兄弟義伸援手，在下屍骨早寒了。」

公孫大郎道：「原來如此。」

匡棨元道：「家師是由那條路走的，在下想去與他老人家會合。」

公孫大郎道：「是由淮陰，金陵，蕪湖之綫，不過今日天色已晚，少俠不必急在一時。」

匡棨元略作沉吟道：「看來只好打擾一宵了。」

公孫大郎道：「咱們都是一家人，少俠千萬不要客氣。」

語音一頓，回顧身旁的一名小厮道：「吩咐下去，快點準備晚餐。」

小厮應了一聲，立即向廳後奔去。

×　×　×

張一刀否極泰來，當日黃山之遊，竟獲得一位美麗賢淑的好妻子。

而且喜事接踵而來，三個月前，唐錦屏又替他生下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兒子。

但是悲歡離合，人生難免，一記晴天霹靂，又使他不得不離開羽山，再重入江湖。

這天晌午時分，唐錦屏正帶着愛子張玉麟午睡，她還沒有闔上眼皮，張一刀忽然面色沉重的奔了進來。

唐錦屏搖搖手，叫他不要驚醒兒子，然後輕輕起身，小聲詢問道：「瞧你這般匆忙，莫非發生了什麼大事？」

張一刀道：「對！是棨元的消息。」

唐錦屏大喜道：「我好久沒有見到他了，大哥，元兒現在何處？」

張一刀道：「不知道，妳瞧這個。」

那是一張拜帖，上面是這樣寫着的：

「令徒匡棨元連傷本門三大弟子，使本門百年盛譽受到無可估計的挫折，閣下管教不嚴，自然難逃縱徒行兇之究，希於下月十日午時駕臨本山始信峯解決。」署名是黃山掌門伍震山。

唐錦屏呆了一呆道：「元兒呢？他怎樣了？你有沒有問過來人？」

張一刀道：「問過，來人只知道元兒也受了傷，除此之外，他任何什麼都不知道了。」

唐錦屏道：「下月十日雖然還有二十多天，但黃山距此迢迢千里，咱們應該及早動身才是。」

張一刀道：「是的我想明晨出發。」

唐錦屏向床上瞥了一眼，道：「咱們的麟兒……」

張一刀道：「麟兒才三個多月，焉能離開娘，我看妳就不必去了。」

唐錦屏搖搖頭道：「我雖是做了你的妻子，但對匡家仍有一份責任，元兒生死未卜，我不去會寢食難安的。」

張一刀道：「說的也是，那只好帶着麟兒一起去了。」

唐錦屏略作沉吟道：「將麟兒交給二少城主的媳婦任香菱，她的孩子剛剛斷奶，麟兒正好接上去。」

張一刀道：「這辦法不錯，妳去安排吧。」

唐錦屏剛剛離開，城主公孫宇就已前來造訪，張一刀將黃山的帖交給老城主瞧看，並徵詢他的意見。

公孫宇道：「很好，伍震山狂傲自大，是一個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的自私傢伙，就此給他一點教訓，也可以大快人心的。」

張一刀道：「城主說的是，愚夫婦準備明天一早起程。」

公孫宇道：「公子，你是說就只有你們夫婦二人前往黃山？」

張一刀道：「是的，黃山距此迢迢千里，我不想勞動城主。」

公孫宇道：「這麼說公子是將老朽當做外人了，黃山勢雄力厚，高手如雲，怎能掉以輕心，不管怎樣老朽非去不可。」

張一刀道：「城主厚愛，小侄十分感

激，但河山蒙塵，滿人對民間武力正虎視眈眈，羽山是咱們僅有的一點根本，城主似不宜輕易離開。」

公孫宇道：「羽山並未顯露反清行跡，滿人不會對咱們怎樣的，老朽只帶一子一女及兩個徒弟，另帶二十名高手，相信足可與黃山一戰了，本城交由大郎防守，不會有問題的。」

張一刀道：「城主，咱們帶的人是不是多了一點？」

公孫宇道：「只許成功，不能失敗，這點人數不能算多。」

張一刀推辭不掉，只好同意公孫宇的安排，但在臨行之時人數是多了一個，原來大妞二妞都要去，她們希望能在江湖上走走，公孫宇不便强迫她們留下，只得姊妹兩個一起帶着。

他們由羽山南下，途中沒有作半點就擱，這天趕到淮陰縣以北的五里莊，偏偏就出了岔子。

此時落日含山，是應該投店安歇了，走長途人困馬乏，太陽都要躲進山裏，他們怎能不落店歇息。

他們剛剛吃過晚餐，一名年約五旬，滿身風塵的道長就匆匆奔了進來。

他流目四顧，向店中的客人打量一眼，忽然走到張一刀的身前，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詢道：「請問施主可是張一刀大俠。」

張一刀愕然道：「不錯，道長有何指教！」

道長吁了一口長氣道：「貧道明月是小嬌師妹的同門師兄，張大俠該不會忘記小嬌師妹吧？」

張一刀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明月師兄，快坐下來，有話慢慢說。」

明月道長坐了下來，他的神色却明顯得急促與不安，在一聲長嘆之後，他將來意作了一番說明。

「掌門師叔困處瑯琊台，在呼援無門之下，才想到向張大俠求救，貧道去過羽山，總算祖師有靈，終於讓貧道趕上張大俠了。」

「貴掌門不是在武當麼，怎麼會被困瑯琊？」

「此事說來話長，瑯琊台只是武當的一個支派。」

原來當神州變色，河山易主之際，執當代武林牛耳的武當，竟然禍起蕭牆，發生一次駭人聽聞的慘變。

武當掌門孤枚上人是一個道行高深的絕頂高人，他收有三名嫡傳弟子，全都獲得他的眞傳。

大弟子神鶴，二弟子一清，三弟子飄雲，是武當三大支柱，並經常行走江湖，作一些除奸鋤劣之事。

只是這師兄弟三人的藝業雖是難分高下，但心性却大有差別。

神鶴熱衷名利，雖已獻身三清，却喜歡結交權貴，當朝大員，在野名士，與他傾蓋相交者大不乏人。

一清的性格正好與神鶴相反，他視名利如浮雲，整年追逐在名山勝水之間，朝遊北海暮蒼梧才是他的樂趣。

飄雲的性格則介於兩位師兄之間，而且生性耿介，忌惡如仇，一心想宣揚道統，使武當聲威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不管他們師兄弟的性格如何差異，在孤枚上人統御之下，是不會發生甚麼問題的。

但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滿人入關，河山易色之際，這一代宗師竟然遽爾仙逝。

那麼武當掌門之位，自然要落到大弟子神鶴的手中了。

結交權貴是神鶴的一貫作風，武當門下雖是有些不以爲然，也沒有人願意犯顏相諫。

但如若神鶴數典忘祖，甘願爲虎作倀，那就不一樣了。

神鶴的確在這樣做，甚至暗中接受了滿人的秘密任務。

武當門下在諫勸無效反而遭到無情的痛責之後，一場鬩牆之變也就因而展開。

最後一清飄雲及一般具有正義之心的門下，一起脫離了武當，這個名滿江湖的門派，也就因此而一蹶不振了。

後來一清道長不知所踪，飄雲却召集一般舊時同門，在瑯琊台成立武當支派，經過數十年的生聚教訓，瑯琊台的威望已有取代武當之勢。

不幸的是在數月之前，飄雲掌門竟因練功不愼而癱瘓床褥，瑯琊台更是屢現敵踪，呈現一片風聲鶴唳之勢。

而且敵方人手在不斷增多，其中具有不凡身手的大有人在，一旦暴發戰鬥，這一武當支派，只怕難免於玉石俱焚。

這是明月道長的陳述，武當派數十年的前因後果，以及瑯琊台目前的處境，他都扼要的說了出來。

張一刀沉吟半晌，說道：「令師叔癱瘓不過數月，瑯琊台就敵踪屢現，貴派的保密工作似乎太過疏忽。」

明月道長面帶愧色道：「是的，當時咱們只是急於爲敝師叔求醫，想不到竟會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

張一刀道：「來敵的門派及身份，有沒有弄個明白？」

明月道長道：「沒有，因爲他們一律黑衣蒙面，行動上極端神秘。」

張一刀道：「雙方還沒有交過手？」

明月道長說道：「只有兩次十分暫短的接觸，瞧不出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張一刀道：「師兄請先回稟告令師叔，小弟踐完黃山之約，當星夜馳赴瑯琊台與師兄相會。」

明月道長一怔道：「救兵如救火，施主如若前往黃山，瑯琊台就難免烟飛火滅的噩運了。」

張一刀面現爲難之色道：「這……」

羽山城主公孫宇道：「黃山只是片面之約，咱們不一定要聽從伍震山安排的日期，這樣吧，公子不妨修書一封給黃山，說明咱們另有要事無法按期赴約，一待事了，當馳赴黃山候教。」

張一刀回顧唐錦屏道：「妳看怎樣？妹子。」

唐錦屏道：「黃山如果能將元兒怎樣，在拜帖中必然會提出某些要挾，依妾身暗忖，元兒是安全的。」

這一點正是張一刀要徵求唐錦屏意見的原因，她既是如此解說，張一刀自然不必再顧慮甚麼了。

於是他寫了一封書信，託店家找人送往黃山，然後經漣水縣向東走，在陳家港僱了一艘海船，一直揚帆北上，逕向瑯琊台駛去。

瑯琊台濱臨黃海，位於日照縣的東北，由海面遠遠瞧去，但見孤山聳峙，直薄雲霄，配合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顯出河山無比的壯麗。

經過幾日的航程，在一個傍晚時分，海船駛到瑯琊台的山脚，然後捨舟登陸，由一條秘密小徑逕向山裏奔去。

這條後山秘徑，險要之處頗多，每一要隘都有極爲嚴密的守衞，如非明月道長領先開路，當眞是寸步難行。

通過秘徑就見到一片廣大的叢林，明月道長正待向張一刀等有所解說，西北一角忽然衝起三枚旗花信號。

明月道長愕然道：「不好，敵人已大舉來犯……」

他語聲未落，東北角上也昇起一枚旗花，喊殺之聲也隨風遙遙傳來。

明月道長心頭大急，脚下一加勁就向西北狂馳。

張一刀伸手一攔道：「師兄別急，咱們既已趕到，就不會容許敵人得逞，但來人好像是分路來犯，咱們馳援的人手最好也分配一下。」

明月道長苦笑一聲道：「施主說的是，貧道是急暈了。」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西北三里是上清宮，敵人的主力好像是向此處進犯，東北五里之處是玄都院，由旗花顯示，也有敵踪出現。」

張一刀道：「好，咱們也兵分兩路，請城主馳援玄都院，小侄前往上清宮，兵貴神速，城主請。」

由於玄都院只是敵方的助攻，所以公孫宇只帶了兩名弟子及五名劍士前往馳援，餘下的由張一刀率領，向上清宮放步急馳。

瑯琊台的上清宮自然不能與武當金頂相比，但宮殿的雄偉，氣象的森嚴，仍令人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

宮前是一片寬大的廣場，已有十餘人正在場中厮殺，瑯琊門下全是道裝，敵方則一律黑衣蒙面，一目之下就瞧得明明白白。

除了在場中拚鬥的，還有五六十名黑衣人正在蠢蠢欲動，他們似乎想衝進上清宮，對這般三清弟子作澈底的毀滅。

宮前有一個劍陣，由三十六名道士組成，除非毀掉這個劍陣，任何人休想踏入宮門一步。

由全般情勢分析，對瑯琊門下是不利的，論人數是敵衆我寡，論武功他們也落了下風。

因爲場中拚鬥的都是雙方的精銳，瑯琊門下却已躺下三人。

仍在惡鬥中的形勢依然不利，其中兩人更是危如累卵。

這兩人的對手全都使劍，而且使的是一模一樣的劍法。

此種劍法極端毒惡，招式的陰狠霸道，當得是世無其匹。

武當派的太極劍法也是一種名噪武林的高深劍術，那兩位對敵的道長也已獲得太極劍法的神髓，他們却無法克制對方的攻勢，已然受到多處劍傷。

張一刀扭頭對唐錦屏道：「妹子，這是什麼劍法？」

唐錦屏道：「好像是傳說中的殘荷劍法，此種劍術失傳已近百年，不知這兩人何以竟會使用。」

張一刀道：「不管怎樣咱們先救下兩位道長再說。」

大妞二妞道：「公子，讓咱們姊妹去試試。」

張一刀道：「好，妳們要小心一點，先求自保，再求攻敵。」

大妞二妞應了一聲，口中一聲嬌叱，雙雙向場中撲去。

這雙姊妹是孤烟門的嫡傳弟子，在年輕一代之中，身手十分了得。

孤烟門的輕功是武林一絕，任何一門派都無法跟他們相比，所以張一刀才叫大妞姊妹先求自保再求攻敵。

她們果然沒有讓張一刀失望，一進場就像要猴兒似的跟敵人展開了遊鬥。

身似孤烟躡雲，行動比風還快，無論敵人的劍法如何狠毒，二十幾招下來連邊都摸不到，那兩人不由慌了手脚。

這雙姊妹可是得理不饒人，乘虛蹈隙，遇機會就給他們一記狠的，不到五十招他們已是傷痕被體了。

最糟的是他們連逃的機會都沒有，雙方的速度相差太多，如何能够逃得出去？

大妞姊妹勝利握在，爲瑯琊門下帶來無比的勇氣，場中的敵人在他們一陣兇狠的搏殺之下非死即傷，可說是全軍盡墨。

場外待機蠢動的黑衣蒙面人一見大事不妙，立刻翻身就逃，刹那之間，除了留在場中的已逃得一個不見。

首次大規模接觸，瑯琊門下就獲得一次空前的勝利，他們的心情也由往日的頹敗變爲士氣大振。

此時歡呼之聲充塞着每一個角落，大妞二妞分別被歡迎他們的道士圍了起來。

明月道長在忙着爲張一刀介紹兩名四旬上下的道長，他們是飄雲掌門的親傳弟子，玄機及玄智。

雙方互道仰慕之後，張一刀等一行被請進客房，此時公孫宇也全勝歸來，上清宮中洋溢着一片喜氣。

待一切平靜之後，張一刀才向玄機師兄弟雙拳一抱道：「在下想拜候令師，方便麼？」

玄機道：「家師正渴望與張大俠一晤，只是賢夫婦旅途勞碌，最好先歇息一下再見家師不遲。」

張一刀道：「咱們是乘船來的，並沒有甚麼辛苦，聽說令師身體不適，在下想看看能不能盡點微薄之力。」

玄機大喜道：「多謝張大俠，貧道帶路。」

張一刀道：「別忙，道長，這位羽山城主公孫宇，是孤烟門碩果僅存的高人，咱們想一起去見令師，道長認爲可好？」

玄機道長向公孫宇稽首一禮道：「貧道玄機參見公孫前輩。」

公孫宇雙拳一抱道：「不敢當，老朽久仰令師威儀，只恨無緣拜識，今日天從人願，眞是足慰平生了。」

玄機道長道：「好說，前輩請。」

在一間守衞嚴密的雲房之中，他們見到了這位困頓床褥的玄門高人，雙方經過一陣寒暄之後，飄雲掌門嘆息一聲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之說果然絲毫不爽。」

張一刀一怔道：「前輩……」

飄雲掌門道：「敝師兄當年留下一瓶太清玉液給女徒小嬌，助她完成一段宿緣，後來又留示貧道，在本門遭到危難之時可向施主求助，這一切都在敝師兄預算之中，貧道不免有所感觸。」

飄雲掌門懷念先師而有所感觸，張一刀何當不思念小嬌而不堪回首，他們賓主這一沉默，雲房中的空氣立即顯得凝重起來。

明月道長害怕悲傷的情緒會對飄雲掌門的傷勢有所影响，因而咳了一聲道：「師叔，張大俠想瞭解一下你的傷勢……」

張一刀啊了一聲道：「如果前輩不介意，晚輩想竭力一試。」

飄雲掌門面含微笑道：「那就有勞施主了。」

他運功岔了經脈，致使幾處穴道閉塞，血液無法循環，他自然要癱瘓於床榻之上了。

治療他這種傷患，除了幾種稀世難求的藥物，就只有靠身負絕頂內功之人相助，以內力助他打通閉塞的經穴，也可以不藥而癒。

可惜他門下弟子，沒有一個有此等能力，張一刀自願相助當然再好不過。

只是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張一刀竭盡全力，直到第十九天的傍晚才算大功告成。

好在這一期間敵人沒有進犯，使療傷得以順利完成。

當晚飄雲掌門立即召開一項重要會議，與會的除了職司較高的瑯琊門下，還有張一刀夫婦，及公孫宇師徒父子也被邀參加。

飄雲掌門首先詢問明月道：「明月，近日敵人有些甚麼行動？你先說說。」

明月道：「禀掌門，本山仍在包圍之中，敵方斷絕咱們出山之道，似乎要將咱們困死山裏。」

飄雲掌門淡淡一笑道：「好大的手筆，居然有人敢作困死咱們的打算！玄智，咱們的糧食還能維持多少日子？」

玄智道：「能够維持百日，如果滲以雜糧，半年之內可以勉爲其難。」

飄雲掌門道：「好，玄機呢？你有甚麼報告？」

玄機道：「日前一陣惡戰，本門損失四名弟子，但却斃敵七名，生擒五名。」

飄雲掌門道：「生擒的人呢？帶上來讓我瞧瞧。」

玄機道：「已經嚼毒死亡了。」

飄雲掌門愕然道：「那來的毒藥？」

玄機道：「他們事先藏在齒縫之中，令人無法防範，待發覺情形有異，已經施救不及了。」

飄雲掌門問道：「可曾查出他們的門派？」

玄機道：「有，一名是武當叛徒，兩名是少林弟子，其餘兩人面目陌生，擅使殘荷劍法，他們的師門來歷無法查究。」

飄雲掌門心頭一懍道：「這不只是本門門戶之爭，武林各派只怕全都捲入是非的漩渦了。」

張一刀道：「今後前輩作何打算？」

飄雲掌門道：「武林亂象已萌，本門却是他們剷除的第一個目標，除了跟對方迴旋到底，似已別無長策。」

張一刀道：「晚輩倒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飄雲掌門回答道：「不要緊，施主請說。」

張一刀道：「武當掌門醉心名利，爲虎作倀自在意料之中，但少林門下似乎是受到其種挾持，並非甘心爲人所利用。」

飄雲掌門道：「施主是有所根據還是臆測？」

張一刀道：「晚輩曾經親眼瞧見喬夢熊對少林羅漢堂主持頤指氣使，那般少林高僧却敢怒而不敢言。」

飄雲掌門啊了一聲，說道：「會有這種事？」

張一刀道：「晚輩認爲咱們自救之道，就是聯合天下武林，使時勢形成一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那些心存叵測之人就不得不加以顧慮了。」

飄雲掌門點點頭道：「這的確是一個萬全之策，只不過武林半數門派已經認賊作父，咱們聯合天下武林之舉，只怕是枉費心力。」

張一刀道：「那也並不盡然，就拿少林來說吧，咱們只要找出他們的痛苦，並且代爲解決，他們自然會樂意加盟，共襄義舉。」

飄雲掌門道：「好，待解決本山的困擾之後，貧道與施主走一趟少林。」

張一刀道：「本山問題解決之後，晚輩還須赴黃山之約，少林之行只能待晚輩黃山歸來再作計議。」

飄雲掌門一怔道：「施主與伍震山結了樑子？那老兒雖是狂傲自大，倒不失是一個正派人物。」

張一刀道：「晚輩與伍震山並無過節，只是劣徒跟黃山門下發生一點誤會而已，目前伍掌門投書相約，晚輩不得不前往一會。」

飄雲掌門道：「這樣吧，待此間事了，貧道隨施主前往作個調人，如能化干戈爲玉帛豈不更好。」

張一刀道：「多謝前輩。」

飄雲掌門目光一轉，對公孫宇頷首微笑道：「城主拔刀相助，當得是義薄雲天，這份盛情，瑯琊武當支派弟子將永懷城主這份恩德。」

公孫宇哈哈一笑道：「掌門言重了，武林中拔刀相助是常事，掌門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飄雲掌門道：「好，好，咱們來日方長，今後羽山瑯琊禍福與共，貧道就不再客套了。」

張一刀道：「咱們以正義相結合，的確勿須客套，當前強敵圍山，咱們還是就解圍之事作一決定吧。」

飄雲掌門道：「貧道想立即出擊，施主認爲怎樣？」

張一刀道：「晚輩認爲此時出擊，倒

不如等待拂曉，咱們有時間作充份準備，也可以當日就做好善後一切。」

飄雲掌門道：「好，咱們準定拂曉出擊。」

然後他們對出擊事項，作了一番詳細研討，待一切準備就緒，才各自返回住處歇息。

× × ×

由上清宮向西北走是一條頗爲整潔的石板大道，兩旁翠柏參天，還滲雜着一些塵寰罕見的奇花異卉，使人身入其中，就有一股心胸皆暢的感受。

每隔三里遠近，就有一個供人歇息的茶亭，由宮門來到山麓，茶亭共有九處之多。

這些專供遊人歇息的茶亭，此時竟變作敵人圍山的據點了，自第三個茶亭往下，可以說層層阻碍，寸步難行。

× × ×

噗噗……連續四聲响過，四具軀體由茶亭中翻倒下去，他們沒有吭出一聲，咽喉上却在嘟嘟的噴着血水。

這是公孫二郎及大妞的傑作，他們沿路收拾圍山的敵人，到這兒已是第四個茶亭了。

在他們兄妹收拾茶亭的敵人之際，他身後的十名大漢，立即展開扇形搜索，這般人全是孤烟門的高手，行動之快宛如風馳電掣一般。

片刻之後，其中一人奔回茶亭道：「稟二少城主：左面山谷內有十幾戶農家，該谷戒備極嚴，敵人只怕落脚在那兒。」

公孫二郎道：「好，你在此地等候張公子，大妞二妞，咱們走。」

他們奔向左側，果然發現一個山谷，裏面竹籬茅舍，是十多家普通的農戶。

此時月隱星稀，東方已露出一綫曙光，這座鳥語花香的三清聖地，應該是一片祥和。

但那山谷之內却殺機隱隱，那山石樹林之間似乎都隱藏着無比的危機。

當公孫兄妹接近山谷之時，羽山部屬已有兩人迎了上來，公孫二郎擺擺手，說道：「你們再到附近搜查一下，看有沒有別的敵人隱伏。」

遣走羽山部屬不久，張一刀夫婦，飄雲掌門，及瑯琊門下三十餘人已然趕到。

公孫二郎將當前情況作了一番扼要的說明，然後請示道：「圍山敵人是歇在此處，咱們是否立即展開攻擊？」

張一刀道：「別忙，咱們先要部署一下，攻勢一旦展開，就不能有一條漏網之魚。」

飄雲掌門道：「這個山谷兩側削壁排天，除了谷口及另一端的羊腸小徑就別無通路了，貧道派七名弟子携帶連珠强弩守着那條小徑，縱使是人能够逃過連珠强弩的攢射，也無法逃過七星劍陣，如此佈置施主以爲如何？」

張一刀道：「如此甚好，二郎，開始吧。」

公孫二郎派出的部屬也已回報，隣近地區別無敵人潛伏，於是他們以泰山壓卵之勢衝向谷口，不過指顧之間，五名守衛者已被誅除。

八名手持連珠强弩的瑯琊弟子立即守着谷口，此時反客爲主，敵人已成爲甕中之鱉了。

農舍中的敵人已被驚動，紛紛由屋內搶了出來，約略計算一下人數，竟有七八十名之多。

飄雲掌門沒有下令搶攻，只是靜靜的向他們瞧着，對敵人多作一點瞭解，對作戰是有帮助的。

敵人聚集之時是分作三起，顯示出他們是屬於三個不同的門派。

其實他們縱使混在一起，也可以一目瞭然，因爲他們是在夢中驚醒，來不及着上黑衣，蒙着面孔，就已闖了出來，在此等情形之下，自然要原形畢露了。

其中少林僧侶十九人，武當門下三十二人，另一起二十四人，共有七十五名之多。

少林武當名滿江湖，自然是令人矚目的門派，但那七十五名强敵之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那二十四名陌生青年。

他們的年歲不大，約莫都在二十五六至三十之間。

這般人氣度沉穩，光芒外露，少林武當的名門高弟，相形之下爲之黯然失色。

張一刀向當面的敵人瞥了一眼，道：「前輩，少林武當是咱們的勁敵，但那二十四人只怕更難對付！」

飄雲掌門道：「他們可能就是使用殘荷劍法的，貧道想去試試。」

公孫二郎道：「掌門是全軍之主，豈可輕易涉險，還是交給晚輩吧。」

張一刀道：「不錯，孤烟門輕功蓋世，只要不貪功躁進，就可立於不敗之地，將這般人交給二少城主的確十分恰當。」

飄雲掌門道：「那就偏勞少城主了，玄機玄智率領二十名弟子去教訓叛徒，少林門下由張大俠夫婦與爲師去應付。」

飄雲掌門的決定，張一刀自然不便反對，只是他却咳了一聲道：「前輩，對付少林門下，咱們三人必可勝任，似乎不必留下這八位道長。」

飄雲掌門道：「這八人是本門第三代弟子的精英，他們練有一套合擊之術，可以抗拒强悍的攻擊，所以貧道要他們作爲後備，對三面鬥場都可作必要的支援。」

張一刀道：「原來如此。」

飄雲掌門不再說甚麼，身形一轉，逕向少林羣僧緩緩走去。

這是一個信號，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就這樣展了開來。

首先接觸的是孤烟門，但一開始就展開慘烈搏殺的還是武當門下的鬩牆之爭。

接觸最晚的是飄雲掌門，他此時才到達少林羣僧身前八尺之處。

這般少林門下是由初祖堂住持廣生大師率領的，這位老和尚名列少林四老之一，在武林中具有極爲崇高的聲譽，估不到這一代高僧，居然也爲虎作倀，替別人當起鷹犬來了。

飄雲掌門與廣生大師原是素識，雖是交情不深，却也互相仰慕和尊敬，現在這麼一來，往日的一點情誼自然要烟消雲散了。

何況飄雲掌門忌惡如仇，他如何容得下廣生大師？

「嘿嘿……老和尚，當眞是人心難測！」

「很是抱歉，道長，老衲這是情非得已……」

「好一個情非得已，老和尚苦修數十年，結果却落得晚節不保，難道你就不怕師門帶來恥辱麼？」

「阿彌陀佛，今日之事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道長何苦浪費唇舌。」

「好得很，那麼，老和尚就划下道來吧。」

「咱們兩派之間不必多造殺孽，就由老衲與道長一決勝負，你看可好？」

「好，老和尚請。」

廣生大師的面色原是穆肅的，此時忽然身形一轉，以無比的目光，向十八名少林門下一瞥道：「本座代表本寺與飄雲掌門過招，無論勝負你們都不得擅自出手，不聽法諭者朱筆除名！」

少林寺規之嚴是天下馳名的，此時老和尚聲色俱厲，門下弟子焉能不誠惶誠恐的謹遵誡訓？

飄雲掌門不明白廣生大師爲甚麼要如此交待，他却存心不放過這般佛門敗類，這也難怪，他原是一個忌惡如仇之人，這般少林僧的行爲，也無法令人諒解。

因此，當廣生大師轉過身形之後，他們就一言不發的狠鬥起來。

少林寺的掌法以降龍伏虎掌爲代表，以伽藍聖手爲極致，但在當代少林高僧之中，只是四人習得伽藍聖手，廣生大師就是其中之一。

佛門絕學果然不同凡响，不只是擧手投足均是妙着，它所帶起的罡風，同樣具有殺人的威力。

飄雲掌門的太極屠龍手，也是玄門的不傳之秘，據說當年八仙過海之時，呂純陽祖師曾以這套掌法擊敗龍王三太子，其神妙之處就可想而知了。

這兩位世外高人，都是名滿武林的絕頂高手，往往一招之中連續着無數的變化，每一變化又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

這場武林罕見的搏殺，張一刀夫婦是旁觀者，以他們那等高深的造詣，仍爲之目眩神搖，緊張得喘不出氣來。

惡鬥約莫百招，飄雲掌門使出一招「挖龍角」，左手五指一攏，閃電般的擊向廣生大師的右太陽穴。

這一招是由「龍角掛珠」轉變而來，奇詭快捷無與倫比。

但無論飄雲掌門的招式如何奇詭快捷，他必然難以傷到廣生大師，因爲他們的修爲相差有限，縱然能够分出勝負，只怕也要千招以上才能現出端倪。

令人想不到的這一招竟然出了意外。

人世之間，意外原就是很多，所以人們才編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兩句話來作警惕。

現在廣生大師就出了意外，他竟然沒有避開那招挖龍角。

噗的一聲响過，這位一代高僧被震了出去，他倒在草地之上，太陽穴流出了鮮紅的血水，老和尚已經魂歸極樂了。

廣生大師被擊斃命，使在場之人發生極大的震撼，連飄雲掌門在內，一時之間全都傻着跟在那兒發呆。

發呆並沒有甚麼稀罕，他們總會淸醒的。

不錯，他們的確很快就淸醒了，只不過立即又陷入第二度的震撼。

敢情他們是被十八個倒下去的身體所驚醒的，及發覺這十八個身體已經失去生命，他們就再度陷入震撼之中了。

這十八人全是少林門下，這般佛門弟子全部自碎天靈蓋，死得慘烈無比。

爲甚麼，他們爲甚麼要集體自裁？

莫非因爲廣生大師的遺訓，不能替他復仇，倒不如以死殉師？

莫非他們心存愧疚，以死來求解脫？

不管怎樣，他們的死是壯烈的，連忌惡如仇的飄雲掌門也嘆出了一口長氣。

然後目光一抬，向八名留作後援的弟子道：「去支援他們，對叛徒不必留下活口。」

他說得十分平淡，但血淋淋的殺機却由語氣之中顯露出來。

這也難怪，因爲他已瞧到瑯琊弟子受到很大的傷亡，能够如此平淡，也算是修養有素了。

這八名弟子可沒有他如此沉穩，在奉到令諭之後，就像狂飈一般的捲了過去。

武當瑯琊原是同門，所學的武功完全一樣，只是各人的資質與勤惰不同，以及歷練時間有長短之異而已。

瑯琊弟子多數入門較晚，但他們却有一股還我正統，滅此朝食的正義之氣，因而他們一般的功力都較武當爲高。

只是他們人數較少，以寡敵衆難免要落在下風。

全場三處搏殺，以他們這一處最爲兇狠，雙方傷亡累累，仍然在狂呼酣戰。

此時武當門下已傷亡十人，瑯琊弟子也損失七人之多，他們仍在前仆後繼的衝殺，如若沒有外力的介入，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好在瑯琊弟子的八名生力軍適時衝了過來，他們聯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太乙劍陣，向武當門下展開無情的屠殺。

同室操戈，招招絕情，武當門下潰敗了，除了四人逃往後谷，鬥場留下的是二十八名血淋淋的屍體。

這兩處搏殺結束了，全是兇終末隙，慘不忍覩，惟一沒有傷亡的是孤烟門進攻之處，他們雙方還在戲劇般的纏鬥着。

敵方二十四人連成一個堅强無比的劍陣，孤烟門數度搶攻，都無法迫近三尺以內。

這是一項危機，因爲他們傷不到敵人，又需要以獨門輕功自保，因而眞力的消耗較敵人爲多，一旦後力不繼，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張一刀瞧出了孤烟門的危機，他自然不能袖手不管，於是他帶着唐錦屏奔了過去。

大妞瞧到張一刀，立即迎了上來，道：「公子，這般人縮在裏面像一個刺蝟，咱們簡直無從下手。」

張一刀微微一笑道：「不要緊，讓我來對付他們，你們只要將包圍圈擴大，防備他們漏網就是。」

大妞道：「公子，你一個人去？」

張一刀道：「是的，我去擊潰他們聯手的陣勢，然後就容易收拾了。」

唐錦屏道：「大哥，我跟你去。」

張一刀道：「不，妳跟大妞她們一道，待會幫我肅清殘敵就是。」

唐錦屏是不放心張一刀獨闖敵陣，但她明白除了威力絕倫的破山一刀，沒有人能接下對方劍陣的全力一擊。

張一刀也教過她破山刀法，只是限於女性的體質，她無法發揮破山一刀的威力，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提心吊胆的遠遠瞧着。

張一刀摘下了他的刀，還是那把不足一尺，只能切豬肉的短刀。

它自然也能切人肉，只是張一刀不輕易使用而已。現在强敵當前，他不得不再借重它一次。

他只是持着一把短刀，但却霸氣橫溢，有如天神下降一般。

天下只有一個張一刀，也只有張一刀使用這麼一件兵刄。

這件毫不起眼的兵刄，却已經是名震天下，動人心弦，具有强大無比的震撼之力。

這二十四名使用殘荷劍法的大漢瞧到了張一刀，自然也瞧到了他那把獨門兵刄，他們幾乎面色齊變，機伶伶的連打幾個寒噤。

張一刀先聲奪人，雙方還未接觸，在氣勢上他已勝了幾分。

其實一對二十四是一個懸殊的比數，他們如是不先氣餒，張一刀未必就能穩操勝劵。

他自然不會同情敵人，短刀一揮，勢如長虹經天，這一刀之威，有如天崩地裂一般。

他沒有再度揮刀，因爲這一刀已經擊破了敵人的劍陣，也擊破了敵人的胆。

當面斷股折肢，橫七豎八的躺着幾具屍體，這慘不忍覩的場面，正是破山一刀的傑作。

敵人的鬥志被他這一刀摧毀得點滴不存，他們幾乎不敢再瞧看張一刀一眼，便狼奔豕竄一般，向四外拚命的逃亡。

這一回可輪到孤烟門了，追殺獵物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只不過片刻之間，這二十四名敵人全部伏誅，除了逃向谷後的四人，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飄雲掌門嘆息一聲，吩咐玄機帶人去谷後瞧瞧，場面雖是殘忍，他仍然不願有漏網之魚。

片刻之後，玄機帶着防守谷後的弟子一同回來，因爲四名逃亡者已喪生在連珠箭下，敵人無一倖存，自然不必再留下他們。

他們清理好了善後，日色已經過午，及回到上清宮，公孫宇與明月道長正好全勝歸來。

「稟掌門師叔，玄都院當面的敵人共有四十二人，已經全都肅清了。」

「咱們有沒有傷亡？」

「只有一名重傷，兩名輕傷。」

「好，傷者好好的醫治，大家都累了，叫厨房立刻開席。」

「是。」

這不能算是慶功宴，但氣氛的熱烈，是瑯琊山前所未見的。

兩代血仇 照然得雪

當宴會接近尾聲之際，一名瑯琊門下忽然匆匆奔了進來。

「稟掌門，外面有一位女施主求見張大俠。」

「哦，請她進來。」

那名弟子應聲退出，然後帶進來一名羅衣翠袖，綺年玉貌的女人。

她是來找張一刀的，及進入大廳，她却舉步躑躅，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覺。

張一刀並不認識這位姑娘，不由扭頭對唐錦屏道：「妹子，妳認識她麼？」

唐錦屏道：「怎麼，人家是來找你的，你怎麼問起我來了。」

張一刀搖搖頭道：「陌生得很，以前我根本沒有見過。」

唐錦屏道：「讓我來問問她，姑娘，妳到這邊來。」

羅衣姑娘過來了，首先襝衽一禮，然後輕輕道：「賤妾尤惜春參見前輩。」

唐錦屏道：「尤姑娘不必多禮，聽說妳是來找人的，妳找誰？」

尤惜春道：「賤妾是來求見張大俠夫婦的。」

唐錦屏道：「哦，那一個張大俠？」

尤惜春道：「他老人家名震寰宇，江湖道上稱他張一刀。」

唐錦屏道：「妳認識張一刀？」

尤惜春道：「不認識，不過賤妾是他老人家的徒媳，所以才來找他老人家。」

唐錦屏道：「徒媳，妳丈夫是誰？」

尤惜春道：「拙夫匡榮元，是張大俠惟一的親傳弟子。」

張一刀唐錦屏同時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因爲他們夫婦對匡榮元同樣的關心。

但張一刀却沒有開口，他只是向唐錦屏瞧了一眼便又坐了下去。唐錦屏知道這是張一刀讓她詢問，因而微微一笑道：「妳找對人了，咱們就是張一刀夫婦。」

尤惜春立即拜倒下去，雙眼淚如泉湧，哽咽着悲泣起來。

「媳婦拜見恩師，叩見娘……」

「不必多禮，妳起來說。」

「謝謝娘。」

「妳跟元兒成過婚了？」

「是，咱們是在漢口成婚的。」

「元兒呢？他現在那裏？」

「他……」尤惜春似乎又觸及傷心之處，一個他字之後就語難成聲了。

看情形莫非匡榮元遭到了不測之禍？師徒之情，母子連心，張一刀夫婦怎能不焦急得面色大變。

「妳快說，尤姑娘，元兒怎樣了。」

這回神色一變的是尤惜春，因爲唐錦屏稱叫她爲尤姑娘。他一口一個娘，叫得那麼親切，唐錦屏却稱她爲尤姑娘，好像並不承認她這個兒媳婦。

不過她雖是面色一變，甚至咬牙切齒，目露兇光，好在她是低着頭，沒有人瞧出她神色上的變化。

這個女人頗具表演天才，她在回話之際，仍然逼眞得令人瞧不出半點破綻。

「伍震山逼着媳婦來找兩位老人家，娘瞧這個。」



她由懷裏取出一封書信，以顫抖的雙手送了過來。

唐錦屏拆開書信一瞧，神色上又是一變。

張一刀道：「妹子，上面說甚麼？」

唐錦屏道：「姓伍的說黃山門下有事前往湖南，他約咱們下個月三十日晌午，在湘西重岡隘一決生死，如若過時不到，就要將元兒予以凌遲……」

張一刀怒哼一聲道：「他如若當眞害了元兒，今後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黃山一派了。」

他說話之時鬚髮怒張，神態的威猛，使得尤惜春大爲懍懼。

唐錦屏幽幽嘆道：「大哥，元兒既然落在姓伍的手裏，咱們只好聽他的了。」

張一刀道：「這個自然，但元兒究竟是怎樣與黃山發生衝突的？」

尤惜春道：「回恩師，咱們夫婦原是趕往羽山向兩位老人家請安的，那日在安微宿松縣城落店，黃山門下陶揚忽然向咱們找碴……」

唐錦屏道：「你們跟他結過樑子？」

尤惜春道：「沒有，他是當衆調戲媳婦，榮元才跟他搏鬥起來的。」

唐錦屏道：「後來呢？」

尤惜春道：「陶揚敵不過榮元，弄了個灰頭土臉，但也因此激怒了伍震山，沿途派人截擊，最後他的次子伍鳴嶽親自出手，跟榮元鬥了兩敗俱傷，他們人多，咱們就落到他們手裏了。」

張一刀道：「黃山欺人過甚，非給他們一點教訓不可。」

唐錦屏道：「大哥，重岡隘在湘西甚麼地方？」

張一刀道：「我不知道，尤姑娘，妳知道麼？」

尤惜春道：「徒媳很少行走江湖，不知道重岡隘位於湘西何處。」

唐錦屏哼了一聲，暗忖：「這女人滿臉粉脂，一身妖氣，絕對不是什麼好人，元兒是一個忠厚的孩子，怎麼會要這麼一個女人做她的妻子，再說這女人分明狡猾得很，他說很少行走江湖，却能千里迢迢找到這兒，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破綻麼？」

她是一個心思細密的女人，尤惜春自以爲表演逼眞，依然沒有逃過她的觀察，只不過時機不到，她不願意使尤惜春難堪罷了。

不願使尤惜春難堪就得敷衍下去，因而淡淡道：「這不要緊，咱們到了湘西自然會打聽出來。」

飄雲掌門道：「貧道知道，它是位於崇山峻嶺之中的一個山鎮，在石門縣的西北，距湖北五峯縣不遠，那兒不是湘西，麼該說是湘北。」

張一刀道：「能不能麻煩前輩給一張簡圖，以便易於尋找。」

飄雲掌門道：「不必，貧道親自走一遭就是。」

張一刀道：「不，瑯琊新遭變故，前輩似乎不宜遠離。」

飄雲掌門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此行也是爲了自己。」

張一刀道：「哦，前輩之意——」

飄雲掌門道：「武當叛徒的精華已經損失過半，重岡隘距離武當不遠，這豈不是清理門戶的最佳時機？」

張一刀道：「既是如此，晚輩倒不便勸阻前輩了，咱們明早就走，貴派來得及準備麼？」

飄雲掌門道：「來得及，咱們辰初準時出發，施主早點安歇吧。」

× × ×

釆石磯是安徽當塗縣以北的一個重鎮，它扼阻長江，拱衞金陵，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這天晌午時分，三騎怒馬沿金蕪官道急馳而來，他們剛剛到達牛堵山麓，前行的一騎忽然人立而起，硬生生的抑住了前進之勢，隨後的兩騎雖是有點意外，由於他們騎術十分高明，也及時勒住了他們的坐騎。

這是爲了甚麼，陽關大道難道會此路

不通?

的確是此路不通，因爲前路之上一字排開十幾名懷抱兵刃的彪形大漢。

被阻的三騎怒馬之上，坐的是三名年紀輕輕的少年，他們知道遇到了痲煩，神色上是一片詫異。

一名紫衣少年向身着青衣的書僮道：「綠兒，去問問爲了甚麼?」

綠兒一提馬韁，馳到阻路者身前丈外之處，雙眉一揚，冷冷道：「怎麼，要買路錢?」

彪形大漢之中一名瘦長漢子道：「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只要留下姓匡的，大爺可以放你們主僕一馬。」

敢情這三名少年是匡柴元及金環公子主僕，他們由羽山向黃山追趕張一刀夫婦，沿途馬不停蹄，誰知該見的沒有見到，半道上竟殺出一羣兇神惡煞來了。

綠兒年輕好事，他那會將這些人放在心上，嘴唇一撇，哼了一聲道：「你跟匡公子有仇?」

瘦長漢子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各人自掃門前雪，希望你識相一點。」

綠兒道：「如果我一定要管呢?」

瘦長漢子揮動了一下掌中的長劍道：「那是你自尋死路，接招。」

此人當眞是心狠手辣，一言不合就掄劍刺了過來。

綠兒估不到此人說動手就動手，她非來了一記蹬裏藏身，這一劍幾乎是躲避不過。

接着他翻身躍下坐騎，將馬匹趕向道旁，說道：「閣下兪夔的工夫不錯，咱們再來過。」

再來過是他搶先出招，馬鞭一抖之間一連揮出五鞭。

這五鞭是一氣呵成，招式的綿密快捷，當得是無與倫比。

瘦長漢子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書僮，武功上的造詣會如此之高，一時慌了手脚，竟然迫得連退五步。

在綠兒的攻勢間歇之際，瘦長漢子展開了凌厲的反擊，長劍像一條兇狠的毒蛇，專向綠兒重要之處下手。

此人招式毒惡而怪異，較毒蛇還要可怕，不過十招那綠兒已經三度遇險。

最使他懍駭的，是瞧不出瘦長漢子使的是什麼劍法，自然更摸不透他招式上的變化。

摸不透就得處處被動，處處落在下風，在這等形勢之下，綠兒如何能够支持下去。

無法支持就得換將走馬，否則他這條小命多半會擺在這兒。

只是瘦長漢子的長劍纏得太緊，簡直不給他半點喘息的機會，如此一來，綠兒更是心慌意亂，出招也毫無章法了。

這正是瘦長漢子期望的，一招「雨打殘荷」，長劍洒下萬點光芒，綠兒在慌亂之中，胸膛空門大開，完全賣給對方了。

正當千鈞一髮，生死頃刻之際，一股剛陽無比的力道，挾着一片寒光由橫裏激射而來，如果瘦長漢子一心要擺倒綠兒，他必然也會傷在那片寒光之下。

瘦長漢子不想死，只得收招彈身，倒竄八尺。

救綠兒的是匡柴元，一刀迫退敵人之後，再對綠兒道：「你下去，讓我來向他討教。」

綠兒氣得鼓着腮帮子，心中頗爲不服，但劍術鬥不過人家，不服又能怎樣?

匡柴元沒有再管綠兒，强敵當前，他不敢心有旁騖。

「朋友，咱們素未平生，你只怕找錯人了。」

「你是不是匡柴元。」

「是的，但……」

「那就不會錯了，你是跟咱們走?還是要咱們兄弟費點手脚。」

「在下還有要事待辦，沒有辦法跟你們走，朋友如要動强，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這麼說你是要咱們兄弟多費手脚了，不過我得預先聲明一點，要咱們兄弟多費手脚，對你只怕會不太好過。」

「這不要緊，朋友只要贏得了在下，要殺要剮在下認命就是。」

「好，你出招吧。」

「別忙，在下還有幾點不明之處。希望朋友能够賜教。」

「你想知道甚麼?」

「咱們素昧平生，朋友攔路找碴，自然是奉命而來，他是誰?」

「本帮帮主!」

「朋友是什麼帮，貴帮主是那一位高人?」

「對不起，這些都是本帮的機密，在下無法奉告，其實你只要跟着咱們走，一切你都會明白的。」

「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朋友，請!」

瘦長漢子果然不再浪費唇舌，長劍一推一盪，晶芒如電，削向匡柴元的左右雙肩。一招之中同時攻向對方兩個截然不同的部位，除了殘荷劍法的蓮開並蒂，天下的劍法再也找不出有如此玄妙兇狠的招式了。

匡柴元適才瞧過瘦長漢子的劍法，他知道除了以攻對攻，以狠對狠，似乎別無他法。

因此他不作招架或避讓的打算，長刀急揮，後發先至，瘦長漢子的長劍還沒有觸及他的雙肩，就在血花迸射之中跌了出去。

破山一刀威震武林，這一刀已使瘦長漢子開腸破肚，他自然失去殺傷別人的能力了。

這是足可使風雲失色的一刀，瘦長漢子的同伴全部心頭一震，顯出一副畏懼之色。

匡柴元目光一掄，冷冷道：「在下不想多傷人命，各位走吧。」

他不想多傷人命，但攔路彪形大漢可不領情，其中一人忽然發出一聲怪嘯，但見劍氣縱橫，勁風繞體，十幾名劍道高手，向他亡命的展開撲出。

這般人的功力與瘦長漢子相差無幾，使的都是極端毒惡的殘荷劍法，無論匡柴元功力多高，但雙拳難敵四手，他立刻陷入危機之中。

轉眼十餘招，他雖是傷了三名敵人，自己却也受到兩處劍傷，再打下去可能會

凶多吉少。

不過他還有後援，金環公子決不會袖手不管。

果然，在一聲清叱之後，但見金光急旋，繞場飛舞，彪形大漢的身軀一個個的摔了出去，片刻之間，除了他們三個，這截官道之上就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這是什麼武功?它的威力似乎較匡柴元的破山一刀還要凌厲三分。

殘荷劍法是毒劍，破山一刀是絕刀，天地之間居然還有高過毒劍絕刀的武功，豈不是有點駭人聽聞!

遇到如此厲害的高人，豈能失之交臂，匡柴元自然要舉目向金光收斂之處瞧上一瞧。

「啊，是你們……」

「自然是我們了，你認爲還有誰願意惹下這場江湖是非?」

答話的是書僮綠兒，他與金環公子的雙手，都正握着一對奇異的外門兵刄金環劍。

適才金光繞場，急如狂飈，阻路的十餘名大漢，就像死狗一般的被摔了出去，匡柴元自認已然獲得師門眞傳，此時却有自愧不如之感。

還有，他想起惜春所說，他們主僕都是女的，女人具有如此高明的武功，他這位昂藏鬚眉，豈不沒有了容身之地!

他心中轉着念頭，目光却由金環劍溜向兩雙白如羊脂的玉手，再循臂而上，向他們的面頰瞧去。

那是兩張白中透紅的粉頰，任何一處都是上蒼的傑作，他無法以詞句來作形容，只能在佳人之上冠以「絕色」二字。

不過他們當眞是女人麼?女人怎麼殺人不眨眼，具有如此冷酷的心腸?

他們救過他的生命，而且千里迢迢的結伴而行，他就從未將他們當作女人看待，甚至從未想到他們女扮男裝，是兩個不折不扣的女人。

現在他忽然想起來了，這一想却讓他目瞪口呆，連綠兒的話也忘了回答。

不回答是失態，也是失禮，不管怎麼說，人家主僕雙雙出手還不是爲了救他?

說也奇怪，他們並沒有因爲他的失態而惱怒，而且表情各異，如是不明內情之人，瞧到他們的神態，必然會莫明高深。

金環公子的神態此時完全像一個女人，他沒有瞧看匡柴元一眼，只是低着頭在把玩着金環劍，表現着一幅少女嬌羞的模樣。

綠兒却面帶羞喜，雙目不停的流轉，瞧瞧匡柴元，再瞧瞧金環公子。

官道上血跡斑斑，散落着十幾具慘不忍覩的屍體，這原是一個不宜調情的所在，但他們一個傻小子，兩個男女難分的少年，竟勿視着眼前的境況，陷入一種迷離撲朔的境況之中去了。

最後還是匡柴元有了警覺，猛一旋身，向山脚之下奔去。

綠兒一怔，叫道：「匡公子!你要做甚麼?」

匡柴元道：「綠兒!來帮帮忙，咱們挖一個大坑將這般人埋葬起來。」

綠兒道：「好的。」

在挖坑之際，綠兒忽然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匡柴元一呆，問道：「綠兒!你在笑甚麼?」

綠兒撇撇嘴道：「我以爲你當眞是一根木頭，原來你也有通竅的時候。」

匡柴元面色一紅道：「你胡說，我只是……只是……」

綠兒道：「只是甚麼?只是現在才發現?哼，那你還是一根木頭。」

匡柴元道：「不，我只是……」

綠兒撇着嘴道：「又是只是，到底只是甚麼?」

匡柴元道：「原先惜春說你們是女扮男裝，只是我有些不敢相信……」

綠兒道：「現在相信了?」

匡柴元道：「越看越像，越看越美，如何能够不信?」

綠兒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總算想通了，總算沒有枉費咱們主婢千里追隨的一番心意。」

匡柴元說道：「姑娘!妳們究竟是誰人?」

綠兒道：「你瞧到咱們的兵刄了，還猜不出來?」

匡柴元道：「用金環作兵刄，在下從來沒有見過，莫非……」

綠兒道：「你猜對了，咱們是金環門的。」

匡柴元道：「金環門是一個極端詭秘的門派，江湖之上除了出現過金環五鐵衞，再也沒有發現任何一個金環門下，那金環五鐵衞却被家師所殺。」

綠兒道：「本門不願牽涉江湖恩怨，所以禁止門下子弟行走江湖，你師父所殺的五人，只是本門的五名叛徒，並不是眞正的金環五鐵衞。」

匡柴元道：「哦，那妳們……」

綠兒道：「咱們主婢遊歷江湖，絕不說出本門的字號，適才使用金環劍是由於形勢險惡……」

匡柴元道：「我明白了，妳們主婢趕盡殺絕，原來是不願洩漏妳們的身份。」

綠兒道：「看來你並不太笨。」

匡柴元微微一笑道：「跟聰明的人在一起，我自然學得聰明一些了，妳們主婢到底是誰?」

綠兒道：「猜猜看。」

匡柴元搖搖頭道：「猜不出。」

綠兒撇撇嘴道：「雖然有點小聰明，還是離不了一個笨字，你知道金環門嚴禁本門子弟行走江湖，咱們主婢却能例外，你就不會由這一點去猜麼?」

匡柴元道：「妳們主婢身份也許不同金環門的弟子，不過我還是猜不出來。」

綠兒道：「你這個人啦，咳，眞叫人哭笑不得，好吧，我告訴你，咱們小主人就是金環公主，我是丫頭綠兒。」

匡柴元道：「金環門的小主人?當眞失敬得很。」

綠兒道：「敬不敬倒不要緊，咱們公主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可不能忘記。」

匡柴元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在下當永銘心版，怎會忘記。」

此時他們已經埋好屍體，匡柴元走向金環公主歇息之處，雙拳一抱道：「在下有眼若盲，多日相處竟瞧不出公主的身份

，實在是一項罪過。」

金環公主略顯羞意的一笑道：「咱們喬裝改扮，是爲了減少不必要的痲煩，並不是有意騙你。」

匡棨元道：「我明白。」

金環公主道：「咱們雙方都有疏失，你就不必客套了。」

綠兒微微一笑道：「未來的日子長得很呢，要是如此客套，豈不煩死人了，嗨，公子，咱們公主只怕餓了，快到鎮上去吧。」

匡棨元道：「好的。」

到鎮上進食之後，日色已然偏西，爲了避免錯過宿處，就在鎮上住了下來。

翌晨由采石磯出發，一直到達黃山，再也沒有遇到找碴的。

只不過他們一路之上就不只是沒有追到張一刀，而且打聽不到羽山一行人馬的半點行跡。

現在問題來了，是直闖黃山派的總壇？還是待找到張一刀一行再作計議？

匡棨元不知道如何才好，因而詢問金環公主道：「公主！你看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金環公主道：「令師他們只怕另有躭擱，咱們不必等他們了，黃山算不了甚麼，咱們三人可以解決的。」

匡棨元道：「可是妳們的身份……」

金環公主道：「咱們的身份遲早都會暴露的，你放心，咱們會適可而止，不會將黃山一派趕盡殺絕的。」

匡棨元道：「好，我們走。」

待他們趕到黃山派的總壇，又發現了一項意外。

× × ×

班鶴是黃山派的總管，此人人如其名，鬚髮已像鶴羽一樣的雪白。

匡棨元投帖拜山，是由班鶴接待，不待匡棨元說明來意，他已開門見山的道：「匡少俠還沒有見到令師吧？」

匡棨元道：「不錯。」

班鶴道：「這就難怪了，令師派人送來信函，約本派前往湘北重岡隘了斷過節，敝掌門已經率領門下弟子應約去了。」

金環公主面色忽然一變道：「甚麼，在重岡隘了斷過節，此話當眞？」

班鶴道：「老朽實話實說，沒有欺騙各位的必要。」

匡棨元不知金環公主爲甚麼對重岡隘三字如此緊張，他雖是心有所疑，但當着外人又不便相詢，只得雙拳一抱道：「這是咱們太魯莽了，希望總管不要見怪。」

班鶴道：「敝掌門五日前就已離山前往，匡少俠要趕緊一點，否則會錯過這場盛會的。」

匡棨元道：「總管說的是，在下就此告辭。」

離開黃山之後，匡棨元詢問金環公主道：「公主！妳對重岡隘好像頗爲驚訝，爲甚麼？」

金環公主道：「重岡隘位於崇山峻嶺之中，山裏蛇虫猛獸極多，經年人跡罕至，令師爲甚麼要在那兒與黃山了斷，實在令人百思莫解。」

匡棨元道：「我也想不明白，也許家師不願驚世駭俗才選在人跡罕到之處。」

金環公主說道：「咱們還得快走，否則……」

匡棨元道：「否則會怎樣？公主，別吞吞吐吐的嘛。」

金環公主略作遲疑，終於嘆了一口氣道：「重岡隘是五雲宮的禁地，沒有人能够活着走進去，也沒有人能够活着走出來，羽山黃山雖是人多勢衆，只怕仍非五雲宮之敵。」

匡棨元道：「五雲宮又是一個甚麼門派？」

綠兒噗哧一笑道：「五雲宮就是金環門，咱們就住在五雲宮裏。」

匡棨元急道：「那果然糟了，羽山黃山的紛爭已經够痲煩了，再要惹上金環門豈不天下大亂！」

金環公主道：「所以咱們要快走，黃山不必管他，但絕不能讓你師父跟我娘衝突。」

匡棨元道：「對，啊，妳適才說妳娘，莫非妳爹不在五雲宮裏？」

金環公主道：「我十歲不到爹就去世了，金環門是由我娘統率的。」

匡棨元啊了一聲道：「對不起……」

金環公主說道：「別自責，我不會怪你。」

綠兒道：「咱們宮主功力通玄，學究天人，你師父無論怎樣高明，也不是咱們宮主的對手，咱們如若追趕不及，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匡棨元道：「嗨，綠兒，妳把我弄糊塗了，妳們到底有多少公主？」

綠兒微微一笑道：「兩個，一個宮主是宮殿門的宮字，就是金環門的主人，咱們稱她爲五雲宮主，另一個是金環門的小主人，咱們稱她爲金環公主。」

匡棨元道：「原來如此，不過依在下之見，金環公主應該稱少宮主或小宮主較爲適宜。」

綠兒道：「你說的不錯，只是其中另有原因，現在還不便告訴你。」

匡棨元道：「不要緊，在下只是隨便說說，公主千萬不要介意。」

金環公主笑了一笑，雙腿一磕馬腹，坐騎便像箭一般的急馳而去。

他們由黃山向西走，馬不停蹄的曉夜奔馳，如此一來，倒使匡棨元有點過意不去。

論交情，他們只是萍水相逢，但在他瀕臨死亡邊沿，惜春棄他而去之際，這雙主婢却義伸援手，將他由死神手裏奪了回來。

然後聯騎羽山，千里相隨，現在又不惜辛苦的僕僕風塵，只是爲了解除他師門的危難，如此雲天高誼當眞是粉身難報。

只是他不善詞令，雖是銘感五內，却不知道如何表達。

其實這樣已經够了，金環公主喜歡的就是他的敦厚純樸，如果以言語表達反而變作多餘的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馬鞍山區，經過一陣馳騁，天色逐漸黑了下來。

天黑並不算糟，如果加上下雨，再找不到避雨之處，那就不妙了。

他們的情形正是這樣。

烏雲蔽空，豆大的雨點傾盆而下，只

不過片刻之間，他們已變作落湯鷄了。

在這等情形之下，男人應該拿個主意，總不能就這麼在風雨中待下去。

匡棨元是個男人，他果然出了一個主意。

「公主！那邊山崖傾斜，可聊避風雨，咱們先去那兒躲避一下，妳看可好？」

「也只好如此了。」

他們到達崖下，風雨是可以避免了，只是他們全身濕透，寒氣侵肌，此種景況確也並不好受。

綠兒櫻唇一撇道：「老天爺找痲煩，眞討厭！」

金環公主道：「雨小了點，妳出去找找，也許有農家獵戶或山神廟甚麼的。」

匡棨元道：「還是我去吧，妳們先換上乾淨的衣服，別着了涼。」

他奔上山脊，就微弱的天光向四週打量，發覺右側有一個山谷，裏面似乎有人居住，爲了證實他的猜測，必須前去瞧看一下。

他馳下山脊，直奔山谷，剛剛到達谷口，一股陰惻惻的笑聲忽然由谷口傳了出來。

匡棨元聞聲知警，立即摘下長刀，以平靜的語氣道：「在下匡棨元，咱們貪趕路程，以致錯過了投宿之處，希望到貴谷借住一宵，別無他意。」

「借住一宵？嘿嘿，你就留在此地吧，這兒的風水不錯。」

隨着話聲，十幾名勁裝大漢由谷口現身出來，他們一律手執長劍，來意似乎不善。

匡棨元雙拳一抱道：「在下只是借宿，請各位不要誤會。」

來人之中領頭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黑衣大漢，他在匡棨元身前八尺之處立下身形，然後冷哼一聲道：「你叫匡棨元，不會錯吧？」

匡棨元說道：「不錯，但咱們素昧平生……」

黑衣大漢道：「咱們雖是素昧平生，閣下的大名却已久仰，本來咱們是準備明天去找你的，你却自己送上門來，這是你命該如此。」

匡棨元一怔道：「爲甚麼你們要對付在下？」

黑衣大漢道：「這就要問你了，你爲甚麼要殺死咱們的同門？」

匡棨元道：「我殺死你的同門？貴門是……」

黑衣大漢道：「大羽帮，沒聽說過吧？本帮還沒有正式開派，本來不應該告訴你的，好在你不會傳揚出去，告訴你倒也無妨。」

匡棨元道：「你弄錯了，朋友，在下根本不知道有大羽帮，怎麼會殺死你的同門？」

黑衣大漢沒有再作解釋，伸手一揮，十二名彪形大漢立即將匡棨元圈了起來。

這好像是一場糊塗仗，但匡棨元却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

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而且一對星目之中射出了兩縷殺機。

大羽帮的十二名大漢雖是將他圈着，並未倚多爲勝，出手向他圍攻，當時出手的只有一個，就是那位領頭的黑衣大漢。

他出手第一招是「藕斷絲連」，正是極端毒惡的殘荷劍法，匡棨元斜飄三尺，沉聲叱喝道：「慢點，在下還有話說。」

黑衣大漢收回長劍道：「你有什麼後事交待？」

匡棨元道：「你說對了，在下的確殺過你的同門，只不過每次都是貴同門向在下找碴，我不明白何時跟你們大羽帮結過樑子？」

黑衣大漢道：「跟咱們大羽帮結樑子？憑你也配！」

匡棨元道：「這我就更不明白了，你們向在下找碴究竟爲了甚麼？」

黑衣大漢道：「不爲甚麼，就是瞧你不順眼。」

匡棨元目露煞光，冷冷道：「你們帮主是誰？我要見他。」

黑衣大漢哼了一聲道：「見咱們帮主？嘿嘿，待你投胎以後再說。」

不說理由，不講道理，匡棨元如何忍得下去？但他知道這般人的劍招毒惡，如若以一敵衆，自己非栽在此地不可。

那麼先除掉他們的領導者黑衣大漢，再以快速的身法來個指南打北，聲東擊西，也許可以將他們各個擊破。

打定了主意，他就將全身功力提到十足，口中一聲暴叱，一刀劈了出去。

這一刀是他全身功力所聚。

這一刀足可使風雲失色。

黑衣大漢曾經出劍招架，只不過在噹的一聲巨响之後，他的長劍就齊腰中折。

匡棨元的劍勢依然强勁無比，一刀斷劍，去勢不衰，再劈中黑衣大漢的頭頂，幾乎將此人劈作兩半。

如此凌厲的刀法，實在是江湖罕見，大羽帮另外十二名門下，都被這驚心動魄的一刀，嚇得目瞪口呆，魂胆皆亡。

匡棨元挾一刀之餘威，橫掃千軍，展開絕情的屠殺，失去鬥志的敵人已不堪一擊，只不過片刻之間，谷口又擺上十二具屍體。

鬥場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他並不以爲滿足，身形一幌，逕向谷內撲去。

大羽帮爲甚麼處處找他的痲煩，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也許是一個絕大的陰謀，他必須弄個明白，此地既是大羽帮的據點，他怎肯就此放過？

山谷不大，除了幾間簡陋的房屋，再也沒有一個活人，他失望了，但也並非全無收獲。

山谷中有房屋，有食物，今晚他們不必再受風雨之苦了。

於是他翻身離開山谷，逕向避雨的山崖馳去。

「糟了！」

他的心頭忽然一震，立即猛吸一口眞氣，向山崖奮力狂馳。

原來他聽到狂笑，嬌叱，以及兵刃撞擊之聲，不用說，一定是金環公主遭到了痲煩。

及奔近山崖一瞧，她們主婢何只是遭到痲煩，幾乎使匡棨元怒火焚胸，連頭髮尖都氣得豎了起來。

原來他瞧到的是一個十分尷尬，十分邪惡的景象怎能不雙目噴火，怒髮衝冠？

說起來事情就有那麼湊巧，當她們主婢取出衣衫，脫下濕衣之際，一陣邪惡的狂笑，忽然自她們的身後响了起來。

「哈哈……你們快來瞧，美人脫衣，這可讓咱們開了一次眼界。」

「唔，還眞不賴，的的確確是兩個大美人兒。」

「別太大意，老三，這可是兩朶有刺的玫瑰。」

此時金環公主主婢已是寸絲不掛，她們恨不得找一個地洞鑽下去，更糟的是一個缺德鬼會使飛抓，但見勁風掠身而過，她們的乾濕衣衫一起被飛抓抓了出去。

好在她們已經將金環劍搶在手中，必要時尙可拚命一搏。

其實這也是一個難題，因爲她們是兩個冰清玉潔的少女。

少女有她的自尊，讓陌生人瞧到她的玉體，是一種極大的羞辱，何況在她們的玉體之上，還有不能讓人瞧到的地方。

雖然她們現在是面向山壁，仍然一手護胸，一手護着另一珍貴的地方，如果一旦展開搏鬥，那就任什麼都無法掩護了。

無法掩護正是來人所希望的，他們在高聲笑談，要求這對裸體美人轉過身來。

得意就會忘形，這般人正是這樣，甚至匡粲元到了他們的身後還矇然未覺。

一片刀光挾無比的嚴霜橫掃而來，兩顆頭顱帶着鮮血冲天而起，爲現場掀起駭人的動亂。

匡粲元手不停揮，刀刀見血，向敵人展開兇狠的屠殺，同時高聲呼叫道：「綠兒，不要顧慮，快殺盡這般狗東西。」

金環公主猛一抬頭，冷冷道：「匡公子說的不錯，咱們不能讓這些狗東西有一個活着。」

於是在兩聲嬌叱之後，金光衝霄而起，他們滿場飛舞，追奔逐北，只不過片刻之間，一十五名敵人，已被她們殺得一個不剩。

這是一場奇特的搏殺，當得是史無前例，結局之慘却使人不忍卒覩。

待敵人全部就殲之後，匡粲元忍不住向她們瞥了一眼，這雙人見人愛的嬌娃已經變作兩個血人。

他轉過身去，輕輕道：「妳們……還好吧？」

綠兒氣鼓鼓的道：「還好，只是差點羞死人了。」

匡粲元道：「對不起，我也遇到了十幾名敵人，所以才回來晚了一點，右邊有一個水潭，妳們去洗一下身子。」

金環公主主婢去洗過身子，換上衣衫，才低着頭走了回來。

此時夜雨已停，山林若洗，寧靜的山頭，洒下一片淡淡的銀輝。

景物是如此的美好，金環公主却發出一聲幽幽的長嘆。

「也許這是上蒼的安排，今後……」

今後怎樣她沒有往下說，其實不必她說，匡粲元應該心裏明白。

結果他却一點也不明白，只是在爲今夜的安身之處着想。

「公主，我找到了一個山谷，就是適才這般人的巢穴，裏面已經沒有人了，咱們可以去那裏歇歇。」

這個建議不能算壞，金環公主的反應却冷淡已極。

「不必，這裏很好。」

「咳，公主，那兒還有食物，咱們可以不必挨餓。」

這又是一個好主意，誰知却換來綠兒的一聲叱喝。

「嗨，姓匡的，你少裝瘋賣傻，咱們主婢可不是好欺侮的！」

匡粲元神色一呆，他眞不知道綠兒的話從何說起，但事出必定有因，綠兒決不會無的放矢，因而吶吶道：「綠兒，我不懂妳的意思。」

綠兒撇撇嘴道：「你眞不懂？好，那我就告訴你吧。咱們公主是千金之體，你不會不承認吧？」

匡粲元道：「這個當然。」

綠兒道：「何況咱們都是冰清玉潔，待字閨中的少女，少女的身體怎能隨便讓人瞧着？」

匡粲元道：「妳說的是，所以我招招煞手，決不讓那般賊人有一個活着。」

綠兒一嘆道：「還有一個人瞧到了公主的身體，他還在好好的活着。」

匡粲元道：「誰？」

綠兒道：「你，難到你沒有？」

匡粲元的腦際嗡的一震，說道：「在下……咳，事出無心，莫非妳們也要將我殺死？」

綠兒道：「咱們如果要將你殺死，就不必跟你說這些廢話了，不過你却要負起責任。」

匡粲元一怔道：「要我負責？」

綠兒道：「難道不該？哼，咱們救過你的生命，又迢迢千里的跟着你跑，你說這是爲了甚麼？」

匡粲元終於有點明白了，他却張目結舌，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是。

綠兒幽幽道：「女人的身子只有丈夫才能瞧看，你却瞧到了咱們公主，難道你還想推卸責任？」

匡粲元說道：「在下不敢，只是覺得有點委屈了公主，再說……在下已經有了妻子……」

綠兒哼了一聲道：「那是甚麼妻子？一個窰姐兒罷了，以她的身份，令堂令師會承認她這個兒媳婦麼？還有，她並不喜愛你這個丈夫，否則她就不會當你生命垂危之際棄你而去了。」

匡粲元道：「如此說來我只好聽妳的了。」

綠兒嫣然一笑道：「你當然應該聽我的，其實咱們公主國色天香，還不是讓你這根木頭賺盡便宜。」

匡粲元笑了，得妻如此他焉能不笑？而且他的確賺盡便宜，此後一路之上，他是飯來張口，水來伸手，不只是綠兒伺候他，連金環公主也噓寒問暖，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

這段行程是令人留戀的，但路途再遠終有抵達的一天。

× × ×

重岡險峻嶺重叠，古木參天，是一個人跡罕至的險惡山區，金環門的五雲宮就建築在那些崇山峻嶺之內，形勢實在隱秘得很。

江湖之上人人都知道金環門，却沒有一個知道五雲宮的座落所在。

但天下沒有永遠的秘密，以神秘著稱的五雲宮終於被人找了出來。

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何況這些有心人還心存叵測呢。

第一個來到重岡險的是尤惜兒，她帶着張一刀等一行直闖五雲宮的禁區。

唐錦屏心有所疑，因而詢問道：「尤姑娘，妳將咱們往那兒帶？」

尤惜春道：「翻過前面那條山脊就到了。」

唐錦屏道：「此地山嶺綿亘，人跡罕見，妳却熟習得很，莫非妳曾經來過？」

尤惜春道：「不，媳婦沒有來過，是黃山掌門伍震山告訴媳婦的。」

唐錦屏道：「伍掌門約咱們在那兒相會？」

尤惜春道：「五雲嶂，按伍掌門所說的山勢看來，必然就在這條山脊前面。」

「不錯，五雲嶂的確就在前面，不過那是私人禁地，希望各位就此止步。」

這幾句話自然不是張一刀這一行人說的，它是來自隣近的一片叢林之中，但語音清晳，迎風不散，具有如此强勁內力的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唐錦屏一怔道：「此話當眞？」

那人道：「半點不假。」

唐錦屏道：「也許五雲嶂當眞是私人禁地，但黃山掌門既然邀約咱們在那兒了斷過節，必然已獲得禁地主人的允諾。」

那人道：「不可能，咱們跟黃山沒交往，豈會讓你們在靈山聖地展開兇殺！」

唐錦屏又問道：「閣下是五雲嶂的主人？」

那人道：「不是。」

唐錦屏道：「也許有些事閣下並不知道，你何不先向貴主人請示一下？」

那人哈哈一陣狂笑道：「妳太小看敝主人了，張夫人。老實告訴妳吧，三天之前敝主人已經知道你們要來本山，由於敬重張大俠是一條漢子，只要你們不闖五雲嶂，咱們不想出面干涉，所以……咳，不情之處還要請張夫人多多鑒諒。」

這一下不只是難住了唐錦屏，也難住張一刀了，別人對他們明若觀天，而且是以禮相待，難道還要硬闖五雲嶂不成？

張一刀夫婦是君子，失禮之事他們不會做。

可是他們的身邊却有一個極端陰險的小人。

小人不講理，也不怕失禮，對煽風點火是他的拿手好戲。

因而在一聲冷哼之後，尤惜春拉開了嗓門。

「好哇，原來你一直在監視咱們，這豈不是欺人過甚！再說，荒山野嶺本是無主之物，你憑甚麼不許咱們去五雲嶂？」

她的確在煽風點火，但也不是毫無理由，唐錦屏雖是不滿意她擅自插嘴，却也不便予以嚴厲斥責。

「尤姑娘，少說兩句。」

「娘，不是媳婦多嘴，是他們不講理，咱們怎能屈服！而且咱們不去五雲嶂，豈不失信於黃山掌門。」

唐錦屏是小聲叫她少說兩句，她却拉開嗓門大聲回答，用意很簡單，無非表明她是少夫人的身份罷了。

少夫人的話是有份量的，對方就不能等閒視之。

在一陣震天狂笑之後，一名鬚髮斑白，身材高大的紅袍老者由叢林之中走出，他身後陸續出現百多名男女，向張一刀等緩緩迫來。

紅袍老者身後的男女分作綠白黑三隊，綠隊是五十名少女，綠衣綠裙，綺年玉貌，是一枝美麗動人的隊伍。

黑白兩隊的人數也是各有五十名，這兩隊最大不同之處是年齡上的差異，白隊全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黑隊則年齡不等，但最小的也在三十以上。

這般人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的兵刄全是兩隻金環劍。

瞧到這等陣仗，張一刀的神情顯得沉重起來，因爲金環門的武功別走蹊徑，在武林之中獨樹一幟，當代各大門派都敬而遠之，沒有人敢於招惹他們。

好在金環門下很少行走江湖，在武林之中並未造成任何恩怨。

各大門派都不願招惹的門派，張一刀却跟他們結過樑子，當年喬夢熊率衆尋仇，金環五鐵衞就是傷在他的刀鋒之下。

現在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黃山之事還未擺平，又遇到這麼一個强敵，他的心情自然要感到沉重了。

不管怎樣，在這等形勢之下只好先拿拿言語再說，於是雙拳一抱，向老袍老者舉手爲禮道：「閣下原來是金環門的高人，張一刀失敬得很。」

紅袍老者道：「不敢當，在下于紀，是金環門的護法，咱們無須客套，張大俠划下道來吧。」

張一刀道：「于大俠，咱們當眞要兵戎相見麼？」

于紀道：「不動手可以，你們必須立即退出百里之外。」

張一刀道：「于大俠這是强人所難了，咱們與黃山相約，退出百里豈不失信於人？」

于紀冷冷道：「這是你張大俠的事，在下不便過問。」

二妞忍不住哼了一聲道：「你這是不講理了，咱們偏不退走，你又能怎樣？」

于紀面色一沉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張一刀道：「這樣吧，于大俠，咱們不再前進，就在此地等待可好？」

于紀道：「不行，你們如若不肯退出百里，咱們就以犯山的敵人對待。」

唐錦屏道：「于大俠，你適才說，咱們只要不到五雲嶂你們就不出面干涉。」

于紀道：「那是適才，現在咱們已經出面就必須干涉到底。」

公孫宇怒叱道：「很好，你們一起上吧。」

雙方話已說僵，除了訴諸武力已別無選擇，于紀退後幾步，伸手向白衣隊一招，只見人影流轉，白衣翻飛，刹那之間，這五十名白衣少年已經佈成了一個金環大陣。

瑯琊掌門飄雲道長道：「施主，這一場讓給貧道如何？」

瑯琊門下連飄雲掌門在內，一共來了三十八人，是他們這一行之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單元，雖然比不過金環門的白衣隊多，仍然是一枝最佳的人選。

張一刀同意了飄雲掌門的請戰，却作了兩點機宜上的提示。

「前輩，金環門兵刃詭異，武功別樹一幟，咱們在接戰之初宜採守式，待觀察有得才能轉守為攻。」

「不錯，貧道也有同感。」

「還有，咱們跟金環門素無恩怨，如非迫不得已，請不要作死生之搏。」

「施主放心，出家人並不嗜殺。」

「好，前輩請。」

於是，飄雲掌門與玄機道長，率領三十六名門下，一起投進了門場。

這般瑯琊門下，每一個都已獲得武當嫡派的道家眞傳，他們以三十六人結成一座天罡劍陣，飄雲師徒則居中指揮，形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堅強堡壘，白衣隊雖然在人數上佔了優勢，但屢攻屢挫，竟將他們無可奈何。

于紀瞧得大為震驚，一不做二不休，再度舉手一揮，綠衣隊也撲了上來。

公孫宇道：「公子，這回該老朽了，二郎，咱們上。」

不待張一刀回答，公孫父子已率領二十名武士迎了上去。

這般孤烟門下，與瑯琊師徒是採用相反的戰法，他們以獨步武林的輕功，迴旋飄盪，奔逐於門場之中，一上來就掌握了主動，金環門這隻美麗的隊伍，竟然動輒得咎，處處受制，如非孤烟門下不顧傷人，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在于紀來說，這又是一個意外，他幾乎連脖子也僵硬起來。

他自然還有一個黑隊，用來對付張一刀夫婦及大妞二妞，必然不會再出甚麼差錯。

但張一刀名震武林，天下任何一個高手，也不敢說能夠接下他那破山一刀，黑隊縱使能夠收拾張一刀，必然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他不是金環門的主人，這個代價他付不起，也不敢付，因而他雖是滿面怒火，却遲疑着不敢向黑隊下達攻擊的命令。

這回他總算做對了，因為山脊之上又出現了一股不速之客。

來人共有四十多個，領頭的是一名高大威猛的黑袍老者。

于紀迎着來人冷冷道：「請你們退回去，此處是私人禁地，不容外人涉足。」

黑袍老者哼了一聲道：「涉足私人禁地的，不只是老夫吧？」

于紀道：「他們不聽勸告，必然會受到處罰，閣下再不退走，本座也就不客氣了。」

黑袍老者向門場瞥了一眼道：「你們是金環門？」

于紀道：「不錯。」

黑袍老者道：「你知道老夫是誰？」

于紀道：「本座沒有知道的必要。」

黑袍老者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閣下連黃山掌門都不認識，金環門原來只是一些井底之蛙。」

于紀勃然大怒道：「你竟敢侮辱本門，給我殺！」

殺，是羣毆，五十名黑衣大漢一起衝了上來。

這是第三個戰場，這個戰場却與前兩個截然不同。

這般黑衣大漢是金環門的精華，如果放之江湖，每一個都當得是武林高手。

黃山派只有四十三人，但這四十三人全是該派的精英，尤以雙英四傑，以及伍震山親手調教的五名弟子最為突出。

雙方一經接觸，立即喊殺連天，搏殺的兇狠不是前面兩個戰場所能比擬的。

如果讓他們繼續惡門下去，雙方必然兩敗俱傷，精英盡失，後果的嚴重就不必說了。

此時一股龍吟之聲，忽然遙遙傳入搏門者的耳鼓，同時傳來一股清音道：「住手……」

這「住手」二字是以絕頂內功傳來，場中惡門方酣的兩百餘人，每一個都聽得明明白白。

當代武林具有此等功力的極為少見，在場羣雄之中也只有張一刀才有此等高深的造詣。

此時全場的搏殺停止了，兩百多對目光一起向發聲之處瞧去。

來人一身宮裝，雲髻高挽，是一個雍容華貴的中年婦人，她身後跟着十餘名男女，正以急若飈風的速度，向門場狂馳而來。

宮裝婦人的出現，為金環門下帶來無比的興奮，他們全體肅立，表現出一片虔敬之色。

原來宮裝婦人五雲宮主正是金環門的主人。

其實高興的不只是金環門下，張一刀夫婦更興奮得迎了上去。

莫非他們夫婦與這位神秘的五雲宮主原是素識？

不，那是因為五雲宮主的身後跟着一個長像敦厚的藍衫少年，他是唐錦屏的兒子，張一刀的愛徒。

匡棨元自然也瞧到張一刀夫婦了，他自然也歡呼着奔了上去。

「娘……師父……」

他悲泣着跪了下去，呼了一聲就已語音咽哽了。

「起來，孩子，你是怎麼來的？」

「孩兒是金環公主帶着由秘道進入五雲宮的，娘，你們不要門了，咱們已被強敵包圍，快聽五雲宮主的安排吧。」

五雲宮主母女也走了過來，雙拳一抱，向場中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匡公子沒有說錯，咱們的確已被強敵包圍……」

黃山掌門伍震山哼了一聲道：「我不信，多半是你們危言聳聽。」

五雲宮主微微一笑道：「伍掌門如是不信，可以派人到山後瞧瞧。」

伍震山道：「縱然當眞有人包圍，那也與本派無關，張一刀縱徒行兇，老夫必須討回公道。」

張一刀道：「劣徒傷人之事，是非自有公斷，但在下不解，天下如此之大，伍掌門為甚麼邀約在下來此地了斷？」

伍震山道：「你說甚麼？到重岡險了斷過節是你來信指定的。」

張一刀哼了一聲，回頭尋找送信人尤惜春，那裏還有她的踪影，好在他還留着伍震山的來函，遂由懷中取出，道：「掌門人請瞧。」

伍震山接過一瞧，不由面色一變道：「看來咱們是中了賊人的圈套了，巡山四傑快帶人出去瞧瞧。」

巡山四傑是黃山的後起之秀，他們帶了十名高手向前山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他們回來了，十四人一個不少，還有三人身帶創傷，不必詢問，就知道他們已經受到攔截。

伍震山仍不死心的詢問道：「你們沒有說咱們是黃山的？」

巡山四傑道：「說了，他們還是不許咱們過去。」

五雲宮主面色一整道：「伍掌門，賊人是想將咱們幾個門派一起消滅，貴派是願意跟咱們合作？還是各行其是？」

伍震山一嘆道：「咱們風雨同舟，怎能各行其是？該怎麼做宮主儘管吩咐。」

五雲宮主道：「賊人是想等待咱們門得兩敗俱傷，他才來個漁翁得利，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他們鬼祟的行動，被小女暗中瞧得明明白白，不過此地不宜作戰，咱們先退回五雲宮再作後計。」

伍震山道：「縱使集合天下武林，咱們的實力也足可一戰，退回五雲宮豈不多此一舉！」

五雲宮主道：「賊人携有十二桿火槍，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除了藉堅固的城堡掩護，咱們別無選擇。」

伍震山愕然道：「好賊子，果然想將咱們一網打盡。」

意見獲得統一，立即開始撤退，他們的行動十分神速，使賊人的判斷又犯了一次錯誤。

× × ×

五雲宮後依絕壁，左右及前院均以堅石築成圍牆，每隔八尺就有一個可容四人的碉堡，堡中配有連珠強弩，在防守上當得嚴密二字。

宮裏房屋頗多，宮後連接的山壁還鑿有不少可以居住的石室，雖然驟然來了不少客人，倒不會發生甚麼困擾。

使人困擾的不是沒有，張一刀夫婦就處於窘迫的境地。

帶給他們困擾的是匡棨元，因為他提及生母再嫁，以及兩代血仇的問題。

「娘，孩兒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緊，有話你儘管說。」

唐錦屏知道匡棨元要說甚麼，她却不能禁止兒子不說。

「娘，妳為甚麼要嫁給師父？」

「孩子，娘先問你，娘茹苦含辛的將你扶養成人，對不對得起匡家？」

「對得起。」

「好，娘再問你，你已經成人，娘却還年輕，你說娘應不應該改嫁？」

「應該，孩兒之意……」

「娘知道你的意思，難道你也相信你師父是你的兩代仇人？」

「孩兒不信，可是有人這麼說。」

「我知道誰說的，是喬夢熊，但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你為甚麼不懷疑喬夢熊就是兇手？」

「這個……」

「孩子，娘對這件事作過調查，也仔細想過，雖然還不能證明兇手就是喬夢熊，至少可以證明絕對與你師父無關。」

「娘這麼說是根據甚麼？」

「第一，當你祖父被害之時，你師父已在百里之外，他縱然會飛，也不可能離開得如此之快，第二，你爹遇害之時，你師父正心灰意冷的坐在石棺之內，如非你激發他求生之機，他早已離開人世了，你說他會害你的父親麼？」

「娘說的對，孩兒原是不信的。」

「還有一點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

「那一點？」

「你祖父遇害是喬夢熊發現的，你爹遇害，發現的也是他，娘不相信竟有這麼巧法。」

「啊，娘，莫非喬師伯他……」

「咱們沒有證據，不能硬指他是兇手，但由各種跡象顯示，他具有十分重大的嫌疑。」

「為什麼呢？娘，咱們匡家跟他無怨無仇，而且還有一點同門之誼。」

「娘也說不出原因，待此間事了之後，咱們母子就算踏遍天涯，也要找到喬夢熊弄個明白。」

「是，娘。」

匡棨元是一個敦厚孝順的好青年，他們母子這一說開，可以說陰霾盡除，心情也就開朗起來了。

他向四週瞥了一眼，問道：「娘，師父呢？」

唐錦屏道：「五雲宮去找你師父及公孫城主，飄雲掌門，伍掌門等商討禦敵之計，八成也該回來了。」

張一刀果然回來了，但神色之上顯得一片嚴肅。

唐錦屏一怔道：「怎麼啦？大哥，莫非有什麼不對？」

張一刀道：「沒有甚麼，只是咱們今晚就要出動，武林未來的安危在此一舉，所以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唐錦屏道：「是咱們出擊？」

張一刀道：「是的，咱們要出其不意，給賊人一個澈底的毀滅。」

唐錦屏道：「好辦法，只是太匆促了一點。」

張一刀道：「妳是說……」

唐錦屏道：「你們對賊人瞭解了多少？如果盲目出擊，可能會犯下錯誤。」

張一刀道：「咱們瞭解的不多，不過，只要計劃進行順利，成功的機會依然很大。」

唐錦屏道：「哦，說說看。」

張一刀道：「賊人共約兩百名左右，由他們敏捷行動推斷，身手全都不俗。」

唐錦屏道：「就只這個？」

張一刀道：「當然還有，他們以十二桿火槍封鎖咱們的一切出路，看情形好像是想困死咱們。」

唐錦屏問道：「賊人已經包圍了五雲宮？」

張一刀道：「不錯，除了後面的絕壁，只怕連一隻螞蟻也逃不出去。」

唐錦屏道：「他們是那條道上的？」

張一刀道：「不知道，這般人一律戴着面罩，行跡顯得十分神秘。」

唐錦屏道：「咱們的計劃呢？」

張一刀道：「咱們派孤烟門去偷他們的火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唐錦屏道：「這樣太冒險了，只怕會驚動他們。」

張一刀道：「不會，五雲宮另有秘道可以外出，孤烟門戴上面罩，由賊人的後方混進去偷，雖然有點冒險，却是惟一的可行之策。」

唐錦屏道：「咱們呢？」

張一刀道：「瞧到旗花信號立即出宮殺賊，咱們在宮裏等着。」

匡桀元道：「師父，弟子想跟孤烟門去搶火槍。」

張一刀道：「孤烟門輕功絕世，身法的快捷，沒有一個門派能够跟得上他們，你去了，反是一個累贅，還是在此地等着吧。」

× × ×

五雲宮作了一個大胆的決策，但這個決策却極爲成功。

一枚旗花冲霄而起，在天空閃出耀眼的光芒。

十二桿火槍也同時發出怒吼，無情的火焰由槍口吐了出來。

變生腋肘，有如禍從天降，只不過在刹那之間，賊人已然血肉橫飛，屍橫遍地了。

此時宮門大開，張一刀一馬當先，領着羣雄向殘敵作無情的搏殺。

敗軍之將不堪言勇，賊人的意志巳經徹底崩潰，自然談不上甚麼抵抗了。

不足半個時辰，搏鬬就巳結束，除了死傷之外，生擒活捉的竟有百二十六名之多。

這是一場輝煌的勝利，却也爲張一刀帶來無比的震駭。

因爲這般俘虜之中竟有兩個名門正派，他們不只是譽滿江湖，而且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黃山掌門伍震山也爲這項發現驚訝不已，終於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武當少林是維繫正義的兩大支柱，如今支柱竟然斷折，莫非武林巳到末日？」

張一刀道：「依在下猜忖，其中必然隱藏着一樁可怕的陰謀，爲了武林今後的安危，咱們必須將它發掘出來。」

伍震山道：「對，咱們立刻就問個清楚。」

凡音是當代少林寺的知客，他與張一刀原是素識，參與這次行動的少林弟子就是由他率領的。

張一刀雙拳一抱，說道：「久違了，大師。」

凡音雙目一闔，說道：「你想知道甚麼？」

張一刀道：「少林立派數百年，淸譽滿天下，大師如此爲虎作倀，豈不要使少林萬刧不復！」

凡音喧聲佛號道：「貧僧自然知道它的後果，但是情非得巳，不得不聽人的擺佈。」

張一刀道：「此話怎麼說？」

凡音道：「敝寺早巳被人佔據，敝掌門也巳落入別人的手中……」

張一刀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貴寺被何人佔據？」

凡音道：「大羽幫。」

張一刀道：「就是擅使殘荷劍法的那般賊人？」

凡音道：「是的，而且殘荷劍法也是敝寺的武功，歷代祖師因爲它出招狠毒，有失我佛慈悲爲懷的宗旨，因而敝寺弟子從不學習。」

張一刀一嘆道：「貴寺不願學習，就該將它毀去，如今流傳江湖，豈不有違貴派祖師的初意！」

凡音無法作答，只得低低的喧了一聲佛號。

五雲宮主道：「大羽幫的掌門又是誰呢？」

凡音道：「他是敝寺的俗家再傳弟子，與張施主頗有淵源。」

張一刀驚奇地道：「哦，他是那位高人？」

凡音道：「喬夢熊。」

張一刀不禁愕然說道：「會是他，人呢？」

凡音道：「他被火槍擊中腹部，巳然身負重傷，此時只怕巳蒙我佛慈悲，轉生輪迴去了。」

唐錦屏急道：「大哥，快走，咱們去找他。」

張一刀道：「別忙，妹子，適才我查看過受傷的，並沒有發現喬夢熊。」

凡音道：「施主只要揭下他的人皮面具，他就會眞象畢露了。」

唐錦屏道：「大師，他那人皮面具之上有甚麼容易辨認的特徵麼？」

凡音道：「有，眉目清秀，印堂之上點有一顆朱砂紅痣……」

不待凡音說完，張一刀巳一把拉着唐錦屏的手腕，再向匡桀元喝了一聲「走！」，就像風一般的向門外捲去。

唐錦屏一面跟着他跑，一面詢問道：「大哥，你知道姓喬的在那裏？」

張一刀說道：「知道，但願他還沒有死。」

他們在院門不遠之處，果然找到一個印堂之上有一顆朱砂紅痣的傷者，而且他還活着。

這就要感謝五雲宮主的仁慈了，她命令屬下不分敵我，只要是傷者都得救予以治。

唐錦屏向此人打量一眼，回頭對匡桀元道：「元兒，摘下他的面具。」

匡桀元摘下此人的面具，他果然就是喬夢熊。

巨奸大惡果然異於常人，此時此地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弟妹，估不到咱們會在此等情形之下重逢，老天爺實在太不公平。」

「我倒認爲公平得很，一個作惡多端的人，不應該有這樣的下場？」

「這個……咳，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一將成名萬骨枯，世間總有一些人是會遭逢不幸的。」

「咱們匡氏兩代就是那些不幸的犧牲者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你爲甚麼要選上他們？」

「這個……」

「不要否認，喬夢熊，咱們並不是傻子。」

「唉……」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喬夢熊自知難逃一死，說了希望圖個痛快。

在一聲嘆息之後，他終於將這段多年的懸案坦然的說了出來。

「是匡師叔對不起我，我是迫於無奈的。」

唐錦屏道：「這話怎麼說？」

喬夢熊道：「他原巳答允我向張一刀討回公道，後來他又要先告訴我師父再說，所以……」

唐錦屏道：「所以你就暗下毒手，將兇案栽到我大哥的頭上？」

喬夢熊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只是保護自己，這可怪我不得。」

唐錦屏匡桀元母子全都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刀砍掉他的腦袋，但以眞象還未完全明朗，只得忍耐下去。

匡桀元說道：「那你爲甚麼又害死我爹？」

喬夢熊道：「這你也不能怪我，因爲你爹對我巳經起了疑心。」

長長一吁，接道：「我暗中收容一批高手，成立了大羽幫，並巳控制少林，聯合武當，眼看天下武林盡入我的掌握，怎能容許他予以破壞？」

匡桀元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將他抓起，用繩索綁在一根長柱之上，掌中長刀一揮，先給他開腸破肚，待一陣凌遲碎剮之後，才斬下他的首級。

匡家的兩代血仇終於獲得報復，但匡桀元却巳聲嘶力竭，最後竟然悲痛得暈了過來。

待匡氏恩仇結束之後，張一刀也對全局作了完善的處理。

他放回凡音大師，却語重心長的道：「大羽幫巳被翦除，貴寺自然可以恢復自由了，但願貴寺能多積善功，造福武林，才不辜負佛祖慈悲爲懷的宗旨。」

凡音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加惠佛門，貧僧敢不敬遵指示，今後施主如有差遣，少林弟子當全力以赴，施主請多珍重，貧僧告辭。」

張一刀道：「大師好走。」

送走了少林門下之後，張一刀再向飄雲掌門抱拳一禮，說道：「多承前輩拔刀相助，張一刀代表武林同道向前輩聊表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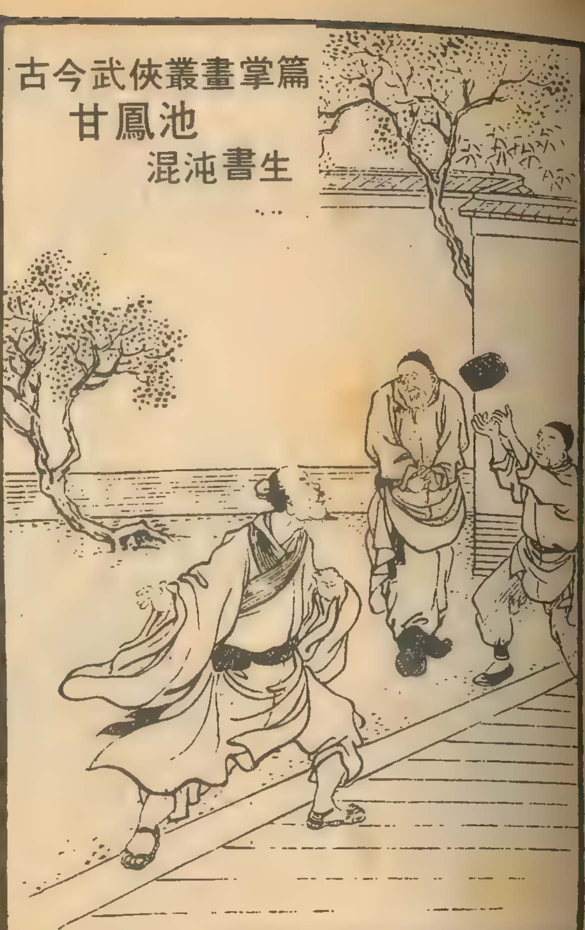
飄雲掌門道：「施主好說，其實受惠的還是武當一派，大恩不言謝，貧道告辭了。」

武當掌門神鶴道長，以及他率領的親信門徒，在適才一場血戰中幾乎全部被殲，飄雲掌門自然要重回武當，再振當年的雄風了。

少林武當兩派走了，張一刀與黃山也巳握手言歡。

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匡桀元與金環公主的婚事了，好在惜春巳經死在混戰之中，不會橫生枝節，伍震山、公孫宇作了現成的媒人，五雲宮中立即洋溢一片喜氣。

（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甘鳳池

混沌書生

金陵甘鳳池爲清初八俠之一，名馳南北，婦孺咸知，晚年，僦居吳門作隱老焉，時有鐵冠道人者，善拳術，名次甘下，恨刺骨，思有以中傷之，則可稱豪於時，乃巧飾丐狀行乞吳市，挨戶勒索，不與者則以鐵冠置櫃上，人莫能拒，在道人之意，蓋欲激甘之出，而角鬥也，先是燕中有少年，亦工柔術，慕甘名，遠道至吳，苦於無由得見，一日遇道人恃勇强索，少年心得一計，亟趨至甘常蒞之某茶居，揚聲曰，人謂甘鳳池，名噪天下，以余觀之，直碌碌之輩耳，時甘適在座，鬡然曰，誰謂老夫無能哉，少年知爲甘，亟改容道歉曰，鄙人有眼不識泰山，唐突老丈，乞曲恕之第老丈既負盛名，何以里有大患，不思除之，甘詰何患，少年以鐵冠道人事告甘，曰老夫耄矣，但彼既如此不法，容當有以儆之，少年曰，彼有鐵冠，頗不易與，況值中年，血氣方旺，老丈未必能勝，余當謹竭綿力，以助然夙耳，老丈負奇技，乞示一觀可乎，甘運鐵布衫功，少年嘆服，甘詰少年曰，若既謂能助余，必有所擅，亦望示我一觀，少年乃效之，甘贊爲後進之秀，於是二人扮爲師徒，往尋道人，至某舖，道人方以鐵冠置櫃上，索十金，甘至以指彈之，應手而墮，道人接而擲鳳池，少年大聲曰，有弟子在，以掌抵冠，甘即用手一揮，道人立仆，視之巳氣絕矣。

風塵俠隱記之三

鐵翅·文
盧令·圖

太皓·雙陽·鐵行者

不再自尋死

雙陽令主

鐵行者荊天生，得罪了無形姥母，而為其手下在皋蘭山麓的判官鎮上，設伏相待！鬧得他幾乎送命。最後，雖仗其本身之功力精純，又得神駒之相助，脫出重圍。但是，江湖人士會明白，這鎖陽玄靈散之可怖，因此，即使荊天生天賦異稟，又有震古爍今的乾靈神功，不過，無論如何，元氣大傷是免不了……

乾靈神訣為江湖上三大神功之一，也不知有多少人覬覦這部秘訣——

荊天生又是個孤傲耿介的人物。說句不好聽的說話，此人屬於面目可憎之一類。可是，他却曾有極大之聲譽，尤其是在民間，他是個被公認為眞正的大俠！

不錯，他是個眞正的大俠。所以，他是讓不少江湖人暗中的盯了個實。他們誰也不服他，可又不得不恭維他，其實，誰也有心，如果有機會，得要他的好看。

荊天生可說是在江湖上遍地皆敵。

荊天生却又可說是個遍地皆友——在民間……尤其是窮人中。

當荊天生受毒所襲之事傳出後，有多少人向皋蘭山區進發。他們爭先恐後，誰也希望乘虛而入，殺人奪寶。

在三月中，又來了個女子，這女子生得極美，可惜神色憔悴……更且帶有三分病態……

保護貧窮人

這兒是個邊僻的小鎮！這位小姐她是下了店！一個極簡陋的小店……

雖說是單間，顯得冷落，蕭條。一座土炕，有些火，總算顯示些熱氣，不過，唉，說來道去，與這位打扮富泰的小姐，依然不配……有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送來了茶，其實，說來可憐，是棗樹葉而已！不過，大孩子却顯得十分殷勤，代她洗了盃子，又斟了一盅……

少女是笑了笑，她微微搖了搖頭，表示了她，並不想喝茶。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慘叫，叫聲極苦，不過，聽聲辨音，人在店中，而聲音依稀為牆壁所間那樣……

大孩子聽了那慘叫聲，面色突變，扭轉身，向門外跑去。邊跑邊嘀咕道：「吵什麼？自作孽，該死的胚子……」

大孩子走啊走的，過天井，折過一個園院，哼，來到個不遮風，又漏雨的破屋子前，還有門呢。他推門而進。唉！一間看來柴房不是柴房，灶房不是灶房的破屋子。東歪西倒的橫樑，土壁。在較完整的一角，有一堆乾柴，上面坐了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髮如飛蓬而鬢如刺蝟，一雙豆大的眼睛，却骨溜溜的，散發着駭人的光芒……天氣不算熱，他的額頭見汗，並且汗珠似豆大。可就不知他在攪什麼鬼……

「老傢伙，你就別再小嚷鬼叫成不成……」大孩子看來對這老人的印象極不佳……一見面就是訓斥……

「唉，小傢伙，我！我可是對你不壞……為什麼？……」

「我早已和你說過，你是他老人家的對頭，你就別打算我與你和解……一輩子，十輩子，我也不會和你好說話！還有，以後，你就別再運什麼功，作什麼夢，我聽那位大姊說，你啊，中了乾靈炁，一輩子也別想復原……」

「你是誰？」

大孩子突然為這一句問話震住了，他看見那個小姐在房中。他有些後悔……他正想有所阻止！而這小姐已到了老人的面前。

「是會家……」老人看了姑娘一眼，冷冷一笑道：「得報個萬兒來……看看，咱們能不能有個交易！」

「是我問你，你是誰？」姑娘的說話也挺冷！

大孩子却在中間打了岔：「小姐，我請你離開此地，你，是個好人，我知道，可是，你可不會明白，這隻惡鬼的厲害，別看他現在好如隻煨灶貓，其實，他可當眞是個吃人不吐骨的魔王……走吧，姑娘……小姐，大姊！」

大孩子可有些語無倫次了。

「你信不信？」老人在問姑娘！

「信這孩子的說話？我又有什麼該不信的？」

「好！那麼，你是自命俠義道中之人了？」

「我——」姑娘突然面色變得萬分惘然，更兼有些落寞之感——幽幽的，她接着吐了一句：「我配嗎？」

然後是一聲長嘆……大孩子不禁為這聲長嘆，緊抱住雙肩，他突的感到冷。而這冷……分明被這一聲嘆息而引起的。

姑娘又看了老人家一眼道：「你為鐵行者所傷？」

「桀桀桀……」老人仰天長笑。可是，誰也說不上來，老人對這一句話，有着些什麼可笑之點。老人笑了半晌，然後，看了一眼姑娘，恨聲道：「不關荊天生之事，是血羅剎，是她們賣友……她們賣了我，賣了我，你可明白，她們將我逼近荊天生……哼哼，到現在，我依然佩服這個狗娘養的，眞有種……中了毒！那普天下，一等一的毒，他依然有這等勁力……可見他功力之純，實在的——當得起一句：震古爍今，我雖說中了他的乾靈炁……但是，我佩服他——我放他走，我故意的阻住了這些惡魔……」

姑娘不禁有一陣抖戰——

可是，老人却喃喃說着這一場打……

一騎馬飛來……馬是良駒，而人，只不過是個平凡而普通的人！一身粗布衣服，突然，他是為前面一堆東西止了馬……

人，雖說是普通，但是，從其下馬之姿態、步法來看，分明是個具有不凡身手的高人。他走到那堆東西——原來是人——前，他萬分關心的扶起了這個人……可是，他看到這個鄉農，眼中有淚，突然，鄉農大叫：「恩公，快走。快走。他們要逼我害你，暗算你！你看……我不允。他們會殺死我全家。還說，一定會找兩人再害你……我來，對，我甘心來，我來向你報訊！走……他們……」

「好個該殺的豬狗……殺……」

風聲中傳來了說話，還有慘叫聲……

「讓他們殺，讓他們殺，恩公……」

大漢是傷心到了極點，他眼中有淚，他看着這個可尊敬的鄉農……

他拖起了鄉農，想走……可是，鄉農已慢慢的垂下了頭……突然，他發現了鄉農心口的刀……

鄉農的面上，帶着笑……分明，他是滿意自己的死……他為自己的恩公，親人，犧牲了自己，還有家人，他認為是值得的……

大漢肅穆的抱着尸身：「阿龍哥……你……為什麼這樣傻！」語聲哽咽，淚水流下了面龐，流到了阿龍的胸前，淚與血混在一起……

前面，有着一柄槍，槍尖插在一個婦人胸口，槍上有面白旗，有幾個紅字，是血寫的：「有種，判官鎮見！」

婦人身邊有兩具尸體，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一個年才四歲的孩童……

大漢淚眼模糊，而依稀的看見這一家人！

老太太是多麼的喜愛着自己。當老人家發覺自己從小就死了父母時，她老人的淚，一串一串的掛下來，一口一聲可憐的孩子……

但是，現在，死了，一無掙扎，並且，有些死得萬分從容之感……

龍嫂子是靦覥的，但是，當自己出現在她們的家中時，一定有碗鷄子湯，而只鷄子，雖然無言的，送到了他手中，她像個大姊姊那樣，看着自己，眼神是懇求，又似命令那樣，命令自己喝下去……

現在，還有誰！還有這麼好的鷄子湯沒有……她現在一手還抓緊了毛毛……

大漢突的一聲怒嘯……只後，還有誰親切地叫叔叔……親叔叔……荊字走了音……變成了「親」……

在黃昏時分，他算是挖了個大土坑，他將阿龍哥全家埋妥……現在，他沒有眼淚，他指頭向天，他喃喃自言：「你們一定在天上！一定得在天上……」

馬嘶聲中，他走進了判官鎮……

一座酒樓，掛着一幅白布，有鮮血寫的字：請來一敍……

他冷笑了一聲，下了馬，信手的在橫木上，將韁繩轉了幾轉，沉着地，走進了酒樓……

一個小二，誠樸的笑容，斟上一盃酒……他對低下人是親切的，他飲了酒，他飲酒是動了殺意……因為，他必須代阿龍哥全家報仇，飲酒所以示志……

他上了樓……他發覺有着不少人。當先的一個，是個極醜的女子，她看了大漢一眼，一揚手，那面寫有血字的白布已向他飛來……

他是心一動，乾靈炁潛運，而伸手接布……只見那血字在動……

奇怪，這是什麼道理，然後，反看了後面，四個血色大字：「鎖陽玄靈！」

血腥刺鼻，而腹中一暖……這盃酒，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向外嘔……一盃酒令他醉了？不，是毒性發作……

酒是常酒，可就不能與這血腥相和——大漢是一心報仇，但是，他並不自恃，

更不莽撞，那想到，來人的毒是深悉你的功力與爲人。他們是一再的提起這血，令其爲血所誘……而血中之毒與酒相合……好，這一次算是將這位素來謹愼的小輩英俠困住了。

大漢正是荊天生，他想不到是這種毒——他發覺中毒，胸口宛如有着塊冰，在侵襲他的四肢百脈……

一支銀槍當面殺到，他是猛吸一口氣，乾靈炁是硬生生的裹住了這一股寒氣——就是這鎖陽玄靈散的毒氣。好個荊天生，一見銀槍，眼前依稀看見了龍嫂的胸口的槍，依是一揚手，準確，着實……一握槍桿，而立即一個黃龍翻身，就聞得幾聲慘叫，而叭的一聲，一條人影已爲其一掌擊中，而直摔出樓……

荊天生是得理不讓人，銀槍爲其一壓兩段，而半支銀槍在其無比而又全力的劈打下，揮手抖出——血向其身側濺來。他是不再理會這些，一聲厲吼中，陰陽十三掌展開，來復無終的陰陽勁力，立即將當地圈成一個禁圈！而軋軋聲中，叭叭連響，四條人影，帶起四聲極凄厲的號叫，摔翻在地，再也不會起來了。

可是，荊天生他即使威如巨靈，狠似煞神，到底，他已中了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劇毒。實在，他稟賦過人，更且是功力深厚，更加上他是恨極了這批惡徒，這一股精神支持他，屢使神功，而毀了不少江湖豪客，可惜，他到底是人，並不是神，鬼，修羅，煉就了金剛不壞之身。即使，憑仗蓋世神功，加壓束住這股陰毒之氣，時間一長，這陰毒非但能脫困而出，並且比一般人中毒的跡象，更爲兇險十倍……

荊天生是十分明白，自己這一仗，比在袁家堡中一戰更爲可怖！

因爲，袁家堡一戰，他並未爲人深悉。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之前輩人士，更是有着一層輕視之意，這就令他縱橫自如，而一戰成名。

如今，可就不同了，誰也知道自己是個扎手的貨，也因此，步步爲營，處處設阱。一中陰毒，分明是對他有了個說明，除非你即刻到地，否則，他們也勢必會把他當作了活老虎來打——

而現在，他果然步入了危險。他不禁產生了一種自傷之感。唉，爲什麼？死！人又有誰能免得了一死！我死在前，他們，又有誰能不死了……

精神微疏，這股陰毒立即有破圍而出之勢……

突然，他眼前出現了阿龍的娘！那慈祥親切的笑！

還有，龍嫂胸口的血槍！

毛毛……

一張又一張的面孔，在他眼前出現，但是，每一個眼神是冷、冷得可怕……

阿龍哥在叫……我寧可死……我決不害你……

爲什麼……爲什麼？

他們要他活下去！爲民除害！而這些惡徒，是禽獸，是罔顧天理的魔鬼……

荊生天是一聲長笑，他那素不出手的，以退爲進，那後天的萬玄法訣展開……

一道金虹，一朶墨雲向荊天生上下捲到！

是太皓戈與乾坤一絕的雙陽令……

這是威震天下的奇門七絕兵刄中的首尾雙靈！今日，在對付那個受了劇毒的荊生天……

遠處傳來一聲馬嘶，而荊天生在一聲長嘯中，聞得兩聲驚叫，而一條灰影，已躍下了酒樓……

乾靈神威

雙陽令主人，威震江湖卅年的蒯漁父本來已爲荊天的生的武功所鎮，蒯漁父不得不暗中佩服，這小子果然厲害，而自己，又何必淌這混水？六十開外的人，此來不過是見識見識乾靈神功之高低，說實在，好勝之念是有，抱一挫荊天生之威風更盛，但是，他絕對不想混水摸魚，更不希望趁火打刦。

誰說是對了一招？蒯漁父是衷心佩服，因爲，他後到，他已發覺段雲雲已用了暗算，令荊天生中了劇毒，他本想一走了之，但是，他却發現一個面目姣俏的婦人，有意無意的阻在他身後，而自己左右，又有兩個比那婦人更年輕的少女，三柄形如丫叉的，烏黑無光的兵刄，在向荊天生遞招，……可是，自己却爲荊天生的神掌掌風的所困所束！

三女子是羅刹門下之士。

自己展開了日月五行身法，而三個女的却在他的下邊，曼聲說話：「多謝前輩，果然好功力。」

蒯漁父是莫明其妙的，取出了雙陽令，在他的意思是，既然這三個羅刹，有托庇自己的掩護之下，再看那荊天生，雖說身中劇毒，但是，這殺法厲害，這功力驚人，更可怖的是：他那陰陽交替的兩儀神炁，實在令在塲人，難有幾個人脫得了身，又看見段雲雲，太皓戈出手，他是當仁不讓的，而柄前古神兵：陰陽令已拚全力直打荊天生的中門，與太皓戈來個犄角相應……

那想到面前突有一股極詭異之旋轉力，……荊天生是雙目精光四射，宛如巨靈般的，捲起了萬里罡風狂飈，將雙陽令一絞一翻，如果不是蒯漁父功力精湛神力，驚人的話，怕不爲這股神力絞脫了兵刄。

可是，段雲雲却已受了重傷，當荊生飛身躍樓之時，他是明明看到了段雲雲的咀角有血……

又是一股無形勁力，將蒯漁父牽引了過去，原來，那三個羅刹，不知怎樣一來，遽使荊天生迴掌發招，而一股乾靈天元引力抖出，三女身形一圈一轉，好，蒯漁父立即變成了首當其衝……

蒯漁父到底是老江湖，他立即發現，這三女是有意的賣招賺招，而逼自己往荊天生的死圈中闖……自己實在也不明白，那會在荊天生面前，變得如此的沒用，一招落敗，不去說他，還落得如此狠狽。

自己反正被逼而下，雙陽令中的盤古開天訣，一招「劫破鴻濛」」，再變爲「立剖兩儀」，這一套輕易不使的前古神招挾了無比之勁風，更聞異聲似潮的，向垂斃的荊天生捲到……蒯漁父是抱必勝之雄心……

那想到眼前灰影一掠，一聲馬嘶，而

一股兜天抬地的勁風捲到，蒯漁父只覺得一股無形之束力，將其雙陽令狠狠束住！一凜之下，強運神功，以圖掙扎，苦也，面前突的一空，蒯漁父如斯人才，竟然也會陷入了以進爲退，又再以退爲進的大陰陽，乾靈絕滅圈中。

蒯漁父發覺不妙，還想來個背拱，以求突圍，可是，後邊有三股勁風，逼住了老人，蒯漁父心中明白，是那三個惡婦時，他是一聲長笑，雙令在其盤古開天神訣之指引下，雙令就如兩股蒼霞，跟隨了荊天生的乾靈勁，上下交舞，疾馳而出……

可是，他自己因雙令脫手，藩籬已撤，而乾炁立如大海怒潮般，向其壓到，就算他盤身背翻，以卸來勁，却也已是受傷不輕，更可悲的是，荊天生是情急拚命，這股狂飈般的壓力，竟然將蒯漁父的護身功炁壓破。

一聲聲慘叫中，一聲極洪烈的馬嘶，再聞得一片急驟的蹄聲，由近而遠，由遠而消失在遠處……

看清了地下有不少死尸，而雙陽令不知怎樣的，在他面前……靜靜的躺在地上，不過，沾滿了人血，蒯漁父是冷冷一笑，他還想拾回自己的雙令，對不起，一條白影，極快的，奪了雙令，一聲嬌笑聲中，走了……

蒯漁父看清了，尙幸自己最後脫手的雙令，助了荊天生奪圍而去，可也代自己擋了不少兇煞，至少，這一塲血戰，連段雲雲在內，誰也爲雙令所震，而元氣大傷，否則，自己恐怕陷於更可怖之境地中。

第二天，他發覺自己幾乎毀了功，他得覓地藏身，他却遇見了一個青衣少女，面容不算美，並且冷得可怕。她找到了老人，她詢問着酒樓之戰，她冷冷的一笑，將老人帶到了此地。

老人希望少女助其復功，事實上，蒯漁父是內力受挫，眞氣須由外面倒灌入內，有功力的人，就可助其完成倒灌之法，自己練，那麼，非但會備受折磨，並且，大有危險，一個不巧，走火入魔，甚至爲自己內火，燒成了個枯軀也說不定……

少女却對老人冷冷地說道：「如果不是我師門別有嚴訓，那麼，你早巳死在我手下，唉，我眞不明白，你們是人不是？你們有人心沒有，一個爲貧民奔走，不圖功，不圖利，自己吃的是粗糧乾饅頭，但是，他只求天下窮人，有口飯吃……難道，這也碍了你們的事，你們這批自命爲江湖英俠的，千方百計，想殺他，害他，人多欺人少，不去說他，用計，用陰謀……更逼窮人行刺……到後來，更用毒……你們到底是因什麼？你說，我憑什麼不恨死你們，你說，我憑什麼來解救你……」

少女的話，由蒯漁父一字不易的講了出來，姑娘在聽，她不自禁的流下了淚，她那帶有病態的臉上，越形蒼白，突然，她疾伸變指，好快的手法，也是好快的步法，還有……這身法之美，之輕，之靈，簡直到了駭人之地步，姑娘雖說帶有病態，可是，現在，宛如仙女凌空，又如雷電交馳……

而蒯漁父是面色大變，此女非但是會家，更是你不可多得之人才啊……」

「神脈訣！」

蒯漁父突的狂叫一聲，而身形暴長……疾伸右手，一把抓住了姑娘……

「回氣，吐納！聚精，葆元……」蒯漁父在一叠聲的說話，可是，姑娘突的一張口，一股血箭噴出，……人，已暈死了過去！

蒯漁父如此剛强，任性的人，可也爲亂了手脚，他明白，姑娘之武功，絕對不弱，可是，爲了助自己倒灌，更且打通爲乾靈炁所閉塞重穴，她是用上了最高深之六戊潛光，太陰眞炁……但是，姑娘有心病，姑娘有極大的困惱，就這令她因救人而大耗眞元，又何況神脈訣爲奇門一絕之驚世神功，越是高明深邃之神功，越是方寸不可有亂，姑娘是犯了一個錯失，帶病出手，且用全力，一個駕馭不轉，自受反尅……

蒯漁父當然大爲感激，更有着三分傷愁之痛……唉，面不相識，自己又有惡名在外，她爲什麼如此之用力……現在自己是可以安然無恙，姑娘却陷身於大費週章之地步，試問，自己又怎能安心——

六十開外的人，死，是份內事。

姑娘却花也似的人物，花一般的年華，她那該死……

老人是拚全力，一股又一股的少陽透穴神勁，打透了姑娘的心脉……姑娘是止了血，姑娘是睜了眼，姑娘突然看到了一張清癯平凡、但是輪廓分明的面容……

「荊大哥……」姑娘揚聲叫，而這三個字，傳達了姑娘的心聲，是多麼的愛戀，多麼的渴慕，還有多少的辛酸、苦惱，而眼中的清淚，更表示了她的可憐。

「姑娘！姑娘！」蒯漁父在開口，這一叫，驚醒了姑娘，淚眼糢糊，變成了淸晰，她看清了蒯漁父的面容，她凄然一聲苦笑，笑得令人心碎！

「老前輩，你何必……多費手脚！」

「別以爲我是個老魔頭，我沒半點人性，唉，老頭子心高氣傲是不錯，老頭子意氣用事更不錯，但是，老頭子一生光明磊落！唉，姑娘，其實，憑你功力，根本不必運用六戊潛光，太陰眞炁的啊，神脈訣是可以助我自通……而你……」

「我……想死！」

「啊，爲什麼？爲什麼？」

「我想，我死了，我的困難也可解決了……殺人，唉，老前輩，如果，有人命令你……」

「誰敢命令我？……呃……唉，姑娘，你，你或者可以命令我，眞，只有你一人……」

「好吧，反正，我是不會，也不能殺自己最心愛的人……而你！老前輩，我就命令你，殺……」

「殺誰？」

「荊天生？」

「啊！我……」

老人是個閱歷豐富的人，推事析理，別具能耐。

他巳看出、聽出來，這姑娘對荊天生有着極大的關連。而且，她口中所說的，最心愛者，分明就是荊天生。可是，她不捨得，也不能親手殺他，却叫我去殺，慢說自己根本鬥不過荊天生，就算是鬥得過他，我，又怎能做這樣個兇手？還有，她

爲什麼要殺荊天生……

移情別戀，或者……

什麼道理也不必想，反正，這件事得用些心思！而第一個要點，姑娘必須活下去，活得高高興興！

對，蒯漁父算是打定了主意。

「孩子，」蒯漁父招呼着客棧中的孩子，可是，那孩子却用充滿了怨毒的眼光看着老人，還有姑娘！

老人十分明白，孩子是代荊天生抱不平。唉，老人不禁長嘆一聲：「荊天生，老頭子服了你！」

姑娘已立起了身，走着緩慢的路，她看了看老人，凄涼地笑了笑道：「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姑娘，你想走！」

「不走，唉，看來，也難得有好面色看……」

「這話倒是不錯。」老人邊說邊看了看那孩子，大孩子是理也不理他們……

突然，大孩子喜叫了一聲：「姊姊，快來。恩公姊姊快來……」

來了個青衣少女，面色蒼白，面有痕淚，一走進那個破屋，一見老人，她不禁面色大變，大孩子在介紹：「姊姊，你說她是好人，不，她是個大壞人！是她救了那個老魔頭，還叫老魔頭殺恩公！」

「涂家姊姊，你，你眞的想殺荊大哥麼？」

姑娘聽少女直呼己姓，心中已是一凜，再一看少女的面色，由蒼白轉爲微紅，分明，她的心中是萬分激動！

「你！是誰！」

「我，一個江湖末流而已，決無家世之可誇，更無師門之可示，寂寂無聞，落落寡合的女子……就算想說，也說不出個名目來……請姊姊恕罪……」

「是我失禮了！姊姊！你罵得好！唉，說什麼武林家世，說什麼師門聲譽，常言道空器發大聲，又道是盛名多虛士……姊姊，你罵得好？」

那少女聽涂姑娘如此的痛責自己，可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她依然有種戒備，因爲，她想到荊天生，還有蒯漁父功力已復，而荊天生却是……她不禁又是一陣心痛。她看了兩人一眼，拉了孩子想走。

「姊姊，你我就不能多談片刻？」

「你我異志不可同流，告辭了？」

「且慢！」涂姑娘才說了一聲，而一條人影掠過，眼前一花，只見蒯漁父已阻住了那少女！

「唉，不錯，我是忘了你，你是我的對頭！而今，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對付我！可是，我……捨命陪君子……」

語聲中，唰的一聲，一柄微泛青虹的長劍出了手。立個門戶，一手引訣，而一劍微貼鼻端，正是華山劍法中的起手招：「問天式」。

華山派在廿年前，已算是門徒星散，倒了字號。而今，華山派的劍法又現江湖，而少女的劍尖向天，眼神貫注對頭！涂姑娘乃是江湖大行家，已看出這一式「問天式」其中大有經緯在。

「你是華山那個門下，費天玄，芮天女，蕭天瑛……」蒯漁父在問，他提出的乃是華山上二輩的名宿，可惜，少女是不言不動的，瞪視着老人。

蒯漁父不禁長嘆一聲道：「姑娘啊！你這一招，雖然有十三式『繁花雨落』，殺手劍招，但是，你立步不穩，劍尖不勻，華山劍招所重的是尺寸，一絲一毫不能有失……一失毫厘，就會謬之千里，而也是說，功效會大打折扣……這一招，你傷不了我……」

少女是氣得抖戰！而劍尖依然向天。可就不收不發，只是眼淚已慢慢的流了下來！半晌，她是顫聲問道：「你們……意欲何爲？」語聲未畢。少女之劍芒突動。而老人一聲清叱，而雙指一彈，少女已萎癱在地了。

大悲大怨

長劍青虹抖起，老人是步法一動，好快身法，人已移近少女，手一抬，長劍被收。少女是冷冷一笑道：「殺吧！」頸一伸！雙眼一閉！面色突轉寧靜。

本來，少女的容貌不算美，可是，現在，涂姑娘眼中突的發覺，少女是如此的英挺，如此的動人。

蒯漁父是長嘆一聲道：「我難道眞的是個不通人情的老魔頭？姑娘！你爲什麼只是想到死……」

「藝不如人，就該死！」

「我幾時與你比武了？我只是提醒你！唉，你先是想自殺，老頭子怕你死得糊塗，也死得寃枉，我才用移形玄指……將你推跌，收劍！我如要你命！我又何必多此一舉？」

「哈哈哈！」少女是一聲長笑！然後，冷冷的說道：「何必多費心機？」

「我對你用心機，用什麼心機？爲什麼要對你用心機？」

「爲了天荊生！」

「啊！」老人可有些糊塗了！

「蒯老鬼，實對你說，我不會講，就算你用盡心機，我，只求一死！你們自己去找，可是，我担保你們，永遠難以找到！荊天生並不是一個人，他！有的是親人……你們難道忘了，阿龍哥的一家……」

涂姑娘心中又是一痛。對啊，荊天生有多少人，甘心爲他死……她相信，當他們感到爲他而死時，一定全像那少女所表現的那樣，寧靜，泰然……她的眼淚忍不住了！眞的，爲什麼那些所謂武林人士，自命英俠之輩的，非得他死！他不圖利，不圖名，他又碍了他們些什麼啊？

「娘……爲什麼？爲什麼？」涂姑娘突然的說話！可是，誰也會聽出來，她的語聲中，充滿了無比的激憤……怨懟……

「姊姊！」涂姑娘突然看了少女一眼道：「走吧！」

「走？你叫我走？你以爲我會引領你們到荊天生那裏去……不！我不會，永不會……」

「且慢，」蒯漁父突的所有感：「荊天生到底有什麼困難？你……唉！傻姑娘，你這是欲蓋彌彰，你這是自己招了供了啊！」

少女面色大變，她怔怔的看視着老人，她不明白的，她那裏會自招口供！可是，荊天生有困難，這老鬼又怎會知道……

「唉，依荊天生之功力，普天之下，極少有人可以對付的了。袁家堡一戰，判官鎭一會，在在顯示了他的功力驚人。不，簡直稱得上可怖，老夫是他手下敗將，就算帶上了她，該死，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不過，哼，卽使如此，我倆也難阻得住這個可怖的對手，可是，你！推三阻四，以死相挾！嗨嗨！如果，不是有難言之隱，你還不將我倆，引向閻王殿……」

少女是恍然大悟。她幾乎笑出聲來了，自己！果然是欲蓋彌彰了啊！

「老魔頭！好！」遠處傳來一聲極森厲的老婦語聲。

涂姑娘是面色慘變。

「馨兒，你該明白，該如何進行。那些窮人是不服硬，可服軟。你自己報名，你說是他朋友，即使他們不來引你見他，也會通訊與他，令他與你見面，馨兒，我所求的，就此一事而已。」

涂姑娘想叫住那老婦，並且，希望她能出來與她見面詳談，可惜，聲音從遠處來，又消失在遠處，她追步而出，四外靜悄悄，無人跡之可查，她冷冷的，看着遠處，而心中却在說：「我該怎辦？爲什麼？你們這樣的狠心，涂家以俠名播天下，可是，却幹這種喪天害理之事。並且，比無形姥母更狠，更陰，利用我，借朋友之名，而行賣友之事！你……還是我親生的娘！而我……該怎辦？」

事實俱在，請教，在這樣一個情景下，一個少女眞該怎樣辦？老實說，處於近世，父母與子女再不是封建社會之禮法，教條可以管制。而以前，中國是深爲倫常之說所束縛。一直來，封建皇朝所揭櫫的是：「以孝治天下。」而孝是逼令子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稍有違犯，是爲不孝，而不孝者，就得不齒於人類。

涂素馨是被困死在個「孝」字的死胡同中。她徬徨，她苦惱，可是，她無法擺脫……

突然，她是看了蒯漁父一眼，心中突的閃過一個念頭，她十分安寧地，走近了老人，沉着地問道：「老前輩，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一個突如其來的問話，令老人有了陣迷糊之感。當然也沒時間去推探她的用意，下意識，也可算是本能的，回了一句：

「那能說了不算？」

「多謝你！」

「謝什麼？」

「你說過誰也不可命令你，只有我，或者可以命令你，對不對？」

「這——」老人已發覺不太對勁了。

「現在，我只命令你一次！」

「別！」老人想阻住涂姑娘的話頭。

「聽我說完！老前輩，你是個不懼不畏之前輩，你不至於怕結仇於涂家！我只求你，不，命令你，殺了我！」說到此言，她是身形一長，雙指疾點蒯漁父！

涂素馨的出手是拚全力，她是逼使老人出手還招，她算得十分明白，老人的出手勢必是狠、疾、硬、勁，因爲，想阻格自己全力的進招，非得如此不可，而老人一出手，自己就可自闖死圈……

但是，涂素馨，你錯了，蒯漁父也是個不世之奇才，還有，他一生恩怨分明，由於他受了涂姑娘之救助，他是萬分感激。現在，她求死，她出手，他是老眼無花，看得清楚明白，他是絕不可出手阻格，還招！他寧可忍受一下重的，甚或死！哼，自己命是她救的，還給她，也不算一件事了。

老人，就這樣，老老實實的，捱了這一下……

涂素馨是發覺得早，再說，自己的元氣大傷！她是硬生生的收招止式！但是，她不禁恨聲的說道：「你！你也會言而無信！」

「不！老頭子是言而有信！」

「爲什麼不殺我？」

「我已有所表明，殺你，倒不如讓我死！姑娘，你！還年輕，你！前程遠大，而我，老了，活着，自己也覺得有些膩煩。自從見了荊天生這小子，我是壓根兒的服了他，那怕他立即死，告訴你，他可沒白活。而我，即使有再大的聲譽，再大的武功，算得了什麼？一個狂妄的老魔頭，世上多我這樣個老魔頭，有何好處？與人無助，更可能害人不淺。哼，我就想到死！對，你不肯殺荊天生，好，剛才是你的親人吧，逼你去殺，行，我可以逼他不再逼你，這才是正經！對不對？」

對不對？涂素馨可想不透，也想不明白。老實說，自己！實在太可憐了啊……

她深愛着荊天生，但是，方勳植又該如何？

感情的交織，令她苦痛萬分。方勳植也是個豪邁、慷慨的漢子，他無負於素馨，並且，也救過，照顧過自己。更難其令以擺脫的是：方勳植從不責怪自己，他只是將苦痛埋藏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唉！是自己移情別戀，是自己的不對！就因爲這樣，她想擺脫糾纏，她更想……眞的殺了荊天生，然後自殺！

「不祥人！」涂素馨突有所悟。自己只不過是個不祥人而已！令方勳植活在苦痛中，爲什麼？因爲他深愛自己，而自己是……水性楊花！

她突然感到自己是個可恥的女人了！

當她聽到判官鎭一戰，她眼前依稀看到荊天生那平凡而眞誠的面目，敏捷的身手。總之，他簡直似天神，仙靈一般的，發生眩人的光輝！而自己又怎配和他在一起？殺他，哼！憑什麼？自己又怎敢親手毀了這個貧民的親人。窮人的依託……

她想到自毀……

其實，當其離開七里屯，她已有自毀的趨向。她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她可以跑三天二夜，不眠不休，引使得自己的坐騎幾乎累死！

她可以漫無節制的飲酒！或者，暴飲暴食！

風寒的侵襲，才三五天的工夫，一個以美艷馳名江湖的美女，一下子老了十年，更添上了幾分病，還有，她是一些也不顧惜自己的病體！實在，她是有着慢性自殺的表現。

她不能用自己的手來結束自己的性命。因爲，她得爲七里屯那些窮人着想。

到現在，她還以爲自己的母親是在照顧着七里屯。即使龍老太君的出現，她依

然相信，在七里屯，有着涂門中人暗中監護着。

她不想惹起母親的怒火，因爲，七里屯的窮人在龍老太君的掌握中！

其實，她巳中了計，她那裏想得到，她幾乎讓自己的母親出賣了七里屯……

老人不明白涂素馨的心事，不過，他以爲，他該巳勸醒了這個姑娘！該走了！唉！還有個華山派的女子又該怎辦？

「這位是涂家姊姊！」

嗨，反而是她先開了口！這可將涂素馨從沉思中，回到了現實！她發現少女依然被封住了穴，她是封穴截脈大家，她苦笑了笑，駢雙指，先解開了她的穴道。然後，玉手翻飛，雖說她病體未癒，雖說她爲了救老人而眞元大傷，可是，依然有餘力，令少女血脈通和！

「涂家姊姊，你！你不會聽那老婦的亂命的吧？」

少女顯得十分關切。

涂素馨又如何？她是萬分的苦惱！她根本無法回答少女的問話！還有，現在，她只覺得胸口堵得慌。她心一動，而喉間一陣作癢，喊聲不好，口一張，一股血箭，噴得少女滿頭滿面！

「素姊姊！」遠處傳來了一聲淒惋的哭叫聲。一個粗衣荊釵的村女，似飛也似的，投入了涂姑娘的懷中，並且，人一到，雙手把住了涂之雙肩，跳腳頓地的哭！

「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

涂素馨的眼睛，吐出了惘然的光芒，她眞正的說不出，她爲什麼！

現在，她的頭腦中一片空白。

現在，她根本不想思維、推索，甚至於，根本沒認清了，她目前的人是誰？

「你！你是誰？」說得很吃力，也很幽幽的！

「啊！你，不認得我？我是小蘭，我是全仗了你，才得活下來的牛小蘭！」

依稀令她有些記起，她有過個朋友叫小蘭！牛小蘭，她可又不太清楚，在那裏，在何處締的交。

但是，她在追思，在追思！轟的一震，她由心底泛起了層驚慌。七里屯的牛小蘭！她！她怎會來到了此地？出了事？還是……又何況，離此千里之遙，她那會走得到？自己是抱着了不顧一切，變相的自殺念頭驅使下，走了十來日，才算來到此地，而她，一個弱女子，她那會單身離鄉背井！來到了此地！

「小蘭，出了事？出了什麼事？村民好，你父母，還有苦根！丫頭……」

「素姊姊！你就不理會自己？你就不想想自己？你，只是顧住我們，可是你，變成了個……你這是何苦啊！」

小蘭是實在忍不住她的傷痛，她看着面無血色的涂素馨，她多麼想代她受這些折磨！

可是，小蘭却發現她的雙手，越來越抓不住涂素馨了，因爲，涂素馨巳開始昏迷……她開始癱瘓！小蘭是個結實的村姑，她的雙臂是強有力，還有，在這十幾日中，她巳別有奇遇。她立即彎臂，將素馨抱了起來，她走得飛快，但是，她是哀叫着：「她的房間在那裏？」

大孩子很快的引路，現在，他也巳有所明白。這位姑娘，實在不是壞人……

華山派的少女是跟了就走。就剩下了個蒯漁父，老人是怔住了，縱橫江湖數十年，他想不到今日，令他感到了無比的落寞，也有無比的激動。這位姑娘是個好人，因爲，有人爲她流淚，眞誠而傷心的淚……自己又如何？他實在想不出，他又有誰會爲他流一滴淚？那怕一滴？……

是俠是魔？

窰洞中，發着暈黃的光芒。荊天生是萬分的焦躁，雖說他擊退了段雲雲等之追踪，但是，他依然爲這陰毒所苦。以毒攻毒，令他恢復了功力，由於他血戰判官鎭時，實在爲阿龍之滿門慘死所苦，積抑太深。尤其是最後之與太皓戈、雙陽令之拚鬥，他發出了最耗精力的混元來復乾靈炁。強敵是爲其殺退了，自己也巳陷入瀰留之境。

多年相隨的鐵騎，通靈救主，闖出了重圍。他依稀記得，雙陽令主是有意無意的，助了自己一臂之力。

可惜，他再也無力可以支持不倒，還有，他的思維之力，開始衰退。

當他爲靈姑發現時，他巳昏死了過去……當然，嚴格的來說，是馬找上了靈姑。不是靈姑發現了天生。姑不論如何，荊天生算是有了個安身之所……

在時醒時昏之情況下，荊天生看到了一張又一張樸實、善良的面孔，眼中含淚，神態焦急的臉……

他不敢死，對，有多少人，要他活下去……

他總算掙扎了過來，可惜，他的陰毒巳潛入了經脈，再加上二次中毒，這毒巳成了附骨之蛆……

現在，他發現了，他不禁廢然長嘆！如果想驅出這附骨陰毒……非得三年之苦功，而這三年中？他就得如個廢人相仿。

華山女俠淳于瓊的出現，他有了個念頭，希望由她來接續自己的事務。

可是，荊天生想到了，這將會是一件苦惱而又瑣煩的事。並且，逼一個武功尙未得窺堂奧的少女來承担，未免太殘忍。他除了指點了淳于瓊的劍法不足，還有，煉氣之訣竅外，他不再說什麼？

淳于瓊是個聰慧絕頂的女子，否則，她這點道行，怎能在江湖上走動，而不受阻擾？即使是不露圭角，也得具不凡之智慧來應付。就因爲她聰慧絕頂，三言兩語。她問出了天生之實況。淳于瓊是哀痛莫名，她苦求，她哀告，甚至於施展了女子天賦之本領，又哭又告的。希望荊天生能借助外力，代其驅逼潛毒出體…… 天生告笑，却又沉着的，與她分了手。

淳于瓊明白，荊天生一離開自己，除非他來找你，否則，你是永難見到他面。天生在窮人間，他是到處有人掩護。並且，這些窮漢泥腿子，他們是別具智慧……不論是逼、騙、欺、詐，他們全能應付。最大不了，他們是會將條命獻出來……

爲荊天生甘心送命的，不是一個二個！唉！淳于瓊就是從這個道理中悟出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自命爲英俠人士，武林巨頭要天生死……

因爲，只有他，才能稱之爲眞正的大俠……

淳于瓊被放脫了梢，姑娘是滿懷悲憤的來到了王家小店中。就算是誤會盡釋，但是，她依然無法解脫她的心痛……她想着似近，却又相隔遙遠的荊天生！

而窰洞中的荊天生却在游轉盤旋……因爲，他巳有人傳來了訊息，來了人！在判官鎭中病到，而這個人是涂素馨，並且，奉命來殺他……

「恩公……」靈姑在一角，凄然的叫着。在這位農家姑娘的眼中，荊天生一直比天神更可敬、可信、可親近！因爲，天神是虛無飄渺的，而他，是可親近的……

「你想去見見那位姑娘……」平靜，而沉着，一無妬意。

荊天生看了靈姑一眼！苦笑了笑道：「靈姑，我相信，也只有你是眞正的懂得我，唉，其實，人，又有誰不死的？在袁家堡一役，我巳經與死神會了面！如果，涂素馨她也出手……當時，我是無法可以抵擋她的神脈訣……有多少江湖能手！有多少殺人不眨眼的兇神惡煞，但是，他們倒下了，就因爲涂小姐，她不出手……

「現在，我巳處於窮途末路！或者，我、實在太倦了……我記得，她曾經與我暢遊甘、凉道上，我也見過她眼中之淚珠……我相信！她是會挑得起這副重担！」

「恩公，涂姑娘比淳于姊姊強……」

「強得多……」

「是個苦出身……」

好，將荊天生問住了。涂素馨出身武林世家，具大能耐，有正義感，但是，她的服用，過於王侯門第。雖然，她同情貧苦，也明白這世道之不平！但是，她不是從困苦中滾出來的人……並且，她是來殺自己！當然，自己是十分同情她的處境，可是，從此也可看出，她不見得是個好的付託者。

但是，她病倒了，荊天生不是個木頭，他當然明白，涂小姐的心情！

唉，是涂小姐不了解自己的心胸！天生有些愴然。他絕對不是個矯情做作的人，涂素馨之悟力，涂素馨之武功，是他見過的江湖高手中，允稱超特，而她的冷艷，俏美，宛如仙神，可是，荊天生却從來沒想到過。愛啊，戀啊那些個無聊事。

荊天生十分明白，自己與她，是兩個圈子中的人。

還有，他是看慣了血淚交迸的人生。涂素馨剛剛相反，她活在席豐履厚的世家中。

荊天生不想有家，不，是不敢有家——累贅是一個原因，而太多的殺戮，而自己却活在這殺戮中！他實在不能坐看自已的家，沾上殺戮、血腥。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實在不敢保證他能避免了這些……

現在，人如行屍……

龍老太君出到了這一招！自己又該如何？

「靈姑！我永遠無法避免這一個回合的啊！」

「我們巳再三向你保證，別說三年，那怕五年，十年，我們有能力，將你藏得密密的……」

「我也巳再三向你解釋，這三年中，將會有多少人，爲我而死，阿龍哥全家的死！巳令我不堪負荷！我能忍心讓我眼看你們……」

「我們甘心情願！」

「我可不能如此涇沒天性！」

「恩公……」靈姑的叫聲，簡直是撕心裂肝……

荊天生是無可奈何的走出了洞。這是個地窖……斜徑向上，他推開了封穴的草琛……走了出來。打一聲呼哨，遠處傳來了馬蹄聲……

「恩公！你！就不能聽我們一句話？這是大伙兒要我向你說的一句話？我們不一定會死，即使死，你也會代我們報仇！而你死了，我們再也沒個希望，恩公！」

靈姑跟了出來，她委轉的說着，而眼淚，就如斷了綫的珍珠，成串成串的，向下流……

「如有志氣，靈姑，你附耳過來！」

靈姑十分聽話的將頭移近了天生，天生對着她耳朶，細聲說着話……

靈姑是面色在變，而眼淚越發的止不住了。

馬到了，天生是瀟洒的上了馬！一抖韁繩，他走了，四外清靜，因此，天生的說話越形清晰，在四外震盪。

「記住，下苦功，求人不如求己……」

靈姑是怔怔的望住了疾馳的馬蹄所帶起的黃塵。她想追，她想叫……喉間宛如有件東西塞住了那樣……她哽咽，她飲泣，她那健實，而又勻稱的身形，在空曠的野外，顫抖着……

很久、很久，天上巳掛上了下弦的月亮！

身側突然多了一個老態龍鍾的老婦。衣衫襤褸，面容可怖……悄沒聲的出現，靈姑娘幾乎把她當作了鬼。當靈姑娘看清是個老婦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你等一等！我代你找些東西來！」

「好，姑娘眞好心……」

靈姑娘不開地窖門，她走了十來步，來到了個茅屋前，推門而進……半晌，有了火光，不一會，她巳拿了一隻粗碗，二個饅頭……碗中是清水！

「喔，姑娘，只有這些!?」

老婦的問話，令靈姑娘有些不樂意，唉，吃人的，還嫌不好！可是，老婦還有話說呢！

「嗯，姑娘，是不是把好的留給別人吃啊？」

「老媽媽，你……那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我們也是窮戶人家，以前，求個饅頭，不，那怕是個野菜團子也不可得，而今，有這樣個乾糢吃，巳是心滿意足的了！」

「老太婆可不是說你吃好的，我說，你們捨得把個糧留給別人吃！哪，就是那個什麼恩人啊，恩公嘍。恩婆的……」

靈姑娘眼中有了怒火。

「你，你那會如此的含血噴人，慢說恩公……他非但沒吃過一口好的，喝過一口香的，我們爲求他能吃、能喝！我們求，告，什麼樣的手法也用上，他老人家是如此的平和說，能吃飽，巳是上福……糟蹋糧食，那我不就是與那些個混蛋一個樣？他不能做混蛋！你……」

靈姑娘收了口。她發覺一時的氣忿，爲代恩公辯白，她漏了風聲，露了馬脚！

「講下去啊！」

「這！我！」

她那會再說!?老實說，她是一心懸念荊天生。而一切是順乎本份的做，而聽到有人誣衊天生，姑娘又是順乎本心的辯白！發覺已錯！好，她可給窘住了。

「好啦，不說啦！嗯，也好，看在你這二個饅頭一碗水的份上，不來逼你，自己乖乖的，交出來吧！」

「啊！你！」

「我是荊天生的對頭。」

「龍老太君!?」

「桀桀桀……問這個幹麼呀，拿出來，有你的好處！」

「你叫我拿什麼出來？」

「乾靈神訣！」

「啊！你！你！」

「來！孩子，別逼婆婆出手！」

「哈哈哈……」靈姑是突然的仰天大笑，面色一整，一瞬時，她是變得萬分的安寧平靜。並且，還有一種坦然、無懼之表示……

老婦是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你這樣是與老太婆鬪上了？哼哼，孩子，我的手辣！」

「我的心狠！」

「我會令你死活皆難！」

「拚死無大難！」

「好！」

語聲才畢，靈姑娘突覺得一股寒氣上身。她才機伶伶打了個寒戰，連下來，靈姑娘的面色變得灰撲撲的，而不由自主的牙關打戰……

靈姑娘現在是，宛如陷身於寒冰地獄之中。越來越冷，而冷得她神智開始迷糊了……

眼皮在蓋下來……而心頭爲一股寒氣所裹，令她有說話不出的難受……

但是，姑娘是倔强的。越是令其煎熬難受，她越是表現出了凜然不可輕侮之神態……

本來，這一股寒氣是可以逼使一等一的好漢爬地、哀叫。時間越長，苦難越沉，而奇形怪態，甚至於可以逼得人發了瘋那樣……

但是，姑娘是倔强的，她除了因酷寒而令其抖戰、牙關震顫之外，她依然傲然的挺立着！面色越來越灰，越黯，但是，面上的神色越顯示了她的孤傲的神態，她是無畏的，她是不怖，不恐的！

「你不求告！你不怕死！」

「窮人……所欠……的……只……只是……一……死……」

靈姑娘啊，你爲什麼不睜開眼睛來看看……

爲什麼？

那個醜老婦人！她、雖然說着令人討厭的話，但是，她的眼中隱蘊着眞誠的淚珠！事實教訓了她，窮人，她們的志不窮，氣不窮，良心、道義，只有在他們窮人的身上可以發現……

江湖道上！有的是昧良、無恥，可卑、可賤的人，却極少有誠懇、善良的人。於此證明了，荊天生是對的！

推理及此，自命爲武林英俠，江湖大豪，他們是錯了，大大的錯了！

所以，這個亦曾爲人恭稱，或者敬畏的老婦人，她感動，她由心底泛起了敬佩之情。

靈姑娘倒了地。不過，她的寒意全消，一股陽和之氣，充滿了她的全身。該極酷寒的地獄中，一瞬時寒去而溫降……她無法支持，她宛如綳緊了的弓弦，猝然的一收。她洩了勁……不過，她的心神依然是堅强的——

求死

「孩子！你就不怕死！」

「我已說過，窮人只欠一個死！」靈姑娘已回過氣來了，說話是不亢不卑的！

「唉！爲了荊天生，你就甘心情願的死！這，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

「總有個道理！」

「本來，我不想說，我甚至於會說，我根本不認識他，那怕你殺了我，我！」

「你本就不怕死！」

「對！但是，我又不能不說，老媽媽，荊天生是人，一個好人，你沒有見過他，爲了我們大伙窮人，他奔走，策劃，東山村幾乎餓死人，孩子在哭，大人在叫，而他老人家，趕着大車，走了三天三夜，由離東山村三百里外，運來糧食！沿路換馬，而他，三日夜不睡……在路上，我只餵過他幾口饅頭！而他還是千謝萬謝……

「趕到了東山村，他見到了勞大伯，問明了情由，他放了心，他笑了，即使他眼睛已無法睜開，他還是笑了。因爲，他總算趕到了，搶在飢餓、死神之前，能救了東山村的飢荒……孩子們不哭了，伯叔嬸娘們不叫了，我們的恩公倒下來了！睡在路邊，睡得挺香……

「老媽媽，如果跟車的是你，而東山村中有你，你會如何？」

僵住了！老婦是出不了聲！她詳細記憶見到了靈姑娘之後的一切。她突然發現了一個道理，荊天生是爲窮人付出了整個身、心，他應該得到所有窮人的愛護與崇敬。

天下，有幾個這樣的大俠，眞正的大俠。

「孩子，你跟不跟我走！」

「到那裏去？」

「救荊天生！」

「啊！你！」靈姑娘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太婆爲了試試你，下了種可怖的毒刑，可是你毫不在意。但是，我眞正的來意，我是來阻止這個傻瓜送死！龍老太君雖然陰險深沉。不過，有我老太婆在，她就別妄想得了手。如果，你想看到荊天生活……」

「我去！」靈姑娘突然翻身下拜。她叩頭！是如此的眞誠！虔敬！這一個平凡的動作，令素有鐵面冰心之稱的醜婦人，激動得不克自已！

誰有這大的感應力，誰能令一個農村姑娘如此的，毫不掩飾她的喜、怒、哀、樂……荊天生……醜老婦人的眼中，閃耀

着深邃的光芒……

但是，判官鎮上的涂素馨，眼中却吐露驚惶莫明的神采……

一個風塵滿面，粗布衣褲的漢子，平凡的面容，有着誠懇的笑。但是，掩不住他的病態。

「荊……」可憐，涂素馨實在不知該如何稱呼這位震人心弦的大俠！

「涂小姐，你好像病了！」

平靜，沉實，誠烈，簡單！

唉，越是這樣，越令涂素馨激動，越不敢表示了她的眞正的心情。

「……我聽說了，什麼也聽說了，其實，你何必爲難，令堂要你殺我，本來，你是不容易成功。不過，唉，在袁家堡中一戰，我就欠了你——」

「不——別說！」

「讓我說下去吧！你靜靜的聽，人，誰也有個死！我並不怕死，實在，我也眞該死了，鎮陽玄靈散，已令我形成個廢人，我是個沒耐性的人，如果耗時間的，驅逼身中之毒，我相信我辦不到。好吧！你殺了我，你完了事！我與其死在別的宵小之手，應該成全你……至少，你不會再去麻煩那些貧苦無告的老百姓……」

「不——」尖叫聲劃破長空！涂素馨笑了：「爲什麼？爲什麼他們不能放過你？我不明白，我永不會明白，你到底做錯了什麼？又碍了他們些什麼？說實在話，荊大哥！我只想！死在你的手裏……

「我衷心敬你、愛你，但是，我突然明白，我不配你，也不能愛你，敬你，因爲，我有未婚夫婿——

「如果，他是個無賴，惡徒，那也好，可是，他即使不是個爲民請命，和你一樣的好人，可也不是個自命不凡，而又卑汚可恥的人……

「還有，他並未負我，反是我……見異思遷，我……該死！而你……」

越說，荊天生的眉頭皺得越緊，他實在沒想到，有這樣個突變。

一直來，他的心血，只是化在救貧濟苦的大事上。一個楊震英，與他成了至交，代他策劃了不少救民之計，不想，爲袁小恩截鏢所殺，連楊之好友，也帶進了不少。他恨極了這些人的爲財而昧良，他出了手……

從此後，他不敢連累別人，連楊震英之姨妹淳于瓊，他在設法避開！因爲，從血戰袁家堡之後，他已看出了江湖之間，根本沒有什麼眞是非，不沾上江湖，反可以避開江湖，所以，他只是在平民百姓間奔走，不希望再結交什麼江湖朋友。

楊震英死了，即使他代他報了仇，而死的，依然是無法復生，既然如此，又何必再牽扯上其他人！

但是，涂素馨的直吐衷情，他發覺，這是比江湖友誼更難處理的感情帳。他十分平靜的想！想……想……自己，其實有些什麼？還有……他突然嚇出一身冷汗。

自己救人爲務，現在，自己變成了個更陰狠的魔頭了……

阿龍哥全家的死！

靈姑娘的一家……

牛娃，李大伯，現在，再有個涂素馨：一個又一個，宛如中了自己的魔法，而後一個又一個的，甘心情願爲自己死——爲自己死！爲什麼？人，究竟有誰——具有左右別人生死之權力？

荊天生是個不凡的人物，他永不願累人，但是，現在，出現在他眼前的，將會是一個又一個……死人，這些人與自己親手殺死，並無分別……

難道，自己猝然之間，搖身一變，變成了個青面獠牙的殺人惡魔……

一定會這樣，荊天生越想越相信，自己會變成了個，無形的殺人魔頭。

他面色慘變，慢慢的，他起了身看了涂素馨一眼，沉痛的說道：「多謝你！」

「謝我……你謝我些什麼？」

「你讓我看清了我自己！」

涂素馨面色大變。她簡直不敢相信，站在她面前的，那個平凡，但神采飛揚的人中英俠，突然之間，變得如此落寞，如此蕭索，不再像個別具英姿的豪士，而像個犯了罪，且有些畏怯之態的罪犯……

是自己的說話，令他大失常態！

是自己的坦然相認，心底的衷情，令他畏懼了自己。那麼，他是在怪責自己的水性楊花？還是！他因輕視自己而至於傷心至斯……

「荊大哥！你何不出手殺了我這個不守婦道，淫賤無恥的女子？」

「我……殺你？……不，我……該走了！」

「到那裏去！」

「我自有去處……」

「荊大哥！」

沒有回聲，涂素馨連叫三聲，一聲比一聲凄凉，而一聲比一聲絕望，荊天生沒有回答！

涂素馨突然感到心頭一陣劇痛……她想起了荊天生說過，你令我看清自己，對，這就是他對自己的總評。

他看清了自己，因爲，他看到了涂素馨的無恥，而令他有着蒙羞之感受。

涂素馨淒然一笑，說道：「我該受此報。」

「爲什麼不殺他！」

窗外傳來了龍老太君的斥問聲。

「對、我是個無恥之徒，殺了他，也不過是無恥而已，娘，我會殺了他！」

「好，馬上追出去，還來得及！」

「是！」涂素馨就如中了邪那樣的，起身，紮束……然後，她走了！

四外一片寧靜……月光下，龍老太君站在涂素馨的面前，手一指東北角道：「向此地走！」

「娘，爲什麼，你不出手！」

「我何必出手？」

「你出手必死無疑！」

蒯漁父突然的出現，接了句口。

「蒯老兒！你……來打什麼岔？」

「我來救你女兒，涂夫人，別人不知你的底細，我老頭子却是心知肚明。並且、最近，又有個多年不見的老友找到了我，哼，我就更加明白了你！

「你氣死了涂亮卿，你勾結了袁鐵生，你就是想獨霸武林。

「荊天生的出現，打亂了你的陰謀，所以，你恨死了荊天生，你非得殺死荊天生，你還得叫你女兒作陪葬。然後，你奪

取了荊天生的乾靈訣，然後，你再將女兒的神脈，融合乾靈，你可以爲所欲爲。」

「涂姑娘，爲什麼只有你學會了神脈訣？爲什麼你姑母再三叫你不可外傳，那怕你母，你兒……爲什麼這老太婆要逼你親手殺荊天生，你還不明白……」

天下有這樣的母親？

涂素馨本已精疲力盡，神倦思昏，如今再受這樣個大打擊，她那能支持得下！

一個女孩子，所求者，父母之親情，還有夫婦愛情，將來，子女之溫情而已！現在，她可算是被剝奪了親、愛之情，也就遑論這以後之溫情了。

「馨兒！」龍老太君是飛也似的搶過，一手扶住了素馨，看來，她是突有所激發了這親情的……但是，突然，她是喝聲走，挾了素馨向東北角投去。

「老賊婆，你好！」蒯漁父是飛身想追，不料，龍老太君面前，突然多了一個村姑，是牛小蘭。

「龍老太君！把恩公交給我！」

「閃開！」

「我不會閃開！就算我武功不及你，但是，我會阻住你，捉住你……你看，蒯老先生已追到了！」

龍老太君一回頭，果然，蒯漁父已到了她的身側。老人的雙陽令，雖然不在手中，但是，數十年的威名，又且是理直氣壯，顯得老人之威靈懾人。

龍老太君是一聲長笑，叱道：「老漁父，你敢來干涉我的家事？你還不與我走開……」

蒯漁父突然怔住了，爲什麼？老人是老眼無花，他已看到，龍老太君的手，分明扣住了素馨的背後三道重穴。憑老太婆的功力，掌力一吐，涂素馨立可廢了！蒯漁父已清楚了龍老太君的底細，更明白這個當年龍山一艷之陰狠無情，她是絕不會留情。當她發覺任何人，將會阻止其前進之時，不論是父、母、夫、子，她全會毀了。力之所及，設計用謀，那怕下毒使蠱也得達成目的不可。

蒯漁父又怎肯就這樣毀了涂素馨！

「娘！」涂素馨心神不穩。她出了聲：「你以爲殺了我，就可得到神脈訣？不，娘，就算你得到了神脈訣，你也沒辦法練成它，即使煉成，也不能使用，因爲，你無法習成太陰炁！

「太陰眞訣在姑姑那裏，她實在是個好人！她從來沒提說過你！但是，今夜，我可以相信，她分明已知道，爹是你害死的……不想涂門之神技絕後，她傳授了我，不過再三叮囑，決不可傳授你！還有大哥！

「她說過，大哥像你，現在，我領略了這句話的深意。大哥像你那樣陰森，可怖，唉，娘，殺了我吧！這樣，我反爲感激你！一直來，我與你毫無感情之可言，但是，你眞的殺了我，我即使在陰曹地府，我也會叫你一聲親娘！」

誰也該聽清楚了，涂素馨的弦外之音，眞的死，對她涂素馨來說，是個解脫。既不能愛所愛，親所親，活着是件苦痛，死了倒是件大好事——何況，死在自己生母的手中——

她等待着死……

無常之死

蹄聲答答，極慢極慢的，踱着步……馬背上的荊天生在呆呆的出神！

越想，他的眉頭皺得越緊。

有人出現了，阻住了這一人一騎。爲首一個，面容醜陋，而左右有着三個少婦！是段雲雲！帶來了三個帶着詭笑的羅剎。

「呃，是你！」

荊天生在平靜的說了一句，好像他並不十分在意這四個人。

「想不到啊！你原來是無法擺脫玄靈散，哈哈！我們四人，本來不是你對手，現在，可敢來向你挑戰了！」段雲雲得意的說着。而爲首一個少婦，笑得極媚的，接了一句：「妹子啊，我們其實是來趁火打刦！」

「對啊！齊家姊姊，我們是來打刦，好了，荊天生，拿出來吧！」

「什麼？」

「乾靈神訣……」

「還有荊某項上人頭！」

「這不一定！」

段雲雲是微微一笑，看住了荊天生。這意思是，如果你知趣的說話，我們不一定要你的命。

荊天生却是長嘆了一聲道：「你們要命，我給，乾靈訣，欠奉！」

什麼？乾靈訣欠奉？

段雲雲不是個庸人凡才，她立即聽出了荊天生的語中深意。分明，乾靈訣已爲他藏於別處。

「哈哈哈」一聲長笑中，段雲雲是身形一動，向三個羅剎打了個招呼道：「要活的！」

三少婦當然明白段雲雲的意思，要活的，是想法逼荊天生說出了這藏訣所在。三人點頭會意，可是，眼前的一切，令三羅剎難明所以了。

段雲雲是邊說邊展身法，她那神妙莫測的無形飛天身法展開，一晃身，太皓戈已化爲兩道金虹，進了荊天生的門！

可是，荊天生却是沉着的看着段雲雲。面上升起一種愀然、而又淒然微笑，身手不動，宛如在等太皓戈將他送命那樣。

段雲雲這個無常仙史，雖說殺人不眨眼，却也會爲荊天生的行動鎮住……尙幸她出手發招，變化萬端，發覺荊天生形如着魔，再不怠慢，一變招，太皓戈一合，併在左手之中，而右手已抓中了荊天生的胸口，一收勁，喝一聲着，這是她的順手舉動，一抖一揮，將個荊天生擲落在地。

段雲雲無論如何想不到，她這一擲，將自己條命擲走了。如果，她扣住了荊天生。那麼，這個辣手天姥不得不投鼠忌器。她這裏才將荊天生擲出，眼前一花，一張與她不相伯仲的醜面孔，在她眼前出現了。

那邊，却傳來了兩個女子的飲泣聲！

一個是有武功的少女，正是那華山派的唯一弟子，淳于瓊，還有一個，是個看來樸實、沉着的村姑、靈姑娘。

淳于瓊已抱住了荊天生，她那不算美麗的面上，却發射出純潔的光芒，說明了

姑娘對天生的關心！只不過是關心而已。

靈姑娘在哭，爲什麼？這個一直來，被窮人視爲天神的荊天生，他會變得如此消沉！落寞。還有，他簡直是心灰意冷。

靈姑娘雖說跪下來，雖說與天生對了面，但是，她的面色變得萬分的苦痛！她好似在自言自語，不過，淳于瓊是聽得到，荊天生聽得更清晰！

「恩公，你怕了，你再也不願爲我們出汗出力了。你想死，你想結束了自己，但是，你不想想，當你死了之後，我們又該怎辦！

「一直來我們把你當作了自己的親人，甚或是長輩！一直來，你也一直把我們當作了你的親人，可是，現在，你又怎樣了。把我們當作了垃圾，穢物，拋了算數了……

「你以爲，一死，就可以算了，不！荊大爺，即使你死了，你也不會算數！你死也不能死得安心！因爲，我們會咒罵你！咒罵你這個只爲自己打算的糊塗鬼……把你從地獄中叫回來，叫你鬼魂看視着我們的苦難……

「因爲你是強者，因爲你敢於向惡人還手，記住，只有你，而我們也信服你……恩公……難道你還不明白？」

淳于瓊在哭，不過，她漸漸的收了聲了。

荊天生越來越怕，汗，開始迸出，滿頭滿面，渾身全是……

人，難免會爲鑽牛角尖，人，也極易爲某個想法所困擾。而荊天生就是讓自己之所作所爲所困死。

他想不到自己在窮人之中，建立了無比之親切感。這不是威與信，這更不是引用權勢所可以令窮人服從的表示。而是他與他們活在一起，呼吸在一起，還有，他是急他們之難，當然，由於他是强者，以致，一般人辦不到的事，他可以做到。而窮人，貧苦的百姓，視其爲天神，對他特別感到親切……

靈姑娘的說話，漸漸的，令荊天生有所發現，他自己並未在使用魔力，而是他與窮人的相互關切、引致他與他們患難與共。

阿龍哥全家之死，只不過表示了他們全家對他的期望。也可以說，阿龍哥並不是無目的地死，而是爲了不少——簡直是太多太多的窮人而死！

並不是荊天生不能死，而是不該死！

這世道有太多的不平，而只有荊天生可以與羣魔週旋。荊天生死了，窮人的唯一支持倒了，他們將會陷着更苦難之境地中。

所以，阿龍哥甘心情願的，全家死，而要求荊天生活下來！

自己死！這就變成了逃避！而自殺，簡直是犯了不可饒恕之大罪……

荊天生站起來了。

即使是靈散，陰毒潛入經臟，但是，他的武功尙在，只是不能持久，更不能如從前那樣純精而已！不過，對付段雲雲及三個血羅剎門下，依然綽然有餘。荊天生是踏着沉着的步伐，向戰圍走去……

辣手天姥的排雲掌，宛如風姨肆威，巨靈吞吐，段雲雲，與血羅剎三個門下；玄陰三魔全爲天姥的變幻無窮的排雲掌所困。

天姥之身法，如夏日的滿天白雲。輕、靈、幻、勁，可是，即使她一點即逝，一沾即變，但是，四人的四週却已織成了一張極強勁、堅韌的雲網——

天姥之掌法，却是又狠又辣，有時如風吹殘雲，有時似濃雲不雨，而勁力之强，之怪，掌風含有玄冰之寒，又具烈燄之猛。分明是妙參造化的陰陽、水火交替之玄訣。段雲雲之太皓戈，帶起了一圈又一圈的金霞，一股又一股的狂飆。可惜，天姥的排雲倒海、天地溟濛玄力，宛如一股極大的旋風，將太皓戈所抖出的紫府煉魂罡炁，吸住，絞散，或者是，令其反彈反打……

荊天生的步入戰圍，這就可見到這位鐵行者之可怖。依然平凡的面容，身形突的變成了天靈一樣，雙手一圍一迸，一股極勁極細的炁力，竟然透入了天姥的禁圈，而身形未動，段雲雲已被抖退了七步，本來醜惡之面容，變得越形凌厲！

辣手天姥心中不得不佩服這個荊天生，果然名不虛傳。如果，自己與他作對，即使自己的溟濛神功，排雲神掌，威力驚人，可也不見得能剋制得了荊天生。

天姥是大顯神通，身形宛如飛雲過渡般，將四人困了個實實的！天姥却料不到，羅剎門下的三個女魔，最擅長的是移禍江東，而從中取利。尤其是她們煉就的三陰潛遁法，鬼幻莫測，而三柄形如丫叉的兵刃，正是靈鬼宮中的寒鐵爪，三柄九叉，分三才角，緊隨在同伴之後，將個段雲雲當作了她們的屏障前圍！

天姥之溟濛神炁是爲三鐵爪，移到了段雲雲的身邊。就是荊天生的乾靈天元勁，何嘗不招呼了段雲雲。即使段雲雲爲方今一煞，無形姥母之得意門徒，擋上一個，已令其不克支持，兩個相合，又讓三個羅剎門下？暗中施壞，將所有壓力，移在一身，試問，又怎能支持得住……

乾靈、溟濛兩股至剛至大之功炁，本已銷爍着段雲雲之功力，那想到在這個最倒霉之時候，眼前人影翻飛，段雲雲只覺一股無比的壓力，破門直入，壓在當胸，段雲雲發覺不妙，而荊天生之乾靈勁，已透宮而臨，段雲雲太皓戈迴奪，不對，雙手只覺得微微一痲，寸關尺脈依稀爲人所中……

還未想明白什麼一回事，前古七寶之一的太皓戈，突然脫了手，又聞得一聲炸音，眼前幾股黑烟升起，耳聞得天姥之怒斥，荊天生的長嘯……可是三聲極刺耳鬼哨聲中，段雲雲已慢慢的倒了下來……

三羅剎是趁火打刦。在最後之時刻中，她們用了寒鐵爪，猛使巧招：「煉魂刺」點中了段雲雲之雙手要脈，另一羅剎，便展了攝魂手法，奪走了兩柄太皓戈。黑眚丸打出，游魂幽靈身法動，她們是頭也不回的，走了！

段雲雲是內外受敵下，胸口中了重招。因雙手之脈穴被點，勁氣一窒，等如藩籬盡撤，竟然爲荊天生一招中的。不過，段雲雲是明白，自己實在死在師門好友的手下。她那醜陋的面容上，露出了一絲冷笑，右手在袖中。不知做什麼，荊天生還

想出手解救段雲雲……這就可看出了荊天生之可敬處。因爲，他是神目如電，他看出了段雲雲是傷於爲人出賣。

一個江湖人物，尤其如段雲雲這樣的人物，該費了多少年的苦功啊！她如果不是內中起鬨，如果四人併二，她們實在有自保脫身之道的啊！

光明正大是荊天生之原則，所以，他可以出手解救段雲雲，但是，段雲雲拒絕了。

「荊……先生，那老婦人呢！」

「追下去了……」

「追不上了！唉，我……我也活不了……荊天生，求你……一事……」

「這……你……不可多言！」

「不，我，一身……淸白……別……沾污……了我……這封信……求你……交給……家師……這一瓶……玄靈散……解藥……」

段云云說不下去了，只能以目示意。分明，她送給了荊天生！

荊天生突然有着一陣內疚……

段雲雲是死了，而自己也想到過死！

靈姑娘看住了他，淳于瓊望住了他，荊天生發覺這兩個女子的眼光，宛如兩柄利劍般，在刺他的心靈！

辣手天姥從遠處飛來！當她看到了段雲雲的尸體時，她不禁有些楸然：「怪可憐……」

可憐什麼？同醜相憐吧！再說，段雲雲的武功、機智實在可以成爲一代宗匠！

「荊天生，我可有些不太佩服你！」

「前輩！我，實在無什麼可說的！」

「唉，我不與你談這些，我只是問你，你對段雲雲的死，有何感受？」

這個，可令荊天生怔住了，但是，天姥卻說着她剛悟出的道理。

「……與此可見，江湖人的可卑、可怖、可憐、可恨。實在不如她們，在他們眼中的窮人，泥腿子。因爲，窮人有良心，有道德，他們誰也不會背後揷刀，只要你對他們好，他們就會對你更好……我老太婆總算明白了一個道理，得與那些個窮人貧民在一起！」

荊天生低下了頭。這說明，他的心中有愧……

「還有一件事，我問你，你得老實說：你喜歡不喜歡涂素馨……」

「我不明白這喜歡兩個字的用意！不過，前輩，涂小姐是個好人，可惜、與我不一樣。或者，我只能這樣說，我與她不同……」

「荊大俠，但是，素姊姊，她是衷心的愛你……」是牛小蘭來了……她在哭，她在訴說着涂素馨的不幸……

荊天生呆住了，半响，他慨然的說道：「姑不論如何，她是我的朋友，極好的朋友，我得去救她！」話說極沉着，衆人全感到有股熱流在心中泛動。

「我不會傻着找死，但是，我更學會了如何保護貧民窮人，不受傷害——」

荊天生眼中吐出沉着的光芒，而太陽開始上山了——

（完）

請留意故事之四：乾靈眞訣刊出日期。

自然門的軟硬功夫

麥海雲

談到武林中人著書立說，寫得最詳細的一本書叫做武術滙宗，把大江南北各大門派盡量介紹十八般武器的用法開列，而且對內功外功，亦有很深切的指點，由此可見作者萬籟聲的武功不弱，至於萬籟聲本人，就是追隨自然門的拳師杜心五苦學得來的，杜心五看過了他所寫的書，題下幾句話，這樣說：「動靜無窮，變化無端，虛虛實實，自然而然」，跟着他還寫了一篇序文，大意是說他的師傅敎他打拳的時候，口中喃喃自語，說的就是這幾句，可見它係很有價値的，故此，題在那本書的扉頁。

很少人知道萬籟聲是杜心五的高徒，更少人知道杜心五學習自然門係從一個僅有四尺五寸高的小胖子學習得來，此人姓徐，喚做徐矮，一向在北方到處遊玩。

至於杜心五學習到自然門的功夫，非常偶然，那時他已經是外家拳的高手，不過二十五歲就是一間鏢局的副鏢頭，經常押鏢，由京滬進入四川，因爲他的鏢局很有名氣，本人亦手上有些斤兩，體型健碩，胸懷大志，故此，鏢局的人都樂意跟他交遊，可謂少年得志。

有一天，幾個人到一間酒家買醉，時値隆冬，天氣極寒，有兩斤酒灌入幾個人的肚裏，年少氣盛，無所不談，有些人知道杜心五幾次出入川貴的匪幫巢穴，血戰羣雄，傷了三名匪首，自己身上却半點傷痕也沒有，顯然是一個武林中的高手，談談說說，誇張不已，杜心五也欣然自得，眉飛色舞，頻頻進飮，殊不料隔隣有一個四尺多高的老翁，看來似乎一般的賣菜公，毫無特色，只是一雙眼烱烱有神，他的模樣似乎不像一個武林中人，而是頗有修養的敎館先生，甚至較爲低級，只是賣瓜菜老翁而已，照理他不必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但因幾個人高談闊論，太過誇大，他不免向杜心五那邊瞪了幾眼。

他只是向杜心五打量了幾眼之後，忽然自言自語的道：「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杜心五少年氣盛，聽了這幾句話，似乎是有意挖苦他的，很不開心，因爲老翁只是一般的飮客，彼此毫不相識，實在沒有理由責備別人的，不過，他的心裏憤憤，故意抓住那雙竹筷向地上使勁一插，有如飛鏢，由於他的腕勁强橫，那雙筷子竟然插入地上過半，這是不容易的，他借此表現自己的威風，去證實同伴所說的話並非誇張，亦即想老翁看了嚇窒，不敢放肆，免得阻碍他們高談闊論，怎料老翁看了絕不驚奇，同樣的把一雙筷子向地上插去，但却全部插入地中，本來只是這樣子無意中的過招，經可以分出武功的高下，但因當時杜心五喝到半醉，有點迷惘，竟然想到另一方面，以爲土地有軟硬之分，或者老翁用竹筷插地，所插的土地比較軟，

自己插的是硬地，因此老翁那雙竹筷插得更深，如此一想，他就覺得此事不過偶然發生，不足以評論一個人武功的高低，索性上前向老翁點了點頭，說：「我們說話，跟你無干，何以出言譏諷呢？」

老翁絕不示弱，說：「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並非針對着你，你何必攬在身上呢？」

杜心五有點醉，聽了這句話，怒火上冲，不自覺的突然出手，以爲那一掌就可以打在老翁的臉上，使他失威，可是老翁左手往上一揚，便即把杜心五的右手黏住，即是說，老翁僅憑大拇指以及食指，就把他的右腕扣住，無法收回，杜心五迫於用左拳向老翁右邊肋骨打出，以爲這一拳非常快速，老翁必然要向旁閃開，那就可以解救自己給對方制服的一種危機。

不管他怎樣想，老翁仍是非常冷靜，沒有站起來，不過把上半身向後微一靠，留出更多的空位，跟着把自己的右手向上一托，又是那樣子，僅憑兩隻手指做成的一個細圈，扣緊杜心五的左拳，杜心五整個人站在桌子旁邊，雙手給人扣緊，固然無法繼續出擊，甚至想把它收回也辦不到，再因那張枱子有所阻攔，他無法起脚，就算起脚，也担心老翁身形一閃，他就站不穩，那條腿還沒有踢中別人，自己先就跌倒，迫於沉住氣，把渾身的勁放在一雙手，突然之間向懷裏一收，希望老翁左右兩隻扣手的力量並非十分牢固，不能够繼續扣緊，就可以從對方兩隻指頭的合縫之間拉出來。

想是那麼想，事實上却辦不到，老翁左右兩手做成的一個細環，有如鐵鑄，無論如何他不能抽出，又不能進攻，弄到大汗淋漓，迫於低頭向老翁懇求，請他原諒。老翁剛剛鬆手，他就整個退後三步，勉强站穩，他知道這個老翁確是奇人，不肯錯過那個機會，立刻跪在地上叩頭，就此拜師。

那個老翁叫他一起同到山中居住，住了三個月，發覺他武功根基甚好，習武的意志很是堅强，而且早晚斬柴燒飯，絕不厭棄，然後答應收他爲徒，這個老翁就是上文說的徐矮，敎會了杜五心一點特別古怪的功夫之後，才對杜心五說知，這一門功夫沒有特別門派，一直都是順其自然的打出，如果你想給它一個門派，以便稱呼，就把它稱做自然門。

自然門是這樣子由一個奇人傳到杜心五，再傳下來的，照杜心五講述，萬籟聲只是學到自然門的硬派功夫，至於更進一步的軟功，却仍學不到，他本人亦係僅能學到徐矮的功夫八成，認眞功夫深長的一些自然門高手，必須靜坐。

他只是說出靜坐方面是非常有用的一種功夫，但却沒有直接把練習靜坐的方式說出來，故此，萬籟聲著述的那本書「武術滙宗」，只是對靜坐輕描淡寫而已，後來有些人跟隨杜心五苦練一種軟功，亦即含有靜坐的功夫，並非爲了做拳師，而是爲了做和尚，一方面看破紅塵，心如止水，另一方面在荒山野寺做個和尚，也要有些本領，一來抵禦風寒，二來跟野獸打鬥的時候，有把握取勝，兼且防盜，故此，方外之士，亦有人苦學武功的，其中有一個姓林的高手，另外一個姓文的人，都學過自然門中的靜坐功夫，後來兩人把他們靜坐的方式寫下來，最重要的就是說淸楚在萬籟俱寂當中，靜坐之際，一定要那一顆心若存若亡，既然不是迷迷惘惘，如在夢中，亦非自己命令自己萬念不起，最好讓各種念頭自生自滅，一直要靜坐三幾年，然後通關，如果沒有闖四關的功夫，休想練習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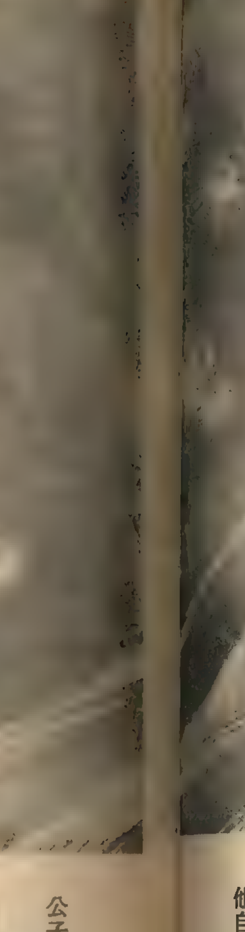
他們認爲第一個關的特色就是「風」，即是說，久坐生風，在靜坐當中覺得整個房間有凉風颼颼，亦可說是陰風，如果腦筋不乾淨，就會毛骨聳然，不敢再練，那時可能有些幻覺出現，無緣無故看見屋裏有猛虎出現，又或覺得有美女在前，擺出許多姿勢來，設法誘惑他，定一定神，各種幻覺便即去得無影無踪，到了這一關，如果沒有畏縮，繼續苦練，再過十多天，便會踏進第二關。

第二關叫做「喘」，即是喘息，那時好像覺得滿身都是氣，進而四肢百骸，全部充滿了氣，自然而然的每次呼吸都有深長的聲响出現，這種喘息跟喘氣的情況不大相同，雖然是喘息，却是心安理德，另有愉快之感。這兩關往往是相繼而來的，有時過了三幾個月然後到第三關，如果够運，那就過了幾天，便即要闖第三關。

第三關就是一個「氣」字，到了這個階段，不但在靜坐當中，自己聽到自己呼吸的喘息之聲，而且還有非常細長而相當恐怖的聲响在房中出現，有如龍吟虎嘯，跟着整個身體自行跳動，甚至舞手弄脚，有如發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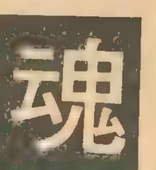
發展到這個階段，除非意志堅定，沒有人敢繼續靜坐下去，於是半途而廢，倘若繼續靜坐，打算死了算數，再過一段時間，便會到了第四關，稱做「息」，那是在靜坐當中忽然聽到拍的一聲响，本人呼吸斷絕，整個昏迷，那是生死關頭，如果靜坐不得其法，或者因此喪命，否則，能够活過來，也有可能半身不遂，故此，這一關簡直生與死的賭注，如果昏迷了一段時間，自行覺醒，便會頓有所悟，那就是四關過齊，整個人有很大的把握，能够應付任何一種變化，淸代龔定庵有一句詩就指靜坐到了最深奧的境界，這樣說：「萬一禪關砉然過，美人如玉劍如虹」。

這句詩描寫在萬靜當中忽然有狂暴的氣色，渾身肌肉跳動，好像整個人充滿了氣，可以飛行，又像房間裏有龍吟虎嘯之聲，一動一靜，非常可怖，忽然倒地昏迷，忽然覺醒，甚至大哭大笑，叫喚不已，自己也莫名其妙，度過了四個難關，就會返本還原，那時便可得到內功的眞諦，擧手投足，亦可傷人，所有得道高僧，抑或是內功極度高深的拳師，都是連闖四關，然後有這種火候，如果晚間只是盤脚而坐，並無各種特殊的聲色，亦無幻覺，那就是枯坐而已，坐了一生，毫無成就，故此，靜坐這一門功課，必須名師指點，亦要自己有所領悟，有緣有份的然後有點成就，如果與武功無緣，坐上了一年半載，自然覺得灰心，不再繼續幹下去。內功的深奧如此，確是很難用語言筆墨傳達出來的，上述那些話只是一個梗概而已，學自然門的人能够軟硬兼施，並不多見。（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輕侯和老僕人楚安於黑夜中隨着小舟飄流到一座小島上，他們見前面有兩點燈光，就隨燈光的方向前行，遂見一妖嬈女子現在眼前，說是她家侯爺相候巳久，楚安聞言，驚異非常，更懷疑是否見到鬼，楚輕侯却顯得很鎭定，兩人跟隨女子來到一個極之華麗的大堂內，一位相貌英俊的錦衣青年前來相迎，楚輕侯發覺主人穿着五六十年前的裝束，自稱爲錦衣侯，雙方交談中，錦衣侯頻頻詢問中原武林近況，同時也道出他是因爲在中原鋒芒太露而被流放到此小島來的。席終，便命香奴，月奴二婢招呼楚輕侯主僕往寢室去……

是人還是鬼　墓碑露玄秘

青睞

精緻的小樓，月光下就像是用白玉雕刻出來，樓內與樓外同樣精緻，且華麗。

被枕顯然是全新的，散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香味，那種香味與香奴身上散發出來的似乎完全是一樣。

楚輕侯不由自主的生出了一種香奴就臥在他身旁的感覺。

香奴在替他整理好寢具之後，便巳隨月奴離開，她們姊妹舉手投足都是那麼的美妙，帶着些酒意看來，更覺得可愛。

楚安幾乎巳忘記了他們沒有影子這回事，一直到目送她們離開，目光無意落在地上，才又省起，他本想跟出去，順道回他自己的房間，一省起這回事，雙腳就像給釘住了一樣。

楚輕侯看在眼內，却仍然等了一會，才說道：「安伯，今夜你就留在這裏好不好？」

「好，好極了。」楚安趕緊道：「老奴本就該侍候公子左右。」

楚輕侯一笑。「你打的是什麼主意我明白。」

楚安苦笑，倒退到楚輕侯床前、「老奴本來巳忘記了她們的沒有影子。」

「這樣說，你還很清醒。」

「方才若不是公子叫住，老奴只怕早就巳醉倒。」楚安一舐嘴唇，「那眞的是少有的陳年佳釀。」

「不錯。」楚輕侯雙手反抱着後腦，仰望着帳頂，陷入沉思中。楚安接問：「

公子，以你看，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楚輕侯沒有回答，楚安一想又問：「這其中會不會有什麼陰謀詭計？」

「別再胡思亂想了。」楚輕侯目光一轉。「好好睡一覺，那麼即使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都不致沒有精神應付。」

「這也是。」楚安抓了抓腦袋。「前面廳子裏有一張軟榻，老奴就睡那兒。」

楚輕侯一軒眉。「有什麼事情，大聲呼叫就是。」

「老奴會的了。」楚安走過去掀起珠簾，探頭望一眼，才走出房間。房間外那個小廳子靜悄悄的沒有人在，彫螭案子上，一盞紗燈散發着慘白色的光芒。

楚安並沒有將紗燈吹滅，躡着脚步來到東牆下那張軟榻前，伸了一個懶腰，往榻上就倒，他實在巳非常疲倦，在榻上再打了一個滾，睡意最少又增了三分，却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廊外有人說話。

「姊姊，你說怎麼樣？」是香奴的聲音。

「侯爺可沒有吩咐下來。」是月奴。

「也許忘記了。」

「我看侯爺是一定還有事情要請教他們。」

「就是這樣也不要緊，那位楚公子年輕力壯，又是個練武的，少一點兒血，算不了什麼。」

「給你這麼一說，姊姊也心動了。」

「可別忘記，這一次是我的。」

月奴歎了一口氣。「妹妹的運氣就是這樣好。」

「你可以要那個老頭兒。」

「那個老頭兒我可沒有多大興趣。」

「這我看不是興趣問題，只是前一次的還沒有完全受用。」

「少廢話，時間巳不多的了。」

香奴的笑聲立時响起來。

這笑聲仍然是那麼動聽，但楚安聽來却毛骨悚然，他却聽不懂這姊妹兩人的說話。

笑聲未巳，珠簾無聲分開，香奴無聲的飄進來。

燈光即時暗下去，慘白的燈光彷彿變成了淡碧色，香奴的臉龐亦變得有如碧玉，嘴唇却反而更紅。

燈光接而迷濛了起來，廳子裏竟似有烟霧在瀰漫，淡薄的烟霧，森寒的烟霧。

楚安想站起身子，將香奴截下，可是儘管想，不能够移動，連一根手指也不能够，混身的血液那刹那彷彿巳凝結，混身的氣力亦彷彿完全消失。

他本來裝作巳經入睡，單着一隻眼睛瞄着香奴，現在他所能够做到的也只是這樣。

香奴似乎巳發覺，忽然轉首向楚安一笑。

銷魂蝕骨的一笑，就連楚安這樣的老人，亦不由心蕩神搖。那刹那，他簡直巳經忘記恐懼，却只是刹那，一種更强烈的恐懼又猛襲上來。

香奴一笑回頭，掀起了房門掛着的珠簾，走了進去。

——她到底要做什麼？

楚安不知道，只知道無論她要做什麼，都不會對楚輕侯有利，恐懼的感覺更强

烈了。

江面上六絕突然來襲的恐懼，與現在這種恐懼根本就不能相比，那種恐懼是來自死亡的威脅，是出於被動，現在這種恐懼却是自發的，彷彿與生俱來，到現在才從心深處湧出。

楚安也事實不知道爲什麼恐懼，當然他更加不知道，這才是開始。

楚輕侯雖然也很疲倦，並沒有這麼快就入睡，他目送楚安離開，不久，隱約聽到了走廊外香奴月奴姊妹的說話聲。

聽得當然並不怎樣清楚，他也知道偸聽別人說話，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情，可是那刹那，他却有這種衝動。

他已經坐起身子，突然又臥下，一種强烈的疲倦就像是劇毒一樣，彷彿在侵蝕着他混身的骨髓。他混身的氣力也彷彿因此提不起來。

然後他就發覺那種奇怪的香氣更加濃郁，房間內隱約有烟霧瀰漫，燈光亦變成淡碧色。

他半睜眼睛，只想看清楚一些，那知反而更朦朧，也就在此際，香奴進來了。

珠簾無聲的分開，香奴無聲的進來，混身彷彿都發光。

一種淡碧色的光，那種光既似燈光射落，但更像根本就是從她的身上發出來。她就像一縷輕烟，無聲的從地上滑過，來到楚輕侯床前，也就在床沿坐下，動作是那麼嬌柔，是那麼誘惑，胸襟不知何時已半敞，露出碧玉一般的胸膛。

楚輕侯的呼吸已變得有些急速，他到底是個很正常的男人。香奴的身子旋即倒下，柔軟的乳房壓上了楚輕侯的胸膛。楚輕侯想閃避，却有心無力，呼吸更急速。

香奴的呼吸也一樣，呻吟着輕呼：「公子——」她的語聲微帶顫抖，充滿了誘惑，輕舒雙手捧住了楚輕侯的臉頰。

那雙手本來冰雪一樣，楚輕侯現在却一些寒冷的感覺也沒有，香奴彷彿在端詳楚輕侯英俊的容貌，忽然吐出了一聲歎息，俯下臉去吻楚輕侯的嘴唇。

楚輕侯一心想偏開臉，那張臉却完全不受他控制，甚至連說話的氣力他都已沒有。

香奴那頭秀髮亦自瀑布一樣瀉落，披散在楚輕侯的臉上，她窈窕的身子開始扭動，濡濕的嘴唇從楚輕侯的嘴角往下移。

這種誘惑已不是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所能够抗拒，楚輕侯混身的血液不由得沸騰起來，臉頰已變得有如火盆，香奴的眼瞳同時大亮，碧綠色，有如兩團燐火。

她的嘴唇繼續往下移，已吻在楚輕侯的頸子上——

正當此時，一聲貓叫，突然傳來！

香奴那刹那就像是給猛抽了一鞭，混身一震！一個嚴厲的聲音接傳來：「香奴，你在楚公子房中幹什麼？」

是錦衣侯的聲音，香奴慌忙爬起身，一面應：「沒什麼。」

「不要再騷擾客人，知道嗎？」

「知道了。」香奴連隨整理好衣襟。

「那還不出來？」

香奴急忙往外飄，一臉的恐懼之色。

× × ×

貓叫入耳那刹那，楚輕侯混身亦一震，那一聲貓叫，就像是尖針一樣刺到他的神經，他混身的氣力同時恢復過來，一種强烈的恐懼同時襲上他心頭。

他左手一翻，抄住了枕旁的龍泉寶劍，身形接一動，追着香奴掠出了房間。

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但他却竟然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恐懼。

他雖非以輕功見長，一身輕功在江湖上亦很少人能够比得上，可是却竟追不上香奴。

香奴雖然先動身，楚輕侯追出房間的時候，距離香奴只不過一丈。但到楚輕侯掀開廳門外那道珠簾，她已經領前兩丈，追到出小樓外，香奴更就不知所踪。

小樓右側迴廊上幽靈般站着東海留侯，手抱着一頭奇大的黑貓。

那隻黑貓的皮毛簡直就像是緞子一樣，一雙眼睛亮得有如兩團燐火，亮得就像是香奴在吻楚輕侯咽喉時候那雙發亮的眼睛。

留侯笑望着楚輕侯出來。「下人無禮，驚嚇着公子，本侯實在很過意不去。」

楚輕侯一定神。「侯爺言重。」

「公子放心，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的了。」

楚輕侯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目光不覺落在那隻黑貓之上，那隻黑貓一直就瞪着楚輕侯，燐火一樣的眼睛彷彿透着一種難以言喩的邪惡，楚輕侯目光才落下，就「咪嗚」的低叫了一聲。

東海留侯的手隨即輕撫在那隻黑貓的身上，道：「公子喜歡貓？」

楚輕侯「嗯」的應了一聲。

「『嗯』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要看什麼貓。」

「譬如這一隻？」留侯語聲未落，那隻黑貓又「咪嗚」一聲。

牠的叫聲與一般的好像不一樣，楚輕侯却又聽不出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回答。

「不覺得討厭。」

留侯一笑。「那是說，也不會怎樣歡喜。」

「侯爺喜歡貓？」楚輕侯反問。

「可以這樣說，」留侯的語聲一頓。「不過本侯平生就只是養過一隻貓，這一隻。」

那隻黑貓「咪嗚」又一聲。

「這隻貓看來還不錯。」

「一般人只怕不喜歡。」

「何以見得？」

「因爲這是一隻黑貓。」留侯笑問：「你難道沒有聽過黑貓是邪惡的象徵？」

楚輕侯試探着問：「侯爺也相信這種傳說？」

留侯輕撫着黑貓，「嗯」地應一聲。

「侯爺這個嗯『……』」

「是相信。」

楚輕侯目露詫異之色，留侯接解釋：「這大概因爲本侯正就是一個邪惡之人。」語聲一落，放聲大笑起來。

楚輕侯怔在當場，留侯獨自笑了一會，道：「時間實在不早，本侯也該休息的了。」

「侯爺請！」

「請——」留侯一笑轉身，舉步往前行，他的身形與香奴月奴同樣輕盈，那種

移動，簡直就像是烟霧一樣飄飛。

黑貓這時候爬上了他的右肩，面向楚輕侯，燐火般的雙瞳一瞬也不一瞬。

楚輕侯也在盯着那隻黑貓，他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竟感覺那隻黑貓在對他笑。

然後他就由心寒出來，他方待細看清楚，錦衣侯已消失在迴廊轉角，旋即又一聲貓叫傳來。

那一聲貓叫聽來却已是很遙遠。

「奇怪——」楚輕侯不由自主的一搖頭，今夜發生的事每一件都是那麼詭異，他心中的感受又豈是「奇怪」兩個字所能够表達出來。

「公子——」楚安即時探頭出來。

楚輕侯應聲目光一轉。「沒入睡？」

楚安的語聲不住顫抖。「老奴已準備入睡的了，那知道就聽到那兩個女人在說話……」

「她們說什麼？」

楚安年紀雖已一大把，記性還很好，月奴姊妹的說話，一字不漏當然不能够，但也能够很詳細的覆述一遍，楚輕侯越聽越心寒，一面回憶香奴方才的舉動，一面不由自主的以手加頸，呻吟道：「難道她竟然是要吸我的血？」

楚安一聽幾乎跳起來。「公子，你說她們會吸血？」

「怎會有這種事？」楚輕侯搖頭。

楚安却點頭。「公子，給你這一說，我才明白他們的說話……」

「我們還是別這樣胡思亂想。」楚輕侯笑笑。「她們那麼說，也許就是嚇唬我們，在尋我們開心。」

他說得很輕鬆，楚安奇怪的望着楚輕侯。「公子完全不相信？」

「就算她們眞的是妖魔鬼怪，也應該不會傷害我們，我們跟他們完全陌生，根就沒有仇恨……」

「妖魔鬼怪難道也會跟我們說那個道理，」楚安苦笑。

「應該會，」楚輕侯目光一抬：「這其實就是所謂因果。」

楚安又問：「那麼公子能否肯定我們前世並沒有開罪過她們？」

楚輕侯一怔。「你說到那裏去了。」

楚安自顧道：「前因後果，這個前因可能是種在我們的前幾世，天曉得我們前幾世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

楚輕侯不由得苦笑，對於楚安的問題，他當然回答不出來，楚安望着楚輕侯，接又問：「公子，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對？」

楚輕侯不假思索道：「還是快去睡覺，好像現在這樣，就是逃命，相信也跑不了多遠。」

楚安歎了一口氣：「我們根本就跑不過他們，不過在白天——」突然壓低了嗓子：「情形也許就會不同，他們若是那種東西，白天就不能出現。」

楚輕侯失笑：「那也要我們支持得住呀。」

「這樣說，我們現在眞的就是最好去睡覺了，」楚安忽然覺得自己已經疲倦得要命！

楚輕侯無言點頭。

這時侯，天邊已逐漸露出魚肚白色，楚輕侯亦發覺，仰眼望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現在他總算已能够肯定，在這個地方，還有晝夜。

這最低限度，令他有眞實感覺，之前的遭遇實在太不眞實，就像是做夢一樣。

而且，還是惡夢！

一百年死人

一覺醒來，已是中午，楚輕侯走出小樓，便已知道。

日正中天。

楚安跟着走出來，其實他早就醒來了，只是提不起勇氣，走到外面。

他們夜間雖然遭遇那麼奇怪的事情，但因爲實在太疲倦，這一覺睡得還很不錯，所有的疲倦亦一掃而空。

雲很多，秋雲似薄羅，陽光輕柔得就像是情人的眼波，楚輕侯走在陽光下，心情暢快，楚安寸步不離，忽然道：「公子，眞奇怪。」

「奇怪什麼？」

「這裏居然一些變化也沒有。」

「你以爲應該怎樣？」

「就像那些老故事，夜間盡管是那樣華麗，日間便變成廢宅。」

「堂中蛛網塵封，院外荒草及膝？」

「可不是，」楚安抓着腦袋：「但現在，却不是那樣。」

「你希望變成那樣？」

楚安一怔，楚輕侯接問：「所以你現在非常失望？」

「老奴才不希望變成那樣，現在，這樣最好，否則將給嚇個半死。」

楚輕侯一笑不語，楚安接道：「其實也不是完全都沒有變化。」

「哦，」楚輕侯有些奇怪。

楚安隨卽說出來，「就拿我們休息的地方說，現在就已經沒有昨夜看來那麼豪華。」

楚輕侯沉吟着道：「這一點我也留意到，這相信是因爲光綫問題，在夜間，就只有燈光的照耀，無論什麼東西看來都不會太清楚，太陽底下却就不同了，」一笑又說道：「無論什麼東西，看得太清楚都是不會完美的。」

「也許公子說的是事實，」楚安周圍一望：「還有一點，不知道公子又有沒有留意？」

「你說好了？」

「昨夜那位東海留侯對我們眞還不錯，可是現在……」

「你說他不派人來侍候我們？」

「這難道是侍客之道？」

楚輕侯不能不同意楚安這句話：「也許他是担心那些人騷擾我們。」

楚安不假思索的搖頭：「這個更簡單了，只要他吩咐下來，那些人總不信敢違背他的命令。」

楚輕侯無言點頭。

「若說是不够人使用，更不成理由，」楚安東張西望，「月奴香奴姊妹且不說，我們昨夜遇到的那麼多白衣人……」

楚輕侯笑問：「你希望他派那些白衣人來侍候我們？」

楚安立即搖頭：「若是那些白衣人，還是免了，面無表情，陰森森恐怖，活像一羣殭屍，由他們來侍候，就是美酒佳餚，也吃不下咽。」

「我還以爲你是爲什麼，這許多說話，原來肚子又餓了。」楚輕侯大笑。

「這只是原因之一，」楚安手抓着腦袋：「最重要的還是那位侯爺若不將我們當做客人，昨夜就不會那麼招待我們，既然當我們是客人，就總得着個人來侍候我起居，除非，除非……」

一連兩個除非，楚安仍然接不上話，面色却顯然已變了，楚輕侯目光轉落在楚安的面上，替他接下去：「除非他們都是那種東西，只能夠在夜間出現。」

楚安不由自主的走近兩步：「公子，你說到底是不是？」

「你要我怎樣說？」楚輕侯反問。

楚安怔住，楚輕侯轉回話題，「或者那位錦衣侯已經吩咐了人侍候我們，他們現在只不過是去了替我們準備食物。」

「希望就是了，」楚安苦笑，楚輕侯沒有再說什麼，負手在院子中踱了一圈，楚安竟一步也不放鬆，緊跟在後。

楚輕侯回到原來的地方，目光一轉：「安伯，光天化日，你就是離開我遠一些，也不怕的。」

「還是緊跟着公子安全。」

楚輕侯淡笑，楚安接問：「公子，怎麼還不見有人到來？」

「你比我還要心急。」

「總不成這樣等下去。」

「你的意思是改由我們去找他們，」楚輕侯一想頷首。「也好，反正我也有意到處看看這地方。」隨即舉步往外走去，楚安當然亦跟着。

沒有人攔阻他們。

院外也一片靜寂，楚輕侯循着昨夜月奴送他們到來的路綫走回去。

他的記性一向都很好，路綫肯定是正確的，却不知何故，竟有一種不完全一樣的感覺，可是他又看不出不一樣的是什麼地方。

經已秋中，花木的葉子不少脫落，走在花木叢中的石徑上，却連一片枯葉也沒有，那顯然是不時有打掃，偏就一個人他們也沒有遇上，周圍只有鳥聲啁啾。

楚安越走越心寒，跟着楚輕侯更貼，忍不住又問：「公子，怎麼到處都不見有人？」

楚輕侯沒有回答，以他眼睛的銳利，耳朵的靈敏，那附近若是有人，絕不會覺察不到，但一路走來，除了雀鳥之外，並沒有任何發現，也聽不到人說話的語聲，偌大的一個地方，似乎就只得他們主僕二人。

楚安稍待又問道：「我們現在往那裏去？」

楚輕侯手指前方：「到昨夜那座殿堂，那裏應該有人在。」

前方樹木叢中，隱約已看見那座殿堂的飛簷，楚安想一想：「若是沒有人，我們又……」

「沒有人再說。」楚輕侯脚步加快，他說得儘管輕鬆，心頭却並不輕鬆，這一次遭遇，實在太詫異。

然而他表面上却顯得若無其事，因爲他知道自己若不鎭定，對於事情非獨沒有幫助，反而會弄得更糟，他看出楚安的恐懼。

殿堂那邊沒有人又該怎樣，他當然也不知道。

× × ×

一樣的道路，不一樣的感受，那座殿堂對他們也是，現在他們才發覺，殿堂的周圍遍植楓樹。

楓葉秋紅，那種紅刺目之極，就像火、就像血，那座殿堂看來，就像燃燒在火焰中，湧現在血液中，非常的華麗，非常的蒼涼。

殿外沒有人，楚輕侯主僕稍待，才開聲詢問。

沒有回答，楚輕侯再候片刻，終於伸手掀開那道水晶簾，舉步走進去。

殿內異常的靜寂，燈火並沒有熄滅，那種華麗都已經褪色，長几上猶有酒香，就只是不見有人。

楚安四顧一眼：「公子，他們……」

楚輕侯目光轉回來：「當然都是休息去了。」

「那總該留個人在這兒，這實在不合情理。」

「不合情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楚輕侯又踱步一周，向殿右側的一道珠簾進去。

珠簾的後面是一條走廊，直通後殿，那裏一樣沒有人，却一樣華麗，陽光從花格子透進來，楚輕侯看得很清楚，到處都一塵不染。

一個紫檀木架上，放着幾罈酒，其中的一罈泥封已開，楚輕侯不必試，只嗅那氣味，就知道他們昨夜在殿堂上喝的那種酒，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特別的地方。

楚輕侯主僕也沒有碰那些酒，從後殿的另一條走廊走了出去，那條走廊相連着一個寬大的院子，設計得非常精巧，却像是一幅已褪色的扇面，雖然美麗，美麗得憔悴而蒼涼。

穿過這個院子的一道月洞門，就進入一片楓林內，一條白石徑蜿蜒在楓林中。

楚輕侯順着白石徑往前行，楚安只有跟着，不敢稍慢，那種寂靜已令人毛骨悚然。

楓葉紅透，不少被吹落，楚輕侯主僕就像是走在火燭中、血海裏。

「不知道這條石徑又通到什麼地方？」楚安這問題，楚輕侯當然回答不出來，脚步不停，只有前行。

轉了幾個彎，石徑繼續往上伸展，再前行數丈，豁然一開，當前一座石陵，建築得很華麗。

一種死亡的華麗。

陵四面都有石階，兩旁列着石翁仲、石馬、石華表，楚輕侯繞着石陵走一周，微喟道：「這工程不可謂不龐大的了。」

楚安亦步亦趨，道：「不知是什麼人的陵墓。」

楚輕侯在一道石階之前停下脚步，道：「我們上去一看，便有分曉，」隨即舉步走了上去。

那只是三十餘級，走來却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每走一步，壓力彷彿便加重

分。

一種無形的壓力，死亡的壓力。

死亡的威脅！

楚輕侯拾級而上，楚安簡直就像是在爬。

那些石人石馬顯然都經過不少日子，也許是風雪侵蝕，不少地方已剝落，石縫間甚至長出了青苔來。

楚輕侯走得並不快，任何細微的地方，沒有疏忽，他似乎可以完全肯定，這座石陵建築了最少有數十年。

走盡了石階，他終於來到三個石墳之前，那三個石墳一大二小，縫隙間全都長滿了青苔，也不知多久沒有清理，墳前都立有碑石，也是一大二小，正中那最大的一塊的刻字有些已剝落，但「東海留侯」四個字勉强仍然分辨得出來。

一看這四個字，楚輕侯的面色就變了，看到碑上死亡的日期，楚輕侯的面色就更難看，那就是——

洪武二年。

楚輕侯沒有忘記現在是憲宗成化五年，亦計算得出距離洪武二年已經有一百年了。

葬在這個墳墓中的東海留侯若是他們昨晚所見的，豈非就是一個已死了一百年的死人。

這種事情是不是太神怪，太難以令人置信？

楚輕侯幾乎立即就排斥這個念頭，楚安這時候也已爬上來，看到了，猛一聲怪叫：「公子，東海留侯——」

他的表情很恐怖，幾乎立即就肯定，這東海留侯就是昨晚所見的那個，楚輕侯反而平靜下來，道：「你放心，不是昨夜的那個。」

楚安實在奇怪楚輕侯說得那麼的肯定：「但……」

楚輕侯手指墓碑：「你看，這個東海留侯乃死在洪武二年。」

「洪武二年距現在……」

「一百年——」

「難怪他的衣服那麼奇怪。」楚安竟然冒出這種話。「原來是一個已死了一百年的死人。」

「怎會有這種事？」楚輕侯笑得很勉强。

「公子——」楚安叫起來。「你難道不明白？他們都不是人，是鬼！」

「那有這麼猛的鬼？」

「公子——」楚安忽然又叫起來。「你看！」

他叫楚輕侯看的是旁邊那兩塊墓碑，墓碑上死亡的日期完全一樣，名字當然不同，他們却都不陌生。

——月奴

——香奴

楚輕侯早就看到了，所以仍然否定，只因爲他從來不相信有所謂妖魔鬼怪。他目光一轉。「這相信只是一個玩笑。」

楚安搖頭。「誰跟我們開這種玩笑？還有，開這種玩笑有何好處？」

楚輕侯回答不出，楚安青着臉。「我早就說他們是那種東西，公子，你想想，人怎會沒有影子？」

楚輕侯已經在想，楚安用力的抓着那顆半禿的腦袋。「他們的說話，是不是也很奇怪？」

「嗯。」楚輕侯不覺頷首。

「那兩個女人走路的時候完全就不像用脚走路，是在脚不沾地的飄前，所以公子雖然有一身輕功，始終追不上她們。」

楚輕侯不由又想香奴昨夜回答他的兩句話。

——姑娘身形輕盈……

——那大概是因爲我的肉不多。

——姑娘的玉手已練得有如冰雪般寒冷。

——那不過是我的血太少。

當時他只是覺得香奴回答得很奇怪，現在想起來，不覺毛骨悚然，再想到昨夜，香奴對他的奇怪舉動，和楚安聽到她們姊妹那番奇怪的說話，更就由心寒出來。

楚安適時補充了一句。「昨夜那個叫做香奴的女人，我肯定她準是要吸公子的血！」

楚輕侯不覺以手加頸。「那留侯爲什麼要阻止？」

「那是因爲他還要利用我們，想從我們口中知道多一些那個蕭十三的事情。」

楚輕侯亦已心中有數，背負雙手，繞着那三個墳墓踱步起來。一面道：「老奴只是奇怪那個東海留侯爲什麼對蕭十三那麼感興趣。」

「他說過的了。」楚輕侯雙眉一皺。

「因爲蕭十三既有錢又有勢。」

「這與他有什麼關係？」

「也許他想要利用蕭十三去對付什麼人。」

「什麼人？」

「他是被朝廷流放海外，要報復，對象當然就是當今天子。」楚輕侯眉皺得更深。「難道他竟是要迷惑蕭十三，借蕭十三的勢力試圖傾覆天下？」

這句話出口，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楚安更吃驚。「公子，會不會這樣？」

楚輕侯沉默了下去。

× × ×

石陵乃建在山頂之上，憑欄外望，周圍的景物盡在眼底。

那眞的是一個島，而且是一個孤島，在大海之上，極目望去，水天一色，附近沒有其他島嶼。

西面是沙灘，那無疑也就是楚輕侯主僕登陸的地方，居高臨下，他們可以看到那一片松林，昨夜香奴在迎接他們的石牌坊，還有那個池塘，那座水軒，連接水軒的九曲飛橋，那片廣場，然後就是宮殿，漫山紅葉。

東南北三面看來都是斷崖，島嶼面積也相當寬闊，林木茂盛，亭台樓閣點綴其中。

這無疑就是一個世外桃源，楚輕侯縱目四顧，忽然歎了一口氣。楚安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楚輕侯，這時候忍不住又問：「公子，我們……」

楚輕侯截道：「不必驚慌，一切自有我安排。」

楚安當然聽得出這是安慰說話，這樣的說話楚輕侯也不是第一次出口，只是這一次，他完全沒有安全的感覺了，楚輕侯雖則武功高强，畢竟只是一個人，在楚安

的心目中，人力始終敵不過魔力，楚輕侯目光轉回，四顧一眼。「這實在是一個好地方。」

「老奴却是一刻也不想留下。」

「要離開這個地方可不容易。」楚輕侯目光更遠。「東南北三面看來都是斷崖，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

楚安道：「那個松林之內却守着那麼多白衣人。」

「所以那條路也一樣不好走。」

「老奴看，他們都有問題。」

「不過他們都有影子。」

「老奴現在倒希望他們沒有。」楚安歎息道：「他們若都是那種東西，白天不能够出現，我們現在就可以逃離這個小島。」接指着遠遠的沙灘。「六絕與我們那四葉小舟都在那兒，我們可以挑一葉最好的划回去。」

「那些小舟若然還在，的確可以。」

「是了，公子，那些小舟都漂流到這個小島來了，會不會是那個東海留侯的魔法呢？」

「希望不是，否則你我就是能够闖到沙灘，上得小舟，也未必能够划回去。」

「那怎麼是好？」楚安驚問。

楚輕侯笑道：「你担心什麼？這都是推測而已，不一定是事實。」

楚安想了想，道：「公子，這地方邪裏邪氣，我們還是趕快離開。」

「就因爲這地方邪裏邪氣，我們才要留下。」

「到公子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命離開。」

「我們的運氣，不是一向以來都很不錯？」

「老奴這把年紀，倒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只是公子還這樣的年輕。」

「生死有命，安伯也用不着來爲我担心。」

楚安歎了一口氣。楚輕侯又沉吟了一會。「我們這就到處去走走，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吃的，然後，去看那些白衣人是不是還在。」

「若是不在？」

「我們就先到沙灘那兒，小舟若是在，又還能够用，那固然最好，否則便得先將之修妥，找個地方藏起來。然後你就留在那兒等我。」

「公子你……」

「回來這裏，東海留侯他們若不是生人，這個墳墓便是他們日間休息的地方，到了夜間，他們便會由墳墓走出來。」

楚安怔怔的聽着，怔怔的望着楚輕侯。「公子其實也有些相信的了。」

楚輕侯一聲歎息。「我有些相信，是因爲有些事情我根本不能够解釋。」

「譬如他們的沒有影子。」

「嗯——」楚輕侯目光垂下。地面上有他的影子，也有楚安的，楚安的目光亦不由落下來。楚輕侯接道：「正如你說的，人又怎會沒影子？」

楚安用力的點頭，接問：「萬一他們發現了公子，知道公子發現了他們的秘密，公子豈非很危險？」

楚輕侯道：「他們也許已不在乎。」

「若是在乎——」

「那東海留侯看來還不想殺我，否則昨夜也不會喝止那個香奴——也許我對他還有用。」

「他們若是眞的由墳墓裏走出來，公子……」

「見機行事。」

「老奴要跟公子在一起。叫老奴一個人留在那邊，嚇都只怕要嚇死了。」楚安苦着臉。「那邊一樣是不安全，倒不如就留在公子身邊。」

楚輕侯稍爲沉吟。「我們先下去看看再說，說不定我們根本走不出去。」

楚安笑起來。「反正公子還不想離開，管他那許多。」

楚輕侯笑道：「看看才放心。」轉身舉步，往一旁石階走下。楚安看了看那三座墳墓，不敢遲疑，慌忙跟了下去。

陽光這時候更加溫柔，雲漸厚，風漸急。紅葉在風中吹落，秋意更蕭瑟。

×　×　×

花樹叢中亭台樓閣雖然多，却都是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楚輕侯主僕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他們也不怎樣覺得飢餓，那種難言的寂靜，難言的恐懼，彷彿連他們的腸胃都塞滿。

轉了幾個彎，在他們的前面出現了一片果樹，種種不同的果樹。那之上不少結滿了紅紅綠綠的生果，有些已經熟透，楚安一眼看見，高興得跳起來。那些生果有些他們簡直連聽都沒有聽過，却都美味非常。

楚安每樣都一試，還沒有試遍，肚子便已經塞飽。

在果林之間，居然有幾隻梅花鹿在徘徊。那些鹿也不畏懼楚輕侯他們，楚輕侯手撫着其中一頭梅花鹿，忽然道：「我們昨夜吃的是鹿肉。」

楚安叫起來。「難怪味道那麼奇怪，幾樣菜式吃來差不多都是那個味道。」

楚輕侯道：「也好。」

楚安說道：「好得很，我們就是跑不了，只要那位侯爺不吃掉我們，也不怕餓死。」

楚輕侯笑笑舉步，繼續前行。

對於島上的情形他雖然還是很陌生，但方向却沒有迷失。只看地上的影子，他便已知道方向，但多看幾眼，不免又省起沒有影子的東海留侯他們，不免又心寒起來。

×　×　×

雲更厚，而且在逐漸變色。地上的影子越來越淡薄，楚輕侯忽然留意，仰眼望去，只見一團團黑雲正像奔馬一樣四面奔來。

「暴風雨只怕又要來了。」楚輕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楚安應聲望天，面色一變。

這時候他們已穿過廣場，來到那條白石徑的入口。

松林濃密，石徑蜿蜒。楚輕侯在石徑前停下腳步，目光突然亮起來。楚安一步便待跨進去，却被楚輕侯一把拉住。「小心！」

「那兒不對了？」

楚輕侯手指石徑左側松林，在那邊一株松樹之下，隱約可以看見盤膝端坐着一

個白衣人，一枝出鞘的長劍就插在他前面地上。

看到了這個白衣人，楚安跟着就看到了第二個，那一個距離第一個不到一丈，標槍一樣站在一株松樹的前面。

再遠望，松林中白影隱約，也不知藏着多少個白衣人。右面松林也一樣。

楚安倒抽了一口冷氣。「我們走不走過去？」

楚輕侯道：「我們若是走過去，他們一定阻止！」

楚安當然沒有忘記香奴昨夜那番話。——他們是負責這兒的安全，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武功，有他們在附近巡邏，別人要進來固然不容易，要出去也一樣困難。

楚輕侯接道：「雖然他們未必阻止得住，這一來却就打草驚蛇。」

楚安說道：「也許還有其他的辦法走過去。」

楚輕侯答道：「不能够硬闖，只有偷越。」

楚安撫掌道：「以公子的輕功，一定可以飛越過這片松林。」

楚輕侯道：「光天化日之下，要不被那些白衣人察覺，只怕並不容易。」

楚安的笑容忽然僵住。「要是帶着老奴，就連飛越只怕也大成問題的了。」

楚輕侯目光一落。「你放心，我是不會將你一個人留下來的。」

楚安道：「現在相信還不成問題。」

「我們既然不打算現在離開，還是算了吧。」楚輕侯仰眼望天，此時心頭忽然一動。「我們回去陵那邊。」

「爲什麼？」

「暴風雨降臨，說不定他們亦會出現。」楚輕侯一聲歇息。「不知何故，我竟會生出這個念頭。」一頓又說道。「也許就因爲昨夜那一陣暴風雨。」

楚安抓了抓腦袋，「石陵上可沒有地方能藏起我們。」

「我們可以藏在楓樹上。」楚輕侯目光一轉。「安伯還是留在小樓那邊……」

話口未完，楚安已叫起來。「老奴支持得來。」他跟着打了一個哈哈。「暴風雨又算得了什麼，有過昨夜的經驗，公子用不着担心老奴。」

楚輕侯點點頭笑道：「反正我是說不過你的。」

楚安大笑，目光落處，叫道：「我們得走了。」

地上這時已沒有他們的影子。

黑雲已四合，陽光消失，天地間忽然暗了下來。

骷髏

風更急，天色已黑濃如潑墨，漫山紅葉也變了顏色，那也是紅色，那種紅色却有說不出的怪異，給人一些再沒有美麗的感覺。

那仍然像血，却不是鮮血，是瘀血。

山頂那座石陵就好像是浸於一盆瘀血之中，那三塊石碑却反而顯得更光白。看着那三塊石碑，楚輕侯主僕彷彿又看到了東海留侯香奴月奴那三張蒼白如死人的臉龐。

他們也在那一盆瘀血中，躲藏於接近石陵一株楓樹的樹梢上。濃密的枝葉遮住了他們的身子，楚安雖然坐於樹椏中，雙手仍緊抱着樹幹，又恐一個不小心墮下來，楚輕侯就於他身旁，雙手分開枝葉，往外偷窺，目光却緊盯着那三塊石碑和那三座石墳之上。

時間在等待中消逝，周圍的環境也就在他們的等待中越來越變得恐怖。他們忽然有一種置身於地獄的感覺。楚安終於忍不住開口：「公子，我們是不是就呆在這裏？」

「你這是第三次這樣問的了。」楚輕侯帶笑回答。「我不是早就告訴你若是害怕最好回房躲起來。」

「老奴那裏害怕了。」楚安的嘴巴仍硬得很。

楚輕侯一笑，方待要說什麼，天地一亮，一下悶雷，突於半空落下。天地都似被震動，兩人的心亦應聲「噗」地一跳。

楚輕侯不覺將頭抬起，一滴豆大的雨點即時打在他的臉上。

「來了！」他吁了一口氣，不覺抬手，往面上抹去。

也就於這刹那，一道灼目的閃電在天空閃現！那道閃電銀蛇般飛舞於潑墨般的天空中，美麗而妖異！

閃電消逝，又一聲霹靂，暴雨傾盆倒下。

雨點亂箭一樣射落於漫山紅葉之上，「沙沙」聲急起，就像無數餓蠶在嚙噬桑葉，又像是有無數毒蛇在到處遊走。

楚安聽着心寒，目光不覺落在樹幹上，看見並無蛇游上來，才鬆過一口氣。楚輕侯的目光却落回石陵上，那邊並沒有任何異樣。

兩人的衣衫迅速濕透。

×　×　×

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急。

霹靂轟鳴，銀蛇亂閃，漫山楓葉顫抖在狂風暴雨中，發出怒濤飛捲一樣的響聲來。

閃電雖無聲，奔電却有如戰鼓，風呼嘯，雨響如萬馬奔騰。

楚輕侯忽然發覺這裏簡直就像是一個古戰場。紅葉飛舞於風雨中，就像是血飛激在刀箭下。

血奔流！

風雨雷電，組成了一首激烈而蒼涼的曲調，充斥在天地間。

×　×　×

雨水順着楚輕侯主僕的臉頰瀉下，經過他們的脖子，流進他們的胸膛，那種感覺令他們極不舒服。楚安那雙手抱樹更緊，忽然嘆了一口氣。「公子，這一夜暴風雨比夜昨的大多了。」

楚輕侯「嗯」的點頭，目光並沒從石碑上移開。楚安接問：「不知什麼時候停止？」

「很難說。」楚輕侯苦笑。

這一絲苦笑猶未消逝，又一道閃電劃過。

天地一亮，那刹那楚輕侯突然發覺正中那塊石碑竟好像一動，他心頭一凜，目光同時亦一緊。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血濺日觀峯

劍無名人也無名

（一）

穹蒼朦朧，夜色將盡。

蘇東坡詩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此地雖非瓊樓玉宇，却是人間高處。

泰山日觀峯高接天雲，自是人間極高之地。

× × ×

風寒，人影蕭瑟。

峯上有人，孤寂一人。

他衣裳單薄，除了掌中一劍，似已身無長物。

劍鞘殘舊，劍鍔上的青銅也已變却顏色。

看來這把不會是好劍，就和它的主人般落拓。

劍無名，人在江湖也無名。

除了他的幾個朋友之外，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他還年青，才二十出頭。

無名之人，當然不會受人所重視。

他不甘寂寞。

他必須闖出自己的一番事業，讓天下間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劍不能無主。

人不能無名。

東方天際，已露一綫微白晨曦。

人呢？

伏屍小湖畔

他將來是否也會像這一綫微弱的晨曦，漸漸在天地間發出更燦爛的光芒？

（二）

天色漸更亮，只見絢爛壯麗的雲彩，圍繞在羣峯之上。

羣峯雖然高聳入雲，但在日觀峯上，羣峯、彩雲却俱在足下。

驀地，旭日在彩雲間浮現出細小的一角。

天際萬道金光立時迸射，穹蒼已化作金黃色的世界。

旭日更高升。

它從雲海裏緩緩地浮出，這正是自古以來，一直最令人嚮往的「泰山日出見雲海」奇景。

面對着這一幕波瀾壯闊的奇景，薄衣少年不禁看的出神。

直到他身後出現了一個錦衣中年人，他還是沒有改變站立的姿勢。

他似已渾然忘我。

錦衣人的眼睛清澈而冷酷，一直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少年。

一輪旭日，終於有如一個渾圓的大火球躍出雲海，陽光之下，觸目盡是變化萬千的瑰麗圖畫，倘非親自置身於此，又有誰能想像到世間上竟有此等奇景？

兩人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只是錦衣人的嘴角，已開始流露出一種充滿肅殺意味的微笑。

「我來了。」他終於首先開口。

少年一笑，依然背向着他。「在今天之前，謝大俠可曾到過此處？」

錦衣人點頭。「六年前，謝某曾三度登上此峯，可惜俱遇上惡劣天氣，不是滂沱大雨，就是雲霧蔽日。」

少年淡淡道：「的確可惜。」

錦衣人默然片刻，道：「今早總算是個好天氣，泰山日出奇景果然值得令人嚮往，沒有讓我失望。」

少年忽然輕嘆一聲，道：「淮陽謝家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却是令人失望的很。」

錦衣人額上的青筋似是微微凸起，他冷笑道：「還沒有動手，你已知謝某的劍法不行？」

少年搖頭。「在下雖然不是個很謙遜的人，但也決不會狂妄自大。」

「那麼剛才你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少年嘆道：「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蜀東怪叟曾天雷把天雷劍譜贈給淮陽謝家，百餘年來，這九九八十一式天雷劍法都是江湖敗類、不忠不義之徒的尅星，直到令尊那一代為止，還是沒有錯殺過一個好人。」

錦衣人冷冷道：「謝家的劍，本來就是正義之劍。」

少年突然轉身，目光如電般向錦衣人的臉龐厲射。「但這九九八十一式劍法傳到你的手裏，已因你而蒙上了不可洗脫的恥辱。」

錦衣人沉着臉，冷冷道：「你還年輕，容易誤信人言，我不怪你，但有兩件事你却是錯了。」

少年傲然卓立，冷冷道：「在下俯仰問心無愧於人，就算錯走千百着棋子，也絕不後悔。」

錦衣人冷笑道：「你第一件錯事，是不該去管別人的私事。」

少年目光森冷，道：「殺友奪妻，無義無恥，人人得而誅之。」

「好一個殺友奪妻！」錦衣人忽然仰面狂笑，「不錯，無論是誰担上了這條罪名，這一輩子的聲譽就注定是永遠毀定的了。」

「你愛惜自己的名譽？」

「名譽就像是鳥兒的羽毛，沒有羽毛的鳥兒又怎能翱翔九霄之外？」

「謝大俠果然具有凌霄壯志。」少年臉上的神態變得很平靜，「你要保存自己的名譽，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錦衣人瞳孔收縮，道：「你說該怎麼辦？」

少年道：「不怎麼辦，只消從這裏跳下去。」

說着，伸手向陡峭的山崖一指。

崖下彩雲絢燦艷麗，根本就無法知道究竟下面有多遠、有多深。

錦衣人冷笑不迭，道：「你說自己並不狂妄自大，其實却是個驕狂跋扈、目空一切的無知少年。」

少年瞧着他，冷冷道：「我若只是個無知少年，你也不會到此赴約。」

錦衣人道：「這正是你第二件錯事，你把我約到這裏，無異是自尋死路。」

少年目光一閃，冷然道：「不錯，在這裏四下無人，無論你用甚麼法子殺了我，江湖上的人都不會知道，更不會有人說你以大欺小，對付一個無名小卒。」

「你看來並不愚蠢，」錦衣人笑了，他的笑容就像是一頭殘酷的獅子，「可惜我已無法可以容納你活在世上，否則我一定會收你為徒。」

少年臉罩寒霜，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兩個字：「拔劍！」

錦衣人仍然站立着，毫無動靜。

「謝某劍下，從來不殺無名之人。」

「我姓衞。」

「這一點謝某早已知道，但你的名字呢？」

「衞翔鶴。」少年已把劍亮出。

他冷冷一笑，又道：「謝雲樓，你現在已滿意了罷？」

錦衣人沉着臉，終於也拔劍。

（三）

陽光燦爛，兩把劍的劍鋒都發生了令人心悸的光芒。

決戰是一件悲壯的事。

在戰士的眼中看來，公平的決戰非但悲壯，而且神聖，神聖有如處子的初夜。

衞翔鶴現在面對的對手，是天楓坡謝家的主人謝雲樓。

謝雲樓是中原武林中，人人敬重的淮陽劍客，也有人叫他淮陽第一名俠。

他是個很有身份的人。

他似乎不該來到這裏，和一個藉藉無名的無名小卒決戰。

這一戰，謝雲樓敗了固然面目無光，就算是贏了，也絕不見得是一件很光采的事。

但他來了。

對於一個知道自己秘密的人，他怎能輕易放過？

× × ×

劍鋒相對，陣陣殺氣，似乎連羣峯外的雲彩都已變了顏色。

此刻若有別的武林中人觀看，他們都必會認為這是强弱懸殊的一戰。

謝雲樓當然是充滿信心的。

難得的是，衞翔鶴居然也是氣定神閒，在沒有動手之前，連謝雲樓都看不出他有甚麼破綻。

高手比劍，並不一定要在動手之後，才能察覺到對方的破綻與弱點。

謝雲樓曾經不止一次，在雙方還沒有交手之前，就已經看出了對方的破綻在那裏。

每當遇上這種情況的時候，謝雲樓往往只發出一劍。

因為他只消一劍就已足够把對方完全摧毀。

但眼前的衞翔鶴，沒有破綻。

最少，在正式動手之前完全沒有。

× × ×

雖然如此，謝雲樓仍然有把握，可以一劍就把衞翔鶴整個人摧毀。

那是絕對的把握。

這一次，衞翔鶴必死無疑！

（四）

晨光下，兩人仍在對峙。

謝雲樓右手持劍，一雙眼睛如同利刄般，幾乎可以穿過衞翔鶴的心臟。

衞翔鶴一直都是那麼鎮定。

但忽然間，他雙眉一蹙，似乎有點不對勁。

謝雲樓沒有趁機進攻，他仍然在盯着這個向自己挑戰的少年。

衞翔鶴忽然面色蒼白如雪。

謝雲樓却笑了，他的笑容甚至比忽然發了大財的人還更愉快。

「怎麼？你爲甚麼還不出劍？」

衞翔鶴仍然沒有動手，但額上却已滲出了一顆一顆晶瑩的汗珠。

他的手甚至在發抖。

因爲在這一瞬間，他忽然發覺自己的內力，竟然完全消失！

× × ×

但凡學劍的人都知道，劍法上的招式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還是使劍者本身的內力。

勁力不足的劍招，就算怎樣精妙，當遇上高手的時候，也是必敗無疑。

劍招與內力，本來就是相輔相承，缺一不可的事。

衞翔鶴自六歲學劍，這十餘年來，可說是從來都沒有一天間斷過。

他對於本門的劍招，可說是練得滾瓜爛熟，就算是把他的腦袋削開，他也絕對不會忘記。

但他却在這一瞬間，忽然發覺自己的內力完全消失。

面對着謝雲樓這等高手，他又怎會有僥倖的機會？

他實在難以明白，自己的內力爲甚麼會忽然消失的？

當他登上日觀峯的時候，他還是可以提氣運力，施展輕功，很輕鬆地就來到目的地。

但當決戰已來臨的時候，他却竟然變成一個完全沒有內力的人。

他的心境，就像是一個準備拔刀搏虎的獵戶，忽然發覺自己的刀已經失落，只餘下毫不管用的刀鞘。

這眞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謝雲樓也就是要他性命的人。

× × ×

劍鋒晶瑩，心却已冷。

一陣山風吹了過來。

衞翔鶴不但心已冷，連手足都已冰冷如雪。

他如墮千年冰窖，更像是已經掉進了萬刦不復的地獄。

謝雲樓臉上的笑容越來越愉快。

他道：「你一定很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衞翔鶴咬着牙，終於點頭。

謝雲樓淡淡笑道：「你昨天是不是在金堂客棧渡宿？」

衞翔鶴又點頭。

謝雲樓悠然道：「你是否還記得，客棧裏有個賣唱的姑娘？」

衞翔鶴目光一亮，但臉上仍然是一片大惑不解的神色。

他當然沒有忘記那個賣唱的姑娘。

他甚至沒有忘記她髮髻上插着一朶小紅花。

那賣唱的姑娘叫美鶯。

她的臉龐很美。

她的聲音也確如出谷黃鶯。

她只是在客棧店堂中清唱了幾句，就已把衞翔鶴深深的吸引着。

但美鶯只是唱了幾句，就給三個無賴漢欺負，還當衆動手動脚，可說是目無王法。

衞翔鶴不是六扇門中人，他不是衙差、捕快，他並不代表王法，也不會執行王法。

但他却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法律。

這一套法律，也是每一個有正義感的江湖人必定遵從的法律。

這套法律已很老了，也許自有人類開始以來，就一直有這套法律存在。

這法律只有八個字。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衞翔鶴拔的不是刀，他用的是劍。

但他也沒有拔劍，他用的是一雙比鐵石還堅硬的拳頭。

雖然他花在劍法上的時間，遠比花在練拳的時間多千百倍，但他的拳法，用來對付這三個無賴，已是綽綽有餘。

即使他只用一隻拳頭，也嫌太多。

事實上，他只消用一根指頭，就已經可以把他們擊倒。

三個無賴吃足了苦頭，最後的下場是抱頭亡命飛竄。

但那個叫美鶯的姑娘，却已嚇的快要昏倒過去。

衞翔鶴急忙扶着她。

美鶯髮髻上的小紅花，傳出了一陣令人心醉的香氣，但這種香氣却似乎有點古怪……

× × ×

——想到這裏，衞翔鶴終於明白了。

「是那一朶小紅花！」

「不錯，就是那一朶小紅花。」謝雲樓笑了笑，慢慢的說道：「那朶花裏早已放了一種毒香，可以令人在六個時辰之後，突然完全喪失內力。」

衞翔鶴幾乎氣得暈倒過去。

倘若他敗在謝雲樓的劍下，即使被斬爲肉醬，他都絕不會生氣。

但他却敗在一個卑鄙的陰謀中。

他實在敗的不服氣。

謝雲樓又在催促他：「話已說完，請動手！」

衞翔鶴突然大喝一聲，挺劍全力刺向謝雲樓的心臟。

這一劍本來很精采，就算不能立刻殺了謝雲樓，最少也可以給他極大的威脅。

可惜現在他的劍，就像是一個沒有生命、也沒有靈魂的走肉行屍。

現在這一劍也許可以殺死一些武林中三四流的角色，但用來對付謝雲樓，却是差得遠了。

謝雲樓輕描淡寫的就把這一劍化解，然後又輕描淡寫的回刺一劍。

他的劍法很輕鬆，他的心情更輕鬆。

因爲他已解決了這個知道自己秘密的無知少年。

在謝雲樓的眼中看來，衞翔鶴的確是個無知的人。

最少，他連那個賣唱的姑娘是誰都不知道。

× × ×

彩雲漸散，天朗氣清。

日觀峯上，只有一人。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臉上憤怒的表情也已僵硬。一蓬鮮血，濕透他那單薄的衣裳，染紅了他的胸口。他掌中還有劍。

劍無名。人也無名。

莽莽江湖，又可知有多少像他一般的人，遭遇到同樣卑鄙陰險的陷阱？

（五）

謝雲樓帶着愉快的微笑，離開了日觀峯。

他劍上的血跡早已抹乾。

就在這一天，他決定要找一把殺人不沾血的寶劍。可惜，他錯過了機會。

他居然沒有看出，那個死在自己劍下的無名小卒，他掌中的劍就是一把寶劍。

一把足以震撼整個武林的寶劍。

還有一點，是謝雲樓沒有料到的，就是當他離開了日觀峯之後，不久又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很老了，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

但他的輕功，却堪稱出神入化。

最少，連謝雲樓這種高手也沒有發覺，這老人早已在日觀峯上。

× × ×

一個無名劍客的性命已告終結。

一個蕩氣迴腸的故事却剛開始……

黑衣殺手

（一）

晨風的寒意雖濃，丁獵仍然和平時一樣。

他策騎着他最寵愛的黑豹子，在大路上疾馳。

黑豹子不是豹子，是一匹馬。

一匹只有三歲的黑馬。

在洛陽，沒有人不知道丁公子的大名，也沒有人不知道這匹黑馬的價值。

去年臘月，一個落拓的江湖人，在洛陽城石獅橋上賣馬。

這人很瘦，年紀已不輕，看來已年將六旬。

馬也很瘦，但却很嫩，才兩歲。

有人出價五百両，以爲他必願把馬出售。

但這落拓的江湖人不賣。

他還了一個價錢：「五萬両。」

於是，洛陽人引爲笑談，都說這人瘋了。

但三天後，再也沒有人敢說他瘋。

因爲丁獵買下了這匹馬，而且立刻付足五萬両，不欠分文。

於是，每個人的心裏都在想：「瘋的是丁公子。」

但半年後，大家終於不能不佩服丁公子的眼光。

因爲丁獵憑着這匹黑豹子，在蘭州一次場面盛大的賽馬中，力挫羣雄。

連秦州李鐵昌的火鳳凰、濟南阮三少爺的金衣寶、還有開封府第一位大美人林雪嬌的雪上飄，這些一流良駒，俱敗在黑豹子的蹄下。

主辦這一次大賽馬的，是蘭州首富黃普天。

奪魁的馬匹，可獲贈一隻碧玉馬。

碧玉馬本身固然是一件珍貴的寶物，但更值得令人炫耀的，却還是因爲它代表着勝利者的榮譽。

但丁獵從來都沒有向任何人炫耀過這隻碧玉馬。

雖然他承繼了他父親遺下來的千萬家財。

雖然現在洛陽最有錢的人就是他。

但他絕不是那種喜歡自我炫耀的人。

他參加那一塲賽馬，並不志在與那些公子哥兒爭風頭。

他眞正的目的只有一個。

——丁獵喜歡林雪嬌，他是爲了要看看她，才參加這次大賽的。

遺憾的是，丁獵憑黑豹子贏了比賽，但却反而惹怒了林雪嬌。

若不是黑豹子，林雪嬌的雪上飄就是這次賽馬的第一名。

她本來就是個使慣脾氣的淘氣姑娘。

她一怒之下，就不再理睬丁獵。

令丁獵更氣結的是，林雪嬌不但不睬他，而且還跟阮英傑顯得很親暱的樣子。

阮英傑就是那個阮三少爺，他的金衣寶僅勝李鐵昌的火鳳凰，跑了個第三名。

所以丁獵雖然掄元歸家，却是一直快快不樂。

他很想忘了林雪嬌。

但他却往往忘了自己，也忘不了這個美麗而淘氣的美人兒。

（二）

洛陽城外的官道，滿是落葉。

黑豹子唯一能令主人滿意的，就是牠奔馳中的速度。

疾馳，是一種刺激。

有人視刺激爲享受，也有人視刺激爲痛苦。

但丁獵既不覺得這種刺激是享受，也不覺得這種刺激是痛苦。

他只希望自己在刺激中痲木，在刺激中忘了那可愛又可惡的女孩。

但他仍然無法忘記。

× × ×

黑豹子脚程奇快，轉瞬間已奔出洛陽城外五十里。

這裏有一個小小的山崗。

山崗下，有幾幢古老的屋子，其中最大的一幢，是屬於丁獵的。

丁獵家財千萬，這一幢屋子他當然並不在乎。

但住在這屋子裏的人，却是丁獵一直都極其關心的。

那是一個孤兒。

同時，也是丁獵唯一的師弟。

（三）

雖然丁獵已不止一次向這個師弟提出，希望他遷進洛陽城裏，和他一起居住。

但這個師弟不肯。

他說：「我能够住在這幢寬敞的屋子裏，已很滿足。」

他的確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丁獵很喜歡他，兩人間的感情，就算是許多同胞兄弟也及不上。

他沒有姓，附近的人都叫他七郎。

七郎現在才十七歲。

在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是練習武功。

倘若沒有師父，把他從飢寒交逼中挽

回性命，他早已變成一堆枯骨。

所以，他的師父不但是師父，同時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七郎不但練武，也勤力讀書。

他很年幼的時候，就已知道「感恩圖報」這句說話。

師父待他很好，而師兄丁獵也待他不薄。

所以，雖然他在五歲那年就已是個孤兒，但他已很滿足。

他沒有太多的幻想。

他只知道師父和師兄對自己的期望極高。

而且，他也想在江湖上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他並不是存心要出風頭，但他也不想沉沉寂寂的就渡過這一輩子。

× × ×

想起了七郎那張濃眉大眼睛的臉，丁獵就會從心裏發出微笑。

他喜歡七郎那種正直、剛毅的性格，他相信只要經過琢磨，七郎將來必定能成大器。

雖然，他背後缺少了丁獵那種顯赫輝煌的家世，甚至從小到現在，還未曾擁有過一件比較鮮明、考究的衣裳。

但這些根本就不重要。

最重要的還是七郎這個人，他具有極深厚的潛質，和一種不怕艱辛、遇上困難能沉着應付、意志堅毅無比的性格。

丁獵自信自己不但相馬的眼光獨到，對於相人這一方面，也同樣會看得很準。

這個把月以來，丁獵幾乎每一天都去找七郎。

也許世間上唯一能令丁獵暫時忘記林雪嬌的人，就只有他這個正直而且很討人歡喜的師弟。

但這一天，丁獵找不着七郎。

連在他附近居住的人，都不知道七郎去了甚麼地方。

（四）

日已偏西。

天氣也好像漸漸和暖起來。

丁獵找了半天，還是沒有找到七郎。

× × ×

黑豹子渴了。

丁獵帶牠到一口小湖裏，讓牠喝水。

忽然間，他看見小湖彼岸，出現了四個戴笠帽、披黑披風、全身俱穿緊身黑衣的劍手。

他們的笠帽都壓得很低，遮住了大半邊臉龐。

丁獵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來歷。

但他們却好像是衝着丁獵而來的。

其中一個身材最高大的黑衣劍手，忽然向湖心拋出八塊木片。

木片並不很大，形狀和大小都很像鞋的墊子。

木片浮在水面上。

四個黑衣劍手突然身形拔起，向湖心飛掠過去。

那八塊木片，就是他們在湖心稍作停頓的工具。

颯！颯！

颯！颯！

四個黑衣劍手，竟然憑着這些輕薄的木片，就渡過這一口湖。

黑豹子不再喝水了。

牠是一匹極具靈性的良駒，當有陌生人來到的時候，就乖乖的自動退開一旁。

但那四個黑衣劍手一上來，就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把丁獵和黑豹子包圍着。

丁獵沒有反應。

他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四個人，居然牽着黑豹子，從站在東、南兩人的中央穿出去。

但他和黑豹子剛穿過去，站在西、北的兩人却又已攔在人馬的面前。

他們仍然被包圍着。

丁獵的心情本來就不大好，給他們這麼一攪，臉色更是很不好看。

突聽那身材最高大的黑衣劍手冷冷的說道：「你走，馬兒留下。」

然後，丁獵就看見了四把寒光森森的長劍，而且每一把劍的劍光，都對準了自己的咽喉。

× × ×

青鋒寒光在閃動，丁獵却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他不動，也不響，似乎是在沉默着。

但忽然間，他的人已翻飛在馬鞍上。

鞍轡是嶄新的，馬蹬更是用純金鑄造，配合着丁獵這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的確有一種令人心醉神往的風采。

他這一下躍上馬鞍的姿勢，就已很美妙，而丁公子騎術之精湛，也是人所共知的。

但這四個黑衣劍手並沒有興趣欣賞丁獵的騎技。

當丁獵翻身飛躍上馬的時候，四道森冷的劍鋒已同時向他疾刺過來。

這四劍的速度，實在很快。

快得驚人，快得令人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應該怎樣閃避或是招架。

幸好世間上有些人，當他面對最危險關頭的時候，不必考慮就能夠立刻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

丁獵就是其中之一。

當這四劍疾刺過去的時候，分明刹那之前還在馬鞍上的丁獵，忽然間就不見了踪影！

四劍同時刺空！

四個黑衣劍手的心同時向下一沉，彼此都有在高崖上一脚踩了個空的感覺。

這個看來只像個紈袴子弟的丁公子，他在那裏？

他們也沒有時間去想，立刻已抽身而退。

他們攻的時候快、狠、兇性十足，這一退的速度也是令人嘆為觀止。

無論是誰，能有這麼快的身法，最少都能自保。

但這一次他們却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一道快而不亂的劍光就在這時飛起。

一劍四變，每一變都在電光石火之間完成。

四個黑衣劍手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發出悶哼之聲。

總算他們都是有些胆識漢子，沒有驚呼慘叫出來。

他們退得更快，幾乎離開黑豹子遠遠五丈。

每個人的胸膛，都裂開了一道口子。

他們的胸膛都在冒血。

血腥紅。

他們的臉却俱已變成一片慘白。

只見丁獵又已坐在馬鞍上，他的劍又已在鞘中，彷彿刺傷這四個黑衣劍手的根本就不是他。

剛才丁獵究竟在那裏？

四個黑衣劍手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一件事，他們的武功，根本就無法在丁公子的劍下保得住性命。

但他們很幸運。

丁獵並不想殺他們，只是在他們的胸膛上留下了一點記號。

丁獵瞧了他們一眼，忽然嘆道：「四位的劍法雖然不錯，但以後最好還是小心一點，別給別人利用。」

那身材高大的黑衣劍手，突然仰天狂笑！

丁獵一怔。

「有甚麼事值得你笑？」

黑衣劍手笑聲倏止，大聲道：「咱們四兄弟從來都不會給別人利用，但為了主人，咱們却是萬死不辭。」

丁獵問道：「誰是你們的主人？」

黑衣劍手冷笑一聲：「憑你還不配知道。」

說到這裏，四個黑衣劍手突然同時發劍。他們不是自盡，而是發劍刺向另一個同伴的咽喉。

他們互相發劍，攻向同伴的要害，居然沒有一人稍加閃避。

丁獵的面色變了。

他們不是自盡，但却又與自盡何異？

這四個黑衣劍手來得神秘，死得更詭異、可怕。

直到他們都已躺下去之後，丁獵不禁喃喃自語：「他們的主人是誰？」

他只能自己問自己，也只能自己一個人在猜想。這樣當然沒有答案。

過了很久，丁獵終於輕嘆一聲，離開了這口小湖。

他打算去找賈一木。

賈一木是賈記長生店的老闆，平時難得一笑。但當他聽見有人死掉的時候，他就會從心裏愉快的笑了起來。

這種人的嘴臉實在很令人討厭，丁獵對他的印象可說是壞到了極點。

但現在，他不能不去找賈一木。

他有錢，四副上好的棺木，值得了多少？

好好歹歹，他們總算是挺有骨氣的漢子。

× × ×

賈一木是個青臉孔、眉毛稀疏、一雙眼睛白多黑少的中年人。

他的腿沒有跛，但走路時的姿勢却比鴨還難看。

丁獵要找賈一木，但還沒有到賈記長生店，就已在路上遇見了他。

賈一木臉上的神態似乎相當愉快。

在他的背後，還有四個壯漢。

這四個壯漢還扛着了一副上好的紫檀棺木。

（未完）

玄機妙算

張儀愚楚王

機智子．文

戰國時代，張儀到楚國作「連橫」遊說，楚懷王愛理不理，只得住下來，日子一久，變得非常貧困，他隨從請求歸去，張儀說：「你一定是因衣服不好，又沒新的才要回去，你等我再去見一次楚懷王，也許可以解決錢的問題。」

那時，南后和鄭袖都非常得寵，衣服華貴。

張儀晉見懷王，懷王對他態度十分冷淡，張儀說：「國王您若沒有什麼事要我效力，我就要到晉國去，好不好？」懷王說：「好，你去吧！」張儀說：「國王，你有沒有需要晉國的什麼東西？」懷王回答說：「黃金，美玉，犀牛，大象，這些稀奇的寶貝，都是我國出產的，我不需要晉國的什麼了。」張儀說：「那些鄭，周之地的女人非常漂亮的，如果不是先知道那是美女的話，會以為是天仙下凡呢。」懷王答：「我楚國是個位置偏僻的地方，還不曾見過中國（指黃河以北）的美女，既然如此，你就帮我找一位吧。」於是給了張儀一些黃金珠寶，叫他在晉時，為他做這一件事，就是物色美女，將她帶來楚國。

南后和鄭袖聽到這消息，都很緊張，怕張儀如眞的帶回一位佳麗，國王會冷落她們。南后就叫張儀來，對他說：「我聽說你要到晉國去，我有一點錢，特別送給你的侍從們，以供車馬之資。」於是送了黃金千兩，鄭袖也送了黃金五百兩，張儀全收了。

張儀向懷王辭行時，對懷王說：「現在一路到晉國，路途十分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再相會？請您賞一點酒吃，為我餞行好嗎？」懷王答應了，立即設了酒宴，張儀吃到一半，又說：「這裏沒有外人啊，能否請國王將您最喜歡的妃子召來增加一點酒趣？」楚王也答允了，就叫南后和鄭袖來，加入酒宴娛客：張儀見到她二人到，鞠躬謙卑的對懷王跪下道：「我在您的面前，有一項死罪。」懷王不解，問道：「是什麼呢？」張儀回答道「我足跡遍天下，從沒見過比這二位更美的了！我說過要為您找最漂亮的，那是騙您了。」懷王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得意洋洋的說：「你不必介意，我不怪你，我早就知道世上所有的美女，都比不上她們！」

懷王自然不會向張儀要回珠寶黃金，南后和鄭袖也以為自己的一千五百兩黃金生效了。誰也不知道這是張儀騙旅費的詭計。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大漠屠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高揚和芝兒逃出龍堡之後，被兩名江湖道上的殺手『刀煞』，『千毒手』追殺，這天在桃林中芝兒和高揚正玩得高興，兩名殺手突然施展毒招，情況危急，幸得白衣人適時出現，出手相救，終於把『千毒手』擊斃，『刀煞』也斷腕離去，但高揚也因此受重傷，在白衣人的悉心照顧下，高揚傷癒得快，兩人胆肝相照，高揚陡把龍堡的秘密道出……兩名殺手原來是龍堡派請來殺芝兒和高揚的，這次却因白衣人的相救，使殺均失敗了，於是龍頭老大又想出了一條更陰毒的計策來對付高揚和芝兒……

命案蔓延起　追魂令為記

芝兒吐一口氣道：「大哥不說，小妹也不知，原來做一個殺手，也不簡單，雖然我出身於殺手之堡。」

高揚道：「我却知道，因為我受過殺手訓練。」

白雲天道：「怪不得你身手如此了得，應變如此快捷。」

高揚苦笑道：「大哥不要笑小弟了，小弟不是差點栽了嗎？要不是大哥……」

白雲天一笑截斷高揚說下去，道：「揚弟，大哥不明白，你既說了要將龍堡毀去，又說要讓龍頭老大他們永無寧日，為何又不採取行動呢？你可將龍堡所在，公諸武林，由武林人去對付龍堡，這不是好嗎？」

高揚道：「大哥，我確有此意，但小弟初在江湖行走，名不見經傳，什麼人也不認識，名門正派，未必信我所說，小弟也沒有資格去找他們，這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小弟將龍堡公諸武林，他們信了，以龍堡在江湖上的所為，黑白兩道莫不欲得而毀之，必是羣情洶湧，殺到龍堡，不分青紅皂白，殺個鷄犬不留，以洩其憤，那就慘了，因為龍堡中有很多是無辜的人，為惡的只是龍頭老大他們，已成殺手的只是他們的工具，還有那些老弱婦孺，雜役粗工，仍在受殺手訓練的無知青年人，他們都是無罪的，小弟不忍眼看他們無辜橫死，這是小弟遲遲不採取行動的主要原因。」

白雲天點頭道：「原來如此，揚弟，你真是仁義胸懷，這確要考慮到，大哥真是慚愧，竟想不及此，聽你一說，我也認為你不宜公諸武林，不然將會成為一場血腥大屠殺！」

芝兒急道：「那怎辦，以我和揚哥之力，根本無能為，難道眼看着龍堡繼續殺人，繼續派人來暗殺我們？」

白雲天忙道：「大哥和大哥的朋友一定會帮你們的，放心吧，大哥也早有意想將龍堡除去，只苦於追查不到龍堡所在，如今你們既然有此心志，大哥是刀山火海不敢辭！」

高揚和芝兒同聲道：「那太好了！」

芝兒性急道：「那咱們商量一下，立即進行！」

望一下窗外天色，天邊只剩一抹晚霞，已有暮色，白雲天站起身，笑道：「不要急，有的是時間，揚弟也該休息一下，吃點東西了，我還有些事，明天再詳細談吧！」

芝兒挽留道：「大哥，就在這裏吃頓晚飯吧！」

高揚用眼色挽留白雲天。

白雲天拍拍高揚手臂，看一眼芝兒，道：「我實在有點事，明天吧，好嗎？」

高揚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白雲天高興地笑着道：「這才是好兄弟！」

一面邁步向房外走去。

芝兒隨後相送，出到屋外，白雲天攔道：「小妹，不要送了，進去照顧揚弟吧，大哥明天再來。」

芝兒一禮道：「大哥好走。」

白雲天一抱拳，轉身一躍，消失在院牆外。

看着白雲天消失的身形，芝兒也轉身進內。

× × ×

高揚在平靜地養傷，江湖上却鬧翻了天，出了幾宗轟動一時的命案。

命案首先發生在金陵。

金陵龍盤虎踞，代有人材。李自然，號稱「金陵一劍」，就是近百年以來，金陵城中最有名氣，成就最大的一代劍術宗師！

李自然劍術世家，生性聰敏好學，二十歲已盡得家傳劍法，二十一歲行走江湖，屢敗高手，博得「金陵一劍」美號，三十歲閉門苦練劍術。九年有成，本天地萬物自然運行生滅之道，創研出一套劍法，共百零八招，這百零八招劍法，深奧如海，迅厲如電閃雷擊，自然如行雲流水，的確是別創一格，李自然就以名為劍法名，將這套劍法名為「自然劍法」。

這套劍法一成，李自然名頭更盛，不少武林中人，上門欲領教一番，無不十招內被擊敗，讚佩不已，五年前他獨上武當，在解劍岩和武當當時最負盛名的武當七子中的五子一戰，這一戰激烈非常，激鬥五個時辰，武當五子終於敗在李自然的「自然劍法」第九十七招內，敗得口服心服。自然，李自然聲名如日中天，未逢敵手，三年前創立「自然」門，開宗立派，收了十二個資質上乘的年青人為弟子，人數雖少，也儼然成為一派宗師。

事實上江湖中人也稱許他為一代劍術宗師！

不料，就在五天前，這素負盛名的劍術宗師，却死於亂劍之下！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一大早，他最得意的大弟子許清源，因有急事要請示李自然，急步向院中李自然所住的小軒走去，在小軒外站立着，垂手恭聲喚了聲：「師父！」等了一會，沒有回應，再連喚了兩聲師父，仍然無回應，心道奇了，師父就算貪睡，也會被我三聲叫喚驚醒，莫不是師父病了，想到這，再提高聲音叫：「師父！」仍然沒有動靜，不由跨步進入軒中，軒內左書房，右臥房，中間是小客廳，許清源很自然走向臥房，在房門口立着，叫了聲「師父」，一點聲息皆無，心一動，輕推門探首朝內看，房內那有師父！床上被褥整齊，一轉身，往書房走去，才到書房門口，一股血腥味已撲鼻而來，大驚，已知不妙，一步踏進書房，直如五雷轟頂，剎那呆了，真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繼之一聲悲呼，「師父——！」轉身向窗外大叫道：「快來人啊！」一撲在地，想扶起躺在地上，滿身是血的李自然！

院外眾弟子正在練武廳上練習，被許清源那聲大叫驚動了，紛紛跑進院中，往敞軒奔去。

及一見書房中許清源扶抱着滿身是血的李自然，眾弟子皆大驚，一湧而進，紛紛叫道：「師父！」

「師兄，師父怎樣了？」

「師兄，這是怎麼回事？」

許清源抬起頭，狀若痴呆，望了眾師弟一眼，突然撕心裂肺地大叫道：「師父被人殺死了！」目中淚如泉湧。

眾弟子心胆俱裂，一齊撲身向前，淚流滿臉，大叫「師父」不已。

盞茶時候，大家情緒才平復了點，由許清源抱起已屍身僵硬、傷口凝血的李自然，抱到房中，放在床上。

李自然雙目怒突，張口露齒，一臉忿怒神色，致命傷為背後一劍，一劍穿心，立死無救！

許清源和眾弟子細一檢視，發現李自然渾身上下，最少有十七八道劍口，顯是在猝不及防下受到重擊，一名弟子在書房桌上，看到一塊雕有五龍盤舞的紅木牌，拿給眾師兄弟看，各人因入門才三年，對江湖上事所知不多，都不知是何物，只知這牌必和師父之死有關。

後來拿給在和師父換衣的許清源看，許清源拿在手裏，反復細看，初時也醒不起，細細端詳着木牌上五龍盤舞，當中一龍頭特大，猛然醒起師父曾對自己說過這牌來歷，身軀一震，脫口道：「五龍追魂令！」

眾弟子皆未聽過，聞言追問道：「師兄，何解？」

許清源牙一咬道：「這就是江湖上盛傳，神秘可怕的殺手之堡——龍堡的殺人標誌，據說，龍堡每殺一人，例必留下一牌。」

二弟子元冲問：「那師父是龍堡殺的了？」

許清源一點頭道：「錯不了，好個龍堡，師仇不報，誓不為人！」

眾師兄弟皆橫眉豎目，咬牙握拳，憤激填胸。

李自然的死訊一傳開，江湖上莫不震驚萬分，各門派，武林中有名望的人，紛紛去吊唁，及至祭奠完，許清源當眾出示「五龍追魂令」，說出師父為龍堡殺手亂劍襲殺，衆人無不動容，望着那面「五龍追魂令」，錯不了，很多人以前曾經見過，少林一定禪師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走前兩步，合什問道：「許施主，這面牌是令師死時發現的？」

許清源含淚點頭道：「師父伏屍在地

，這面牌是在書案上找到的。」

一定禪師又問道：「令師究竟因何被殺？」

許清源道：「這個，在下不知！」

武當清風子拂塵一揮，上前一步，道：「大師，龍堡殺人，那有原因，只要有錢就成，歷來江湖上被殺之人，有哪一個是和龍堡有仇的。」

一定禪師點頭道：「道兄說得不差，但究竟何人和李門主有仇，請龍堡殺手殺他？」

清風子道：「大師你曾記得，歷年來江湖上被龍堡殺死的人，可有追查到主謀之人？」

一定禪師不由點頭。

喧聲佛號，一定禪師當先告辭。

接着清風子和一衆武林人，也先後告辭。

一一送走來吊唁的人，許清源囑咐關上大門，在靈堂上對衆弟子道：「各位師弟，師父遭此橫死，自然門只剩下咱們師兄弟，所幸咱們平日皆勤奮練習，對師父傳授的『自然劍法』也有了幾成火候，但仍不足以自恃，師父一死，可能會有人上門尋仇，爲了不作無謂犧牲，我建議暫時解散自然門，各位師弟各歸家園，勤加研練，而我則和二師弟四出尋訪龍堡下落，追出兇手，爲師父報仇，那時再復自然門，各位師弟認爲怎樣？」

衆人吵着要一齊去，但被許清源和元沖勸服了，於是就這樣決定。

埋葬了李自然後，自然門橫匾除下，大門關閉，衆弟子四散，許清源和元沖一路，從此，天涯海角，追索龍堡之所在。

不久，江湖上傳出自然門解體，除名江湖的事。

× × ×

就在「自然」門掌門人死了的第二天，在揚州，又出了四條人命！

「天狼」余北，「地蛇」曾百足，是黑道上有名人物，兩人形影不離，合手幹那無本買賣，無往不利，兩人手段兇殘，殺人從不留活口，行踪不定，很難有人知其確實落足處。

但他們兩人却同時暴屍揚州最著名的一間妓院——百花館內！

兩人都死在百花館兩個最紅的妓女床上，都被人一棒打殺，兩個陪他們上床的紅妓女也賠上了一命，一共是四條人命！

兩名無辜被殺的妓女也是被一棒打殺，死在床上。

「天狼」余北，「地蛇」曾百足，可說死有餘辜。

但那兩名可憐的妓女呢？

四條人命，兩張床上，赫然發現兩面紅木雕製的「五龍追魂令」！

兩名黑道兇星被殺，消息傳出，江湖上不少人拍手稱快，但一聽聞屍身上發現「五龍追魂令」，無不噤口不言。

× × ×

命案接踵出現。

江湖上第一大帮會——南北盟，武功僅在帮主米長天之下的兩名長老，也被人發現伏屍在總壇後院牆外，身上滿是刀傷，致命傷在頸後一刀，那一刀差點連脖子也砍斷了，屍身上也留有一面「五龍追魂令」。

時間是距「金陵一劍」，自然門主李自然死後二天的入黑時分。

更奇怪的是，兩名死者肯定經過打鬥，從那滿身刀傷就可看到，但南北盟總壇內沒有被驚動，這不是奇嗎？兩名長老在總壇後院牆外被殺，總壇內却無人知。

南北盟盟主「拳震五州」衞遠謀，聞訊後勃然震怒，匆匆由二百里外趕返總壇，當着兩名死去的長老屍身之前，折劍爲誓：不滅龍堡，與此劍同！

南北盟在江湖上爲第一大帮，名聲和少林武當齊名，勢力遍佈大江南北一十三省，兩名長老被殺，自然震驚天下。

但更轟動的天下武林人的命案却在後頭。

龍堡好像殺上了癮，竟然殺到少林武當頭上。

武當七子之末——清塵子，是武當當今掌門清靈子的師弟，竟然也伏屍在武當山脚下，一個小松林內，屍首是被兩名打柴的火工道人發現的，清塵子咽喉中劍而死，身上也留有一面「五龍追魂令」。

武當山全山震動，鐘聲大鳴，數百弟子出動，遍搜武當山當然一無所獲，唯一獲得的是留在屍身上的「五龍追魂令」。

武當六子齊聚清塵子屍身前，個個臉容悲戚，清風子拿那面「五龍追魂令」，頷下長鬚抖動，顫聲道：「又是『五龍追魂令』，如今竟然連師弟也慘遭毒手。」

五指一緊，堅硬的紅木雕製成的「五龍追魂令」，五指中破碎落地。

× × ×

武當掛白，少林也是愁雲慘霧，眞是無獨有偶，少林一代高僧，職掌知客的一智禪師，距李自然死後的五天，三更時分，被人一刀襲殺於靜室內，身上也留了塊「五龍追魂令」。

事情不簡單，竟然敢夜闖少林，襲殺一智禪師。

兇手逃走時，恰被巡夜的兩名弟子看到，一條黑影自一智禪師靜室窗口躍閃而出，剛巧兩名弟子巡邏，一見，其中一名弟子喝一聲：「是誰？」

人影不答，已聳身躍上屋頂，另一名弟子連忙敲響手上銅鑼，立時鑼聲大响，鐘聲跟着响起，寺內人影幌動全面戒備。

那名弟子叱喝一聲不聽回答，忙一躍身也縱上屋頂，那條黑影已在幾重屋背外，同時附近屋頂，也紛紛閃現拿刀棍的人影，他知是同門中人，忙大喝道：「快截住他！」就這一叫問，那人好快的身形一連幾個閃躍，人影已落在東北角寺牆外。

躍上屋頂的衆僧聞聲望去，見人影已躍落寺牆外，身形紛動，躍撲向寺牆外。

而同時，一定禪師，一清禪師，聞警也先後趕到鑼響處，不待兩人開口問，蔽鑼的寺僧已上前說道：「兩位師叔，弟子和師兄了無巡到一智師叔靜室外，倏見一條黑影從師叔窗口躍出，喝問不答，是以鳴鑼示警，了無師兄已追那黑影去了。」

一定禪師急聲問道：「你有進靜室看過嗎？」

寺僧了緣道：「回兩位師叔，弟子剛想進去探看，兩位師叔就來了。」

外面鑼聲鳴响，靜室內全無動靜，望

一眼有昏暗的燈光透出窗口，一定禪師感到不妙疾聲道：「師弟，快進去看看！」急步向靜室走去，一清大師緊隨其後。

「呀」一聲推開靜室門，進入一定禪師及一清禪師眼簾的是背窗面向門口，側伏在蒲團上的一智禪師的身軀，兩人心頭一震，一定禪師叫聲：「一智師弟！」身形如風般閃躍進內，一步躍到一智禪師側伏的身軀前。

一清大師跟着閃入，來到一定禪師身旁。

昏暗的燈光照映下，一智大師側伏的背上，背心處有塊巴掌大的暗紅血漬，傷口處有血水湧出，一定禪師臉色一變，蹲身伸手扳起側伏在地的一智禪師軀體，胸前赫然也有一道傷口，血流滿衣衫，透了蒲團，流了一地，傷口仍在冒血。

「師兄！」一清大師顫聲叫，一手抓拿住一智禪師垂落的手腕，探脈，悲憤道：「師兄死了，是誰下的毒手？」

一定彈師渾身微顫，雙手一抄，抱起業巳死去的一智，放在禪床上。

一清手擧一物道：「師兄，快來，地上有面木牌！」

一定禪師剛將一智放在禪床上，聞聲如觸電般彈起，一步巳到一清身前，急聲道：「快給我看看！」

一清剛檢起地上木牌，挺身站起，不及看，巳被一定禪師一手奪了，在昏暗的燈光下細一端看，語聲激顫道：「果是『五龍追魂令』！」

一伸手，遞給站在身旁驚詫的一清。

一清接過，牌上五龍盤舞，當中一龍頭特大，果是龍堡殺人的標誌。

一清悲憤道：「好猖狂，殺人殺到少林寺！」

一定一拉一清衣袖，來到禪床前，兩人動手，仔細檢視一智胸前背後的傷口，看出一智是被龍堡殺手一刀從背心刺入，貫胸而死的，從那傷口可看出，襲殺一智的人，是個用刀好手，快而準，一刀致命，一定一清兩人不由暗暗心懍，兩人急忙去稟告掌門師兄。

少林衆僧擾攘了一夜，還是被那兇手在山下林中逸脫了。

天巳黎明，寺中鐘聲齊鳴，是喪鐘，寺中各僧，個個垂頭喪氣，臉帶悲容。

一代高僧，就這樣無聲無息，刹那遇刺身亡。

幾天之中，連死七人，都是江湖上有名聲的人。

七人被殺，只有少林寺發現兇手，但捉拿不到。

七人都是龍堡所殺。

武當淸塵子，少林一智大師兩人的死訊在江湖上傳開，尤如在平靜的水潭中投下了一塊巨石，激起波瀾，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人心震動，特別是聽說都是龍堡所幹的。

刹那間，龍堡在江湖上激起了軒然大波！

× × ×

白雲天匆匆來到高揚住的小院中，高揚正坐在窗前，一眼見到白雲天，高興地叫道：「大哥，怎麼現在才來，想死小弟了！」

白雲天跨進屋中，來到高揚身前，打量一眼，隨在高揚對面坐下，一笑道：「揚弟，臉色很好，傷口可是癒合了？」

高揚低頭看一眼胸前仍包扎着的傷處，道：「多謝大哥關心，一兩天就全好了，大哥，你還沒有回答我。」

白雲天望一眼屋內，不答又問：「小妹呢？怎不見她？」

高揚說道：「她在店家厨下裏給我煲藥。」

白雲天含笑深望高揚一眼，高揚滿臉是笑，低下了頭。

白雲天歛笑，正容道：「揚弟，我之所以隔了二天才來看你，不是我不守約，是因這幾天來，江湖上人心震動，出了七條命案，這七條命可說多少和你有關。」

高揚愕然問道：「大哥，這是怎說，會和我有關？」

白雲天神色凝重地道：「這七條人命都是龍堡幹的。」

高揚聞言一驚，道：「是龍堡幹的？怎會和我有關？小弟自逃出了龍堡，就不是龍堡的人！」

白雲天嘆一口氣道：「你我這樣認爲，但別的人可不是這樣想，你可知這七人的身份來歷？」

高揚見白雲天這樣問，聽口氣巳知不是等閑人物，急聲道：「大哥快說，這被殺的七人是何身份來歷？」

白雲天字語淸楚地道：「第一個被殺的人是江南劍術世家，江湖上人稱『金陵一劍』，自創『自然劍法』，創立自然門，一代劍術宗師的李自然。」

看一眼驚愕的高揚，接道：「李自然死的第二天，在揚州百花館，也死了兩條人命。」

高揚插口問：「死的是什麼人？」

白雲天道：「這兩人死有餘辜，一叫『天狼』余北，另一叫『地蛇』曾百足，兩人都是黑道上著名兇星，殺人不眨眼，我實在奇怪龍堡怎會殺這兩人，殺這兩人可說是爲江湖除害。」

高揚提醒道：「莫忘了龍堡是殺手之堡，只要有人肯出錢，什麼人也殺，兩人既是黑道上兇星，一定有不少仇家，只要出得起錢，龍堡當然照殺不誤。」

白雲天點點頭，道：「你說的有道理，這第三起命案，也是兩人，是南北盟——天下第一大帮會的兩名護法，就死在總壇後院牆外，被亂刀所殺，竟然能不驚動總壇內的高手。」

高揚對這南北盟也有認識，是在接受殺手訓練時聽到的，一個殺手，必需知曉江湖上各門各派，各帮各會的人事動態，高揚在龍堡接受過這方面的知識。

高揚奇道：「被亂刀所殺，是金龍老二手下的殺手殺的，這情形必經過一翻搏鬥，怎會不驚動人？特別南北盟的人。」

白雲天道：「這些慢慢才去研究，你聽我說下去，更驚人的還在後面。」

高揚道：「難道死的比皇帝老子還尊貴？」

白雲天道：「在武林來說，他們的身份和皇帝老子一樣尊貴。」

高揚驚問道：「他們是誰？」

白雲天凝重地道：「論門派，講身份

，他們都是在江湖上武林中極有份量的人物。」

高揚心急地道：「到底他們是誰？」

白雲天一字字道：「武當清塵子，少林一智大師。」

高揚渾身一顫，激聲道：「武當清塵子，爲武當七子之末，掌門清眞子師弟；少林一智，職掌知客，一代高僧，掌門主持一靜禪師師弟。」吐一口氣，「這兩人身份足以震動江湖。」

隨即問道：「他們是怎樣死的？」

白雲天道：「武當清塵子，死在武當山脚下的松林中，咽喉中劍而死；少林一智，竟然死在少林寺內，他自己靜修的靜室中，被一刀從背後刺進，貫胸而亡。」

高揚聽得臉色一變。

白雲天續道：「五天內七人被殺，前六人被殺，都沒有人看到兇手，只有一智大師被殺之時，有人見到兇手……」

高揚插口急問：「可有捉到兇手？」

白雲天嘆一口氣道：「那兇手身手了得，輕功尤其好，終於被他逃了，寺僧只看到一條黑影，連面目也看不到。」

高揚心裏早知殺一智的是什麼人，聞道被其走脫了，也不怎樣驚訝，因爲他深知此人之身手，特別是輕功。

白雲天看一眼高揚，一字一頓地道：「七人的屍身旁邊，都有一面『五龍追魂令』。」

高揚脫口道：「這是龍堡殺人後例必留下的標誌。」

白雲天道：「我雖未見過，也聽說過。剛才，你在想什麼？」

高揚說道：「我想到殺一智的兇手是誰。」

白雲天急問：「是誰？」

「他就是金龍老二！」高揚解釋道：「金龍老二是五龍中的老二，他擅長用刀，刀法自成一家，出手迅快準確，輕功更是了得，爲五龍之首，剛才你說寺僧追不到他，我就估到是他了。」

白雲天追問道：「那麼五龍中，誰的武功最高？」

高揚思想一會，道：「金銀銅鐵四龍，小弟皆看過他們出手，四人中以金龍武功最高，至於龍頭老大，我則從未見過，不過從他能懾服四龍看來，武功最高的應該是他，銀銅二龍武功不相伯仲，鐵龍猶在銀銅二龍之上。」

白雲天道：「照你說來，龍頭老大武功心機兩皆高深，此人確是個厲害人物，怪不得如此猖狂。連武當少林也敢動。」

高揚道：「王公大臣他們也敢動，四年前，他們不知受何人所請託，遠上京師，殺了一個親王的全家，我是聽芝兒他爹說的。」

「揚哥，你又和誰人在說我的壞話？」聲起人現，芝兒手捧一托盤，盤上放一有蓋瓷碗，正一步跨進門來。

高揚道：「是白大哥來了！」

芝兒已見到白雲天，兩步上前，放下托盤，向白雲天問：「白大哥，怎麼今天才來？」

白雲天看一眼高揚，道：「爲了打探轟動江湖的七條命案，所以今天才來。」

芝兒連忙問道：「死的是誰？這樣轟動！」

白雲天於是簡單扼要地向芝兒再說一遍。

芝兒聽得雙眼大張，櫻口微開，說不出話。

白雲天說完好一會，芝兒才說道：「眞可怕，五天內殺了七人，都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人物，這樣下去，龍堡不知要殺多少人！」

白雲天道：「所以我急急來和你們說，你們再不採取行動，江湖上將會再有人被殺，也對你們不利！」

高揚奇道：「怎會扯到小弟和芝兒身上，對我們不利？」

白雲天正容道：「以我看法，龍堡連殺七人，前五人還有可說，少林一智，武當清塵，皆是修爲有素之人，絕少涉足江湖，遠離恩怨，淡泊名利，近十年來更是足不出山，禮佛修道，怎會有人會請託龍堡去殺兩人？龍堡這次殺人行動，只怕不是純是受僱殺人那樣簡單，只怕另有陰謀也說不定！」

高揚凝眸思索一會，道：「大哥，你說的有道理，可能是另有陰謀，小弟細一思想，只怕眞如大哥所說，這次暗殺行動，和小弟與芝兒有些關係。」

「有什麼關係？」芝兒問。

「我這幾天就感到不大對勁，我受了重傷，他們正好乘機再次襲殺我和妳，這是個大好機會，」看一眼芝兒，「但是這幾天卻風平浪靜，一點動靜也沒有，以龍頭老大的行事手法，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他們捨心頭大患而不除，卻去殺人，這就大有可疑。」

「當然可疑！」芝兒說：「但白大哥插一手，他們可能忌白大哥帮我們，不會輕易得手而暫停行動也說不定。」

細心聽兩人說，白雲天這時才開口道：「以他們的行事手法，加上你兩人是他們的心頭大患，你們一天不死，他們一天難安，你們早死他們早安樂，而高揚又受了重傷，已失了還擊之力，在這情況下，他們不全力擊殺你們才怪，我雖然橫插一手，但並不構成主要理由，揚弟說的有理，咱們要小心，不要中了陰謀詭計！」

「那咱們怎辦？」芝兒有點担憂。

高揚一握拳道：「如大哥所說，我們也應立即採去行動，既然我們當初立意要將龍堡消滅，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了！」

芝兒担心地看了他的傷口一眼，道：「只是你的傷口……。」

高揚爽朗一笑，道：「差不多全好了，不用担心。」

「但是，大哥肯帮咱們，也只得三人，就咱們三人去動龍堡？動得了？」

高揚被芝兒這一說，不覺垂頭不語。

白雲天掃視兩人一眼，誠摯地道：「揚弟，小妹，只要你們下定決心，大哥帮定了你們，你忘了我曾經說過，我還有四個知心朋友嗎？我找他們，他們一定會帮手的，咱們不是有七個人了嗎？如果不够，可以再找多幾個朋友。」

高揚感動地道：「大哥，怎可以叫你的朋友爲咱們的事冒死犯難！」

白雲天正色道：「揚弟，這你就錯了，莫講朋友有援手之義，我是你的朋友，

他們是我的朋友，也即是你的朋友！同時龍堡是武林一害，只要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毫不猶疑地以消滅龍堡，爲武林除害爲己任。所以這不是你和小妹的事，是武林中有正義，有熱血之士的事。」

高揚低頭說道：「多謝你，大哥，你使我明白了一個人應盡的責任，做人的道理。」

白雲天一笑道：「揚弟，你是個有爲的青年，不然大哥也不會謬然交你這個朋友了！」

三人相視一笑。

芝兒恍然道：「差點忘了，我去爲大哥拿盞茶來。」

白雲天笑着攔住芝兒欲去的身形，打趣道：「我不口渴，小妹，不用去拿了，客氣什麼？倒是妳忘了給揚弟喝藥了，看，那碗藥快涼了。」

說得芝兒和高揚靦覥一笑，都低下了頭。

白雲天哈哈一笑，道：「揚弟，快喝了它，不然，可白費了小妹一番功夫。」

芝兒頭垂得更低，突又抬起滿臉通紅的嬌臉嗔道：「原來大哥也會取笑人。」

高揚伸手揭開碗蓋，一股藥香冲騰而起，拿起瓷碗，問芝兒：「這是什麼藥？這樣香。」

芝兒一瞪眼道：「喝吧，總之對你身體有益，再問大哥又會笑人了。」

高揚傻笑着道：「不問，不問，我立即喝了它。」

咕嘟幾口，一大碗藥湯全喝了，只看得芝兒一跺脚，嗔道：「那有這種喝法，一碗藥湯，就幾口全喝光了，也不怕噎了喉。」

白雲天啞然一笑道：「小妹，怎麼藥湯也能噎了喉？我倒是第一次聽說。」

說得芝兒又是臉上一紅，向高揚嗔道：「又是你，累我又被大哥取笑。」

白雲天和高揚看着芝兒那嬌羞之態，不由一齊笑起來，笑着，笑着，芝兒也跟着一齊笑起來。

笑聲歇後，白雲天道：「現在咱們還不知龍頭老大他們要的是何陰謀，咱們不能坐着等他們將圈套套上咱們脖子，咱們立即分頭行動，可好？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們，是怕驚了你們，揚弟不能好好養傷，自揚弟受傷第三天，我就不斷發現有人在附近監視咱們，連我走到那裏，也總感覺到有人跟踪，但用了不少法子，始終發現不到跟踪的人。」

高揚動容道：「原來他們始終有人監視我們，怪不得到那裏他們也知道，咱們還蒙在鼓裏，眞可怕，怪不得我們隨時會被人襲殺！」

芝兒也是渾身一顫，道：「大龍頭他們眞可怕，看來，咱們一天不死，一天不會放過咱們。」

高揚一握拳道：「大哥說得對，事不宜遲，咱們立即行動，只是，計劃行動的事還要大哥你費費神。」

白雲天道：「不，羣策羣力，而且情況你們比較熟，揚弟，你能講出龍堡的大概所在嗎？」

搖搖頭，高揚苦笑道：「小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踏足龍堡外面，對外面的地理情勢不清楚，加上那裏地形複雜，小弟逃走時又匆促忙急，實在說不出那是什麼地方，只知那裏是一遍大山，大概是在湘桂交界處的大山中。」

白雲天一皺眉，問芝兒：「小妹，你呢？」

芝兒苦笑，道：「揚哥說不清，我更加說不清。」

高揚道：「不過我可以找到龍堡。」

白雲天舒一口氣道：「只要你能找到，就不成問題了，我最担心的是，你連找也找不到，那就無法可想了，試問湘桂交界處，大山綿亘不絕，就算找一輩子也找不到，如果沒有人帶着去找。」

芝兒問：「那咱們現在怎樣？」

高揚望着白雲天。

白雲天沉思一會，道：「這裏已有人監視，不宜久留，這樣吧，咱們分頭行事，你們設法擺脫監視，到長沙城等我，我立即趕去洛陽，找我的四位知心朋友，同時設法多找幾位靠得住的朋友，立即趕來會合你們，然後立即動身，尋找龍堡，你兩人意思如何？」

高揚想想，道：「好，大哥，就這樣決定，不過在長沙，你怎樣找到我們？」

白雲天一拍高揚肩頭，笑道：「這個你放心，只要你們在長沙，我就一定找得到！」

站起身，望一眼窗外，道：「揚弟傷口還未全好，你們可遲一天動身，我在今夜悄悄動身，兼程趕路，我走後，你兩人小心點，提防他們再施暗襲。」

掏出一包金葉子，放在桌上，對兩人道：「相信你們逃出龍堡也沒帶多少銀子，這個你們收下吧，路上要用，不可客氣，你們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兩人事實上所帶銀子不多，結算房租後，可能所剩無幾，但又怎好受下，正想推辭不受，卻被白雲天最後那句話，把將要吐出口的推辭話給堵塞住了說不出口。

高揚知道推不掉，不受反顯得自己氣量小，一抱拳，道：「小弟收下了，謝謝大哥！」

白雲天叮囑道：「我走後一切小心，謹防暗算！」

高揚芝兒兩人一齊點頭應道：「多謝大哥關心，咱們一定會照大哥的吩咐去做，請放心，大哥在路上也小心點。」

白雲天深望兩人一眼，道：「那我告辭了，長沙再見。」

高揚站起身，白雲天已攔住道：「揚弟，不用送了，你還是多休息一點吧。」

高揚堅持着站起身，伸展一下雙手道：「大哥，你看不是全好了嗎？」

白雲天關注地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頷首道：「果然好了，我也放心了。」

說完轉身出門，在門外對兩人道聲：「再見。」躍身上牆，身形一縱，消失在牆外。

× × ×

江湖上出了件大事，少林武當，南北盟，兩派一帮，聯合公義，決定聯手派人，不惜踏遍江湖，窮搜天地，誓要找到龍堡所在，一舉毀滅之。

消息傳到江湖，武林中羣情奮激，很多人自願加入行列，其中很多是歷年來被

龍堡所殺之人的師朋戚友，黑白兩道，無不聞風是從，一剎那間，以兩派一幫附從的人最多，其餘還有很多股人，多則幾拾，少則幾人，獨自分頭去尋找，那多是黑道中人，他們不想和白道聯手，俠義道中人也不歡迎他們加入，他們只好各自結件爲伍，展開追查行動。

剎時間，武林中掀起了股尋找龍堡，誓滅龍堡的巨大浪潮。

其中人數最多，聲勢最浩大的首推兩派一幫了。

領頭的是少林一定大師，武當清風子，南北盟內外二堂主，江湖上有名氣的計有，「金背刀」程重，「鐵掌鋼拳」沈如山，江南世家蔣家莊的二少爺，人稱「斷金手」的蔣淡如，開封退休名捕頭，「陰爪陽拳」趙少川，天義堂堂主，人稱「義重如山」關天雲，其餘高手，不下二百多人！

這路人馬浩浩蕩蕩，在江湖上四處追索龍堡踪跡，更根據那晚在少林寺逃脫的兇手逃走的方向，向西追索下去，因爲這是唯一的綫索。

× × ×

高揚和芝兒在白雲天走後的第二天晚上，五更時份，在桌上留下足够的房租錢，收拾起簡單的行李，離開了蘇州。

兩人因爲知道有人監視，所以走的盡是荒郊野地，飛躍疾走，一連用了五種擺脫追踪的方法，走了百多里，最後在天色黎明時份，投宿在一個小鎭客棧裏。

小鎭遠離大路，只有幾拾戶人家，那家客棧又破又舊，他們是全客棧唯一的客人。

客棧倒還乾淨，高揚和芝兒在確定了沒人跟踪，才決定在這小鎭上歇足的。

高揚因爲新傷初癒，失血太多，所以身體還是很虛弱，跑了百多里，已是氣喘臉白，高揚還要堅持走，芝兒可心痛了，一定要歇下來，高揚拗不過，才決定在小鎭歇息。

高揚坐在客棧房內，臉色蒼白，胸膛起伏，氣喘不已，芝兒倒了杯茶給他，喝下，才好了點，芝兒關心地對高揚說：「你在床上歇歇吧，那會好點。」

扶起高揚，走向床前，輕輕扶高揚躺下，不一會，高揚睡着了，芝兒坐在床前，雙眼含愁，守着高揚，高揚粗急的氣息慢慢平暢，蒼白的臉上也漸現血色，芝兒唇邊現出一抹淺笑，呆呆地看着熟睡中的高揚。

× × ×

就在高揚芝兒兩人離去蘇州「雅苑小築」所住的小院落不到一盞茶辰光，蘇州城內又出了一宗命案，蘇州城裏最大的財主被一男一女兩名幪面人殺了，他的妻子也一同遭殃。

財主姓蘇，名善財，是蘇州城裏最有財勢的富豪，家裏請了不少有名氣的護院武師，像華山俗家弟子，「快劍手」陳鵬，「鬼影脚」花登，「單槍奪命」姚連忠三人，都在江湖上薄有名頭，其中以「快劍手」武功最高，當然，他們之所以會做蘇善財的護院武師，酬金一定不會少。

發現命案的是「單槍奪命」姚連忠，他帶兩着名護院，在各處巡邏，剛到後院門，猛見到兩條人影閃躍上牆頭，他眼快口急，喝一聲：「什麼人？」人已一躍兩丈，掠上牆頭，那兩條人影不答，已縱身躍落牆外地上。

兩名護院一名緊隨姚連忠躍上牆頭，一名敲响手中銅鑼，剎時間，全莊人驚醒，紛紛掌燈四處察看，燈火照亮了全莊。

姚連忠躍上牆頭，見兩條人影已落地飛奔而去，忙一提氣，縱身掠前，身在半空，手一提，三道白光飛射向兩條人影。

兩條人影正奔跑間，背後破空聲响，忙不迭回身一撥，「叮叮叮」三响，三支暗器落地，這一回身撥落射來暗器，脚下一慢，已被姚連忠「燕子三抄水」，逼到背後五尺處。

姚連忠竄身探臂，「哧」聲响，一槍已疾刺左面人影背心！

直到這時，姚連忠才看出，兩條人影皆穿黑色勁衣，左面人影身材比較纖瘦細小。

左面黑衣人驟覺背後尖風刺體，疾忙擰身橫移三尺，「聲哧」，姚連忠一槍刺空。

右面黑衣人反手一劍斜削，刺向姚連忠左臂。

同時左面黑衣人一旋身，劍隨身動，寒光一閃，攔腰揮斬姚連忠腰身！

姚連忠逼得一退身，閃避兩黑衣人這聯手一擊。

同時他也看到這兩名黑衣 ，皆臉幪黑巾，左面的更連頭也包起來。

兩黑衣人似早有默契，一招逼退姚連忠，立時身形閃動，向前躍奔。

風聲過處，倏地一條人影翻落奔跑中的兩名黑衣人身前，身形落地，長劍已動，劍光閃動，一氣呵成，剎那刺出二十九劍，分刺兩名黑衣人。二十九劍有如一劍，速度之快，匪夷所思，正是「快劍手」陳鵬！

幸是兩黑衣人在頭頂風聲响時，早有戒備，兩人長劍當胸一舞，猝然連擋二十九劍！

但後面姚連忠已追上，長槍一動，槍頭抖起斗大的槍花，槍尖在黑夜裏白光閃閃，一槍化作十六槍，分刺兩名黑衣人背心！

同時喝一聲：「來者可是陳兄？」

「正是！」「快劍手」應一聲，手中劍快如閃電，剎那又刺出三十二劍，其速度之快，眞不愧人稱快劍。

兩黑衣人前後受敵，疾忙左右一閃，分兩路逃遁。

快劍手身形飛躍，隨尾緊追右面黑衣人，同時叫道：「姚兄，咱們分頭追！」

足下一點，身形奔躍更快，窮追在前面飛奔的黑衣人。

姚連忠一槍刺空，兩黑衣人左右一分，分頭如飛逃遁，右邊那個陳鵬已追下去，疾快長槍一收，槍頭點地，身形借那一點之力，順勢騰空飛躍，在空中一掠五丈有餘，空中長槍一探，疾刺身下飛奔縱躍的黑衣人！

黑衣人正盡展身形奔逃，驟然頭上風聲响，將頭一偏，想避過騰空刺來一槍，却是閃得遲了點，長槍槍尖已貼着鬢邊閃刺過，驟覺一凉，飄下一物，是黑衣人裹

頭的黑巾。黑巾落地，黑衣人頭上髮絲如瀑布般瀉披下來，長及腰背，竟然是個女人！

姚連忠一槍刺落黑衣人裹頭黑巾，令黑衣人現出原形，大喜，身形落地再起，飛躍追趕前面二丈遠，不顧裹頭巾落地，長髮飄散，奔躍逃逸的黑衣女人。

故技重施，長槍點地，人如天馬行空般借力順勢掠前，一掠五丈有奇，橫空掠過黑衣人身前三丈有多落地，一轉身，正想出槍，黑衣人已長髮飄飄，斜刺裏奔出有六七丈之多，黑夜中雖看得不大清楚，但從那長髮，纖瘦嬌小的身形看來，分明是個女的！

「好狡智！」姚連忠身形再起，發足飛奔，緊追那長髮飄飛的黑衣人。

長髮飄飛的黑衣人身形快極了，任那姚連忠連連用長槍點地，身形掠空飛躍，却始終距離那黑衣人五六丈遠，兩人追追逐逐，姚連忠離那長髮黑衣人足有七八丈遠了。

姚連忠心頭發急，前面出現了一片房舍，前面黑衣人身形一縱，飛身躍上牆頭，再一閃，消失了。

姚連忠心內大急，足下一發力，身形如箭，長槍向地上一點，凌空一個翻身，已落在牆頭上，四下察看，已失了那黑衣人踪跡。

牆內好大的一片，院落分隔，總有十多個小院落，黑壓壓一遍，眞不知往那處追索好。

正躊躇間，前面屋頂有人影閃動，心頭一喜，身形躍起，掠向那人影現身處。

落在屋頂上，那閃現的身形又不知所踪，身形一轉，四面一打量，驀覺背後風生，心頭一懍，疾忙一個回馬槍倒刺！

姚連忠槍長七尺，這一手倒刺，比那背後偷襲之人的兵器，佔了長度上的優勢，他自信這一槍刺出，只有他先傷到偷襲之人，因爲他的槍有七尺長！

果然偷襲之人，被他七尺長槍倒刺，疾忙一閃身，喝道：「姚兄，是我！」

姚連忠聞聲已知是陳鵬，忙縮手回槍，一轉身，果是「快劍手」陳鵬，站在他面前四尺處，急上前一步，問道：「陳兄，怎會在這裏？」

打量四外一眼，陳鵬不答反問：「姚兄，你也怎會在這裏？」

姚連忠道：「小弟是追那黑衣人追到這裏來的，在這裏失去了踪跡。」

陳鵬道：「小弟和你也是一樣，追到這裏失了踪跡，在此搜察，還以爲姚兄你是那人，請姚兄原諒！」

姚連忠忙道：「陳兄不要這樣說，剛才小弟也以爲是那追失的黑衣人在我背後偷襲呢！」

打量一眼四外的房舍院落，陳鵬道：「姚兄，黑夜中在這片院落房舍搜索這兩人不容易，顯而易見，咱們分頭追到這裏，不見了兩人，可以肯定兩人一定落足匿藏這裏，天也快亮了，莊中只有花兄一人留守，且也不知兩黑衣人在莊中幹了什麼，咱們下去看看這是什麼所在，天一亮後召集人手再來搜索那兩人，可好？」

姚連忠附和道：「就照陳兄你說的辦吧，有件事我要告訴你，在追逐中，那黑衣人被我一槍刺落裹頭黑巾，垂落滿頭髮絲，長及腰背，而那人身材纖瘦嬌小，小弟雖然看不到他的面目，却可以肯定此人是個女的。」

陳鵬道：「我追的那個身形高大，如此看來，可能是一男一女，咱們不要多說了，先看看這是何處，明天好來搜查。」

話落，身形幾個起落，已躍落牆外，姚連忠緊隨其後，亦躍落牆外。

兩人身形展動，繞着圍牆察看，這片房舍佔地很大，但終被他們找到正門，正門前燈籠晃亮，招牌上四個大字：雅苑小築，正是蘇州城內最有名氣的一家客棧。

兩人亦知道蘇州城內有這間客棧，對看一眼，兩人一點頭，轉身飛奔而去。

蘇家莊內，燈火通明，人聲嘈雜，且有哭聲，陳鵬姚連忠人在莊門外，已知不妙，兩人同時身形一起，躍落莊門內，來不及去叫門了。

莊內亂如倒瀉籮蟹，亂作一團，家人莊丁奔走，陳鵬一把拉住個走過的莊丁問：「發生了何事？」

莊丁一驚，見是兩人，忙道：「陳爺姚爺，老爺死了，夫人也……」

不待那莊丁說下去，兩人已一把推開莊丁，如飛奔向後院。

在後院門口一頭撞見「鬼影脚」花登，陳鵬劈頭就問：「花兄，莊主死了？怎回事！」

花登一窒步，停下，臉色有點驚慌道：「陳兄，姚兄，你們回來了，可有拿到兇手？」

搖搖頭，姚連忠道：「莊主是怎樣死的？花兄，快說！」

「被人殺的，夫人也一同被殺，兩位去看看就知道了。」花登當先折身奔進院中。

三人奔進後院蘇善財夫妻寢室，寢室外丫環僕婦滿臉驚慌，哭作一堆，三人直進入寢室，寢室內燈火通明，室內各物整齊，陳鵬當先行近床前，一手撩起垂下的紗帳，探首一看，蘇善財夫妻兩人死在床上，一劍斷喉而死，血流的不多，可知殺人手法精練。

姚連忠和花登也先後探首細看，三人細看了一會，陳鵬放下紗帳，三人退站一邊，陳鵬首先問：「花兄，是你發現莊主被殺的？」

花登道：「小弟和陳兄丫手後，照陳兄吩咐，到後院一看，怎知才到後院，已聽到驚叫哭聲，小弟一驚，疾奔進莊主居室，那些丫環僕婦正哭叫着驚作一團，問丫環，她哭叫着用手指向莊主寢室，小弟奔入，連叫兩聲莊主，全無動靜，忙一步躍到床前，撩起紗帳，莊主夫婦就是這樣子躺着被人一劍斷喉，殺死了。」

陳鵬問：「可有發現什麼？」

花登伸手從懷中掏出一物，遞到兩人眼前道：「有，發現了這面木牌，在莊主夫婦床上。」

陳鵬一手接過，仔細一看，臉色一變，驚道：「『五龍追魂令』！是龍堡殺的，剛才咱們追的那兩個黑衣人，就是龍堡殺手！」

花登姚連忠聞言大驚，驚聲道：「是龍堡殺的？」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英雄好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與梁斗，齊公子，曲暮霜，曲抿描、天正大師及龍虎大師等一行七人進入浣花溪劍廬，遍尋岳太夫人不着，便回大廳內歇息，一面共商進退之策。驀然，四周牆上穿了六個掌印大的洞，接着六個侏儒分向四周飛掠而至，此六人乃係朱大天王手下的「六掌」，奉命把少林叛徒血影大師及一本秘笈送還天正大師，要他不要再管蕭秋水的事，讓他們卸下蕭秋水一臂、腿，但梁斗不答允，於是便與「六掌」打起來……

正天劍下喪

四個在古道上走着的人

「六殺」他們已第二度出手。

掌影漫天，忽然一隻拈花般的手指，在他們手心輕輕一點。

十二指，十二點，十二隻手掌，都頓了下來。

天正大師臉含微笑，好像沒有動過一般。然而六掌驚愕無比，垂着他們猶在發麻的手，看着天正大師，眼睛比血影還要驚慌。

「拈花指！」有人失聲而呼。

然後六人盡皆變了臉色。

「少林七十二技」中，「拈花指」只是一技，但卻是很特別的一技。

學「拈花指」的人特別少，不是特別傻，就是特別笨：——因爲學「拈花指」有成就的人，一萬個人，最多只有兩、三個，而且學「拈花指」的人，不得學其他七十一技，否則容易走火入魔而歿。

可是當時在少林絕頂聰明、很得長輩賞識年少時的天正卻選擇了「拈花指」。

龍虎陣中亡

那時形神大師還在世。形神問：「你爲何選擇拈花指？」天正答：「因爲我要學它。」形神後來讚賞這少年天質眞個智通天地。

——一個人若專心學一樣東西，或做一樣東西，首先要把自己置之於死地，斷了後路，才能專心一致去學，方可望有所成。

——否則，你又想寫詩，又想演戲，既要學武，又要跳舞，搞不好對音樂也有興趣，繪畫也塗幾筆，就永遠難望有所成了。

天正專心一致，精研「拈花指」，果然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少林絕學，本來任何一技，都足以訓練出一代高手，急功的人貪多，反而無成，天正大師的「拈花指」，雖只一技，但已貫通天地，存乎一心，形外成內，俱無阻碍，就連學會「少林七十二技」中五、六項的藏經樓高僧木葉大師等，都遠非其敵手。

× × ×

宗殺恢復得最快，他雖仍垂着雙臂，但仍能笑語。

「天王說過，若天正大師、太禪眞人在，則不可力敵，這句話沒有錯，」宗殺笑說：「大師好指力。」

天正笑道：「承讓。」就沒有再多說了。

宗殺接着說：「不過，在下仍有事情要請教大師。」

天正道：「請說。」

宗殺道：「大師是方外高僧，爲何要管這俗世事，好叫晚生大惑不解？」

天正笑道：「若有人叫你斫一條臂膀給他，你也不肯，他怎肯？」

宗殺說：「可是那臂膀不是大師的，而是他的，這跟大師無關。」

天正道：「阿彌陀佛，誰說無關。天下蒼生，都本我佛善念，自珍當惜。」

宗殺道：「所以斫他一條臂膀，就等於斫大師的了？」

天正笑一笑道：「則寧可施主斫老衲的。」

宗殺嘆道：「那天王之禮，大師都不要了？」

天正又笑道：「既非老衲的，要來作甚？」

宗殺道：「血影大師是叛徒，少林不要處置了？」

天正合什道：「這種人天理不容，毋須拿別人胳臂來換。」

宗殺又道：「梵經神會，原屬少林，大師不要了？」

天正道：「葉歸根，塵歸土，是少林的，終回少林。」

宗殺嘿聲笑道：「那麼內外家拳的融合，大師拱手讓於武當了……」

天正大笑道：「天王研得內外武功心法融合之秘，是當大喜，唯我佛中人，能恆寂天地，覺知一心，生死永棄，無相無明，才是登法門之徑。」

宗殺爲之瞠然。苗殺叱道：「你這老僧，三個禮物，也換不到蕭秋水的一隻腳麼——」

天正含笑道：「死物如何能換生物之理？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換這些罪孽，眞是不值啊。」

六煞等無言。宗殺忽道：「天王臨行前又交代我說，如天正不肯，說不願將有生命之人換無生命之物，則可以給他看一件東西——」

天正白眉一展，道：「哦？」

宗殺乾笑道：「大師既然如此執迷，在下也只好被逼如此了。」

說着一拍手。

敖殺和襲殺又倒飛而出。

再掠進來時提了一個人。

又是一個和尙。

這會天正的臉色也有些變了。

那巨大的龍虎大師，眉鬢俱豎，滿臉漲紅。

× × ×

被抓進來的和尙全身形同枯木，但一雙眼睛，却烱烱有神。

可惜，他也被點了穴道，絲毫動彈不得！

襲殺反手扣住了這和尙，敖殺拔刀。

刀短，一尺五寸長，但寒光熠熠，抵在和尙的脖子上，刀鋒已入肉，兩邊一片紫白，刀鋒處鮮血滲出。

那和尙却很鎭定，淡淡地招呼：「方丈。」

天正合什。

兩人看了一眼，眼神充滿了瞭解，神色都很安詳。

宗殺冷笑：「你當然知道他就是你們少林的誦經堂主持木蝶大師罷？」

天正大師沒有說話。

宗殺却看得出天正並不似他外表那末平靜，因爲天正的眼神已有了感情，那一股厭世的、而又專注的神彩，變成了焦切和悲憫。

宗殺知道已擊中了對方，他還要得戮下去，於是他道：「他是你師弟，既是生物，也不是叛徒，你要救蕭秋水的一手一腿，還是要救他一命？」

木蝶大師是少林高僧，而且也是維持少林寺命脈的數名重要高僧之一。

少林寺既是佛廟，也是個組織，事實上，少林勢力威望如此龐大，不組織起來，也絕對不行，而少林的組織，也有些似外面帮會的組織。有外圍、內圍、子弟、弟子、分舵、分堂、統領、香主、旗主等之分。最重要當然是運作和指揮全部組織與行動的決策。木蝶無疑跟天正一樣，都屬於少林寺內決策高峯的主要人物。

木蝶大師也精通四種少林絕技，却不知怎地，今日他竟落到朱大天王部下的手中。

× × ×

宗殺目中有狡獪的笑意：「怎麼樣？大師是要令師弟的性命，還是蕭秋水的一手一腳。」

蕭秋水大步踏前，道：「不必大爲師難，蕭某人一隻手一隻腳，過來剁去便是了！」

宗殺一點頭，巫殺掠近，一反手，拔出一柄金光閃閃的刀，就要動手，曲暮霜不覺驚呼一聲，蕭秋水却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巫殺獰笑道：「你不怕死？」

蕭秋水道：「怕。」

巫殺道：「既怕，為何不逃？」

蕭秋水冷然道：「我怕，但是不逃。」他斷然道：「何必要逃？」

巫殺大笑道：「好小子，你有種，不過有種也得死！」說着挺刀便刺。

宗殺忽道：「不可殺。」

巫殺奇道：「爲什麼？」他一面說着，一面回首。

他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

苗殺、蘇殺都倒下去了，宗殺退在一旁，臉都白了，襲殺、敖殺兩個人都傻住了。

木蝶大師正慢慢起身，天正大師正好解開他的穴道。巫殺怔怔地看着天正，不敢相信天下有武功那末高的人！

「回去跟天王說，」天正和緩地道：「就說這事我天正管定了，找我就好。」

然後又注目向木蝶，一臉關懷之色，問：「可好？」

木蝶倦意地合什道：「謝謝大師兄出手相救。」

天正笑道：「何必言謝。」

巫殺還是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更拒絕相信。

所以他還是出手。

他一刀向天正掟去，刀劃空射出。

更厲害的是他的掌。

掌後發，但掌風也已蓋過了刀嘯。

就在這時，那高大的僧人動了。

一動就是一聲大吼，如同半空打了個霹靂，那刀「乒」地碎了，竟被吼聲震碎了。

然後他也一拳打出去。

龍虎大師碩大的身體變成擋在天正的前面。

巫殺的雙掌也變得向龍虎大師冲去。

可是龍虎一出拳，手長臂闊，就在巫殺差半尺要擊中他的時候，他的拳已擊中了巫殺。

然後巫殺就飛了出去。

澈底的「飛」了出去。

因為他飛出去時，身輕如鳶，全身已沒有一塊骨骼是連接在一起的。

× × ×

六殺剩下了五殺。

五雙瞳孔，已收縮，是驚恐取代的震訝。

只聽天正喟歎，搖首道：「六師弟出手，還是太辣了一些。」

龍虎本氣勢如龍，忽又乖馴如羊，垂手而立道。「是。」

天正道：「這種出手不留活口，已不是一個出家人所為。」

龍虎惶然道：「是。」

天正向其他五殺道：「你們可以回去了。」

沒有一個人敢說「不字」。

龍虎大師的「少林神拳」，開碑裂石，聞者胆碎，更可怕的天正大師的「拈花指」。

他們根本看不清他的出手。

他們實在不明白自己為何竟擒得住少林最高一輩中排行第六的木蝶大師。

佘殺長嘆道：「既然大師要插手，我們只好走了。」

其他四殺也抱拳道：「告辭了。」

忽聽一個聲音道：「告辭不得。」

× × ×

那四個人還在古道上走着。

他們已進入了成都。

× × ×

說「告辭不得」四個字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四個人，四個人同時說的。

走進來的卻不止四個人。

一共七個人。

天正笑道：「十位好。」

十位？蕭秋水正在納悶其間，門外走入兩個人。

落地無聲，但每一步似一口針子，尖銳沉宏。

這人却不是馬竟終，馬竟終外號「釘子」，每一步如一枚鐵釘，而這人却不是鐵釘。

棺材釘。

這人腰間一柄劍，劍身烏，劍無鞘。

他身邊的人，也是踏地無聲。

這人一身白衣，寶相莊嚴，乍看頗似畫像裏的觀音，却手拿拂塵，臉含笑意！

那高大威猛的僧人，一見這兩人，橫踏一步，低頭合什，讓天正大師與這兩位面對而立。

蕭秋水一看，便知道這兩人至少也是一派掌門的身份。

誰知齊公子低聲向他和曲家姊妹道：「那四個矮脚錦衣人，便是『五虎彭門』的彭門四虎將，却都不姓彭，一個叫『快刀斬』皮紹棠，『無頭斬』古濃，『斷肢斬』倫走，『七旋斬』許郭柳。」

「五虎彭門」，原來是彭家絕學，但彭礴死後，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好賭，一個好嫖，一個好烟，都成了廢物。彭礴的表弟彭天敬，又是庸材，所以被這四名彭門的大弟子皮，古，倫，許四人所奪。

粱斗接着說：「另外那眇左目，斷左手，缺右足，沒有耳朵，臉上一個大疤的人，便是『天殘幫』幫主司空血，穿烏衣百鶉的老者，不是丐幫，而是烏衣幫的總瓢把子單奇傷，還有那精悍的黃衣中年漢子，便是『螳螂門』的第一高手『千手螳螂』郎一朗。」

烏衣幫兇殘惡毒，聞者驚心，司空血的殘傷絕狠，更是天下聞名，烏衣幫是黑道上人不多，但最精銳，亦最歹毒的一批，他們的頭子就單是奇傷，外號「一劍飛騎」，曾把天山劍派的掌門宮八斬殺於騎下，曾擊敗終南劍派的公認第一劍客白無然。劍術之高，據說已不在南海鄧玉平之下。千手螳螂郎一朗，更是有名，近年來「螳螂門」聲名鵲起，就是郎一朗一手紮起的基業。

這些人忽然都來了，來到浣花，莫非是為救援浣花而來的？還是不然？

那另外兩人的排場，顯然比郎一朗、司空血、單奇傷、皮紹棠、古濃、倫走、許郭柳七人加起來都大。

而且大得多了。

× × ×

只聽許郭柳道：「朱大天王的人，是放不得的。」

倫走接道：「對！放虎歸山！」

古濃也道：「斬草要除根！」

皮紹棠跟着便道：「免留禍患！」

這四人不但武功搭配得天衣無縫，連講話也銜接得十分緊密。

他們一說完就拔刀。

刀一在手，已到了五殺身前。

一到了五殺身前，立即出刀。

四柄不同的刀，同樣的速度。

忽聽「岡朗」一聲，一柄精鋼劍，架住四柄刀。

出劍的人是單奇傷，他道：「就算你們要出手，也得先問問應大哥和莫姑娘的意思。」

他說着，眼睛望向那錦衣男子和白衣女子。

蕭秋水就立即明白了這一男一女是誰了。

武林中姓應的高手並不多，姓莫的女子也更少，係這樣連單奇傷都畏忌的高手，正好只有兩人：

男的就是鐵衣劍派少掌門應歎天。

女的必是恒山派首徒莫艷霞。

× × ×

莫艷霞，外號「白衣觀音」，但見過

她在血符門一役的，都改口稱她為「血衣觀音」。

她殺人，殺得一身都是血。

恒山一脈，自從柳蔭神尼病逝後，藕斷師太閉關不出後，恒山派無論大小事，都可說已落在這莫艷霞手裏，據說她的劍法，已絕不在她師父之下。

應歎天就更可怕。

他能當上鐵衣劍派的掌門人，就是手刃他父親所得來的。

那時候他父親正要考慮加盟朱大天王那邊去。

應歎天與蕭西樓、鄧玉平併列三大劍派中的代表，劍法之稀，絕不在蕭西樓之下，而且劍法之狠，猶在鄧玉平之上。

莫艷霞這時說話了，她的人很美，粉臉紅唇，一雙鳳目，但聲音很粗：「我們麼？我們不要緊，要問，就要去問天正大師。」

單奇傷望向天正，天正合什道：「他們也沒傷人，何必杜造殺孽，請看在老衲薄面上，放了便是。」

莫艷霞笑得花枝亂顫，道：「大師既放了，那只好放了。」

應歎天却忽然開口，開口即道：「不可。」

× × ×

天正大師就算未當上少林方丈，也是知名高僧。

他在江湖上，有相當的影响力，在武林中，更有極大的號召力。

他說的話，就算不是聖旨，也很少人敢違抗，連不是和尚的，也不敢違反。

可是應歎天現在說「不可」。

每個人都望向應歎天，——連天正也望向應歎天，不過他只是怪有趣的望向他，一點生氣之色也沒有。

應歎天却不在乎。

早在他敢弒父之前，他就什麼都不在乎了。

莫艷霞看了一陣，故意問道：「為什麼不可？」

應歎天道：「朱大天王就是另一個燕狂徒的胚型，我們應先剪除他的羽翼，不讓他有機會成形。」

天正嘆道：「能不殺人，還是不要殺人的好。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應歎天冷笑道：「佛法也無邊，大師難道以為放他們回去，他們就會改過？」

天正無言。

應歎天道：「大師既無把握，又何必把禍患留傳江湖，讓我們殺了便是。」

莫艷霞嬌笑：「總不成大師也為了朱天王的人，寧願以身代剮。」

單奇傷也加了一句：「雖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若大師常常入獄，隨便入地獄，一個人，可沒幾次活的！」

天正嘆了一聲，還是沒有說話。

五殺聽得勃然大怒，心忖：只要天正不出手，我們總不成怕了你們！當下惡向胆邊生，佘殺虎地跳出來，一擺雙掌，叱道：「我們兄弟，今日失利，被圍這裏，可也不是任人擺佈的，要殺要剮，就放馬過來吧！」

五人十掌交錯，四道刀光一閃，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宛若四道閃電，交錯擊到。

開始十招，掌影與刀光交集，完全分不開來。

十招之後，掌影大盛。

五虎彭門的四個高手，雖然已漸漸招架不來。

就在這時，又加了一道劍光。

劍光急閃，如毒蛇吐信，連同四把刀光，又漸漸把掌勢迫了回去。

但五十招一過，刀風、劍風，都換作了掌風。

掌風大盛。

這時只聽一聲冷哼，一人隻手空拳，闖入了刀光劍影掌圈內。

這人伸展一雙長臂，格、砸、拿、打，居然一時間只聽到他雙臂舞動，如舞長鞭鐵柱一般的厲風。

百招開外，形勢又變。

那加入戰團的人當然就是「螳螂門」的郎一朗，百招之內，他與單奇傷的一柄利劍，的確壓住苗殺的雙手，和龔殺的雙掌。

但是彭門四虎，依然壓制不住那三雙手掌。

佘殺還不時過來攻擊單奇傷和他自己。就在他感到有些吃力時，又突地多了一人。

這人全身上下，無一不傷，無一不缺，無一不殘，走起路來，蹌蹌踉踉，打起架來，也東搖西擺。

可是他一加入戰團，五殺的劣勢，便再也無法扳回。

只聽一聲斷喝，人影倏分。

× × ×

單奇傷、郎一朗以及彭門四虎，以及剛加入戰局的司空血，無一不喘氣咻咻。

佘殺、龔殺、苗殺、敖殺、蘇殺却巍巍顫顫，一齊吐出了血。

不傷則已，一傷五人齊傷，戰局之凶，可見一斑。

佘殺苦笑道：「我們今日落入你們包圍，要殺就殺，無謂多言。」

只聽司空血「赫赫」笑道：「殺你們還用不着多說。」說着便出手，他只有一隻手，可是出手時，連斷手都成為武器。

忽然人影一閃，只覺一種沉宏的勁氣，迫得司空血一窒，幾乎仆跌，原來是天正飛掠而至，落在佘殺面前，合什道：「阿彌陀佛，手下留情。」

司空血獰笑道：「我外號可叫『刀不留人』。」一揚手，多了一柄細刀，刀一揚，竟向天正迎頭劈下。

只聽兩聲怒叱，「叮」地一聲，飛劍刺來，刀斷為二，一揚袖，司空血被打飛丈外。

出劍的人是應歎天，他和他的劍一般冷靜、歹毒。

揚袖的人是莫艷霞，她依然帶着悽辣的笑容，叱道：「不可對大師無禮。」回首對天正大師笑笑，道：「大師見怪。」

天正平靜地道：「何有！」

莫艷霞冷笑道：「你們五個人，也看清楚了，是誰救你們的。」

五殺愕然，但知道此姝厲害，不得不答，蘇殺沉聲道：「當然知道。」他指的是天正大師。

莫艷霞立即替他說了出來。「是天正大師救了你們，你們也該感恩圖報罷？」

佘殺十分聰明，倒明白了七分，道：「姑娘可否說明白一點。」

莫艷霞冷笑道：「好。那我就更說明白一點。梵經、血影，理應交回少林，物歸原主，大師救你們也算救得不寃了。」

天正忙道：「救人是應當的事，而且手下留情的是姑娘等，不是老衲，怎可施恩望報！」

莫艷霞扳着臉孔道：「我不管。就算大師肯放你們，你們如不將物歸少林，姑娘我是萬萬不答應的。」

天正大師本要阻止這等威脅，但知莫艷霞這番話是爲了少林，處處替他着想，如他阻碍，反而是不顧少林利益，只好歎了一聲，不再言語。

五人看了看天正，又看了看血衣觀音等，思索了很久，交換了眼色，心知今番如不妥協，只怕勢難活出浣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搏不得一條胳膊一隻腿，還失了梵經和血影，也只好忍了，再回去禀告天王，希能減輕刑罰。

於是五人心下都有了決定。

苗殺雙手端正了錦盒，遞給天正大師，蘇殺把血影一推，推到天正大師處。

兩人都沒有說話。

佘殺却說話，一直都是由他說話的。他說：「好。人和梵經，交回少林，我們……可以走了罷？」

他立刻問，並想立刻走，怕走慢一步，莫艷霞等會反口不認，改變決定。

朱大天王的人——盡可能避免出手，一出手就要斬草除根，這當然不包括別人對他們自己也這樣！

誰不想保住一條命？

天正一手接過錦盒，一手挾住血影，「五掌五殺」也正想離去，蕭秋水、齊公子、梁斗、曲家姊妹等都暗自舒了口氣。

只聽莫艷霞笑道：「你可以走了。」

蕭秋水正在奇怪爲何是「你」而不是「你們」時，遽變就發生了。

天正與龍虎

血影大師猝然出手。

左手發紅，右手發金。

血影掌！

火焰掌！

少林雙絕！

天正左手拿着錦盒，右手抓住血影的衣領，他無法招架。

但他一拎一甩，就把血影魔僧丟了出去！

就在這時，四柄刀、一支劍、一雙拳頭、一把緬刀，同時攻到。

天正猛一吸氣，全身忽然似樹葉般向後掠起。

但是應欺天也忽然掠起。

天正大師的輕功，就似一片落葉。

他却似風。

他追上天正，出劍。

天正本可用錦盒去擋，但他不能。

他另一隻手指及時收了回來，在應欺天劍尖上一按。

應欺天就飛了出去，利劍在他手上驟然片片粉碎。

莫艷霞也出了手。

她本追不上天正，但應欺天阻了他一阻。

她的拂塵如數百根針，刺了出去。

天正大喝一聲，數百長刺刺中了他，莫艷霞却也被這一聲舒天捲地的大喝聲震倒，拂塵萎落地上。

大喝陡止。

衆人猶耳作嗡響。

天正臉上有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

他胸口冒出了一截劍尖，血劍。

他眼神裏又出現了那一種既厭倦又專注的氣質，歎了口氣道：「原來是你。」

×　×　×

背後的人想拔劍，拔不出，臉色有些變了。

那人却正是木蝶大師。

×　×　×

天正的笑意充滿了厭倦，道：「你是誰？」

他問出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問題，在這個時候。

木蝶道：「我是翅膀。」

天正又笑了，笑容裏有說不出的瀟洒，他制止了梁斗等怒吼與撲近，道：「是柳五公子的『雙翅』之一？」

木蝶臉色有些發苦，舐舐乾唇道：「『雙翅』都來了。」

天正的笑容很好看，他年輕時一定瀟洒英俊，不知爲何出了家。

「你是『一劍殺人』卜絕？那麼他就是『冷風吹』了？」

「他」就是指應欺天。

應欺天變色叱道：「快棄劍？」

他是叫木蝶棄劍，可惜木蝶不但拔不出劍來，連手都粘在一起，可是他的劍明明從後刺穿了天正大師的胸膛，黃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左天德嘶聲道：「你還不死？」

天正的眼神充滿了說不盡、道不完的譏誚與疲倦，像厭極了這塵世，他救了木蝶，木蝶却是卜絕，卜絕殺了他。

他：說「好，我要死了。」他向那巨大的僧人道：「龍虎，這錦盒拿回少林，血影由你處置。」

龍虎大師悲傷地應：「是。」

他的聲如鐵杵擊地，人却紋風不動。

這時天正大師沒有回身，緩緩一指打出。

笑若拈花，指若微風。

微風何等輕緩，木蝶就是避不開。

指按在他的眉心，就緩緩收了回去。

像微風漸漸不吹。

木蝶就失去了生命。

不管他是木蝶也好，卜絕也好，現在的手，已很可以放開那柄劍了，那柄殺了天正的劍。殺人的劍。血劍。

可惜他已離開它了。

×　×　×

天正緩緩團坐下來，把他的右手用左手蓋起來，閉起了他一雙專情的，不應佛家人所有的眼睛，臉容寧靜裏，有說不盡的譏誚。

×　×　×

高大威猛的僧人却跪了下去，痛哭失聲。

×　×　×

天正死了。

少林方丈圓寂了。

×　×　×

莫艷霞、應欺天等人臉色本都有些發苦，尤其是天正微笑的時候，左天德拔不出劍的當兒。

可是現在他們終於可以笑了。

這計劃配合得天衣無縫，製造並利用了各種人物與環境，幾乎要失敗，可是它終於成功了。

雖然付出了代價。

可是只要天正死了，這點代價算得了什麼？

柳五公子眞是算無遺策。

×　×　×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那一行行色匆匆的人。已經越過了成都。進入了浣花。迫近劍廬了。

×　×　×

外面飛簷閃光。

太陽正好。

天正却死了。

×　×　×

天正大師盤膝端坐，他的灰袍前襟，已被鮮血所染紅。

——他未出家前是什麼人？也許是風流倜儻的五陵少年。

——他少年入寺時是什麼人？也許是情僧，也許是苦行……

——可是這一切都過去了，是一個謎，他死了，再無人可以解答。

可是還是有些東西必須要解答的，可以解答的，甚至立即就要解答的。譬方說掌門方丈之位……

×　×　×

蕭秋水、梁斗眼見天正大師的軀殼被鮮血染紅，他們的眼睛也紅了。

被憤怒的血激紅。

他們眞不敢相信天正死了。

他如死了，血仍流着，血是熱的。

他們看着天正大師被殺，甚至來不及出手。

——五虎彭門四虎將不足畏，「烏衣派」單奇傷亦不足畏，「千手螳螂」郎一朗更不足畏，甚至連「天殘幫」幫主司空血也不足畏。

——但是柳隨風的近身扃護，有「雙翅，一殺，三鳳凰」，昔日在丹霞山唯一能與邵流淚勢均力敵的就是「三鳳凰」中之一的「紅鳳凰」宋明珠。

——現在廳堂上的「鐵衣劍派」少掌門人應欺天，顯然就是「雙翅」中的「冷風吹」。此人輕功，江湖一絕，而且殺人無算，行踪詭秘，輕功名列天下前五名之內，却沒料到他的劍法也是一絕。

——另一個「白衣觀音」莫艷霞，顯然就是「三鳳凰」中另一人：「白鳳凰」，難怪她走起路來，仰起首來，翹起紅唇，眞似一隻鳳凰。傲慢的鳳凰。冷傲的鳳凰，要別人爲她的鳳凰。

——一劍得手，刺殺天正的「木蝶」，無疑就是柳隨風手下六大高手中最可怕的一人，「一劍殺人」卜絕，出手江湖第一絕。他出手殺人，一生從未失手，連殺少林方丈，也一劍臻功。不過他也活不過這一役。

每個人都在憤怒，而且激動，但是蕭秋水除了憤怒和激動之外，還感到痛恨。

他痛恨他自己。

這事他明明可以預防，可以阻止的。只要他先想到。

而且要先說出來。

天正也許就不會死。

——他赴桂林求援時，路過陽朔，那時馬竟終便曾對他說過：「……豈止如此，連嵩山派也遭了殃，福建少林要不是各方少林子弟救援得早，也不堪設想，此外，五虎彭門、天殘幫、烏衣幫、螳螂門也歸順權力幫，近日鐵衣幫、恒山派也奉權力幫爲幫主，至於抵抗的中原鏢局、黃山派、血符門、滑龍幫、中間派全給吞滅了。」

——「……這些日子來，武林中就是中了他們的離間計，再被一網打盡就有括蒼派、崆峒派、司寇世家、太極門……」

——馬竟終說這些話的時候，還沒有與歐陽姍一合力迷倒蕭秋水等之前，他當然不忍、也不想下手，所以言下有嚇阻之意。

——那時候馬竟終猶在康出漁控制之下，他說出來的話，自然是權力幫的內幕消息。武林中人士可能反而不知道得如此詳細。

——而今來的人，正是五虎彭門、螳螂、烏衣、天殘等幫派的人，而鐵衣、恒山兩派，既是「白鳳凰」與「冷風吹」的管轄之下，自然尊奉權力幫了。

——可惜蕭秋水沒有想到——就算想到，也來不及通知了，他們已出了手。

——天正已經遭了暗算。

×　×　×

那巨大頎長的僧人抬起頭來，滿目是淚。

他的白僧衣好似一座大海般的滾騰起來，翻躍、伏踞、又衝折、起落不已。

他全身的骨節，竟「拍拍」地爆響起來。

莫艷霞嬌笑，道：「龍虎，你不服是麼？」

龍虎大師並沒有答話，那骨裂爆碎之聲更響。

只聽一人厲聲叱道：「六師弟，我來了，你還不服嗎？」

龍虎大師猛掉頭，只見大廳上，背着外射進來的光芒，進來了一個黑衣黑袍的僧人。

龍虎大師的骨節已忽然不響了，就似一壺沸水，倒進了冷澈似冰的潭水裏去。

「三師兄，方丈……他……大師兄已經……」

那僧人赫然竟是少林身兼羅漢、懺悔兩堂的首座木蟬大師。

少林除天正大師外，最高的首座爲身兼達摩堂、藏經樓之首座木葉，其次就是這位木蟬大師。

龍虎大師在少林位居第六，是少林首席護法。

只聽木蟬黯然道：「……唉……我知道……」

龍虎大師勃然道：「你知道？三師兄，大師兄命喪，少林危在旦夕你還……」

木蟬淡淡地道：「那又有什麼辦法？天正旣死，我就是方丈了，你對方丈掌門說話，怎可如此無禮？」

龍虎大師像被一支炙棒刺着一般，跳了起來，嘶聲道：「你這……你這滑亂、叛逆……」

木蟬笑道：「少林叛徒，年年都有。」他拍拍血影的肩膀。

血影大師的笑容也似說不出的詭秘，接道：「要是沒有三師兄的匡護，我叛離少林，又怎會活到現在？」

木蟬駭然笑道：「誰有權，誰就不是叛徒。」

龍虎厲叱道：「你不怕二師兄……」

木蟬笑道：「木葉之死，遲早事耳，達摩堂的人手，我很需要，藏經樓的書，我早想借閱。」

龍虎忿然叱道：「你該死——」身形掠起，半空中全身骨節又「拍拍」作响。

木蟬叱喝：「叛徒該死。」

——於是龍虎大師成了「叛徒」。

彭門四把刀、單奇傷的劍、司空血的絕刀、郎一朗的雙拳，立時都交擊過去。

× × ×

龍虎大師人在半空中，忽然變成了靶子。

劍、刀、拳都擊刺在他身上，一件也沒有落空。

但也一件都沒有奏效。

而且他旋風一般飛撲過來，全身爆裂之聲更响。

郎一朗臉色頓變，大呼道：「雷霆霹靂——」

就在這時，眞如雷擊，轟隆一聲，郎一朗震飛丈外，順牆滑了下去。

然後那牆也倒了，不是轟然而倒，而是慢慢的蝕了、霉了、塌了。

龍虎大師的一擊，竟是如此無匹。

梁斗等人臉上不禁有了喜色。

彭門四虎衝得最狠辣，也退得最快。

勇敢和兇狠不同——勇敢是明知死而不懼，兇狠是有所選擇的。

——比方說當自己打不過對手時，兇狠往往成了懦怯。

彭門四虎就是這樣子，可是他們剛想退走，其中的倫走就已被拗斷了脖子。

然後龍虎大師就丟一顆爛掉了的冬瓜一般，隨手扔了出去，那頭顱「砰」地打中皮紹棠，皮紹棠的胸骨幾乎要從胸口裏噴了出來。

龍虎大師已拚紅了眼，他就像降龍伏虎的頭陀，甚至像羅刹惡魔，一出手，就要殺人。

司空血，單奇傷和剩下的彭門雙虎，那裏接得住龍虎大師至大至剛的「少林神拳」和「霹靂雷霆」神功？

「白鳳凰」這時出了手。

她手裏的拂塵，就好似千百把劍，小劍。

她的身材豐腴，令人遐想，可是閃動起來，比水蛇還快。

她的武功，絕不在宋明珠之下。

她一出手，就把龍虎大師接了過去。

× × ×

可是還是接不下。

她縱接得住龍虎大師的少林神拳，却抵不住他的「霹靂雷霆」。

「霹靂雷霆」實在太强。

這種內功，一百七十年來，少林一脈，只有三人可以練成，這是至猛至剛的功力，除了天象大師，百丈禪師之外，便只有這龍虎大師一人學會。

雷霆霹靂，乍閃乍現，莫艷霞猶如天邊彩霞，所據一方，却是愈來愈小，愈來愈無氣局。

落霞兀自不肯殘散。

現在這時，一道冷毒的閃電刺來。

「冷風吹」應欺天出了手。

他的身形倏忽，像長空閃電，看到時一亮，要抓住已無從。

最厲害的是他倏變的身法，和險毒的電劍，恰好就是龍虎大師的尅星。

「雷霆霹靂」正需要閃電。

只要閃電一出，雷霆霹靂才响。

所以閃電似的劍光，處處佔了先手。

× × ×

蕭秋水等來不及看下去。

他已出了手，先攔住彭門古濃。

曲掋描、曲暮霜雙雙截住許郭柳。

齊公子的「四指神劍」，則困鬥單奇傷。

梁斗化作刀光，截擊司空血。

他們決不能讓這些人羣毆龍虎大師。

龍虎大師在這裏已經代表少林。

——正義的、浩然的、俠氣的少林。

他們對他寄於全然的希望。

龍虎，是再也不能死。

× × ×

閃電雖快，眩目奪人，但雷霆霹靂却悠遠良久。

閃電次數越來越少，在這諸神震怒，雷霆交作的情形下，晚霞更黯然無光。

龍虎大師顯然已佔上風。

莫艷霞曾先後偷襲中他三次，應欺天也刺中他一次，龍虎大師披血而戰，却沒有倒下。

應欺天等知道這僧人不但會使凌厲熟練的「少林神拳」，而且無可架禦的「雷霆霹靂」神功，而且一身懷有「金剛不壞神功」。

這種遠比「童子功」、「十三太保橫練」、「鐵布衫」、「金鐘罩」等加起來都難練得多的佛門禪功，使龍虎大師瘋狂的攻擊，免却了顧慮。

那一劍三拂塵，只能傷及皮肉，不能毀其筋骨。

龍虎大師的戰鬥力越來越旺盛。

應欺天的武功，要比莫艷霞稍微高一點。

但他只能刺中龍虎一劍，而白鳳凰却能偷襲中龍虎大師三次，委實是因這場戰鬥太凶險。

——龍虎大師是面向應欺天惡戰，所以應欺天反而不能得手。

現在龍虎大師已佔上風。

× × ×

現在那四個人，已經看見了劍廬的飛簷。

現在正是日正當中的時候。

× × ×

就在這時，一柄一丈二尺八寸四分三長的黑色鐵槍，閃電般刺入龍虎大師的腰

脊。

龍虎大師感覺到那冷冰冰的槍尖，戮散了他的神經，他雙脚沾地，咳出了一口血，嘶聲叫：「寒鐵槍！」

拿槍的人是木蟬。「是，要不是，怎刺得倒你？」

龍虎大師又咳出了一口血，喘息道：「你……你眞的是……權力帮的人？」

木蟬大師依然淡淡的道：「當然是，否則怎會殺你？」

龍虎大師雙身筋骨又「拍拍」作响，狂吼道：「你……你其實究竟是誰？」

木蟬冷冷地道：「我是權力帮柳五公子的『雙翅』之一，『千里獨行，萬里趕蟬，一槍苦行僧』？」

龍虎大師睚眦欲裂：「你……是左天德？」

木蟬笑笑道：「其實無德。」

龍虎大師長嘶一聲，冲天而起，全力出手。木蟬却突然拔出了他的槍。

他的槍自龍虎大師的背椎骨裏挑出來的時候，龍虎便仆倒下去，像一隻抽空了氣的皮球，全身都癱瘓了。

木蟬收槍而立，俯首看着他，彷彿也有悲憫之色，說：「一個人不識時務，既爲環境所不容，其實也只好死了。」

× × ×

他這句話其實不是說給龍虎聽的。

龍虎大師現在扒在地上，吐出來的已不是血，而是白沫。

他一身「金剛不壞神功」，却給寒銅地母製成的鐵槍刺入「龍尾穴」所破，死了。他這句顯然是講給梁斗他們聽的。

因爲梁斗等人已停住了手。

× × ×

梁斗、蕭秋水、齊公子、曲家姊妹，他們每一人，都聽見了。

天正被殺、龍虎大師也死了。

沒有這兩人，梁斗他們心知肚明。

左天德、應欺天、莫艷霞，任何一個，都可以要他們送命。他們已沒有勝機，一絲都沒有。不過懂是一回事，同意又是一回事。完完全全另一回事。

× × ×

梁斗忽然笑道：「好輕功！」

左天德道：「怎麼好的不是槍法？」

梁斗道：「槍好，槍法也好，不過好的不止是槍和槍法！」

左天德道：「哦？」

梁斗淡淡地道：「而是身法。卜絕暗算天正的時候，天正是猝受攻擊，而且是四面受敵，跟龍虎受襲時不一樣？」

左天德笑問：「怎麼不一樣？」

反正天正、龍虎已死，他不怕梁斗等逃得了。事實上，普天下間，已沒有幾個人能把梁斗等從他們手裏救走。不能。

梁斗道：「龍虎大師雖以一敵二，但心裏早有防你，不似卜絕出手，天正大師全未防範。可是你出手快、動身更快，明明離龍虎的角度既壞又遠，却忽然拉近，加上槍長，故一槍致命。」

左天德拍掌。接說：「分析得好。」

梁斗淡淡一笑道：「過獎。」

左天德道：「梁大俠是聰明人。」

梁斗微微一笑：「不敢。」

左天德向衆人瞄了一眼：「梁大俠的朋友想必也是聰明人。」笑了一笑又道：「聰明人現在都知道該怎麼做的了？」

梁斗、蕭秋水、齊公子、曲暮霜、曲掋描一起異口同聲道：「不知道。」

× × ×

左天德一怔，瞳孔收縮，說：「你們知不知道，『不知道』的下場是怎樣？」

蕭秋水站出來大聲道：「不知道。」

左天德心中大怒，這小子居然敢頂自己的嘴。「不知道的東西的是死人，所以你們只好死了。」

蕭秋水昂然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死又何妨？」

左天德冷笑道：「無妨。無妨。」正要出手，忽然喝道：「外面是誰？」

× × ×

四個人長步而入。

一人道：「木蟬，怎麼如此激動，出家人動了嗔念麼？」

左天德一見來人，立即堆起戚容，道：「師兄慘死，師弟身亡，我今日豈止破嗔，還要大開殺戒！」

蕭秋水一見來人，喜得幾乎跳起來。

他大叫道：「師叔！玉平兄！」

× × ×

那個濃眉、憂悒的，却掛了個淡雅的笑容之中年人，却不是誰，正是孟相逢！

「恨不相逢，別離良劍」孟相逢。

另一個容色冷傲的青年人，也是孟相逢同列「當世七大名劍」之內的、與「鐵衣劍派」、「浣花劍派」齊名的南海鄧玉平。

其他兩人，一羽衣高冠，一神情猥褻，却是誰？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文·司馬紫烟
圖·盧令

謎中謎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天堂島上，陳秀蓮，李昆等人，為了對付亞青聯盟組織的武裝突襲，各自緊張地準備戰鬥，最後，陳秀蓮等人贏了這場戰，而對方也死去一百人左右，但這也是無可避免的，因這一百名匪徒非法携帶武器，强行進入天堂島，而被預設在海邊的高壓電所打擊，這也是罪有應得，戰鬥結束後，當彼得陳，胡亞麗，以及羅拔楊夫婦來到戰鬥現場，目睹那慘景，不由一怔，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亞青聯盟組織經此一役後，損失慘重，而彼得陳也放棄了對天堂島的侵佔企圖……

預設陷阱

彼得陳道：「我回去之後，會把我的意見告訴他們，當然也會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要他們考慮，不過他們是否會接受我的意見，那就不能担保了。」

陳秀蓮又道：「如果亞青組織授權給你，要你再籌劃一下行動呢？」

「這我一定拒絕。」

陳秀蓮道：「好！陳先生，我只要聽你這句話，也就是說希望在下一回合中，不會再遇見你。因為我認為你不但是個聰明的人，也是個明理的人，你一定會作理智的選擇，如果你的理智不够作一個聰明的判斷，再來動天堂島的腦筋時，我就不會對你這麼客氣了。」

彼得陳點點頭道：「我知道，陳小姐，妳放心好了。在組織中，我的地位不是最高的，因此無法作決定性的保證，但是我至少有權拒絕做什麼，所以我現在只能答應妳這一點，就是我不再參與天堂島的任何行動了。」

陳秀蓮的目光轉到羅拔楊夫婦與胡亞麗的身上。

公海誘敵

「這幾位呢？」

彼得陳道：「他們都是我籌劃組中的人員，因此我也可以保證他們的行動跟我一致。」

陳秀蓮點點頭道：「很好，我立刻送各位回香港，很抱歉，這次讓各位受了很大的委屈，希望下一次我們能在較為友好的情況下見面，我會眞正盡到主人之誼，招待各位到天堂島來，度一次眞正的假期的。」

彼得陳笑笑道：「謝謝妳的盛情，恐怕我們付不起這筆昂貴的費用。」

陳秀蓮笑道：「我既然說招待，當然是免費的。」

彼得陳搖頭道：「那我們更不敢接受了，如果給組織中知道了，以為我們跟妳有了勾結，故意出賣消息，那麻煩就更多了。」

「各位現在回去，不會有麻煩嗎？」

「解釋起來，總要費點口舌，所幸有事實為證，大概還沒有多少關係，最有力的證明是行動組的全軍覆沒，而且他們的

計劃並沒有通過我的同意，所以我還有足够的理由，減輕這次失敗的責任。」

陳秀蓮笑了一笑，不再說什麼了。

× × ×

一個星期後，女神號遊艇回航到了香港的外海，朱麗早就接到通知，另外雇了一條船在等候着，把垂頭喪氣的一批人送到了那條船上，然後才直駛香港。來到東方偵探社的寫字樓中，馬佳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看見了陳秀蓮之後，她情不自禁地投入了陳秀蓮的懷抱，臉上掛着眼淚，哽咽着道：「大姊！妳可回來了，如果妳再沒消息，我跟二姊就準備上天堂島去找妳去了。」

「妳們去幹什麼？如果我們辦不了，加上妳們兩個人，也不會使事情有所改變的。」

「那不管，至少我們可以陪着妳共同患難，這是我們女神俱樂部在創設時立下的誓言。」

朱麗笑道：「妳們走的第二天，老四就要跟着去了，我攔阻她，她還罵我不够義氣，貪生怕死。」

馬佳琍有點不好意思，但是含淚强辯道：「妳本來就是嘛，阻攔我不去，妳還有理由，可是妳整天還不是像沒事人似的，一點都不焦急。」

「急有什麼用，何況我的確不急，我相信大姊一定可以把事情擺平了回來。」

「可是當時妳並沒有這樣說，妳只是說大姊沒有危險，最多把天堂島交給他們，妳也並不在乎這個島。」

陳秀蓮道：「那也沒錯，我的確不在乎這個島，我甚至於很後悔贏了胡可為，把天堂島弄了過來，平添了無數的麻煩；只要有人要，我願意無條件地送出去。」

馬佳琍道：「可我知道妳絕不會把天堂島送給那個彼得陳的，妳一定會想法子扳回劣勢，爭取主動，所以我才着急。」

朱麗笑道：「妳對大姐缺乏信心！」

馬佳琍不服氣地道：「妳有信心，那妳昨天為什麼也急着去找船，還叫劉嫂把武器準備好，想偷偷去支援？要不是剛好大姊的電訊來到，妳不是已經出發了，還想瞞着我。」

陳秀蓮道：「眞的嗎？朱麗，老四衝動還可以原諒，她畢竟是個小孩子，而且她本來就是那個性子，妳却不應該那樣子糊塗的！」

朱麗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我只是想去看看，妳說過到了那兒就拍電訊來的，結果一等十天都沒有半點消息，我當然要着急，妳已經過了三天的預定期了。」

陳秀蓮道：「我不是不告訴妳們，而是怕被別人截收到電訊後，引起許多騷動，這時我們在島上的遭遇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驚天動地。」

朱麗吃驚地道：「大姐，我得到了妳的通知，就把船租好了，只看見彼得陳他們垂頭喪氣而去，也知道妳已經擺脫了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魯薏絲忍不住在旁邊道：「也沒什麼，只不過處決了一百名匪徒！」

朱麗以為自己聽錯了，再問了一遍道：「多少？」

「一百名左右，都被我們判處了死刑，送上電椅。」

「我的天，一百名左右，這不是開玩笑吧！」

「當然不是，這一百名匪徒是企圖非法携帶武器，强行進入天堂島，被大姐以暴行的罪名判處了死刑，而且已經執行完畢。」

「什麼！妳是說，那一百個人已經死了？」

「豈只死了，連屍首都餵了魚了。」

朱麗和馬佳琍的臉都嚇白了，她們並不是胆小，也不是沒經歷過殺人的場面，只是一下子就殺死了百人左右，那聽起來太嚇人了。

陳秀蓮笑笑道：「魯薏絲，妳別把她們嚇住了，還是把事實及經過的情形告訴她們吧！」

魯薏絲笑着把情形說了，這段故事也祇有她來說最精彩，因為她是所有女孩子中間殺性最重的，而且不把殺戮看成回事，所以敍述時眉飛色舞。

可是聽的人却沒她這份豪情，馬佳琍連連在胸前畫着十字，口中却唸着阿彌陀佛！

這是她一緊張起來的習慣，她的父親是正宗的天主教，母親却是虔誠的佛教徒，她自己本人則那一種都不信，那一種都信。

朱麗究竟比較冷靜地道：「這的確是太殘忍了一點，不過也是無可奈何，因為那種裝備是無法試驗的，如果對方是用別的船隻進來，最多被困住而已，他們偏偏是乘高速汽墊船，人落到水裏，在高壓電打擊下，所以才死得這麼多。聽起來雖是過份，可是如果沒能攔住他們，那後果就更糟了。」

魯薏絲笑道：「妳是學法律的，所以持論較為公平，老實說，那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捏了一把汗，如果那一道攔截網失靈無效，讓人登了岸，我簡直不敢想像。」

朱麗笑笑道：「那才合妳的胃口呢，妳這頭雌豹又可以大展威風，磨一下妳的爪牙了。」

魯薏絲聳聳肩道：「我沒有那麼好鬥，雖然我覺得這種殺人的方法不過癮，但是如果有更簡捷的方法，我還是會採用的，所以我認為上次大姐不該破壞那幾具魚雷的，我們不想去侵略人，至少應該具有不被人偷襲的力量！」

朱麗知道這個問題無法談出個結果，因為那是觀念上的問題，於是又問道：「大姊，妳把彼得陳他們放回去妥當嗎？」

陳秀蓮笑笑道：「不妥當，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又不能殺死他們，更不能長期監禁他們，只有放他們走了。」

「妳相信他的諾言跟保證嗎？」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相信，這個傢伙心計很深，行事詭譎多變，因此他的話根本不能深信。」

這段話把葉長青跟魯薏絲蘇菲她們聽得怔住了，最衝動的是魯薏絲。

「大姊，妳既然不信他的話，為什麼要放他們走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沒有辦法處置他們，如果我們把他們身上綁了石頭，往

海裏一沉，倒也好了，只可惜我做不出這種事。」

「只要妳不表示意見，我會替妳想法子解決的，我以為妳已經看準了他們不敢再犯了，才放他們走的呢。」

陳秀蓮看了魯薏絲一眼，雖然含着笑，但是魯薏絲已經不好意思了，低下頭來道：「大姊！我知道我的想法不對，可是我知道這些人除了那個乾脆的辦法，誰也無法感化他們的。」

陳秀蓮笑笑道：「這個我也知道，我只是跟他們談到利害關係，並沒有勸說他們脫離亞青聯盟那個圈子，因為我知道那是白費唇舌，沒有用處的。」

「大姊以為他們一定還會再去的？」

「他們對天堂島蓄謀已久，不會輕易死心的。」

「那就不該放他們走的，他們對島上的情形太清楚了。」

陳秀蓮一笑道：「他知道些什麼？除了一大堆屍體跟島上一些奇特的電子裝備外，他們什麼都沒有接觸到，如果他把這個資料帶回到組織去，對我們有益無害，這樣一來，他們會把天堂島上的防禦力量作很高的估計，對再次前往時，就會傳鄭重的考慮了。」

「不錯！他們如果要去，就會先作充分的準備，一定會挾絕對的優勢再去，而我們的防禦力量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強，那不是糟透了嗎？」

「妳的顧慮不是無理，只是妳要記得，他們只是一個非法的黑社會組織，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擴充武器的，別人也不允許他們那樣幹！」

葉長青也笑道：「還是大姊高明，彼得陳在回程時跟我談過，我還開玩笑地對他說，天堂島上的武力，足够抵得上一個兵團，他還認為我故隱實力，因此如果以他的印象，要想佔領天堂島，可能還要更多的火力。」

陳秀蓮道：「如果他們準備集結那麼多的力量，就不必去侵佔天堂島了，以這份實力，至少可以佔領二十個小國家！」

朱麗道：「那不同，會受到別的國家干預的。」

「越南、寮國、高棉在短期內相繼淪於另一政黨中，誰也沒去干預，目前的國際局勢很微妙，大家並不想佔領土地，只想看到一個地方，能够有一個絕對有力的政府就够了，然後這個政府表明了立場，誰也不再去管它了。所謂立場，無非是親或反而已，只要表示了意向，反對一方，自然就有另一方支持，彼得陳說他們的組織是絕對反對倒是可信的，因此他們只要能够得到一個國家的政權，毫無疑問的是可以得到反對對方陣營的全力支持的。」

「那他們為什麼還這樣做呢？」

「他們的目的是賺錢，是獲取暴利，可不是想取得政權，而他們能够取得那些國家，多半是貧窮落後，誰都不願意背上那種包袱的國家，除非他們是閒着沒事，才去找那種麻煩。」

馬佳琍道：「這話對！不要說是那些落後地區了，就是那些大國家要請我當女王，我也雙手拒絕，當一個女王那有我這個正一品的老百姓自在舒服。」

說得大家都笑了，陳秀蓮道：「不過亞青聯盟這個威脅，始終存在的，我把彼得陳他們放回去有一個用意，那就是告訴他們天堂島上的實力非常堅强，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再有力量去籌備一次進攻了，要他們把戰場移到天堂島以外來。」

「移到天堂島以外來？」

「是的，也就是把焦點轉到我身上來，他們已經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在天堂島上有絕對的控制權，只要把我制服了，也就得到了天堂島。」

所有的女孩子都吃了一驚，馬佳琍失聲道：「大姊！那妳不是太危險了？」

「看起來好像很危險，實際上我却最安全的，因為他們不能傷害我，否則就什麼都得不到了。」

室中一時陷入默然，片刻後陳秀蓮又道：「當然，以我們幾個人的力量去跟亞青聯盟抗拒是太懸殊了，不過我們有一個絕對的優勢，就是我們有法律的保護，而他們的活動却是非法的，所以我們的實力比起來又優於他們。」

魯薏絲道：「大姊，妳不是要去請求警方的保護吧？」

「不是，但是我隨時都可以得到這種保護，這能限制住他們，不敢大規模作公開正面的攻擊。」

「暗中的攻擊也够我們受的了。」

「我想這種可能也不會太多，我打算是避免鬥力，大家在智力上一決勝負。」

幾個女孩子又引起了興趣，紛紛聚攏來，陳秀蓮笑笑，看了大家一眼道：「他們的目的是要取得我的天堂島，而我的目的則是瓦解他們的組織，所以這是一場智慧之爭！」

朱麗平靜地道：「大姊，這恐怕不容易，亞青聯盟是個國際性的組織，他們的人員遍佈了很多國家。」

「我知道，但那些組織很薄弱，只是一羣烏合之衆，在幾個人的籌劃指使下，從事非法的暴力活動而已，只要把這個主腦找出來，整個亞青聯盟不攻自破了。」

「彼得陳不是主腦之一嗎？」

陳秀蓮笑笑道：「他不够資格，而且他的能力，他的魄力都不足以指揮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充其量也只是一個頭目而已。」

「大姊以為他的幕後還有更高的指揮者？」

「一定的，也許是一個人，也許是一小撮人，這才是最危險的人物！」

「那大姊為什麼不在天堂島上的時候，對那些人加以仔細的盤詰呢？」

「那沒用的，彼得陳並不會知道多少，甚至於根本不知道背後還有一個更具權威的支持者。」

「這是為什麼呢？」

「亞青聯盟發展得太快，那不是一個偶然的組合，而是一個有計劃的擴展，因此他們不可能如此凌亂，必然有一個很有力的集團在後面支持着，但這些人一定不會站出來的，他們只是在幕後操縱着！」

「為什麼彼得陳自己不知道呢？」

「因為他太好賣弄，這種人的才華可以被人利用，却不能成為心腹，他會暴露整個組織。」

「大姊，妳準備怎麼樣着手呢？」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們都知道猜燈謎這個遊戲，我們現在就在進行這個遊戲，目前的謎面就是彼得陳跟那幾個我們已經知道的人，而謎底就是那個幕後的操縱者。」

「可是，謎面中一定會有着謎底的，而且，妳說彼得陳也不知道那幕後的操縱者是誰？」

陳秀蓮笑道：「謎底與謎面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是一點暗示，或是一點相關的因素而已，這是製謎的原則，猜謎的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去找出這些相關的因素。」

魯薏絲道：「我還是不懂，大姊，妳乾脆明說了，要我們怎麼做好了，我實在怕去動這個腦筋。」

陳秀蓮道：「我已經安排好了一着棋子告訴李昆了，馬上就要着手進行．那就是擴大天堂島的營業，公開它的所在地，首先是招待各重要都市的新聞傳播人員與觀光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希望能把天堂島列入一個重要的觀光旅遊地區。」

舉座又是一陣譁然失驚，朱麗道：「大姊，那怎麼行，這麼一來人人都可以到天堂島上去了……」

「不是人人，多少還要經過一番選擇的！」

「可是這樣一來，妳就無法再管制遊客了！」

「是的，只要合乎我們的條件，辦妥了手續，繳納了費用，遵守規定，就可以到天堂島上去，那個地方已經不是秘密了，就只有公開的好。」

「那樣一來，亞青聯盟就可以公然地進去了？」

陳秀蓮笑道：「當然可以，他們辦好了手續一樣可以去，但也只是去玩玩而已，一切成為公開以後，他們就無需再用巧取豪奪的方法去佔有它，只有跟我打交道了。」

大家想了一想，覺得這實在是個好辦法，葉長青道：「不錯，這的確是個好辦法，把一切公開出來，自然就可以防止歹徒們的攫奪了。天堂島上的設施雖好，究竟太小了，比不上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也比不上香港，雷諾城，可是沒有那一個黑社會想到要獨佔這些城市，就因它們是公開的！我來安排這件事。」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不要妳去，一切交給李昆去辦。」

「我可以做得比他好，尤其是新聞圈子裏……」…

陳秀蓮笑笑道：「妳是可以比他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在事前却無法保密，我們在這兒不動聲色，吸引了對方的注意，然後讓李昆去暗中進行，等那批人從天堂島回來，消息一經公布，各項營業配合展開。亞青聯盟在措手不及之下，想要阻止也來不及了。」

陳秀蓮的任何措施的確都能先人一步，別的女孩子除了欽佩之外，只有聽命的份！

陳秀蓮回來後，一切很平靜，她深居簡出，不接待任何客人，東方偵探社的業務照常，接受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案子，辦得很認眞，幾乎把偵探社的人員都動用到了。

就這樣過了將近半個月，突然一個爆發性的消息傳出來了，天堂島在世界各大報紙都刋登了巨幅的廣告，而娛樂版上也以絕大的篇幅以及彩色的照片，介紹天堂島上的風情，使得前一陣子消沉下去的天堂熱，又重新被人注意起來。

當然每篇報導中都少不了要提到這位美麗的女波士，也要重提一下她得到天堂島的傳奇性的故事。

刹時間，陳秀蓮又成了風雲人物，不知有多少人想訪問她，但是葉長青出面都加以拒絕了。

她只有接待了一個客人，那就是羅拔楊！

接見的地點是在女神號遊艇上。

一見面，羅拔楊就很焦急地道：「陳小姐，妳這麼做太不聰明了，而且也太不够道義了，我們已經談判過，即使妳要找人經營代理，也應該跟我們接頭才對，我們已經談妥合約……」

陳秀蓮笑笑道：「不錯！但是你們自己先毀約的，你們企圖以暴力的手段去强佔天堂島，這使我對你們失去了合作的興趣……」

羅拔楊很尷尬地道：「那是一次誤會，而且是一些人自作主張，彼得把情形回來一說，大家都很後悔，所以我們損失了那麼多人，都沒有再來打擾妳……」

陳秀蓮笑道：「我並不感激，因為我是採取正常的自衞手段，隨便你們到那兒去，也告不倒我！」

羅拔楊忙道：「我們絕無意思用法律來解決，只是陳小姐把天堂島公開了之後，對我們……」

「對你們很不利是不是？」

「是的，不過我們是希望陳小姐能够改變初衷，跟我們合作，完全按照妳的條約，把代理權交給我們。」

「太遲了，我已經跟很多地方分別畫了代理的合約！」

「解除合約，我們願意負担任何的損失。」

「問題是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羅拔楊加重語氣道：「陳小姐，我們不願意再跟妳傷和氣，才跟妳進行和平的談判，如果妳一定不答應，我們也有辦法的！」

「你們所用的辦法無非是暗中破壞而已。」

「這是我們很不願意採取的手段，但是到了迫不得已時，我們會那麼做的，而且有很多辦法。」

「這點我想到了，所以也作了很多的準備，我這個措施就是專門為了對付你們的。」

「陳小姐，不管你防備得多嚴，我們只要派出一個不怕死的人，就能擊破妳所有的防備……」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我也想到了，所以我所接洽的代理人也都是很有點力量的人，他們不會按照正當的方法來防禦的！我這兒有一份各地代理人的名單跟合約的副本，你先過目一下！」

她取出了一束文件，都是合約的影印

本，羅拔楊翻了幾頁，臉色就變了。

因爲那上面全是各地的黑社會集團的大頭子，而且是跟亞青聯盟處於敵對地位的。

他停止了翻閱，憤然地說道：「陳小姐，妳這麽做是存心跟我們的組織作對了麽。」

陳秀蓮道：「我也是很不願意採取的措施，因爲這份合約上給對方的利潤太高，我幾乎是無利可圖，可是這樣子才能使天堂島上的工作人員，得到安全的保障，在重利之下，每一個代理人都會盡全力來保護他們的事業的……」

羅拔楊感到十分氣憤地道：「陳小姐，這是你們逼出來的，我已經準備給你們一個很優先的機會，你們却要採取不光明的手段，使我只有用這個方法來對付你們了。」

羅拔楊的神情是惶急中又帶着憤怒，但是陳秀蓮還不給他有機會發表出來，把一張紙交給他道：「這是我跟他們簽約的內容，你可以回去找人仔細地談一下，因爲有些條文跟你們是有很大關係的；那上面說如果有一個地方受到了亞青社的騷擾，就會引起全體代理人協會的報復行動，那可以在一天之內使你們亞青社瓦解，這是他們等待了很久的機會，只怕人單勢孤，吃不掉他們，現在有了一個讓很多人聯合起來對付你們的機會，他們一定高興得很！」

羅拔楊的目中已經射出了憤怒的火花，但是沒有發出來，陳秀蓮笑笑道：「你們的決策人犯了很大的錯誤，就是跟錢作對，在這金錢萬能的世界上，千萬不可跟一個有錢的人作對，你們可以買到亡命之徒，但是我的財力比你們更大，就可以買到比你們更狠更兇的職業殺手！」

羅拔楊像一頭鬥敗的公鷄，陳秀蓮的話擊中了他們的弱點，而且攻勢之猛，使他連回手的餘地都沒有，只有臨走時，丟下一句狠話：「妳會後悔的！」

等羅拔楊上岸離去後，魯薏絲才一翹大姆指道：「大姊！妳眞行，一切都在妳的意料中，這次亞青社可吃了個悶虧了，這一次的失敗，比他們突擊天堂島全軍覆沒更慘！」

陳秀蓮却嘆了口氣道：「魯薏絲，別被勝利沖昏了頭，我倒蠻不樂觀，因爲事件出乎我的意料！」

「怎麽會出乎妳的意料，妳的措施他們大起恐慌了，而且狼狽而退，更使他們不敢再對天堂島出覬覦之心！」

「可是，他們派來的代表不該是羅拔楊！」

「爲什麽不該是羅拔楊呢，他一向都是業務代表。」

「可是他的地位太低，還隸屬彼得陳之下，這次談判，他們是準備作一個決定性的，派來的人也該有充分決定權的，這怎麽會是羅拔楊呢！」

魯薏絲也怔了，想想道：「也許他們只是叫他來探口氣！」

「怎麽可能，像這種重大的事件，必須要爭取時機，一步延遲就會有變化的，他們怎麽會叫羅拔楊這種角色來，難道他能全權作主嗎？」

「那或許是因爲羅拔楊的身份已經暴露了，他們其他的人暫時還不希望公開露面！」

「也不是這麽說，因爲談妥了就要簽合約，他們應該想到，羅拔楊這麽一個人，他簽着的合同能使我相信嗎？」

魯薏絲道：「大姊！在妳的看法中這是什麽意思呢？」

陳秀蓮困惑地說道：「我不知道，對方的行事完全不合邏輯，違反了常理，才使得我想不透，正因爲想不透他們的用心，才使我感到不安，盲目應戰是最危險的事！」

魯薏絲笑笑道：「是不是因爲危險，大姊就準備跟他妥協了呢？」

「那當然不會，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無論如何也不向他們低頭的！」

「既然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大姊還有什麽好怕的呢！」

陳秀蓮也笑了起來道：「我要能像妳這麽樂觀就好了，只可惜我……」

魯薏絲道：「我知道妳現在的責任很重，因爲妳是我們的大姊，妳的任何決定都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安危，大姊，我以前也帶過一批人，也處過妳的地位，遭遇過很嚴重的挑戰，事先我作了很長的思考。準備了很多的對策，可是事情到來時，往往是我意料之外的，因此一切的準備都沒有用了，還得要我臨機應付，所以到後來我想開了，乾脆不去想它，等事情來了再說。」

陳秀蓮笑了起來，說道：「妳這個辦法是最狗屎的辦法，但是在這個時候，却也是唯一的辦法。走吧，我們出海釣大魚去。」

她開動了引擎，把船駛出港去，魯薏絲懷疑道：「這時候去釣魚？」

「是的！我已經準備好了釣具，裝上了魚餌，但是在沒有魚的游泳池裏怎麽能釣到魚呢，釣魚最重要的是找個有魚的地方。」

×　×　×

魯薏絲對釣魚兩個字的定義，一直到公海上才完全地了解，因爲她看見了另一條遊艇在遙遙地吊住她們，她用望遠鏡看出去，那條遊艇的艇首漆着四個大英文字母ASIA，魯薏絲還喃喃地問道：「這四個字是代表什麽呢？」

「代表一個字，亞細亞，或者亞洲都行，艇首漆的一定是艇名，還會有其他的意思嗎？」

魯薏絲這才噢了一聲，敲着自己的腦袋，說道：「該死，我怎麽把這麽一個簡單的都忘了，不過，說也奇怪，我現在似乎還是有不像的感覺！難道我跟妳們在一起，用中國文字的時間多了，把英文給忘了？」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沒有錯，妳感到有點彆扭的原因是這四個字母的排列，照亞細亞的正式拼法，第一個字母的A是大寫，後面sia應該是小寫才對，可是他們都寫成大寫了，而且還把每一個字母的距離拉得很寬，使人無法從字面上就立刻產生一個概念！」

魯薏絲連連點頭道：「對，對，就是這個道理，船首的名字完全用大寫字母的

也很多，只是都靠得比較近，使人一目了然，那像他們，每一個字母拉得那麽開，倒像是四個縮寫的單字字母了，他們爲什麽要這麽做呢？」

陳秀蓮想想道：「大概就是爲了不願給人一眼就看出來歷吧！」

「這是可苦呢，那倒不如不漆船名還好些。」

陳秀蓮笑道：「魯薏絲，妳居然還是國際船長執照的持有人，連這個都不知道，這是國際船泊法的規定，船名一定要用白底黑字漆在船首！」

魯薏絲笑道：「想是打架打得多，我腦子裏除了打架之外，別的全忘了，不過這也不太合理，他們既是不願意給人一個立刻的概念，可以另外取個不太明顯的船名。」

陳秀蓮道：「當然可以，只是與他們的狂妄構想不符合，中國有句俗話，大丈夫生不改名，死不易姓，他們又不屑於藏頭縮尾，一定要把名稱表現出來。」

魯薏絲道：「那就規規矩矩的把船名好好地漆上，像這種做法，迎合了中國一句成語，叫掩耳盜鈴，愚不可及。」

陳秀蓮笑道：「說得很好，等一下妳可以把這個意思告訴他們。」

魯薏絲道：「我才沒有這個興趣呢，回頭用衝鋒槍告訴他們還差不多，這批鬼東西，眞是殺不怕的，上次死了那麽多的人，居然還不死心！」

說着把身邊的衝鋒槍機拉得刮刮直響，試驗過靈活的程度，又塞上了一梭子彈，舉起來瞄準着。

陳秀蓮忙道：「快放下來，妳想幹什麽？」

「給他們一個警告。」

「有什麽用，這麽遠的距離下，子彈的射程根本够不到，不是白白地浪費彈藥嗎？」

「打掉幾發沒關係，艙底還多得很，反正這是他們上次自己送禮來的。」

「不可以，不管存有的彈藥多少，都不能浪費，因爲我們沒有來源，用掉一發少一發。」

「大姊，妳別開玩笑了，這種子彈是最多的，只要有錢，要多少有多少。」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公開買到衝鋒槍的子彈，這是列入國際武器。」

「可是這種槍枝跟彈藥流傳在民間的不知有多少，在香港，在歐洲，在美國，那個地方都可以輕易地買到。」

「那是黑市的交易。」

「當然了，但是比官價便宜得多，美國五角大厦公佈說一顆子彈值七角五分美金。」

「如果照製作成本來計算，的確是要這麽多。」

「鬼話，七毛五分美金大概是三元多一點港紙吧，可以買到一梭子彈了。」

陳秀蓮一怔道：「這麽便宜！」

「不錯；美國人雖然結束了東南亞戰爭，可是他們在那兒投下的大批戰略物資都還在流通呢，尤其是當年的越南戰場上，不知有多少的軍火落入走私販子們的手裏，大姊，妳怎麽對這個都不知道。」

陳秀蓮道：「我是眞不知道，因爲我從來沒有想到要買黑市軍火，所以也沒有去調查價格。」

「現在知道了，該不會心痛了吧？」

「還是不行，那是違法的，我們是私家偵探社，必須遵照法令，尊重法律。」

「大姐，妳又來了，妳的行事經常是違反法令的。」

「不錯，我的行事有時是法令所不許可的，但是我可以在道德的標準上站得住脚，所以我才問心無愧地去做，而私下去購買黑市軍火，在那一方面來說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們絕不能做。」

魯薏絲聳聳肩道：「好；大姊，怎麽說都是妳有理。」

「不，魯薏絲，我是最講道理的人，只要妳能提出比我更有力的理由，我一定會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妳。」

「問題就是我根本提不出一個理由來駁倒妳，眞理只有一個，被妳佔了先去，我就永遠落後了一步了。」

蘇非一直在看着她們抬槓，微笑不語，因爲她正在把着舵，這時忽然說道：「大姐，後面的船速度加快了，我們怎麽應付？」

亞洲號果然加快了速度，有追上來的趨向，陳秀蓮看了笑笑道：「很好，就跟他們先捉一下迷藏，我們也加速。」

於是兩條船在海面上展開了追逐，亞洲號的性能很好，從兩千公尺左右的距離，漸漸追到只有九百公尺了，已經可以不用望遠鏡看得很清楚。

魯薏絲從蘇非手中接過了駕駛，她已經把速度加到最大了，但是距離仍在接近中，不禁急道：「大姊，妳不是說女神號的性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嗎？怎麽那麽不中用？」

陳秀蓮却笑道：「後面那隻船裝了噴射引擎，速度自然比我們快。」

「我記得妳的船上也有噴射引擎的，是那一個開關，我們也可以使用呀。」

「不急，還沒有到時候。」

「還不到時候？你看，他們就快要追上來了。」

陳秀蓮拿起了六分儀，比照着海圖，然後作了一陣計算，最後在一個亮着燈的電子儀器前，按了一連串的按鈕，按到最後一個按鈕時，魯薏絲又覺得手中的方向盤一鬆，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不禁急道：「不好了，我們的舵輪壞了。」

「沒有壞，只是我把它切入自動導航系統了，現在妳可以放心，一切交給電腦去管理好了。」

魯薏絲愕然道：「電腦管理？大姐，妳是說這具東西就是電腦，怎麽祇有這一點大？只像一具手提化粧箱……」

陳秀蓮笑笑道：「這是最小型的一種，而且祇是用來作自動導航用，輸入的資料不需要太多，已經足够了。這種電腦目前還正在試驗階段。我聽說有一家電子公司正在研究，只有幾個問題無法解決，剛好在天堂島上的自動控制系統跟他們研究的方向相同，就寄了一份藍圖去，解決了他們的難題，他們很高興，送了我這具電腦導航器！」

「它有甚麽作用呢？」

「它的命名叫萬能水手，妳就知道有

什麼作用了。」

「萬能水手，它眞的萬能嗎？」

「當然不能，比如說洗甲板工作就不能做，不過把命令輸送給它，它倒是能够忠實地負起駕駛責任，連續幾百個小時而不需要休息。」

「它也能應付各種突發的情況嗎？」

「幾乎可以了，一個差勁點的船長，還比不上它呢。只是像妳這麼能幹的船長又當別論！」

魯薏絲忍不住笑了，好奇地注視着船隻的進行，忍不住嘖嘖稱奇了：「它眞還能幹些事兒呢，居然懂得避開逆風跟浪頭，保持最佳的行速跟平穩狀態，比人爲的駕駛反應更正確！」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妳還沒有領略它最能幹的地方呢，回頭妳就可以知道了，它的性能會超出妳想像之外！」

說得魯薏絲心癢難搔，迫不及待地問道：「它還有什麼特殊的性能？」

陳秀蓮嘆了口氣：「魯薏絲，妳就是性子太急這個毛病不好，那會成爲妳的致命傷的。假如妳不改的話，總有一天妳會因此而吃上大虧。妳問的問題也不算是秘密，我告訴妳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爲了磨磨妳的急性子，培養妳的耐性起見，我還是讓妳自己發現去。」

魯薏絲豎起了耳朵聽了半天，却沒有一句是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反而領了一頓訓。不禁把牙咬得緊緊的，而且在陳秀蓮的背後舉起了拳頭揚了一揚。

後面的亞洲號已經追到六百公里左右，魯薏絲聽見後面發出了一聲警告的槍響才道：「大姊！人家已經在表示態度了，要我們停下來。」

陳秀蓮道：「我們却不必聽他們的命令吧，這兒是公海，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叫我們停船的。」

「這個我知道，可是後面的傢伙顯然不同。他們認爲子彈所說的話在任何地方都有效。」

「別去管他們，在這種距離下，槍彈的話還可以不去答理的，因爲我們還在有效射程之外！」

「可是如果他們再追上一點就會有效了！」

「沒有那麼容易，我這條遊船花了相當的成本以增加其性能，外殼防彈就是其中之一。只要妳們站在有掩護的地方，再近也不怕，何況他們也很難再接近了！」

魯薏絲注視着速度表，發現女神號的速度在增加，由時速四十浬跳到六十浬，在船尾濺起一道很高水幕，煞是好看。不禁詫然道：「這速率表不會有問題嗎？」

「不會，精確度已經到達只有每百浬差五公尺左右的程度，可以稱得上是相當精密了，而且速度表是根據水面滑過船身的壓力而計算的，並不是附在引擎上，所以這是眞正的速度。」

魯薏絲道：「哇！又增加了，現在是每小時七十五海浬，眞叫人難以相信，螺旋葉式的推進器能產生這麼高的速度，在理論上講，那是不可能的！」

陳秀蓮笑笑道：「在實際上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在這種大型的遊艇上，吃水度很深，艙底全部都沉在水中，以它所受的阻力跟推進器的轉速限度來說，那是無法突破的極限。」

「那我們的速度是如何產生的？」

「噴射輔助引擎。」

「裝在那裏？」

「在船肚底下兩側各有四個排氣洞，膨脹的氣體由那兒噴射出去，能比空氣中產生更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我的輔助引擎雖然小，却有更大的效用！」

這時不但船尾劃起了一道水幕，連船的兩側，也都因船頭的高速分切，把水分成兩片飛激起來，幾乎跟她們所停身的艙面一樣地高。

魯薏絲高興地叫道：「棒！棒極了！這又成了一種最佳的掩體。現在他們別說是開槍了，就是開炮也很難擊到我們了，等子彈穿過那一面厚厚的水幕時，已經變得沒有力量了，我可以拿枝棒球棒子把子彈打回去！」

陳秀蓮笑了一笑：「這就是我說的特殊性能之一，在設計時，我跟那位工程師還抬了好一陣子槓，他堅持要把船頭抬高，說是在如此高速下，船頭偏低，船會鑽進水裏面，我說不會，他不相信，結果試驗後，他才沒話說了！」

「那個工程師那麼差勁！」

陳秀蓮笑道：「人家是眞正研究流體力學的，一點也不差勁，照他計算的結果船是會鑽進水裏去的！」

「那麼是什麼原因才使它沒有鑽進去呢？」

「我聽了他的預測後，在船身上變更了一些設計，增加了一對水翼，就像飛機上的升降舵一樣，利用水的浮力，抵消了下鑽的力量。」

魯薏絲一面看海圖，一面在記錄船行方向，忽又驚道：「大姐，再往前面五海浬就是亂礁區了！」

「是的，我知道，不過那也沒什麼關係。亂礁區中有一條很寬的水道，可以通行無阻的。」

「那是必須要由人爲操作才能够通過的！」

「不必要，那太落伍了。人類發明了電腦，就是要它代替人做事情的，而且在這種高速之下的反應是來不及控制船行方向的，把一切資料裝進電腦，它自然會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方向修正……」

說這幾句話的工夫，船已經駛入了亂礁區，魯薏絲看着船在水面上劃起一條優美弧形曲綫前進，剛好在亂礁區的水道中央，這才把提到喉嚨上的那顆心又放了回去，拍拍胸膛道：「我的天，剛才眞叫我担足了心事，這麼快的速度，如果控制得不對，碰上了一塊水底的暗礁，砰的一聲，我們都會粉身碎骨了！」

陳秀蓮笑笑道：「我保證不會，這條船的安全性很佳，本身已經採用了核子動力裝置，不容易爆炸！」

「怎麼不會呢？原子彈又是怎麼爆炸的？」

「那是高溫與高熱引發放射元素的核子分裂而產生爆炸，但是我這條船不會有那麼高的溫度與壓力，動力核子反應器裝在一個密閉的容器裏面，可以隔絕一切外來的影響，那是絕對防水，防磁，避震，

練功秘訣之一

靈空子・文

功夫有軟硬之分，而軟硬功中，又分爲若干種，功夫既有各種不同，而練習方法亦隨之而異，茲將就所知者，僅摘若干種，此僅其最普通而最切實用者，若學者盡能之，雖不能無敵之世，但強身禦侮亦足以應用，其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者，則在學習者之精心領悟，如習者欲仗此凌人，則非但起驕矜荒惰之惡習，技不能成，即成之亦足招滅亡之禍，則非予所敢知矣，學習者應注意必要有師在旁指導方可習之，否則偶一不愼，則會走火入魔矣。現茲將所知每期逐一介紹如後：

(一) 硃砂掌

硃砂掌爲陰功之一，又稱紅砂手。手不必着人膚，但遙遙以手示意，作撫摩或掌擊狀，受者即應手受傷。且無法醫治，越十日或半月而竟死。其練習之法，先用一沙盤，滿盛細沙，手入沙中，用力搓摩之，不限次數，力盡而止。如是按日行之，至能以手在離盤尺許處，憑空搓摩，而盤中之細砂亦能應手而動爲度。至此則易細沙爲砂子，再如法行之，亦至能憑空移動爲度。其後更鐵屑鐵珠而至於重四五兩之鐵球而後已，鐵球亦能躍出後，則其大功告成矣。若以此手遙遙擊人，必至傷殞。而此手即永遠無用。



防電流，防輻射的……」

「我可不懂這些，就算不會爆吧，這條船的結構總也承受不起一撞吧！」

「不錯！這麼高的速度下，即使是輕輕的一點小磨擦，也會很糟糕的，船身會裂開而解體。」

「那跟爆炸有甚麼分別？」

「差別大了，那不會要我們的命，使我們可以利用那些救生工具逃生，我在船上有一個急救袋，船如果出了岔子，它會自動地浮起來，裏面有一具橡皮筏，一具小型引擎，一大塊固體燃料，一具袖珍造水器！」

「什麼，還有造水器？這倒新鮮，我還沒聽見過。」

「就是鹽份過濾器，使海水變成淡水而已！」

「那也不簡單，可以成爲一項大發明了。」

陳秀蓮笑道：「這可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發明，因爲它的作用太慢，每小時能過濾三百CC的淡水，大概只有一小杯，只够人喝的，救生包裏還有十二人份的口糧，萬一船出了事，我們三個人可以維持海上四天的漂流，所以我不要太多的人出來。」

魯薏絲聽了一驚道：「大姐，妳準備沉船的？」

「胡說八道，好好的我準備沉船幹嗎？這祇是作萬一的準備。而且叫妳放心，就是船觸了礁，也不會立刻就死，飲水不缺，四天口糧節省着用，佐以海上能捕到的魚，我們可維持一個相當的日子！」

魯薏絲笑道：「我才不担心這個，就是什麼都沒有，我在海上漂個一星期也死不了。」

蘇菲道：「魯薏絲，我相信妳的體力很強，但是說妳能够在海上漂流一星期，那就騙人了！」

魯薏絲笑道：「不騙人，我在挪威時，有一回跟另一幫黑社會幹上了，他們把我逼到海上，弄沉了我的船，以爲我死定了，結果我漂流了五天，終於又趕了回去，宰了那批畜生，我奥斯陸的雌豹就是那次得來的！」

「妳那五天一直在海上浮着？」

「是的，我是被他們拋下海去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我靴筒裏插了一把小刀子！」

「那不算什麼，小刀不能漂浮，妳如何能够在一百二十個小時內，維持一直浮在海上呢？」

魯薏絲笑笑道：「我那次穿的是條橡皮長褲，我把兩頭紮起來，吹足了氣，就是一個很好的救生圈了。」

「那也只能維持幾小時呀！」

「不，妳沒有想到，皮革被水一泡就發脹，居然不太漏氣了，我每隔五六小時就充氣一次。」

「可是身體在鹽水中浸上一百多個小時也受不了！」

「是很難過，但是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咬着牙，也就挺過來了。我在海水被一條漁船救起來時，的確不成樣子，我全身都是赤裸的，那些男人却沒有多看我一眼，妳可以想像到有多糟！」（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一)

雙身闖西嶽 神丐作仲連

楔子

血！美人！這是清代康乾年間，震撼武林的一人一物！

「血」是指一部上載七種奇絕武學的「血神經」！「美人」則是指貌艷如花，心毒如蛇，使整個武林聞名胆懾的「蛇蝎美人」令狐楚楚！

「血」，一望無邊的「血」！

在「血」上還有一位絕代「美人」！

但這「血」，並不是「血神經」，「美人」也不是「蛇蝎美人」令狐楚楚！

這是「玉門關」外的一片沙漠，因爲夕陽西墜，色澤鮮紅，以致把這無垠無際的漠漠平沙，映成了一片血海！

沙上背對夕陽，盤膝坐着一位風鬟霧鬢，身穿玄羅長衫，年約二十五六的絕代佳人，在她左右各距數尺之處，還坐着一位瘦削道士，及一位雙目精光如電，形若猿猴的灰衣老者！

左邊那位瘦削道士，瞥眼一看西墜夕陽，向那位絕代佳人，陪笑說道：「玄衣仙子，我與『六指仙猿』米老四，在這大漠之中，窮搜七日，好容易才尋着那一角『血河圖』，却被你捷足先得地，檢了現成，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吧？」

玄衣仙子妙目微翻，看了這位在武林中頗有凶名的「瘦純陽」戴璟一眼，冷笑道：「戴眞人，這種武林奪寶之舉，自然是先下手的為强，那有互相禮讓之理？」

「瘦純陽」戴璟聞言，低低冷笑一聲，目閃兇光，眉騰殺氣！

那形若猿猴的灰衣老者，生恐雙方鬧僵，遂向玄衣仙子一抱雙拳，含笑說道：「玄衣仙子，恕我米元通請教一聲，你知不知道這角『血河圖』的用處？」

玄衣仙子點頭說道：「我當然知道，『血河圖』共有三角，倘若全能獲得，拼在一起，便可依圖上指示，尋着『血河』，撈出『血神經』，練就經上所載的七種奇絕武功，成爲天下第一名手！」

「六指仙猿」米元通哈哈一笑說道：「血神經所載武功，雖然高妙，却件件與『血』有關，狠毒無比！我們黑道中人，夢寐以求，但仙子這等極受武林人物尊敬的白道高手，似應不屑與鬥才對！」

玄衣仙子搖頭笑道：「我的目的，與你們不同，你們是想尋着『血神經』，練成奇絕武功，傲視天下！我却要把此經毀掉，使它無法貽害世人！」

「瘦純陽」戴璟細目雙張，兇芒電射地，厲聲叫道：「衞靈芝，你不要敬酒不吃，反吃罰酒！若肯將這角『血河圖』好好相讓，我與米老四，送你一件『天孫軟甲』，作爲交換如何？」

「玄衣仙子」衞靈芝聞言，哂然冷笑道：「戴眞人，憑你這等武功火候，恐怕還不配對我衞靈芝，賣狂發狠？」

「瘦純陽」戴璟點頭獰笑說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若單獨和你較量，

確實差了一分半分火候！但倘若以我的『八仙醉劍』，與米老四的『仙猿爪』，互相配合進攻，大概不難把你埋葬在這漠漠黃沙之內！」

「玄衣仙子」衞靈芝眉頭微蹙說道：「你們全是當世武林響噹噹的一流人物，怎會如此無恥？」

「瘦純陽」戴璟縱聲狂笑說道：「要達到目的，便需不擇手段，你還是乖乖獻出『血河圖』，換取一件『天孫軟甲』的好！」

「玄衣仙子」衞靈芝抬頭一看天光，冷笑說道：「如今酉刻將盡，即令你們醜顏無恥的合手進攻，我在半個時辰之中，也決無敗理！只要一交戌正，我師妹『紅衣仙子』許靈莎便會趕來，她武功與我彷彿，手下却比我狠辣得多，你們是否難逃公道？」

「玄衣仙子」衞靈芝被他們逼得心頭火起，閃避之餘，也把自己的得意兵刃「蛟筋軟杖」，取在手內！

「天龍掉尾」，「毒蟒翻身」，一連兩式凌厲絕招，杖影如山，杖風如嘯，硬把兩名黑道兇人，逼退六七尺遠！

「六指仙猿」米元通知道「玄衣仙子」衞靈芝太以難鬥，遂乘這一退之間，暗地把腰下內盛「黑眚落魂砂」皮袋的袋口鬆開，準備眞若以二對一仍不能取勝之時，便施展自己這種威震江湖的歹毒暗器！

「瘦純陽」戴璟被對方揮杖逼退，心中好生不服，雙眉剔處，厲吼一聲，又復挺劍攻上！

「六指仙猿」米元通以自己的「仙猿爪」及「黑煞陰手」與「瘦純陽」戴璟，配合進襲！

剎那間，惡鬥更酣，人影，杖影，劍影，掌影，再帶着呼呼銳響，颯颯勁風，以及被勁風捲起的飛揚黃沙，構成了一幅緊張無比的精彩畫面！

夕陽愈淡，人影愈濃！

五十招前，「玄衣仙子」衞靈芝顯佔優勢！

五十招後，彼此扯平！

到了約莫一百四五十招之時，「瘦純陽」戴璟與「六指仙猿」米元通畢竟以二對一，大佔便宜，業已控制了有利局面！

就在「玄衣仙子」衞靈芝敗象初呈之際，一團紅雲，自東南方電掣星馳般的如飛趕到！

馬紅人更紅，一匹全身毛赤如火的千里駒上，坐着一位身穿大紅勁裝，外披大紅風氅，二十左右的紅粧美女！

「玄衣仙子」衞靈芝見師妹「紅衣仙子」許靈莎已趕到，不由精神大振，「蛟筋軟杖」奇招連發，一式「浪捲流沙」，盪開「瘦純陽」戴璟的重重劍影，就勢招化「渭河垂釣」，幾乎點中了「六指仙猿」米元通的「玄機」重穴！

米元通旋身避勢，倒退三步，驀然覺得背後一股勁急掌風，當頭壓下！

原來「紅衣仙子」許靈莎性情剛急，遙見師姊被圍，竟施絕頂輕功，一式「鷹隼入雲」，人自馬背騰空，搶先撲到！

許靈莎撲到之時，恰值「六指仙猿」米元通被逼後退，遂就勢一招「天星垂彩」，想把這名黑道兇人，折在掌下！

米元通身處危境，兇心反熾，眉頭微側，往左猛然一翻，就勢抓了一把歹毒無比的獨門暗器「黑眚落魂砂」在手！

但他倉卒應變，畢竟稍遲，身形雖告勉强閃開，左肩頭上，却依然被「紅衣仙子」許靈莎的凌厲掌風，略爲掃中！

內家高手所發掌力，豈是尋常？米元通厲吼一聲，自知肩骨已碎！

「紅衣仙子」許靈莎也是嫉惡太過，見狀冷笑一聲，身形落地，併指再點米元通的「笑腰」大穴！

米元通獰笑一聲，轉身喝道：「丫頭找死！」

隨着話聲，强忍傷痛，右手疾揚，「黑眚落魂砂」化成一蓬奇腥黑烟，瀰漫空際！

「紅衣仙子」許靈莎一時粗心，忘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戒，忽見黑烟罩空，奇腥刺鼻，便知要糟，趕緊凝足內家罡氣，張口猛吹，想把迎面罩來的黑烟吹散！

許靈莎功力委實驚人，這一張口猛吹，竟把罩空黑烟，吹散了好大一片！

但「黑眚落魂砂」爲數太多，迎面一片雖被吹散，身上仍自中了不少，何況鼻內早已嗅入奇腥？許靈莎只覺神志一昏，便即翻身栽倒！

「玄衣仙子」衞靈芝想不到有此劇變，以致援救稍遲，等她縱身趕到，「紅衣仙子」許靈莎業已身中暗算，暈絕倒地！

衞靈芝頓足失色，「六指仙猿」米元通與「瘦純陽」戴璟，却高興得縱聲狂笑不已！

米元通一面請「瘦純陽」戴璟爲自己用靈藥敷治左肩傷勢，一面揚着右手那隻六指魔掌，得意笑道：「衞靈芝，『黑眚落魂砂』是我米元通的獨門暗器，你師妹許靈莎既被打中，必須在半個時辰之內，服食解藥，否則便將全身化血而死，縱令華扁復生，亦所難救！」

「玄衣仙子」衞靈芝柳眉深蹙，冷然問道：「你此話用意，是不是想叫我用『血河圖』，來換取你『黑眚落魂砂』的獨門解藥？」

「六指仙猿」米元通點頭獰笑答道：「除此之外，你無法挽救你師妹的這條性命！」

「玄衣仙子」衞靈芝看了昏臥地上的師妹一眼，銀牙微咬，點頭說道：「好！你把『黑眚落魂砂』的解藥拿來，我答應給你『血河圖』就是！」

「六指仙猿」米元通「哼」了一聲，冷笑說道：「衞靈芝，你怎麼把我當成了三歲孩童？你不先給我『血河圖』，我怎會給『黑眚落魂砂』的解藥？」

「玄衣仙子」衞靈芝目注「六指仙猿」米元通，沉聲問道：「米元通，我給你『血河圖』後你若食言，又便如何？」

「六指仙猿」米元通接口說道：「我若食言？日後便叫我死在我自己『黑眚落魂砂』下！」

衞靈芝見他立下重誓，遂自身邊取出一卷羊皮遞過！

米元通接過羊皮，打開一看，只見上面畫的是風景圖形，兩山夾立，一水橫流，並以銀硃把水色染赤！

但山水到了羊皮邊緣，硬被截斷，圖形顯然未完，必須依照江湖傳說，尋得另兩角「血河圖」，拼在一起，方可得窺全豹！

衞靈芝見米元通只顧看圖，未取解藥，不禁惱然叫道：「米元通，你『黑眚落魂砂』的解藥何在？」

米元通伸手腰間，怪笑說道：「衞靈芝，你何必着急，我這就給你！」

語聲方了，右手一翻，居然又是一大蓬「黑眚落魂砂」，向「玄衣仙子」衞靈芝，迎面洒去！

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尤其「玄衣仙子」衞靈芝是衡山「南嶽神嫗」的得意弟子，名門正派，心性光明，那裏防得到「六指仙猿」米元通，在食言背誓下，還會對自己繼續加以暗算？

黑烟散處，「玄衣仙子」衞靈芝也像她師妹「紅衣仙子」許靈莎一般神智微昏，失去知覺！

「六指仙猿」米元通志得意滿，再度發出一陣狂笑！

誰知狂笑未畢，一陣疾風，突自背後疾捲而至！

這回輪到「六指仙猿」米元通慘遭暗算，耳邊一聲猛烈馬嘶，腿上似中千斤重擊！硬被踢得滾出數尺，若非功力深厚，腿骨必將生生斷折！

原來，「六指仙猿」米元通只顧暗算「玄衣仙子」衞靈芝，及「紅衣仙子」許靈莎師姊妹等，却忽略了「紅衣仙子」許靈莎所騎的「千里火雲駒」，是匹久經調教的通靈寶馬！

如今不但「六指仙猿」米元通被踢得腿骨欲折，就地滾出數尺，連他手中所執的一角「血河圖」，也被「千里火雲駒」，一口搶去！

「瘦純陽」戴環見狀大驚，急忙挺劍疾追，但再好的輕功身法，也比不上千里神駒，只得悻然目送一團火雲，在滾滾黃塵中，逐漸消失！

「六指仙猿」米元通勉强掙扎起來，苦笑叫道：「戴兄，世間事往往百密一疏，功敗垂成，想不到我們一番心血，竟毀在這畜牲口內？」

「瘦純陽」戴環頓足厲聲叫道：「我要報仇洩恨！」

「六指仙猿」米元通苦笑道：「這匹畜牲的脚程太快，無法追趕得上——。」

「瘦純陽」戴環滿臉獰惡神情，狠狠說道：「馬雖跑了，我們可以在馬主人的身上，報仇洩恨！」

米元通點頭說道：「這兩個丫頭，自然不能輕饒，縱令我們不再下手，她們也快活不過一個時辰以上！」

「瘦純陽」戴環看了昏臥沙間的衞靈芝、許靈莎師姊妹一眼，厲聲獰笑說道：「我的意思並不是僅僅殺了她們！」

米元通「哦」了一聲，眼珠微轉，淫笑說道：「難道戴兄是想——。」

「瘦純陽」戴環不等米元通話了，便即點頭答道：「我們一人一個，先奪了她師姊妹的童貞，然後毀去武功，服以解藥，使她們無顏苟活，自行羞憤而死！」

米元通聽得狂笑說道：「戴兄此計眞高——。」

話方至此，一陣風砂，强烈異常地，撲面而至！米元通久走邊荒，熟諳天時，叫聲「不好」說道：「戴兄！你的妙計恐難實現，大風砂瞬間即至，我們要趕緊避風才好，否則可能生葬在沙山之內！」

「瘦純陽」戴環，尙不肯信，驀地眼前一暗，漫天風砂，果然令人窒息地，排空捲到！

人類的武功有限，大自然的威力無窮，一陣相當長時間的天昏地暗以後，星明月朗，風止沙停，但當地却成了一大片約十數丈的沙堆，不見絲毫人跡！

沙堆之下，究竟只埋葬了「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等「南嶽雙姝」？抑或連同「六指仙猿」米元通，「瘦純陽」戴環，兩名無恥黑道兇人，也一齊埋葬在內？

這個謎底，很快便被揭曉！

岱頂高歌驚噩耗

請聽，是誰在慷慨高歌：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在泰山絕頂，面對初升旭日，高歌岳武穆的「滿江紅」詞，確實能令人豪快無儔，胸襟一爽！

歌聲雄奇洪亮，震得遠峯近谷，一片回響，彷彿把作歌人胸腹間的鬱悶愁思，一吐而盡！

作歌之人，是位年約二十六七，相貌英挺俊美無比，腰懸玉笛的白衣書生。

這書生臨風負手，引吭高歌，但剛剛唱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時，驀然住口回身，目注方自峯下縱登絕頂的一位葛衣清癯老者！

葛衣老者看着白衣書生，微笑說道：「老弟眞好興致，這樣一大清早，便跑到岱宗絕頂，唱起岳武穆的『滿江紅』來，攪醒老夫了清夢！」

白衣書生長嘆一聲，環指四外說道：「老人家請看，大好山河，淪於夷狄，神州莽莽，盡是胡塵！我嚴慕光復國有心，回天無力，胸中忠憤難伸，遂獨自跑到這岱宗絕頂，以一曲高歌，略洩滿懷積鬱，老人家眞好意思責怪我麼？」

葛衣老者聞言，又復深深看了這白衣書生兩眼，點頭微笑說道：「老弟就是北嶽恒山冷竹坪『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得意弟子嚴慕光麼？近年來武林中『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個字，聲譽鵲起，名頭大得很呢！」

嚴慕光聽對方一口道出自己來歷，適才上峯身法，更極高明，不由微吃一驚，抱拳恭身問道：「老人家必是武林前輩，可否見示名號？免得嚴慕光有所失禮！」

葛衣老者微笑說道：「方今武林人物，除了『武當』，『少林』兩派，及『蛇蝎美人』令狐楚楚之外，便以『五嶽』稱尊！令師『冷竹先生』查一溟，名高『北嶽』！『南嶽神姬』崔玉，威震『衡山』……『華山三怪』稱霸關中，『獨臂頭陀』潛修『中嶽』，只有我這不成材的老朽，長居此處，絕少與世往還——。」

嚴慕光聽到此處，越發吃驚說道：「老人家莫非就是人稱『東嶽神醫』柳雲亭

柳老前輩麼？」

葛衣老者苦笑說道：「老夫是柳雲亭，但却嚴重拒絕『東嶽神醫』外號！」

嚴慕光訝然道：「老前輩太謙了！」

柳雲亭搖頭笑道：「那倒不是。」

嚴慕光一轉話題道：「請問柳老前輩近日江湖上可有甚麼傳聞？」

柳雲亭想了想說道：「最近風聞有一角『血河圖』，出現在大漠之中，遂引得不少有名武林人物，紛紛趕往『玉門關』外！」

嚴慕光問道：「是那些武林人物，不憚千里地，趕去覬覦『血河圖』？我聽我恩師說過，『血神經』是件極凶之物，曾有不少人物爲它費盡千辛萬苦，却在將即到手之際，均告身遭慘禍！」

柳雲亭微嘆一聲說道：「令師『冷竹先生』說得不錯，不僅『血神經』是極凶之物，就是這次在大漠中出現的一角『血河圖』，也使兩位聲名頗好的絕代紅妝黃沙埋骨，玉殞香消！」

嚴慕光聽得心中微微一震，目注柳雲亭問道：「老前輩知道這兩位爲了一角『血河圖』，而告黃沙埋骨，玉殞香消的絕代紅妝，究是誰麼？」

柳雲亭看出嚴慕光神情，有點緊張，不禁雙眉一蹙，嘆息答道：「她們是『南嶽神姬』崔玉的得意弟子，江湖人稱『南嶽雙姝』的『玄衣仙子』衞靈芝，與『紅衣仙子』許靈莎！」

嚴慕光足下一軟，身軀微晃，幾乎跌下了岱宗絕頂！

柳雲亭慌忙伸手相扶，訝然問道：「嚴老弟怎的這等神情，莫非你與『南嶽雙姝』——。」

嚴慕光不等柳雲亭話完，便即目中淚光潸然地，顫聲問道：「老——老前輩，那『——南——嶽雙姝』，是怎麼死法？及死——死在何人手——手內？」

柳雲亭見狀，知道這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與「南嶽雙姝」的關係，定然極深，遂一面勸他微定心神，一面緩緩說道：「日前老朽因事路過『涼州』，遇見『華山三怪』手下的『六指仙猿』米元通及『瘦純陽』戴環，偶然聽得他們懊喪自語，說是雖以『黑眚落魂砂』暗算了『南嶽雙姝』，使『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二人，埋骨黃沙，但却依然把業已到手的一角『血河圖』，又復失去！」

嚴慕光劍眉上高騰仇火，俊目內怒射神光地，向柳雲亭急急問道：「請問柳老前輩，『六指仙猿』米元通及『瘦純陽』戴環二人，如今何在？」

柳雲亭答道：「大概回轉『華山』，去向『矮閻羅』晏衍，『三眼靈官』沙九公，及『跛足六君』邢百非等『華山三怪』，稟報此事！」

嚴慕光聞言，白衣一飄，便欲離去！

柳雲亭伸手攔住嚴慕光，皺眉問道：「嚴老弟，你意欲何往？」

嚴慕光一張俊臉之上，滿佈英風殺氣地，厲聲說道：「晚輩要獨闖『華山』，立斃『六指仙猿』米元通及『瘦純陽』戴環，爲『南嶽雙姝』報仇雪恨！」

柳雲亭搖頭說道：「嚴老弟的一枝玉笛，一把金弓，及十二枝弧形箭，雖在武林間闖下了不小名頭，但年齡火候畢竟稍差，尤其單人獨馬，怎會是久據『西嶽』，威震關中的『華山三怪』之敵？」

嚴慕光雙目含淚，苦笑說道：「南嶽雙姝與我淵源極深，晚輩拚着在『華山三怪』手下碎骨粉身，也要手刃米戴二賊，多承前輩關切深情，嚴慕光若能生下『西嶽』，定當再到『岱宗』叩謝！」

話完，猛提眞氣，一式「幽壑騰蛟」，身形高拔四丈有餘，半空中屈腰踹足，轉化「神龍渡海」，便自飄落絕峯，電疾馳去！柳雲亭不料嚴慕光去意如此之堅，連聲勸止，已自不及，不由搖頭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想不到我無意數言，竟要把這位年少有爲的俠士英雄，斷送在『西嶽三怪』之手！」

柳雲亭語音剛落，遠遠一堆亂石之後，突然有人狂笑說道：「柳老怪物，你既然知道『是非只爲多開口』，自然也該知道『解鈴原是繫鈴人』了！」

隨着笑聲，自石後躍出一位滿頭亂髮，一臉虬鬚的襤褸中年乞丐！

柳雲亭見來人是與自己合稱「泰山雙絕」的「風雷神乞」公羊懋，遂含笑問道：「你這怪化子，怎的也在此處？」

「風雷神乞」公羊懋哈哈大笑道：「我向來非挑風大之處，睡不着覺！今日睡得正香，却被你與『冷竹先生』查一溟的那個寶貝徒兒，把我吵醒！」

「東嶽神醫」柳雲亭問道：「你方才所說的解鈴繫鈴之語，是何用意？」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道：「你這老怪物，無故多言，害得嚴慕光那娃兒，憑着血氣之勇，獨闖『華山』魔窟，難道不是繫鈴人麼？」

柳雲亭聞言笑道：「怪化子，聽你言中之意，莫非想做解鈴人？」

「風雷神乞」公羊懋哈哈笑道：「關我屁事？佛家說得好：『虎項金鈴，只有繫者解得』！」

柳雲亭愕然問道：「你要我跑趟『華山』？」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說道：「當年你我在『南天門』上，互爭『泰山盟主』，惡鬥了兩日一夜，難分勝負，幾乎兩敗皆傷？若不是『冷竹先生』查一溟出面解勸，怎會結成今日良友？看在這點因緣份上，你也應該跑趟『華山』，替嚴慕光那不知天高厚的娃兒在暗中接應一二！」

柳雲亭聽完，微笑說道：「南天門之事，你我一同受惠，故而我若前往『華山』解鈴，你少不得也在一旁敲敲邊鼓！」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叫說道：「你是多開口惹出來的是非，却想把我也拉入這場渾水，算是什麼名目？」

柳雲亭笑道：「誰叫你强要出頭？我是『是非只爲多開口』，你是『煩惱皆因强出頭』，何況除了你的『風雷神掌』以外，又怎樣尅制得了『矮閻羅』晏衍陰毒絕倫的『七步手法』？」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眼一翻，瞪着柳雲亭說道：「柳老怪物，你若懼怯『西嶽三怪』威名，要我陪你走一趟關中地面，也無不可，却不必用這種俗而又俗，惹人生厭的激將手法！」

柳雲亭失笑說道：「請將也好，激將也好，我早就知道你這好惹是非的怪化子，在『泰山』整天睡覺，閑得無聊，滿心想找個場面湊湊熱鬧，却又奸猾無比地，把過錯推在我的頭上，做做作作則甚？」

「風雷神乞」公羊懋被「東嶽神醫」柳雲亭一口道破心事，不由縱聲狂笑說道：「老怪物簡直比鬼還刁，『西嶽三怪』遇上你時非吃苦頭不可，我們要走快走，萬一到得遲了，嚴慕光已被殺人不眨眼的『矮閻羅』晏衍等人，挖了人心，剝了人皮，則『冷竹先生』查一溟眞要把你捉去『恒山』，泡在醋罈之內！」

兩位絕代奇俠互相諷笑，一番詼諧，便即結伴同下「泰山」追踪「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暗中保護這位「北嶽」門下的年輕俠士！

飛花入石顯神功

嚴慕光因在游俠江湖之際，與「南嶽雙姝」中的「紅衣仙子」許靈莎一見傾心，兩情頗洽，如今驟聞噩耗，自然英雄淚滴，肝腸欲斷地，獨闖「華山」準備問清楚經過，並手刃「六指仙猿」米元通及「瘦純陽」戴環，為衞靈芝、許靈莎師姊妹雪仇洩恨！

東西二嶽，雖然相距甚遠，但嚴慕光滿腔仇火，晝夜飛馳，也就在經過了不太久的時日以後，便自趕到了關中地面！

「西嶽三怪」所居，是在華山「玉筆峯」腰，嚴慕光未到峯腳，便遇阻碍！

「華山」以險著稱，到處都是些削壁巉巖，絕澗淵壑！嚴慕光那有心腸眺覽周圍景色，鋼牙暗咬，竭力飛馳，眼看再越過兩重山峯，便可到達「西嶽三怪」所居的「玉筆峯」脚！但就在他以一式「鵬搏九霄」，轉化「平沙落雁」竄過一條絕澗之時，忽然聽得一聲嬌脆冷笑！

嚴慕光是當代武林年輕一輩人物之中的出奇高手，一身功力幾得乃師「冷竹先生」查一溟八成以上眞傳，故而雖在滿懷情恨，仇火塡膺地，飛馳趕路之下，仍把這聲冷笑，聽得清清楚楚！

他此來是立意為「南嶽雙姝」復仇，心想發笑之人，定是「西嶽」一派，先除掉一個，洩洩心頭火氣也好！心念既定，遂收足轉身，向笑聲發處看去！

這一看，倒把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看得目瞪口呆，狐疑滿腹！

原來這笑聲是發自澗邊峭壁七八丈高的一株橫生古松之上，有位看去彷佛只有十六七歲的美貌青衣少女，坐在一根極細松枝梢頭，衣袂微飄，似欲隨風飛去！

嚴慕光是武學行家，知道這青衣少女，既能攀登峭壁，施展絕世輕功「凌波身法」，坐在梢頭，不使松枝有絲毫下墜情狀，則顯見內功外功，均有相當火候，甚至不在自己之下！

既然看出對方厲害，嚴慕光不得不微攝心神，目注青衣少女，揚眉問道：「姑娘是否『西嶽』一派！」

青衣少女嘴角一披，冷笑說道：「『西嶽派』內會有我這樣人物？連『矮閻羅』晏衍，『三眼靈官』沙九公，『跛足天君』邢百非等三個老怪一併算上，也看不在我聶小青的眼內！」

一面傲然發話，一面身形微滑，宛如枯葉離枝，飛絮隨風般極為美妙輕靈，毫無聲息地，飄落在嚴慕光的三尺之外！

這一手輕功，又使嚴慕光微吃一驚，抬頭打量對方兩眼，訝然問道：「聶姑娘既然不是『西嶽』一派人物，適才為何對在下那等冷笑？」

聶小青瞪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向嚴慕光說道：「我笑你生得好好一表人材，却要平白送死！」

嚴慕光劍眉雙挑，怒聲說道：「聶姑娘既然不把『西嶽三怪』看在眼中，難道我就……」

聶小青不等嚴慕光話完，便自指着他背上的一張「金絲鐵背寶雕弓」，含笑說道：「照你這張頗為不俗的金弓看來，你應該是北嶽恒山『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弟子『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了！」

嚴慕光點點頭答道：「聶姑娘猜得不錯！」

聶小青微笑說道：「冷竹先生查一溟是五嶽奇人之中的極强好手，你這『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字，近年又名滿江湖，照說應該具有不俗功力，來來來，我隨意施展一樁薄技，你能跟我學麼？」

話完，俯身自澗邊折下一朶小小草花，纖手微揚，竟以絕頂內功，在丈許之外，凌空打向石壁，平平嵌入石內！

嚴慕光見狀，軒眉說道：「聶姑娘雖然功力驚人，但嚴慕光自忖尚能東施效颦勉强學步！」

語音一了，也自折取了一朶同樣草花，暗運神功，打向石壁！

飛花入壁，兩口相同，但聶小青那朶，完整無傷，嚴慕光這朶却毀損了一絲花瓣！

一絲花瓣損壞，其事雖微，但却顯示了嚴慕光有點手不從心，眞力不勻，精神難以合一！

嚴慕光心內一驚，臉上一紅，劍眉連挑，有點訝然不服！

聶小青的兩隻大眼，好像能够洞澈嚴慕光心肺似的？微微一笑說着：「你不要不服，這種現象並非你的功力微遜於我，而是你過份勞累，心中並有什重大悲痛之事所致！你可知道你已滿面疲容，連雙目神光都有些散而不聚麼？」

嚴慕光失驚說道：「聶姑娘眞好眼光，我自『東嶽泰山』趕來此處，一路儘速飛馳，業已足有三日三夜未曾用飯，只是略進山泉而已！」

聶小青秀眉雙揚，微笑問道：「什麼事兒竟使你如此悲痛？」

嚴慕光臉上一熱，囁嚅答道：「我……我要為一位知己報仇！」

聶小青銀牙微咬下唇，似笑非笑地，目注嚴慕光問道：「看你悲傷得這等神情，大概被害之人是你的紅妝知己？」

嚴慕光一陣心酸，微微點頭，悽然不語！

聶小青忽然神色一變，冷冷說道：「縱有不共戴天之仇，也得有一定步驟，設法索償，若像你這等徒仗一時血氣之勇，盲目尋仇，在極端疲累傷心之下，氣機不順，眞力難勻，無法靜心凝神，抱元守一，慢說遇上『矮閻羅』晏衍，『三眼靈官

』沙九公，『跛足天君』邢百非等武功絕世的窮兇極惡魔頭，就是與『西嶽派』中的次一流脚色相鬥，都可能難逃刦數！」

嚴慕光被這位看來歲數極輕的青衣少女，數說得通身汗下，但因生性高傲，口中却仍不肯服輸地，軒眉說道：「嚴慕光為友復仇，獨闖『華山』，早已把生死二字置諸度外！」

聶小青聽得越發冷笑說道：「武林人物的一身生死，委實輕如鴻毛，但對於『北嶽』一派聲名，却不能不加重視，你是否眞個願意把『玉笛金弓神劍手』及『冷竹先生』查一溟等十四個字，一齊拋棄在『西嶽華山』的『玉筆峯』下？」

這幾句話兒，份量極重，任憑嚴慕光的性格，再怎高傲！也不得不頹然垂頭，低聲說道：「聶姑娘有何指示，嚴慕光願聞指教！」

聶小青搖頭笑道：「我還有要事，不能帮你的忙，更談不上什麼指教？只是方才見你疲態畢露，而不自知，才特意向你提醒一下，你如今再行調調氣看，經過一陣緩和，應該勻得多了吧？」

嚴慕光愧然點頭，恭身稱謝！

聶小青笑道：「不必謝了！你也眞是運氣，照我平日性情，才不會管這些無聊之事？」

嚴慕光覺得這位年歲極輕，武功極好的聶小青姑娘，性情頗難捉摸，遂又復向她打量幾眼，含着笑問道：「聶姑娘，是當世武林中何派門下？」

聶小青搖頭笑道：「我的來歷，未便告人，你如今神智漸復，盛氣已平，只要能够知己知彼，見好抽身，避免落入對方羅網之內，便可以直往『玉筆峯』了！」

話音方了，青衣已飃，輕捷得宛如絕世飛仙般地，身影翩翩飄然遠去！

嚴慕光蹙眉凝目，心中好不疑惑？

他細思當世武林中的各派門下，均未發現與這聶小青年齡，武功彷彿的奇絕少女！

嚴慕光受了這番教訓，天君一朗，利害頓明，索性就在澗邊尋塊乾淨大石，靜坐調元，等到疲勞盡祛以後，再去「玉筆峯」，見機行事！

內家妙訣，豈比尋常，他靜心息慮，調勻眞氣，經九宮六府，度十二重樓，周行四肢百穴，返虛入渾，神與天會，做了一遍功行，立即感覺全身舒泰異常，精神大振！

嚴慕光既覺疲勞已祛，眞元充沛，遂又復就着泉水，吃了一些身帶乾糧！

就在此時，「玉筆峯」方面，突又傳來了獰笑聲息！

嚴慕光料定這次來者，定是「西嶽派」中人物，遂雙眉一軒，收拾了石上乾糧，藏入一株合抱古樹之後！

果然略過片刻，在往「玉筆峯」方面的山道以上，緩緩走來二人，一個是猿臂蜂腰，三十二三的精悍漢子，另一個是身材瘦削的灰袍道士！

嚴慕光一見之下，不禁仇火騰胸，因精悍勁裝漢子，雖然陌生，但灰袍道士正是在江湖頗著惡名、並是此番大漠行兇、使「南嶽雙姝」玉殞香消的仇人之一，「瘦純陽」戴環？

只聽那精悍勁裝漢子，發出一聲難聽已極的怪笑說道：「戴二哥，『南嶽雙妹』美絕江湖，武功又均不弱，此番好容易中了米四哥的『黑眚落魂砂』，落在你們手中，怎不趁着絕世良機，好好銷魂蝕骨地，享受一番？」

嚴慕光聽得委實無法再忍耐，遂悄悄取下自己的「金絲鐵背寶雕弓」，微嗽一聲，從石後緩步走出！

「瘦純陽」戴環與那精悍勁裝漢子，忽見那石後轉出一位神采飄逸、腰懸玉笛、手執奇形金弓的白衣書生，不由愕然却步！

嚴慕光大邁步地，走到距離對方身前七八尺處止步，用手中「金絲鐵背寶雕弓」的弓梢，虛指「瘦純陽」戴環，傲然發話問道：「瘦純陽戴環，你認得我麼？」

「瘦純陽」戴環目光微注，略一沉吟，答道：「尊駕大概是『北嶽』一派的『玉笛金弓神劍手』？」

嚴慕光點頭說道：「你認得我便好，我再問你，你那位老搭檔『六指仙猿』米元通呢？」

「瘦純陽」戴環不知嚴慕光與「南嶽雙姝」交情深厚，並已由「東嶽神醫」柳雲亭口中聞得大漠噩耗，雖覺對方神情倨傲異常，但因生性陰毒，在未明來意之前，仍自含笑答道：「米元通在華山武林聖地——『玉筆峯』腰的『三聖莊』中，嚴朋友找他則甚？」

嚴慕光雙眉一挑，冷然說道：「米元通與你是好朋友，應該和你死在一起。」

「瘦純陽」戴環聞言，面色一變，正待答話，那位與他同行的精悍勁裝漢子，已先厲聲喝道：「嚴慕光，你在江湖所闖的『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名頭，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我『小溫侯』董强……」

話方至此，嚴慕光業已狂笑說道：「無恥已極的西嶽兇徒，且叫你嘗試嚴慕光的金弓神劍厲害，看看究竟係浪得虛名，還是眞有絕學？」

「絕學」兩字甫落，手中金弓一揚，便向自稱「小溫侯」董强的精悍勁裝漢子，以一式「浪拍洪崖」，攔腰橫掃。

「小溫侯」董强擅用一雙鑌鐵雙戟，膂力絕世，在「玉筆峯三聖莊」中，稱得上是極强二流好手，武功決不遜於「瘦純陽」戴環，及「六指仙猿」米元通！

如今見嚴慕光只取出一張金弓，作為兵刃，攔腰橫掃而來，不由狂笑連聲，電疾揮出鑌鐵雙戟，一式「雙龍取水」，猛向對方金光閃閃的弓身砸落！

眼看雙戟業已砸中金弓，嚴慕光手腕微翻，使得那張金弓反而到了鑌鐵雙戟之上。

金弓一到戟上，嚴慕光手腕疾沉，神力猛發，施展出自己師門心傳「混元眞力」，左手並趁勢把腰間一柄短劍，取在手內！

弓戟一合，「小溫侯」董强發覺對方所用金弓，剛中有韌，震力奇强，自己素以膂力逞强，如今竟連雙手虎口，均發生被生生震裂地，鮮血迸流，鐵戟噹啷，雙雙落地。

「小溫侯」董强剛在心驚胆戰之際，嚴慕光左手短劍，業已化成一片精虹，向

他迎頭罩下。

根本不允許「瘦純陽」戴環有絲毫援手機會，「小溫侯」董强的一隻右臂，業已在嚴慕光幻影千重的精虹劍氣之下，齊肩斷落！如此神威，委實懾人，竟使得「瘦純陽」戴環，不進反退地，見機疾遁，企圖逃回「玉筆峯三聖莊」內。

嚴慕光一聲長嘯，以電疾手法，掛上弓弦，就用手中短劍，作爲箭矢，覷準「瘦純陽」戴環後心，搭弓猛射，並厲聲喝道：「戴環聽眞，我嚴慕光爲了『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等人『南嶽雙姝』，向你索還大漠之中的那筆血債。」

語音了處，劍到後心，「瘦純陽」戴環連哼都來不及哼上了一聲，便被嚴慕光利用金弓所射出來的那柄犀利短劍，透背而過，血雨横飛，屍身倒地！

「小溫侯」董强見狀，認爲自己决無倖理，遂厲吼一聲，以那隻僅存的左手，回指心窩戳去！誰知手腕方回，便覺脅下微麻，被嚴慕光運指如風，搶先截斷了右半身的流通血脈！

嚴慕光點倒「小溫侯」董强後，立即取出身旁所藏的金創妙藥，替他敷好右肩傷口，並撕些衣襟，略爲包紮。

「小溫侯」董强不懂對方何以如此對待自己，方自疑雲滿腹，莫名奇妙之際，嚴慕光替他拍開穴道，冷笑說道：「瘦純陽戴環因與『六指仙猿』米元通，在大漠之中，以卑鄙無恥的手段，暗害我紅妝好友『南嶽雙姝』，嚴慕光聞得噩耗，特來『西嶽』尋仇，故而暫且留你一條生命，去叫米元通到此見我。」

嚴慕光的金創妙藥，靈效極佳，「小溫侯」董强又復吞服了兩粒靈丹，强提中氣，俯身拾起自己那隻斷臂，向嚴慕光咬牙獰笑說道：「嚴慕光，你還是給我一個了當爲妙，否則少時『西嶽派』高手一來，你便將碎骨粉身地，償還這隻斷臂，及『瘦純陽』戴環的一條性命。」

嚴慕光仰望白雲，劍眉雙挑，縱聲狂笑說道：「董强，你把兩隻眼睛，睜亮一些，嚴慕光既然敢闖『華山』，我那裏會將『西嶽派』的一般兇神惡煞，擺在心上，縱是『矮閻羅』晏衍，『三眼靈官』沙九公，『跛足天君』邢百非等三個老怪親來，嚴慕光照樣也一根玉笛，一張金弓，及一柄短劍，與他們周旋一二！」

「小溫侯」董强聞言，狠狠瞪了嚴慕光幾眼，便即轉身馳回「玉筆峯」方向！

嚴慕光因經過青衣少女聶小青一番規勸，靈明已朗，才立意不闖「三聖宮」，而命「小溫侯」董强回宮報信，把對方引來，免得自己身陷重圍，難脫羅網！

如今目注被自己金弓彈劍，透背身亡的「瘦純陽」戴環，想起「南嶽雙姝」，尤其是與自己兩意相投的「紅衣仙子」許靈莎來，不由心頭一酸，英雄虎目之中，淚光濟然地遙望西方，悲聲自語說道：「靈莎、靈芝兩位賢妹的芳魂默鑒，嚴慕光業已誅除『瘦純陽』戴環，少時當再手刄『六指仙猿』米元通，爲兩位賢妹，報仇雪恨！」

默禱既畢，嚴慕光自知大敵將臨，遂先將「瘦純陽」戴環的屍首踢落絕壑，然後脫下外着儒衫，露出一身勁裝，並打開脅下豹皮囊口，使囊中所貯的十二枝特製弧形箭，便於隨時使用！

諸事剛剛準備就緒，耳中便聽得從極遠處傳來人聲，來勢並還異常神速！

嚴慕光明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遂用左手持弓，右手摘下了腰間玉笛。

片刻之後，三條人影宛如電疾雪飄般，馳到面前，左邊是位二十八九，面目妖嬈的絳衣少婦，右邊是位五十來歲的紫面老者，正中一人身長足比常人高出一頭有餘，身着道裝，看去約莫六十左右，眉心有塊形如人眼的長長黑痣。

嚴慕光暗吃一驚，因爲自己雖然認不出絳衣少婦，及紫面老者，是何來歷？但對那眉心有塊形如人眼的黑痣的高大老人，却一看便知是名滿江湖，「西嶽三怪」中的「三眼靈官」沙九公。

「三眼靈官」沙九公目光一注嚴慕光手中的金弓玉笛，冷然發話問道：「你便是北嶽恒山『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弟子嚴慕光？」

嚴慕光雙拳一抱，神情傲然地，點頭示意！

「三眼靈官」沙九公又復問道：「方才『小溫侯』董强回宮報說，你斷他一隻右臂，並把『瘦純陽』戴環殺死？」

嚴慕光嘴角微披，朗聲答道：「董强的斷臂已由他自己帶走，『瘦純陽』戴環的遺屍却在這千尋絕壑之下。」

這種豪氣如雲的答話神態，看得「三眼靈官」沙九公雙眉一皺，向嚴慕光發話問道：「嚴慕光，你認得我麼？」

嚴慕光點頭答道：「前輩身有異徵，定是名滿關中的『三眼靈官』沙九公。」

沙九公問道：「你既認出我來，我倒不好意思對後生小輩，不教而誅，驀然下手，嚴慕光，你趕快說出你妄闖『華山』，殺傷『西嶽』門戶中人之故。」

嚴慕光軒眉答道：「今日之事，是我爲『南嶽雙姝』，『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報仇而爲，種因得果，血債血還，嚴慕光要向沙老前輩請教『六指仙猿』米元通爲何不到？」

沙九公答道：「米元通被我大哥派遣出去，另有要事，不在『三聖宮』內！」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向嚴慕光打量幾眼，繼續眉峯微聚地，發話問道：「你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與『南嶽神嫗』崔玉的交情，並不太深，甚至昔年曾有微隙，你却如此狂妄地，爲要『南嶽雙姝』賣命則甚？」

嚴慕光劍眉一挑，接口答道：「南嶽雙姝衞靈芝、許靈莎姊妹，是嚴慕光的江湖至交，平日爲人，又極正直，無端被『六指仙猿』米元通及『瘦純陽』戴環，施展歹毒絕倫的『黑眚落魂砂』暗算，黃沙埋骨，玉殞香消，似乎不論爲了武林正義，或彼此私情的任何一面，嚴慕光都應該一闖『華山』代消此恨！」

「三眼靈官」沙九公靜靜聽完，一陣厲聲狂笑道：「嚴慕光，你好一張利口，我來問你，米元通，戴環，殺了『南嶽雙姝』若應血債血還，則你斷了董强一臂，及金弓彈劍殺死戴環的這筆血債，又應該怎樣還法？」

嚴慕光退後半步，昂然無懼地，抬頭答道：「大丈夫敢作敢爲，嚴慕光既闖『華山』根本就未把這條性命，看得很重，不論沙前老輩意欲如何索債，嚴慕光願竭微力，承當一切！」

「三眼靈官」沙九公也有點對嚴慕光的傲氣豪情，暗暗心折，遂在想了一想以後，緩緩說道：「這樣好了，我因與你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曾有一面之交，暫且破例饒你一死，只碎去玉笛，以消『小溫侯』董强斷臂之恨，折斷金弓，藉報『瘦純陽』戴環喪命之仇便了。」

嚴慕光朗笑軒眉，抱拳說道：「多承沙老前輩厚情，但嚴慕光曾奉師訓，笛在人在，弓亡人亡，故而不敢遵從沙老前輩的折弓碎笛之命。」

「三眼靈官」沙九公想到嚴慕光如此横强，不禁勃然大怒地，叱聲問道：「嚴慕光，我給你這大便宜，既是破除往例，特降殊恩，你怎的還敢倔强，到底有什麼打算？」

嚴慕光岸立如松，含笑答道：「彼此既是武林人物，嚴慕光倒願沙老前輩能按江湖常規，處理此事。」

「三眼靈官」沙九公弄不懂嚴慕光語中含意，訝然問道：「什麼江湖常規？」

嚴慕光俊目雙張，神光四射地，應聲答道：「强存弱亡，優勝劣敗。」

「三眼靈官」沙九公哈哈一笑，緩緩舉步向前，目注嚴慕光陰森森地道：「難怪俗諺有云：『閻王註定三更死，絕不留人到五更。』你既然如此作死，定是壽元將絕，莫怪我要對後生小輩下毒手了！」

嚴慕光見「三眼靈官」沙九公每行一步，都在左右留下約莫五分有餘的深深脚印，知道對方雖係有意示威，但內功勁氣，能練到這般地步，確實令人驚佩。

沙九公走到距離嚴慕光面前五尺左右，停步不前，右掌緩緩提向胸前，似欲翻掌擊出！

就在沙九公蓄勁待發，嚴慕光凝功防範，雙方即將互作强拚，千鈞一髮之際，忽然有人高聲叫道：「沙二老怪，你那隻鬼爪，莫往外翻，我有話說。」

隨着語聲，在對澗宛如絕世飛仙，憑虛御風般，飄過一條人影，正是那位滿頭亂髮，一臉虬鬚，與「東嶽神醫」柳雲亭，合稱「泰山雙絕」的「風雷神乞」公羊懋？」

「三眼靈官」沙九公一見「風雷神乞」公羊懋，不禁雙眉微蹙，憤然叫道：「公羊老化子，你不在『東嶽泰山』喝酒睡覺，却跑到我『西嶽華山』則甚？」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道：「泰山不是我公羊懋買的，華山也不是你沙九公堆的，我不限制任何人遨遊泰山，難道你這華山，我就來不得麼？」

「三眼靈官」沙九公冷然道：「公羊老化子，你不要耍什麼花樣，常言道得好，『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你突來『西嶽』之意，莫非爲的就是嚴慕光這狂妄小輩？」

「風雷神乞」公羊懋仍以玩世不恭的詼諧神態「哎呀」一聲，搖頭晃腦地，向「三眼靈官」沙九公怪笑說道：「沙二老怪，我們僅僅年餘未見，你怎麼學會了未卜先知的諸葛神數？」

嚴慕光聽到此處，知道這位與「東嶽神醫」齊名的「風雷神乞」果爲援助自己而來，遂恭身一禮，含笑道：「多謝公羊老前輩盛意，但晚輩誓必手刄『六指仙猿』米元通，以報『南嶽雙姝』之仇……」

話猶未了，「風雷神乞」公羊懋便即雙眼一瞪，哈哈怪笑道：「六指仙猿米元通如今不在『華山』，此仇怎樣報法，嚴哥兒莫再多口，你就聽我的吧。」

說到此處，轉身又對「三眼靈官」沙九公笑道：「沙二老怪，米元通及戴環，暗害『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之事，『南嶽神嫗』崔玉得知以後，必不與你們干休，而嚴慕光獨闖『華山』，殺死『瘦純陽』戴環，斷去『小溫侯』董强一臂之擧，你們『西嶽三怪』也决難忍下這口惡氣，故而據我老化子拙見，目前不必多事，雙方定時約地，作一了斷，豈不乾乾脆脆？」

「三眼靈官」沙九公冷笑一聲說道：「公羊老化子，你不要把『西嶽』一派視如草芥，將我沙九公看成了小小頑童，嚴慕光小輩，擅闖『華山』，殺傷本派人物，最少也得留下了他一條大腿，或是兩顆眼珠，僅憑你老化子舌粲蓮花的說上兩句，我就甘心讓他安然離去麼？」

嚴慕光聽得劍眉一剔，方待開口，「風雷神乞」公羊懋却對他連連搖手，又向「三眼靈官」沙九公繼續說道：「沙二老怪，你居然不賣我老化子一點面子？」

「三眼靈官」沙九公笑答道：「泰山雙絕的名頭，和我們『西嶽』三怪差不了許多，誰也不對誰買帳！」

「風雷神乞」公羊懋雙眼一瞪，目中炯炯神光，電射而出，向「三眼靈官」沙九公怒聲叫道：「沙九公，你若不賣這個面子，難道不怕我施展威震武林的『風雷神掌』麼？」

沙九公冷然道：「沙某願會高人，老化子若然逞威儘管施展，我接你幾招。」

嚴慕光以爲雙方業已鬧僵，一場惡鬥難免，自己倒可藉此見識一下「風雷神掌」公羊懋在武林中極具威名「風雷神掌」究竟精妙到甚麼地步？

誰知「三眼靈官」沙九公傲然答話以後，「風雷神乞」公羊懋並未激怒動手，竟又恢復了他那詼諧神態，目光一注沙九公，笑嘻嘻地說道：「沙二老怪莫要發狠，你當眞不准我這人情麼？」

「三眼靈官」沙九公久知「風雷神乞」公羊懋對敵之際，下手又辣又快，性情也高傲無比，故在答話之前，早就全神戒備！

如今見他居然毫無怒色，不由暗暗稱奇，但戒備之心，仍未稍怠地，厲聲答道：「老化子何必多言？不准就是不准！」

「風雷神乞」公羊懋仰天「哈哈」一笑，笑聲强烈得宛如晴空霹靂，平地焦雷，震驚得「三眼靈官」沙九公身旁站立的紫面老者，及絳衣少婦，均各往後退了一步！

公羊懋笑聲一收，目注「三眼靈官」沙九公問道：「沙二老怪，我公羊懋講情不准，倘若換一個面子比我大的人來講情，又復如何？」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和風來儀在廳中，一人彈琴，一人和瑟，雙方却爲這琴聲瑟韻所陶醉，陷入忘我之境時，兩人忽然爲一聲輕微的冷笑聲而吃驚，遂見一位長身藍衣人出現眼前，朱翠一眼認出是海無顏，但她却沒道出，而風來儀反應迅速，手中銅瑟作爲兵器攻擊對方，風來儀雖身手奇高，却無法制住藍衣人，幾招過後，藍衣人就騰身拔起，消逝無踪……不久青荷來報有人陷入六光陣中，風來儀以爲是藍衣人，甚是得意，走前看去，却原來是「鐵馬鋼猴」任三陽和兩隻小猴子，誤打誤闖而陷入六光陣之中……

七人演劍陣　高手大會串

任三陽吃驚之下，向後力挫雙腕，以奇快手法將雙筆收回，儘管這樣，在高桐的劍勢之下，亦使他飽受虛驚，隨着高桐推出的劍勢，一片霞光閃處，羊皮袍子上頓時留下了一道尺許長短的口子，這口劍只要再向前挺送一寸，任三陽可就非得落個血濺當場不可！

一驚之下，任三陽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脚下向前一個急跨，掌中雙筆同時遞出，直認着對方前心猛地扎了過去！

高桐第二次揮劍，袖影、劍身，搭襯得極見瀟洒，這一劍看似無力，實則力道萬鈞，看似無奇，其實是奇妙絕倫，劍勢一揚，任三陽只覺得眼前劍花繚亂，簡直耀眼難開！

除了劍光之外，眼前燈光更形逼人，原來對方熟悉陣勢微妙，一現身已站妥了有利部位，將任三陽誘入險地！

眼前萬蓬奇光，正爲主樓內那盤六角鏡面反映而出，任三陽原本就有些情虛，這時吃眼前鏡光劍勢一逼，彷彿只覺得眼前金花亂冒，一刹間彷彿四面八方全是劍影，齊向自己身上招呼過來！

這一手堪稱厲害至極！

「嘶——」一聲，右肩上先自着了一招——

任三陽負痛之下，向外一個急閃，一片血光發自傷處，那地方敢情連衣帶肉，給對方刺下了一大片，只痛得他一連打了兩個哆嗦，脚下踉蹌着向外退開！

高桐一劍得手，那裏肯就此饒過了對方！

「姓任的老小子，你留下命來！」

話聲這才出口，身子平着向前一個快抄，掌中劍第二次向前遞出，却是出奇的狠——

原來高桐有意要在主子風來儀默察之下，展示他的能耐，決計要把任三陽立斃當場。

——眼前這一劍迎合着四面岔集的燈光，更似有「千劍拱照」之勢！

也就在這一刹，兩隻猴子護主心切，雙雙自兩側同時向高桐飛縱過來！

高桐這一劍原已遞出，見狀不得不分勢先照顧這雙畜牲要緊！——他冷笑一聲，肩頭輕晃，長劍力收乍揚，隨着二猴其一所發出的一聲凄厲鳴叫！爲首落下的那隻猴子，先自身首異處，隨着高桐的劍勢揮處，只把這隻猴子自肩斜下，活活劈成了兩片，叭噠！兩聲，墮落地面！

任三陽乍見此情，由不住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怪叫——這兩隻猴子乃是他一直由幼猴起開始調敎；寸步不離的精神夥伴，稱呼牠們是「兒子」，一點也不爲過！這時眼見死在高桐劍下，焉能不痛澈心肺！

狂叫聲中，任三陽已形同瘋狂般地，驀地向着高桐撲了過去！

高桐冷笑着肩頭輕晃，影身於大片燈光倒影裏！——

他熟悉眼前陣勢，進退左右無形中佔了極大便宜，自是穩操勝劵，任三陽那裏是他的敵手！

眼前任三陽身子方一撲到，猝然發覺到對方已在三數丈外，妙的是對方手上只有一口長劍，而每當他引劍揮動時，即像是有千百把劍影，直向自己身上招呼過來

！雖然明知是假，可是敵暗我明，待機出手，假中帶眞，險惡之極！

任三陽由於方才吃了苦頭，一個不愼傷了肩頭，這時早已是流血不住，疼痛難當！一襲不中，知道厲害，慌不迭閃身就退！

——他身子方自退後，尙還不及站定，耳聽得後腦尖風刺項，憑着他多年臨敵經歷，立刻就斷定這一次是眞傢伙，慌不迭向前一個搶撲。

却是慢了一步。

高桐這一劍眞稱得上是神出鬼沒！

任三陽躱過了頭可是躱不過背，劍鋒走處，在他後背上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口子！

這一次可沒有那麼幸運了，劍鋒走處非但把他身上那件老羊皮襖子劃開了！連帶着可也傷了皮肉。

任三陽痛得「吭！」了一聲，一連向前蹌了四五步才算站穩了脚步。

只覺得頭頂上衣袂盪風之聲！——高桐靈活的身子，有似怪鳥一般由頭上掠了過去！

任三陽發出了一聲悶吼，右手抖處，判官筆有似出洞之蛇，「哧！」劃起了一道黑影，直向着高桐背影擲去！緊跟着他身子拱伸之間，再一次的平竄而起，直向着對方背影撲過去！

按說任三陽出手不謂不狠了，無奈眼前受阻於這個所謂的「六光陣」，大大減低了他出手的威力，況乎敵人更是出奇的陰狠凌厲，神出鬼沒，相形之下任三陽便只有吃癟的份兒了。

四面八方岔集而來的燈光，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那個高桐恰恰正是站立於萬千祥光彩氣之中！但見他長袖猝揚，已把任三陽飛擲而來的鐵筆捲上了半天。

——是時任三陽已狂襲過來！

一筆一劍，在極爲短暫的一刹，一連交鋒了三次，——三式都極稱狠厲！

高桐一張臉顯示着無限陰森！殺機迸現。

他決計要在這一刹取對方性命，是以就在第三式筆劍交鋒的一刹，猝然抽回了他的長劍，左手倏揚，噗！一掌擊向任三陽後肩上，右手長劍倏地一震，幻化出千百劍影，隨着他轉動的身形，已將急怒攻心、氣極敗壞的任三陽圍在中央！

任三陽這時氣喘如牛，連番受創受辱，已使他難以保持鎭定，恨不能把敵人一口生吞下去，偏偏眼前這勞什子陣勢，竟是那般奇妙，爲他生平所僅見，一個把持不住便有性命之憂。

這時的任三陽可以說早已銳氣盡失，容得他稍事冷靜之後，急怒既去，便只有一腔戰慄了。

在滿空劍影炫光裏，任三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跟隨着神出鬼沒的高桐身子打轉，只是很短的時間已令他眼花繚亂！

就在這一刹，耳聽得一聲凄厲的猴鳴——敢情另一隻猴子也死在了對方手上！

高桐人影倏現，抖手打出了一團黑影，任三陽持筆一播，打落在地，敢情是血淋淋的一具猴屍！

「我的兒——」

任三陽幾乎抽了筋似的全身戰抖着，倏地撲向地面——

「我的兒……我的兒……你死了……死了……」

只是一具去了頭的猴屍，看着，叫着，任三陽差一點昏死了過去！

然而就在這一刹，一口冷森森的劍鋒已自架在了他的肩上，容得任三陽一驚抬頭時，對方長劍鋒利的劍鋒，已經逼在了他的咽喉——

「你若敢動一下，我就割下了你的腦袋！」——

高桐臉上閃爍着得意的笑：「老小子你認栽了吧！」

任三陽眼睛裏像是要噴出了血來，他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

「好……小子……你報上個萬兒來吧……姓任的就是死也作個明白鬼吧！」

「哼哼！」高桐倏地飛起一脚，踢落了對方手上那隻鐵筆，掌中劍一擰，改指向任三陽前心——

「老小子，你就作個糊塗鬼吧！」

說時，高桐手底用勁，抖動了一下劍身，正待向對方心窩裏扎去——

一隻手神出鬼沒的竟由一邊遞了出來，却是不偏不倚的揑住了他正待遞出的劍鋒！

「啊——」

即使身爲地主的高桐，也不得不爲這突如其來一隻怪手嚇得打了個冷戰！

其實就那隻手本身而論，實在是沒有一點怪異之處，只是此時此刻的猝然出現，眞給人「鬼手」的怪異感覺，莫怪乎連身爲地主的高桐，也嚇得臉上變色！

——他本能的用力向後面奪劍，那把劍雖被來人兩根手指揑着，却竟然力逾萬斤，用了兩次勁兒都是休想把寶劍抽回。

高桐簡直爲之駭然！

順着這人的手，他霍地轉過身來！

這個人敢情就與他貼身而立！

六尺開外的個子，一身藍衫，那張臉却是極見猙獰！

雨水打濕了他頭上的髮，身上的衣，看上去越加的顯現出冷竣陰森。

高桐一驚之下，說道：「閃開！」

這一次他可是施足了力道，左手握處，施展「流雲飛袖」的鐵袖功，整個袖角有如一片利刄，直向藍衣人頭上掃過去。

藍衣人冷哼一聲，竟在對方鐵袖拂面的一刹，身子霍地躍起。

身子雖然起來了，可是他那隻緊緊揑在對方劍鋒上的手却是沒有鬆開——就憑着二指拿揑之力，偌大的身子就像是一隻倒豎的蜻蜓，直直的倒立在對方劍鋒之上，這番奇異姿態不禁把現場目睹的任、高二人看得呆了。

不容高桐施展第二次身手，藍衣人單手輕彈，輕飄飄已離地而起，落向一邊。

「得罷手時且罷手，能容人處且容人。」他冷竣的道：「姓任的固然罪有應得，老兄也未免太狠一點了。」

高桐與他正面相對，這一次才算看清了他的臉——紅裏透黑、兩顴高聳、鷹鼻子鷂眼——敢情是張面具，這人原來不欲讓人知道他的眞實面目，特別加以掩飾。

自然如此一來，對他就更加諱莫如深

了！

高桐一驚之後，胆力纔壯。

他自覺有恃無恐的，一來這裏陣勢已然發動，自己精於陣路，進攻退守，想來要較對方方便的多。再者自己武技精湛，對方出手不凡，終不能以此就妄論輸贏，況乎主子風來儀尚在一旁暗觀，至不濟就算自己落敗，她焉能袖手旁觀？

有了以上諸多自恃，高桐自是無懼於他。

「相好的，你報上個萬兒來吧！」

嘴裏說着，高桐已迅速的轉向一邊，這麼做是有意把對方身形現向明處，以便發動凌厲的陣勢來對付他。

那裏想到，對方顯然是個大行家，偏偏就是不上當，高桐身子方自轉過，這人也自跟着轉動，妙在步法一致，快慢相若，高桐轉他也轉，高桐方停他也停下——仍然是先前未動前一般的架勢。

「哼哼……」藍衣人冷冷的道：「見面總是有緣，相逢何必曾相識，大管家的你就用不着打聽了。」

語聲一頓，他目光轉向一旁的任三陽冷冷的道：「我們久違了……老兄半世爲惡，照理說我是不應該管你的閑事，只是兩害之間取其輕，也就不爲已甚了。」

任三陽原已自忖必死，却沒有料到竟會在性命俄頃之間來了這麼一個救星。

所謂「行家伸手，剃刀過首」——對方到底是什麼斤兩？任三陽焉能不識？咸信他確是自己生平罕見的高人奇士，由不住猝然心生景仰，對方雖然口出不遜，對自己並無好感，到底總算是有救命之恩，當此性命危難之間，也只有暫托庇護了。

「好說……」任三陽面現苦笑，抱拳一拱，道：「閣下隆情，來日必犬馬以報之——」

藍衣人冷哼一聲道：「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要想活命就得聽我的關照，哼哼……你當這六光陣是好玩的麼！」

任三陽雖然不認得此陣的奧妙，但「六光陣」這個名字他可是聽說過的，聆聽之下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才知道自己誤打誤闖，竟然來到了「不樂帮」的手裏，只是不樂帮遠在南海不樂島，何以又會在此地？一時却是大惑不解。

然而，無論如何，他心裏的這個悶葫蘆總算打開了。

此時此刻，實在無能再逞強鬥狠，如果不遵照眼前這個幪面人的指示行事只怕性命休矣！

一旁大敵高桐冷眼注視之下，已可感覺到對面這個藍衣人的不是好相與——由於藍衣人像是熟悉陣勢，一上來即看破了行藏，目前所站地勢，高桐若想出手即使無害於己，也休想佔上一點便宜，倒是向任三陽發動出手，或可趁對方問答分神之際，取他性命也未可知！

高桐心裏這麼想着，表面上絲毫不動聲色，忽然身子一幌快步搶向「巽」位！——這個位置一經站定，立刻對任三陽所立身的位置形成了鋒利的一個死角！

任三陽忽然覺出面前光華大盛，還來不及看清一切，高桐已驀地切身直入，掌中劍直劈中鋒而下！

這一招高桐是衡量好了眼前情勢才行出手，劍勢一出，頓時幻化爲一面光牆，直向任三陽正面全身劈壓了下來，這一招顯然是借助陣勢的微妙與燈光的錯覺所形成的厲害殺着！

任三陽方才已經領教過了厲害，猝然見此大吃一驚，本能的向後擰身，無奈由於身陷於微妙的陣勢之內，在高桐所攻的陣角之內，正好是一個死角，身子擰動之下，有如推山拔海，那裏能够動彈？

——眼看着對方長劍所幻化而成的一片光牆，形同巨海長波般地直向他身上捲了過來！

任三陽動既動彈不得，更迷於眼前玄妙的劍勢，方自大吃一驚，猛可裏一片衣袂閃過，藍衣人竟然又在此危機瞬息之間來到了面前。

——他的出手，似乎永遠含蓄着鬼神不測！

落身、展袖，看來是一個動作。

大片的袖管是如何揮揚出去，簡直難以看清，不過顯然又是運施到恰到好處。

只聽見「嗆啷！」一聲脆响，長袖的一截袖沿不偏不倚的正好搭在了對方劍身上。

緊跟着藍衣人喝叱道：「撒手！」

右手倏地向外用力一揚，一道劍光直飛當空，高桐「啊唷！」一聲，身子倏地騰空而起，在空中一個凌厲觔斗，翻出了兩丈以外，才自拿樁站穩！

——這一刹他臉上罩蓋着極度的驚恐憤怒，掌中劍雖然有賴全力把持，沒有出手，可是由於雙方所加諸在其上的力道過於驚人，高桐握劍的那隻手竟然虎口破裂，鮮血染滿了劍柄。

饒是這樣，高桐却仍能緊握劍把沒有鬆手，這份力道亦甚是可觀了。

藍衣人嘴裏喝叱着「撒手」，却並沒有使對方撒手。似乎微感意外，但是如此一來他也測出了對方功力的深淺，心裏也就更有了主張。

任三陽原本自忖必死無疑，想不到在驚魂一瞬之間竟然又逃了活命，而且伸手救助他的仍然是眼前這個神秘人物，看來今天這個「情」不領是不行了。

藍衣人一招出手，將高桐擲出數丈以外，眼前更是絕不怠慢——

只聽他冷笑一聲道：「你得換個地方了！」

任三陽方自悟出對方像是在給自己說話，藍衣人一截袖管已飛捲過來，其力絕猛，任三陽心中一驚，只以爲對方向自己出手，嚇得伸手就擋——

不意他的手方自一伸，正好爲對方袖管捲上，一股絕猛的吸力突地自那截衣袖上傳出，以任三陽這般功力之人，竟然也不得不隨着對方的力拔勁道，突地拔空而起，隨着藍衣人的轉手之勢落出了尋丈以外！

任三陽驚魂未定，身子方一落下，彷彿覺出身側四週壓力驀地大爲輕鬆！心中一動，這才暗驚藍衣人敢情已把他救離了險地，最明顯的感覺是眼前似乎已經失去了眩人眼睛的奇亮燈光！

緊接着面前風力响處，藍衣人已站在眼前。

任三陽心中既感又愧，嘆息道：「恩

人——」

「住口！」藍衣人一雙明亮的眼睛四下觀察着，一面冷冷的道：「你以爲現在已脫離了險境？」

任三陽楞了一楞，無言以答。

藍衣人目光一轉道：「跟我來！」

身子一閃，時左又右，時高又矮，轉瞬間已竄出了數十丈外，卽在一處花架站定。

任三陽跟着對方身子疾進，只覺得眼前時明時暗，耳邊風力疾勁，雖已站定還有點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驀地抬頭，却發覺到對方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正自注視着自己。

由於有了以上的一番接觸，任三陽便由衷的對對方生出了感激，再者對方這身神出鬼沒的輕功，更不能不令他敬畏！在對方這般深邃的目光注視之下，眞有點令他忐忑不安，弄不清對方對自己是怎麼一個態度？

「好了！」藍衣人說：「總算暫時脫困了，想不到對方六光陣如此厲害，差一點把我都困住了！」

任三陽雖然仔細聆聽，想由對方的口音裏找出一些端倪，或可猜出他的身份，無奈在一番仔細聆聽之後，他却不得不又失望了。

「唉！」他沮喪的嘆了一口氣，苦着臉道：「要不是恩人你仗義打救，鵝可就要……」

一連嘆了兩口氣，他接着苦笑道：「……反正……什麼也別說了，大恩不言謝，恩人你對我的這番恩義，今生今世我要是報不了，來生變犬變馬我也……」

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一陣傷感禁不住熱淚泉湧，竟自嗚咽了起來！

「哼！」藍衣人一雙眸子又回到了他身上：「那雙畜牲平素助紂爲虐，死了也不冤枉，就拿你來說，這些年所作所爲那一件又能見得人？今夜能保住了命，已是托天之幸了！」

任三陽雖是心裏慚愧，到底也是一大把子年紀了，被對方這麼當面數說，臉上很覺得掛不住——

冷冷笑了幾聲，他吶吶道：「聽口音恩人你年歲不大，想不到竟能練成這麼一身神出鬼沒的功夫，姓任的這麼一大把子年歲眞他娘的是白活了……」

「鵝他娘的也不說什麼了……」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反正以後……走着瞧吧……鵝任三陽可不是沒有血性的漢子……」

藍衣人聽他這麼說，不覺微微點了一下頭，正要說什麼，忽然發覺情形有異，立刻轉移了話題。

「現在不是說閑話的時候，對方的人來了！」

任三陽一怔，四下顧盼了一下，壓低嗓子道：「在那裏？怎麼鵝看不見……」

對於把「我」稱爲「鵝」這個字眼，藍衣人還眞是聽不習慣，他每說一次「鵝」都令他皺一下眉，也叫無可奈何！

「你當然是看不見！」藍衣人冷冷的道：「因爲你不明白對方這個陣勢的轉動變化……」

任三陽哼了一聲道：「可不是麼……要是鵝弄清了他這個陣也不會丟人現眼，還要煩恩人你動手來打救我了！」

藍衣人冷聲道：「其實說穿了也不是什麼難事！你現在換一個方位，或是由左肩偏過頭去看，情形就會好得多了！」

任三陽楞了一下，依言偏向左肩外看，頓時就覺得眼前一亮，情形果然大爲不同。

只見眼前十數丈外人影穿梭，十數盞高挑燈分由十數名長衣少年持着——

這一次任三陽算是看明白了，細算了一下持燈的人共是十二人，他們所站定的位置前後參差不齊，却是併足直立，絲毫也不搖動，再一推敲始知這些人是按照十二宮的位置佈署站立，整個現塲充滿着氤氲氣，襯托在五顏六色的燈光裏更顯得無限神秘！

「嗯——他娘地，原來如此——好厲害的陣法！」

——任三陽一面偏過頭去看着藍衣人，緊緊的咬着牙道：「你把陣法給鵝說說，讓鵝進去殺他個措手不及！」

「哼！你想得也太美了！」藍衣人目光烱烱的道：「現在可不比方才了！」

「爲什麼？」

「因爲……」藍衣人冷笑了一聲道：「你再看看誰來了？」

任三陽依言望去，只見眼前彩光猝現，來自四面八方反射的燈光，一刹間照得他眼花繚亂——

一個身着粉紅長衣的長髮女子，佇立在巨大的雲松之下，這女子望之如三十許人，眉目如畫堪稱絕色，只是略嫌清瘦，且雙顴高聳，一眼看去即可想知是一個細精明三刀六面的人物。

女子手裏拿着一柄玉柄拂塵，背繫長劍，身上那襲紅色長衣顯然是一襲法衣，上面繡着雲霞日月，更隱隱有八卦的圖影，在她面前設有一個方案，桌上放着一個透明六角水晶球，四面八方反射過來的燈光，俱都集中在這個水晶球上，再經反映射出，更呈瑰麗的奇彩，夜幕下有如一天流星，休說是置身在其間者難辨東西，即局外者如任三陽亦是眼花繚亂無限神秘。

任三陽雖然稱雄黑道，一身內外功力也相當不錯的了，可是像眼前這種奇妙陣勢，却是他從來也沒有經歷過的，雖是勉强克制着心裏的激動緊張，亦不禁面色迭變。

「噢，這個小娘兒們又是誰呢？好厲害。」

藍衣人看了他一眼，道：「虧你在黑道上還混了這麼久，居然連她也不認識，眞是難以令人相信。」

任三陽咬着牙忍着身上的痛，嘿嘿乾笑了兩聲道：「不怕你見笑，這個女人鵝是眞的不認識……」

一面說抬手搔了一下頭，齜着牙道：「她娘的……經過今天夜晚之後，鵝才知道鵝他娘的眞的是白活了……」

眨了一下眼，他看着藍衣人道：「她是誰？」

藍衣人哼了一聲道：「不樂島上有三位當家的，你總該知道吧，這位就是其中之一。」

「噢，」任三陽顯然吃了一驚：「難

她就是人稱的『妙仙子』風來儀?」

藍衣人點了一下頭：「你猜對了，就是她！」

任三陽登時瞪大了眼，一時連身上的疼都忘了。

對於不樂島上三位島主的傳說他聽得實在太多了，現在猝然發覺到傳說中人就在眼前，自然心裏吃驚，兩隻眼睛咕咕嚕嚕在對方風來儀身上打轉不已。

「原來是她，怪道這個陣勢這麼厲害……看起來，今天晚上是凶多吉少了。」

藍衣人道：「那也不一定。」

任三陽心裏一動，暗忖道：「是了，我竟然小瞧了這位主子，只看他方才在對方陣內前後穿行的模樣，簡直如入無人之境，分明不曾把對方陣勢看在眼裏，也許他眞有辦法對付風來儀這個娘兒們也未可知呢！」

這麼一想，便眼巴巴的看着藍衣人吶吶道：「這麼說……恩人你莫非還有什麼脫身之計……不成?」

藍衣人銳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一轉道：「那可就要看你的了……」

任三陽擠着眼睛，一時還弄不清對方的涵意。

藍衣人却是暫不理他，遂即轉過頭來，仔細向現場觀察着。

自從風來儀親自出現之後，現場情勢越加的現出凌厲殺機，但見風來儀手中拂塵不時轉動，隨着他手指之處，燈光自四面八方一齊集中。

妙的是一經燈光集中之處，必有五七名殺手，自暗中躍起，猝然向燈光聚集處揮劍砍下，無論中與不中，寶劍一落遂即騰身縱起，絕不遲緩！

中座的風來儀顯然已是怒火萬丈，決計要把隱藏的兩名敵人逼現而出，只見她左手掐着咒訣，不時的動着，嘴裏像是在作法似的唸唸有詞，兩隻眼睛含蓄着烱烱光采，隨着座前水晶球的徐徐轉動，四下移動不已。

看到這裏，藍衣人輕輕哼了一聲道：「莫怪乎不樂帮聲名如此顯赫，這位女帮主敢情如此了得，看來我們這個藏身之處也將會爲她發現了。」

任三陽一驚道：「那怎麼——好?換一個地方吧！」

「太晚了！」

藍衣人銳利的眸子徐徐的在四下轉動着：「對方全陣俱已發動，妄動的必然遭災。」

冷笑了一聲，他繼續接下去道：「如果我一個人，諒他們還無能阻住我的來去，現在加上了你，情形可就沒有這麼方便了。」

任三陽嘆息了一聲，臉上無限沮喪。

「你不必担心，」藍衣人說：「我既然答應救你脫困，便不會說了不算，不過對方實在厲害，事情能不能成，也只有看你的造化了。」

「鐵丐鋼猴」任三陽昔日在武林黑道上，該是何等厲害難纏的一個人物，想不到竟然會落到眼前托庇於人這步田地，是從何說起，尤其使他聽不順耳的是藍衣人那種說話的口氣，有心想頂他兩句，無奈自己一條命還是對方所救，再若眼前對方眞要是一抖手一走，自己還是眞的一籌莫展，這麼一盤算也只有忍氣吞聲不吭氣兒了。

藍衣人一面觀察着外面，一面向任三陽道：「對方所施展的是『火雷七殺陣』——你可注意到其中的微妙之處。」

任三陽搖搖頭苦笑道：「不瞞恩人說，鵝可是『槓麵杖吹火』——一竅兒也不通。」

藍衣人冷笑道：「沒有吃過豬肉，總也應該看過豬跑吧，哼哼，看來你這個『鐵丐鋼猴』的外號，眞是浪得虛名了。」

任三陽鼻子裏哼哼了兩聲，一張黑臉臊成了豬肝顏色，心裏那份子不自在可就不用提了。

藍衣人當然絕非口頭刻薄之人，只是別有用心的故意折辱任三陽一番，以使他日後之改邪歸正！

這時偷眼察看任三陽臉上神色，冷笑一聲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經過今夜之後，你也算是有些長進了。」

任三陽嘴裏不說，心裏却在暗罵着，他娘的小雜種，老子不過是一時吃鱉，弄成我眼前這付窩囊像，你竟然門縫裏看人，眞把老子看扁了，嘿嘿，等一會機會來了，看老子不好歹的出幾手絕招兒給你看看，媽的，你還眞以爲鵝老子鐵丐鋼猴這個外號是揀來的麼?

心裏雖是這麼嘀咕着，表面上還眞的不敢表現出來，只是獨個兒的生着悶氣。

藍衣人却是心裏明白，損歸損總得還要對方心服口服。當下冷冷的道：「我現在就把對方這個陣勢的奧妙告訴你，你記在心裏，等一下突圍時便有大用。」

任三陽嗯了一聲道：「洗耳恭聽。」

藍衣人道：「五行生尅之理你是知道的了?」

任三陽點點頭道：「這個——略知一二。」

藍衣人遂即就眼前陣勢，約略說了一個大概，其中特別指明了幾處生門，至於那處是暗卡殺門，以及可能藏有伏兵之關卡都一一說明，任三陽果然前所未聞，耳詳目察，心裏着實對對方大爲折服。

說話之間，外面情形更已大變。

風來儀由於施展「火雷七殺陣法」之後，並沒有立刻奏功，心裏大爲忿怒。

忽見她拂塵一收，一聲吼道：「高桐你過來！」

高桐應聲而現，趨前躬身道：「卑職在。」

風來儀怒聲道：「這兩個人我斷定他們還藏在園中，你給我從另一面搜，記住，不可自亂了陣法，他們跑不了的，我要抓活的。」

高桐應了一聲：「遵命！」

手勢一揚，即有四名長衣弟子，同時現身而出，隨着他同時閃身而去。

風來儀心懷忿怒，決計要將敵人逼出，就見她身子前傾全神貫注在眼前六角晶球上，忽然像是觸及了什麼，雙手把晶球一連轉了幾下，一蓬白光匹練也似的直射而出。

看到這裏，藍衣人忽然一楞道：「不好！」

話聲出口，即見他倏地閃身而出，

其快速的在眼前轉了兩轉，左右各行四步，遂即步回原處。

他身法至爲巧快。

就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一刹間，眼前奇光刺目，對方晶球上反映出來的一道奇光，已射向眼前。

任三陽大吃一驚，正要蠢動。

「不要慌，」藍衣人小聲制止他道：「他們還沒有看見我們……」

任三陽勉强鎭定，心裏却由不住犯着嘀咕，明明對方所發出的强烈燈光，已照在了臉上，怎說沒有看見?

果然那道晶球所反映出來的强光眞的像似並沒有發現什麼，少作逗留遂即又緩緩的移向一邊去了。

任三陽鬆了一口氣，打量着身邊的藍衣人吶吶道：「這可眞有點邪門兒。」

藍衣人輕噓道：「噤聲！」

話聲方出，先時掃過面前的那片燈光自去而復返，又出現眼前。

人影一連閃了幾閃，高桐與四名長衣少年，已自兩側紛紛現身眼前。

任三陽一驚小聲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衣人烱烱的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向當前注視着，冷聲道：「準備你的傢伙，隨時都可能要出手。」

任三陽嘿嘿一笑，握緊了手裏的判官筆。

藍衣人小聲道：「剛才我不及佈陣，想不到爲這個婆娘看出了破綻，哼哼……我原本還心存厚道，這麼一來却是迫我非下殺手不可了。」

任三陽只是打量着面前不時來回走動的五個人，想找一個適當的人，在適當的機會出手。

當然他心中最恨惡的就是高桐，一雙眸子就跟着他身上轉。

「這個人叫高桐，」藍衣人輕輕的告訴他說：「武功頗是了得，我看你不是他的對手，還是把他留給我吧！」

任三陽冷哼了一聲，心裏可不這麼想，第一高桐這個名字他從來就沒有聽過，顯然是無名之卒，第二方才險些喪命在此人之手，不報此仇這口氣實在難消，有了以上兩點見地他勢將要待機找到高桐報仇雪恨了。

這時高桐帶着四名長衣弟子分在五個方位，仔細的在眼前打量着——

藍衣人剛才爲脫一時之險，不過是匆匆佈了個障眼法兒，高桐又是精明幹練，精擅陣法之人，眼前這一留神觀看頓時爲他看出了破綻。

「哼！」冷冷一笑，他遂即發話道：「這位朋友敢情也是個會家子，不過眼前這一手三脚貓，也只能騙騙小孩，拿來這裏顯得未免過於兒戲了。」

話聲一落，即見他倏地躍身而起，手起劍落，隨着劍光閃處，又把正前方一截雪松的枝椏砍了下來。

就在這一刹間，藍衣人一拉任三陽道：「走！」

話聲出口，藍衣人首先閃身而出，其勢翩若驚鴻，身子一經縱出，已飄身尋丈之外。

任三陽緊緊隨着他的身後同時縱出，二人身子一經落定，面前倏地奇光刺目，顯然已吃風來儀座前那個六角晶球內所映出的奇亮燈光照住！

也就在這一刹間，兩名長衣少年陡地現身面前，二少年一左一右，同時向藍衣人正面夾擊過來，各人手持一口長劍，劈面疾砍而下。

換在另一個人，當此千鈞一髮想要閃過對方這手殺着實是萬難，然而藍衣人顯然胸有成竹，雖在對方强光照眼之下，亦不失其鎭定。

隨着他雙手翻處，兩截袖角，有似出雲之燕，鏘然作响聲中，一雙袖角已死死的纏住了對方劍鋒，緊跟着他兩手向外一振，對方的一雙長劍已脫手飛向當空。

藍衣人脚下再跟着一個上步，隨着方才出手的勢力，兩隻手向外虛接了一下，發出了凌空掌力，雖不過只用了六成勁道，那兩個長衣少年弟子却已是當受不起，隨着他發出的掌力，整個身子騰起半空，向兩側摔了出去！

就在這一刹間，他眼角已經窺見了高桐疾閃而前的影子，身子一經縱出，即向空中拔了個高兒。

當眞是起落如鷹，身子一經下墜，掌中劍已挾着一陣輕嘯，劃出了一道長虹，直向着藍衣人身後的任三陽身上招呼了下來。

任三陽是恨透了高桐，高桐又何嘗不恨透了他。

這一手分雲劍法高桐施展的極見功力，劍式一出，就着閃亮的燈光，這口劍頓時幻爲一天劍影，似乎任三陽全身上下俱都在他的劍勢照顧之下。

任三陽原本存心給高桐一個厲害，想不到對方竟然更厲害，先下手爲强，一樣的饒不過自己，驚慌之中乍見此情，禁不住嚇得個打了個哆嗦。

「他娘的——」

嘴裏罵了一聲，任三陽手上的鐵筆霍地向天上掄去！

他的鐵筆方自掄起，就聽得身邊的藍衣人一聲喝道：「想死麼！」

劍影闌珊裏，遞進了藍衣人一隻白皙的瘦手，「噗」一下已刁住了任三陽拿筆那隻手的手腕子，緊跟着向上一使勁兒，任三陽身子就像是風筝也似的飄了出去！

藍衣人雖然即時出手，救了任三陽，自身却被籠罩在高桐的劍陣之內，他顯然有恃無恐，絲毫也不曾現出慌張神態，「唰！唰！唰！唰！」一連快速的四個轉身，恰恰閃過了高桐的一連四劍！

帶着一聲冷竣的笑，藍衣人身形猝起，已飄向任三陽身邊！

「借你的筆用用！」

說完這句話，任三陽緊抓在手上的一隻判官筆，已到了藍衣人的手上！

「相好的，好俊的功夫，你還不能夠走——」

說話的正是這座行館裏的大管事高桐，想是他連番受挫於藍衣人手下，已由不住激起了無邊怒火！

話到，人到，人到劍到——

「唰唰唰唰——」一連又是四劍！

這四劍與剛才那四劍顯然大是不同，高桐身子轉動奇快，四劍雖分先後，但由

於出手太快，看起來簡直形同一式，是以藍衣人前後左右一下子俱都在對方劍勢包圍之中！

高桐顯露了他傑出的劍法，使得亦在劍陣包圍之中的任三陽大爲驚駭，忽然感覺到自己即使與此人在平等正常的情況下單打獨鬥，亦怕不是他的敵手！

眼前可眞稱得上是高手大會串了。

藍衣人的身手就是更比他高得多，藍衫轉處，這支鐵筆「叮！叮！叮！叮！」亦是向四面同時點出，不偏不倚正正的點在了對方劍鋒之上，頃刻間把對方凌厲的劍勢化爲無形。

高桐身子一個踉蹌，身勢爲强烈的勁道逼得向後一連退了兩步——他自信對付藍衣人已經施出了全份的能耐，奈何對方功力顯然是出乎意外的高，依然是休想能够佔得了一些便宜！——

眼前高桐若非即時退身，便難免爲傳自對方鐵筆之內的凌人勁道所傷！

雙方的勢子一經擺開，藍衣人已把握住適當時機，霍地向前踏進了一步，這一步之進，便使他立於暫時不敗之地——至此高桐才訝然驚覺到，敢情對方對於自己這邊的陣勢亦是瞭若指掌！

人影連連閃動！

六名長衣弟子，俱都撲向眼前。

高桐咬了一下牙，掌中劍直指中鋒，怒目視向藍衣人道：「朋友，你報個萬兒吧！既然有如此身手，當然不是無名之輩，掩掩遮遮算不得英雄好漢！」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我已對你破格留情，再要刁難，怨不得我不客氣了！」

高桐已屢次在對方手下吃癟，心裏一口怨氣簡直無從發洩，對方這麼說，更叫他無地自容，當下把心一狠，環顧左右道：「擺陣侍候！」

六名弟子似乎都已知道來人的厲害，雖然來勢洶洶，却是並無一人敢於猝然冒失出手，現在高桐這麼吩咐，倒是正合了心意，當下一聲吆喝，全數分散了開來，却是一個半月形狀，將藍衣人與任三陽鉗於其中！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六光陣尚且無奈我何，你這兩手三脚貓就更奈何我不得了！」

高桐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不發的緩緩舉起了手上長劍，其他六人見狀亦相繼學樣的，各人俱都舉起了手中劍！七口劍上光華，給奇妙的燈光一炫耀，登時光華燦爛，眩目難開！

任三陽是時早已把另一隻判官筆拔在手上，見狀趕忙蓄式以待，是時身邊上突然響起了藍衣人的聲音道：「你稍安勿動，這只是對方的花頭而已！」

聲音就像是貼着自己耳朶發出來的一樣，心知是藍衣人用傳音入密的功力發出！當下點頭示意，表示聽見了！

是時以高桐爲首的七把長劍，在高桐的領先發動下，幻化成各種奇異的式樣，每一發動必然光華大盛，迫人眉睫，給人以無限殺招的感覺！

有好幾次，任三陽簡直感覺到對方的劍勢已經壓迫到頭上的感覺，如非是藍衣人通知在先，胸有成竹的話，簡直由不住混身而入，與對方好好的厮殺一陣才稱心意！

高桐想是爲對方看破了心意，心裏更形惱火，驀地吼厲一聲，倏地躍身而前，連帶着身側的六個漢子也一齊騰身過來！

七口長劍在燈光的炫耀下，簡直是像有七十把劍，四面八方一齊擁了上來！

任三陽雖然明知對方的劍勢可能是幻景爲多，無奈他早已是驚弓之鳥，當此景像，亦難免不爲之心動！

——他身子方自移動了一下，藍衣人的一隻手已經搭在了他的肩上——

並非這樣就說明了對方凌厲的劍陣全屬子虛，藍衣人的那雙眼睛事實上精明的很！

——即見他霍地揚起手上鐵筆，就着眼前一片劍海中揮去——「叮！」的一聲脆響，鐵筆一出即收，却連帶着使得奮身前撲的高桐身子霍地一個踉蹌，向後退了下去——

然而高桐不甘落敗，立刻又揮劍衝了上來。

滿空全是劍影，耳邊上亦不時響起咻咻的劍刄劈風聲音，那景像簡直讓人誤爲對方是千軍萬馬一齊殺了過來！

任三陽瞪大了眼，在密集的劍陣之中，找尋對方的空隙以便待招出手，他雖然借着藍衣人的提示，猜出了對方陣勢的虛多實少，却是無法像藍衣人那麼別具慧眼的一眼看出其間的眞僞！

「不要緊張！」

顯然又是藍衣人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道：「對方不過是虛張聲勢，很快就更黔驢技窮了，你只要聽我的吩咐出手，便能立刻奏功！」

任三陽點點頭，表示會意！

驀地面前劍光大盛，一排劍刄直向着二人正面排山倒海般的捲壓了下來！

任三陽本能的向後就退！却爲藍衣人一掌托住——

「獨劈華山——右面第三劍！」

隨着這一聲出口，任三陽只覺得身形一緊，已經被藍衣人背後那隻手掌用力推出！

任三陽心中一驚，身子已由不住被背後手掌推得騰了起來，腦中記着藍衣人的關照，猛一抬頭，看見了迎面的一排劍刄，却已沒有時間再讓他遲緩須臾，當下奮起右手全力，照着藍衣人的關照，一招「獨臂華山」，猛地直向着右面第三口劍影用力劈出！

那裏知道這一擊，正是關竅之所在！

隨着藍衣人鐵筆用力擊處，只聽見「噗！」地一聲，像是擊在了一個什麼生硬的物什上面！

有此一擊，對方的七人劍陣此時陣脚自亂！

只聽見一人慘叫一聲，一團黑影起自對方劍勢之間，驀地向着另一邊摔倒了下去！

原來任三陽這一鐵筆，貫足了眞實力道，照着藍衣人吩咐，一筆擊下，却是不偏不倚擊中在一名長衣少年弟子頭頂正中，以任三陽之內力貫足了的手勁兒，自是其勢可觀，這名弟子當場被擊得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金筆點龍記

（大結局）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毒夫人，水燕兒，方堃三人因追尋金鈎翁而進入一死巷內，在一宅院中，見到金鈎翁獨坐廳上，不言不語，似是被點啞穴，方堃見此情景，即上前爲他解穴，豈料此人乃造化城主所喬裝，隨即反手點了方堃穴道，水燕兒急揮劍迫進造化城主，救了方堃，並爲之解穴，於是，三人夾攻造化城主，結果方堃被對方斬斷左臂，而五毒夫人，水燕兒亦弄至筋疲力竭，正危殆間，俞秀凡突然而來，獨鬥造化城主，亦不敵，且負傷，此時，艾九靈如天神下降，一阻造化城主攻勢，且力勸造化城主放下屠刀，但造化城主不從，惡戰一觸即發……

禍首已殲除　不戀江湖事

艾九靈冷冷道：「我一直念咱們同門一場，我也一直希望你能有悔悟的一天。所以，我雖然知道你組織了造化城，也沒有找過你，直到你有了惡跡。」

造化城主仰天打個哈哈，接道：「艾九靈，多動人的甜言蜜語啊，多美麗的謊言啊！爲什麼不說你沒有發覺我組織了造化城。你知道的時間，我已經十成七八，羽翼將豐，我根本就不怕你了。你可知道，我們第一次動手時，打了五百招，未分勝敗，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我。」

艾九靈道：「你錯了。我第一次和你動手，不到十招，我就發覺了你的身份。」

造化城主道：「你胡說。」

艾九靈仍然接了下去，道：「雖然，你儘量避免施出師門的武功，但你每於處下風的時候，就露出了馬脚。你如不健忘，應該還記得我告訴你的話，但想不到，你竟完全未放在心上。」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你大放馬後炮，倒是振振有詞，你如眞知我是什麼人，爲什麼不當場揭穿？」

艾九靈搖搖頭，道：「我不揭穿你，只因爲我希望你能够改過向善，但我未想到你陷溺如此之深。」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艾九靈，你不用再逞口舌之利了，也別想用甜言蜜語，使我放下兵刄。」

艾九靈接道：「師弟……」

造化城主接道：「你如眞的把我作爲師弟看待，那就答應我一件事。」

艾九靈道：「什麼事？」

造化城主道：「成全我，先殺了你培養出來的俞秀凡，再自刎一死，我才能相信你說的是眞實之言。」

艾九靈回顧俞秀凡一眼，搖搖頭，道：「他不是我培養的人，他是救我之命的恩人。」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艾九靈，這樣的謊言，你眞的會要我相信麼？」

艾九靈道：「你師兄一生沒有說過一句謊言，我說的句句眞實。」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爲了師門的聲譽，不容玷污，我願一死。但你要解散造化城，放出人間地獄中囚禁的人，不再和武林同道爲

難。」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眞的會自絶一死麼？」

艾九靈道：「只要你能辦到解散造化城，退隱山林，我就自絶一死。」

造化城主道：「好！你先死吧！」

艾九靈道：「不行，我要眼見你完成了解散造化城，遣散人間地獄中人，我才會死。」

造化城主道：「欺人之談，那時候你再牽各大門高手，合力對付於我。艾九靈，你想的不錯啊？」

兪秀凡經一陣調息，力氣漸復，大聲喝道：「大哥！這人已陷瘋狂，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造化城主點點頭，道：「艾九靈，你也代師父收了一個弟子？」

艾九靈道：「沒有，不是咱們同門。」

造化城主道：「他如不是咱們同門，爲什麼會本門武功？」

艾九靈道：「我傳授他的。」

造化城主道：「他非本門弟子，你敢傳他武功，豈不是有背師門之規？」

艾九靈道：「師弟，你該知道，我如不傳他本門的武功，只怕早已死於你的手中了。」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陣，道：「艾九靈，你這一生出盡風頭，而且，已經活了八十多歲，無論如何，你該滿足了。」

艾九靈道：「我早該退出江湖了，但你組織這造化城，就誤了我的退休之年。師弟，跟我走吧！你已經享盡了榮華，受盡了富貴，你還要如何，這是你……」

造化城主縱聲大笑一陣，接道：「艾九靈，你看一看我這樣面貌，是不是當今之世英俊的男人之一。我的體能，也許三十許人。師兄，長江後浪推前浪，你還有什麼好留戀的？別人不知道歸元神功的厲害，你心中應該明白。久戰不疲，就算你和兪秀凡合手對付我，也非我之敵。」

目光凝注兪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接道：「我也給你一個機會，帶着水燕兒走吧！水燕兒人間絶色，足够您一生中享用不盡；五毒夫人、方堃，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我可劃一片地盤給您，不受造化城的統治，你也可在那裏頤養天年。」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主，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釋放了人間地獄中的武林同道，解散造化城。」

造化城主雙目暴射出兩道森寒的目光，道：「兪秀凡，人貴自知，你太自不量力了。」

這時，水燕兒、五毒夫人都已經調息復元，緩步行了過來。

造化城主舉手一揮，高聲說道：「給我圍起來！」

大廳中的從衛劍士，應聲而上，把艾九靈等圍在中間。

造化城主一揮手中軟劍，道：「艾九靈，咱們一對一呢，還是你們一起上？」

艾九靈道：「看樣子，這些年你確有很大成就。但你該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造化城主厲聲接道：「住口！我不要再聽你這些說教。」

兪秀凡看艾九靈銀髮白髯，在風中飄動，忍不住低聲說道：「大哥！這一陣，該給小弟吧！」

艾九靈道：「我們師兄弟，已無法避過這一戰，由我來吧！」

兪秀凡新傷未癒，自知和造化城主動手一戰，決非敵手，只好向後退下。

造化城主人已欺到了艾九靈的身前，冷冷說道：「你先出手呢？還是我先出手？」

艾九靈道：「不管如何，我總是你的師兄，自然由你先出手了！」

造化城主冷哼一聲，忽一抬腕，手中之劍，有如靈蛇尋穴一般，飛了過來。

艾九靈長劍由一側飛走，封開了造化城主的劍勢。

這師兄弟兩人，藝出同門，一交上手，全都用的是本門武功相搏。

但見寒芒飛閃，劍氣瀰空，兩個人展開了一場劇烈的惡鬥。兩條人影，全都陷入一片劍芒之中，無法看出兩人搏鬥的經過情形。

這時，五毒夫人、水燕兒、冷萍、湯蘭、王翔、王倘等，也全部由暗影中行了出來，各執兵刃、暗器，隨時準備出手。

雙方面劍拔弩張，任何一方，只要一聲令下，立時將展開一場羣毆。

兪秀凡退到了五毒夫人的身側，低聲道：「夫人，你的功力恢復了幾成？」

五毒夫人道：「六成！但不知兪少俠的體能如何了？」

兪秀凡說道：「我恢復了一半的功力，只要再給我半個時辰，我可以恢復九成功力，可以和他再打一陣子。」

五毒夫人低聲道：「兪少俠，艾大俠能不能勝過他？」

兪秀凡道：「在年紀上，艾大俠吃了很大的虧。雙方的勝負，在下不敢妄言，但咱們决不能讓造化城主得手，傷了艾大俠。」

語聲一頓，接道：「他這些隨行的從衛劍手，一個個都有着很高的成就，如若咱們一旦出手接應，必將展開一場混戰，咱們最好能先對付了這些劍手。」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兪少俠可是要賤妾用毒？」

兪秀凡道：「這手段不够光明，但對付造化城主的機會不能錯過！」

五毒夫人道：「有一件事，只怕兪少俠還不清楚。」

兪秀凡道：「什麼事？」

五毒夫人道：「賤妾已經暗中用過毒了，但這些人不怕。除非能使他們破皮見血，否則毒不倒他們。」

兪秀凡道：「那爲什麼？」五毒夫人道：「他們都已經服過了解毒的藥物。」

兪秀凡道：「你精擅百毒，難道他們都服過百種以上的解藥麼？」

五毒夫人道：「那是一種可解多種毒性的解藥，出自本門。但我却被造化城主逼着交出了煉製之法。」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見血之毒，和入喉之毒，有些不同麼？」

五毒夫人道：「完全不同。那順着血液入侵之毒，就算服過解藥的人，也難抗拒。除非對症之藥。因爲，毒性是隨血液流入心臟。」

伸手取出了十全毒匕，道：「這把匕首，稱爲十全毒匕，以造化城主的功力，也對此畏懼極深。鋒刄尖利，中人無救，縱然是服過解毒之藥的人，也無法抗拒這上面的淬毒。」

緩緩交入兪秀凡的手中，接道：「這把毒匕，如若執於你手中，會對造化城主構成極大的威脅。兪少俠請收下吧！」

兪秀凡接過毒匕，藏於懷中，道：「造化城主伏誅之後，在下自當物還原主。」

五毒夫人道：「刀上淬毒，太過兇厲，但希望它能用於維護武林正義之上，也好減去它一番兇厲之氣。」

兪秀凡吸一口氣，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因爲，場中的惡戰，已然隱見凶兆，造化城主的劍勢、光圈愈見擴大，艾九靈手中的筆影，

逐漸縮小。

不但是兪秀凡，就是五毒夫人和水燕兒等，也瞧出了場中的搏殺，對艾九靈而言，是愈來愈見不利。冷靜的兪秀凡，立刻閉目調息。

他心中明白，能够對付造化城主的，是自己。

艾九靈如不幸敗了下來，自己是唯一能够力挽狂瀾的人。

力搏艾九靈之後，造化城主在功力上亦必大打折扣，自己能多恢復一分功力，就多一分勝算。所以，他立刻爭取這調息的機會。水燕兒、五毒夫人，雖然是造化城主手下的敗將，身上的劍傷血跡還未乾，但他們經過這一番搏殺之後，內心中對造化城主的畏懼，反而減少了很多。斷臂包紮剛好不久的方堃，居然大步行了過來。他失血過多，臉色還是一片蒼白。

五毒夫人低聲道：「方兄，快去休息。你斷臂雖然敷藥，只怕還在滲血，體能未復，不宜此刻出手。」

方堃笑一笑，道：「我方某人，名不見經傳，如若能在今日一戰，死於造化城主的劍下，名留武林，有何不好。」

水燕兒接道：「方兄，不要太逞强！」

方堃道：「人活百年也是死，但錯過今日，再想死的轟轟烈烈，只怕是機會難再了！」

水燕兒還要再勸，五毒夫人却搖搖頭，道：「燕姑娘，別勸他了。如若咱們沒有這一份必死之心，如何能對付造化城主。雖然他武功高過咱們，但咱們氣勢和精神，却一直蓋過他，這就是咱們能和他惡鬥百招的原因。」

王翔、王倘，已然各執長刀，向前殺進了數尺。這兩兄弟，早已經商量好了，如若艾九靈一旦敗下，兩人卽將雙刀合璧，聯手而出。

激烈的搏殺，和這種人人求死的決心，形成了一股悲壯、蒼涼的氣氛。

在場之人，都明白自己決非造化城主的敵手，但人人都有全力一擊的決心。

把生死置諸度外，讓性命發出光輝。沒有人爲艾九靈卽將落敗惋惜，也沒有覺着他不應該敗，更不會因他的敗陣，減少了對他敬重。

天下沒有永遠不敗的人。

造化城主淩厲的劍勢，高强的武功，竟構不成對人的威脅。艾九靈金筆的光圈更小了，完全陷入了造化城主的劍光包圍之中。

王翔、王倘，也舉起了手中長刀。

忽然間，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兩個幹什麼，還不給我退下來！」

王翔回頭看去，只見兪秀凡雙目大睜，正在瞪着自己。

輕輕吁一口氣，王翔低聲說道：「兄弟，是主人呼叫。」

王倘收了長刀，道：「主人既然叫咱們了，咱們怎能不應。」

兩人收刀而退，行到兪秀凡身前，一欠身道：「見過主人！」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是何等的人物，你們兩個人怎能應付下來。還不給我退下去。」

王翔道：「在下自己不量力，但艾大俠是我們兩代恩人……」

兪秀凡接道：「我知道，你們凝神運刀，等待着機會吧！」舉步向搏殺場中行去。

水燕兒低聲說道：「相公，我不敢阻止你，但望珍重，記着，你如是不幸死了，賤妾不會獨自活下去。」

這時間，這情景，刀光劍氣，殺機瀰空，水燕兒竟會表達出了情愛心意，只那麼低微的兩句，却說明了生死相隨之心。

兪秀凡心頭震動了一下，忽然回頭望了水燕兒一眼，微微頷首。

兩個人的婚約，就這樣決定了，沒有媒妁之言，也沒有山盟海誓，但却在生死存亡的邊緣上，靈犀相通，締結同心。水燕兒原本冷肅的臉色上，忽然間綻開了如花笑容。

那是耐不住的喜悅，超越生死的甜蜜。

兪秀凡行到了王翔停身位置，左手握住了十全毒匕，右手握住了長劍。

噹的一聲金鐵立鳴，劍光、筆影，同時斂收。場中突然間靜了下來。

只見造化城主的長劍繞在艾九靈的頸子之上。

但艾九靈手中金筆，也抵在造化城主的心口要害。

雙方都陷入了生死一髮的危機之中。

雙方準備出手接應的人，也都僵在了當地，不敢貿然出手。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艾九靈，你一筆能不能洞穿我護身神功？」

艾九靈道：「我如全力施爲，金筆可以洞穿鐵石，我不信，你的武功，已經練到了身體比鐵石更堅硬的地步。」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就算你金筆能够傷我，也不足傷我之命，但我一劍可以割下你的人頭。」

兪秀凡冷冷接道：「聽說護身氣功，見血即破，只要你氣功破去，我就可取你之命。」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兪秀凡，咱們已動手兩次，你根本非我之敵，還誇什麼海口。」

兪秀凡冷笑道：「造化城主，至少我還有再戰的勇氣。」

造化城主道：「一個人不怕死，並非是不能死。」

兪秀凡道：「艾大哥刺你一筆，我傷你一劍，還有別的人，會取你性命。」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艾九靈死了，你再亡命於我的劍下，我想不出這世間還有什麼人，能夠取我之命。」

只聽一人遙遙接道：「我！」

隨着回答之言，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而至。是一個髮髯如銀的老者，臉色紅潤，有如童子。

造化城主身軀微微一震，不由驚道：「花無菓！」

花無菓道：「正是老夫，你想不到吧！」

造化城主道：「你要和艾九靈合手對付我麼？」

花無菓道：「老夫和艾九靈之間，並非是不能合手，只是天下沒有值得我們合手的人罷了，但你小子有了這份榮幸。」

造化城主略一沉吟，冷然說道：「你們如早五年聯手制我，也許可以迫使我就範，但五年後……」

花無菓接道：「這一筆賬，老夫也算過了。我武功成就不如艾九靈，合手出戰，也許對你構不成什麼大威脅。但你小子別忘了，還有一個兪秀凡，老夫能在片刻之間，使他可增進一倍的內力。」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花無菓，這個絕無可能。」

花無菓道：「能！老夫立刻做給你看！」

突然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交給了兪秀凡，道：「娃兒，喝下去！」

兪秀凡不敢不接，但却未立刻服下，抬頭接着問道：「前輩，這是什麼？」

花無菓道：「我老人家如是想毒死你，也不會當着這多人的面前下毒，你小子喝下去，老夫自會告訴你那是什麼？」

兪秀凡哦了一聲，拔開瓶塞，一飲而盡。

花無菓哈哈一笑，道：「娃兒，喝出味道沒有？」

兪秀凡望望艾九靈和造化城主，劍、筆仍

相持不下，心中十分担心，縱然艾九靈和造化城主拚個同歸於盡，亦非他之所願。

但在花無菓緊緊迫問之下，又不能回答，只好緩緩說道：「這味道清幽甜香，晚輩從未用過，實不知是何物。」

花無菓笑一笑道：「仙物通靈，實非欺人之談，你放了的那株芝仙，日前突然見我，自願贈你仙液一瓶，助你功力。」

兪秀凡接道：「那芝仙還會說話麼？」

花無菓道：「話是不會說。不過，牠已到通靈境界，比手劃脚，說了一陣，總算把事情說通了。」

兪秀凡道：「植物還知酬恩之情，但這世上，偏有很多人不如物的忘恩負義之徒。」

花無菓道：「娃兒，閉目調息一陣，使藥力行開。」

兪秀凡道：「老前輩，艾大哥身陷危境，晚輩如何能閉目調息。」

花無菓道：「娃兒，這機會是千年難逢。艾九靈死了，還有老夫擋他一陣，老夫用毒，至少可以對付這些劍手，就算是我們都死了，也要換得你這點時間。娃兒，老夫這一生，對武林同道貢獻的太少，如今風燭殘年，忽然動了慈悲心腸。老夫言盡於此，你可明白老夫的意思麼？」

兪秀凡道：「晚輩明白。」

花無菓道：「你明白就好，閉上眼睛調息吧！」

兪秀凡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緩緩道：「諸位老前輩大義凜然，晚進也不拘小節了。」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造化城主輕輕吁一口氣道：「花兄，兄弟有幾句話，你可願聽聽？」

花無菓道：「好！你請說。」

造化城主道：「你本可取得艾九靈的地位，但因爲有了艾九靈，所以你就永遠無法出頭，但如若艾九靈被我殺了，當今之世，自然首推你老人家了。」

花無菓道：「不錯。艾九靈誤我很多，壓了我六十年不能出頭，這份仇恨相當深。」

造化城主接道：「對！如若花兄願和在下合作。」

花無菓道：「怎麼一個合作法？」

造化城主道：「條件由花兄提，兄弟只要能答應，决不推辭。」

花無菓笑一笑，道：「老弟，這就說的有些滑頭了。」

造化城主接道：「兄弟言出衷誠，只要花兄的條件不太苛刻，兄弟定可給花兄一個滿意的答覆。」

花無菓哈哈一笑，道：「老弟，如若這些事我們能早談二十年，那就情況不同了。」

造化城主道：「怎麼說？」

花無菓道：「二十年前，我渴望有人助我一臂之力，壓制下艾九靈。」

造化城主接道：「你們都還沒有死，艾九靈近年來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他的聲譽，依然是如日中天，還來得及。」

花無菓道：「但那時却沒有人帮助我，如今我已心灰意懶，但却遇了上這等事情。」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花無菓，你可是有意在拖延時間？」

花無菓一笑，接道：「事實上，你百密一疏，自覺行踪隱密，無人知曉。却不知武林中有一股正義結合的力量，也施展以隱密對付隱密的手段，他們易容改裝，廣佈眼綫，追踪着你，現在，很多武林高手早已聞警而至了。」

造化城主道：「在下行踪隱密，我不信眞有人會找來此地。」

花無菓道：「你非信不可，老夫和艾九靈，也是接到了他們的通知而來。」

造化城主哦了一聲，道：「什麼人？本座一生之中，從未有遇過這等事情。」

花無菓一笑，接道：「今天你遇上了。」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諸位，請進來吧！這小子，一直認爲只有他才能飄忽自如，行不留痕。讓他見識一下，這並不是什麼神奇之事，只是別人不屑爲之罷了。」

隨着那未絕的語聲，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當先而入。

造化城主目光一掠白衣少女，一皺眉頭，道：「金玉蓉。」

金玉蓉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你！」

花無菓道：「老夫很慚愧，沒有能及時趕往璇璣宮，救活金成山。」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金成山眞的死了？」

金玉蓉道：「你應該比誰都清楚，他是死於你暗算之手？」

造化城主搖搖頭，笑道：「不是暗算，他死在藝事不精之上，他不該逼我動手的。」

金玉蓉道：「你承認是殺我爹的兇手？」

造化城主道：「承認了妳又能怎樣？丫頭，妳可知曉，你爹爲何而死麼？」

金玉蓉道：「我知道。所以，我更應該替他報仇。」

造化城主道：「就憑妳麼？」

金玉蓉道：「整個璇璣宮中的精銳，大都已隨我而來。」

語聲甫落，神猿丁横、白龍商標，已飛躍而入，分站在金玉蓉的身側。

緊接着飛釵荆鳳，帶着八個佩劍的勁裝少女，行了進來。

璇璣宮外務總管郭華堂，帶着四個身體魁梧，手執流星鎚的大漢，行了進來。

造化城主暗暗驚心，口中却冷漠一笑，道：「只有這些麼？」

花無菓淡淡一笑，道：「這只是一座小鎭，但却有個很雅緻的名字，也行將因我們這一戰，而揚名天下了。地以人而名於世，咱們也不算負它了。」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這叫什麼村？」

花無菓道：「三義集。西面五里是孝女廟。有一段孝女復仇的傳說，老夫不太相信神鬼之說，但世上事就有這麼個巧法，你羅致了當今之世中一大半武林人物，但今天决戰之場，你只有幾個隨行的從衞劍士，他們遠在千里之外，想來是無法趕來助戰了。」

造化城主四顧了一眼，道：「你們還有多少人？」

金玉蓉冷冷說道：「凡是不願受迫害之人，都已經趕來了此地。」

造化城主道：「就算天下武林精英人物，盡集於此，也無法阻攔我破圍而出。」

金玉蓉道：「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你在人間製造的罪惡，又何至是千夫所指！」

造化城主道：「本座倒是不信，就憑你們這些人，眞的能攔得住我。」

花無菓道：「你試試看！這才是最好的證明。」

這一陣說話的工夫，兪秀凡已完全調息醒來，霍然睜開雙目，直對造化城主行了過去。

金玉蓉正要伸手攔阻，却被花無菓示意勸止。

行近造化城主四尺左右時，突然，擺出了一個劍式。

花無菓哈哈一笑，道：「造化城主，你再試試兪秀凡的劍勢，看看他是不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造化城主爲人謹愼多疑，一生都是在算計

別人，可說是從沒有遇上過被人圍困的事，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了這樣的事。因此，一時間沒有回答花無菓。

花無菓接道：「造化城主，你小子敢不敢試試？」

造化城主暗道：「我能一劍殺死艾九靈，但也勢難逃他金筆穿胸之危。那時，花無菓、兪秀凡再合手而上，我在重傷未癒之下，只怕是難逃兩人毒手。」

心中念轉，口中却道：「試試又如何？」

花無菓道：「如若你還能勝過他，我們都無能攔阻於你了。」

造化城主道：「你敢和我打賭麼？」

花無菓道：「老夫一生最喜打賭，只要有三成把握，我就敢賭。」

造化城主道：「如是我敗在兪秀凡的手下，甘願束手就縛。」

花無菓道：「你能勝過兪秀凡，老夫就作主放你離去。」

造化城主道：「君子一言。」

花無菓道：「快馬一鞭。」

造化城主道：「我和艾九靈這種僵持不下之勢呢？」

花無菓道：「你收回艾九靈頸子上的劍，老夫担保艾九靈不會傷你。」

造化城主道：「本座不信你們能守信。」

花無菓道：「此地任何一個人說話，都比你小子有信用。」

造化城主道：「你敢担保艾九靈和這些人，不出手助戰。」

花無菓冷冷說道：「老夫一言九鼎，在場之人，都可作證，你和兪秀凡放單對搏，問題是你這些劍衞們，也不許出手相助。」

造化城主道：「此時此情，區區不會自找麻煩。」

目光一掠兪秀凡，道：「你怎麼說？」

兪秀凡道：「我和你，單打獨鬥直到分出生死爲止。」

造化城主笑一聲，道：「分出勝負就行了，用不着鬧的鮮血淋漓。」

兪秀凡道：「你想逃回造化城去麼？」

造化城主道：「虎入深山，龍歸大海，整個江湖，立刻將掀起血雨腥風。」

兪秀凡道：「你以殺人爲樂，但自己却又是極爲怕死的人。」

造化城主道：「因爲我常殺人，才知道被殺的痛苦，因爲我常奴役人，才知道奴役者的悲慘。」

兪秀凡接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那是聖人的話，但本座不是聖人，我也不要作聖人。」

兪秀凡冷笑，道：「你不願作聖人，却願作惡人？」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兪秀凡，現在咱們不是爭辯是非的時候，咱們在談條件。」

兪秀凡道：「我已經答應了。」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你聽到了我們的說話麼？」

艾九靈道：「聽到了。」

造化城主道：「那就好，收回你的金筆，我也收回我的軟劍。」

艾九靈略一沉吟，收回金筆。

造化城主收回軟劍後，吁一口氣，道：「艾九靈，我感覺到一件事。」

艾九靈道：「什麼事？」

造化城主道：「你的運氣，似乎是比我好一些。」

艾九靈道：「師弟，這不是運氣，而是必然的結果。」

造化城主道：「怎麼說？」

艾九靈道：「你聽說過『善有善果』這句話吧，你現在已陷重圍，你一生謹愼無比，仍有這一步失算，這也是給你一個回頭的機會，你如放下屠刀，小兄還願爲你担當。」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夠了，你剛由死亡檢回性命，又賣起你的仁俠之論了。」

艾九靈歎口氣，道：「師弟，師父一生，只收你我兩人，師兄很慚愧。」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你慚愧什麼？」

艾九靈道：「我慚愧，師父故世之後，太過忽略於你，沒有好好照顧你，致使你……」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住口，你不過憑仗師門藝業，在武林之中，博得一點虛名罷了，如講發揚師門的威望，造成江湖的形勢，我比你高明多了，師父若泉下有知，也未必就贊成你的作爲。」

艾九靈苦笑道：「師弟，哀莫大於心死，你完全迷失在權慾和霸主的美夢之中了！」

金玉蓉冷冷說道：「艾大俠，你是武林中人人敬仰的高人，但我想不通，令師爲什麼會收了這一個狼子野心的弟子，他何止迷失於江湖霸主的權慾，其作爲的兇殘，簡直和禽獸一般。」

艾九靈怔了一怔，接道：「姑娘這話，從何說起？」

金玉蓉道：「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要殺了我爹麼？」

艾九靈道：「這個……老朽不知。」

金玉蓉道：「爲了我……」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接道：「玉蓉姑娘，妳如要說明內情，在下倒希望你能說的一字不漏。」

金玉蓉道：「你認爲我不敢說麼？」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璇璣宮中，仍有本座耳目，妳的一舉一動，本座無不知曉，你不怕兪秀凡這小子心中難過麼？」

金玉蓉回顧了兪秀凡一眼，花容慘淡，冷然說道：「他是他，我是我，爲了揭發出你這個魔頭的卑下行爲，我什麼都不會顧忌。」

造化城主臉色一變，道：「好，妳說吧，說的要眞眞實實。」

金玉蓉道：「你不用激我，我如要說，就會說的點滴不遺。」

艾九靈道：「姑娘，老朽已經瞭然了十之七八，不用再說了。」

金玉蓉道：「爲什麼不說，我說的清清楚楚，讓世人都明白造化城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造化城主接道：「姑娘說在下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

金玉蓉道：「你連下五門的採花大盜也不如，他們還守一點門規、戒訓，你什麼都可以不守，仗憑一身武功，無所不爲。」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玉蓉姑娘，妳爲什麼不說的清楚一些？」

金玉蓉道：「我會說的，你以那張俊俏的面孔，和一口甜言蜜語騙了我。」

造化城主接道：「但不知在下騙了妳姑娘些什麼？」

金玉蓉道：「騙去了我的情。」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但姑娘對本座並無情意。」

金玉蓉道：「騙術拆穿，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喝你之血，還有什麼情意可言？」

造化城主道：「只有這些麼？」

金玉蓉神情激動，臉色蒼白，冷冷說道：「你認爲我不敢說了麼？我可背上個不潔不貞之名，但我也要揭發你醜陋的面貌，卑下的手段。」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金玉蓉，妳承認了？」

金玉蓉接道：「爲什麼不承認。你騙了我的情感，也佔有我的身體，你以造化城主之尊，扮裝了一個江湖人，混進璇璣宮去，根本就沒存好心。」

造化城主笑一笑，接道：「說起來，本座還得感謝你姑娘了。多謝妳賞識、提拔，使本座能留住在璇璣宮中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升上了文案總管，花前月下，又得姑娘噓寒問暖，想起來那段日子中，倒也充滿了詩情畫意。」

金玉蓉咬牙出聲，道：「你人面獸心，騙了我的人，又害死了我的父親。」

造化城主笑了一笑，接道：「姑娘你如不固執，我會把你收留身側，作一房妻小，妳如不太任性，璇璣宮早變成了造化城一處號令天下武林道的重要分舵。」

金玉蓉道：「清白玷汚，我早該以死遮羞，我活着只是爲了你。」

造化城主接道：「現在還來得及，造化城雖然美女無數，但像你這樣有担當的女人還未見到，你如願和我携手合作，不但可鴛夢重溫，而且可以把你扶爲正房妻室，武林道上，已然有大半入我的掌握，只要殺去眼下這幾個人，江湖中，就再沒有抗拒我的人了，千百年來，無數豪傑、梟雄，夢寐以求的武林霸業，即將在區區手中建立起來。」

金玉蓉激動的神情，突然間平復了下來，無限溫柔的說道：「你這話當眞麼？」

造化城主笑道：「姑娘難道要在下對天起誓麼？」

金玉蓉道：「那倒不用了，但你一向言而無信，要我如何信得過你？」

造化城主道：「不瞞你姑娘說，對那一段美好的時光，我也有着很深的眷戀，天下美女雖多，但像你這樣有才慧的人，却不多見。」

金玉蓉道：「如此過獎，妾身倒不敢當，但我清白已爲你所奪，此生自非君莫屬了。」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我渡過今日之危，武林霸業可期，我會廣邀天下豪傑，各大門戶掌門，爲你擧行一次世所無匹的豪華婚禮，我要勒令往賀之人，各盡所能，帶上一件珍寶異物，我要你一夕之間，擁有人世間半數奇珍寶物。」

金玉蓉臉上泛起歡愉的笑容，道：「這些話，不會再是花言巧語吧？」

造化城主道：「這一席話句句出自衷誠，決無半點虛假。」

金玉蓉道：「果眞如此，我將是……」

俞秀凡看她眉目上喜氣洋溢，忍不住冷冷接道：「果眞如此，天下不知有多少家庭遭遇慘變，果眞如此，不知還有多少人無辜被送入枉死城，姑娘如是眞的擁有了無數異物珍寶，那也是件件沾滿血腥。」

金玉蓉目光一掠俞秀凡，雙目中是一種很奇特的神情，那神情一閃即逝。

緩緩垂下頭去，道：「俞少俠，你的仁俠之行，賤妾很敬佩，不過，我和你不同。」

俞秀凡道：「什麼不同？」

金玉蓉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我只是一個弱女子罷了。」

俞秀凡道：「江湖大義，是非分明，男女都有責任，豈能以性別不同推諉。」

金玉蓉道：「俞少俠，我被他玷汚了清白，這一生一世，都無法洗刷了！」

俞秀凡道：「那也不算什麼，執大義不拘小節，難道你要助紂爲虐不成？」

金玉蓉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我已經別無選擇了。」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妳怕嫁不出去？」

金玉蓉道：「這位大姊說的是，誰會要一個殘花敗柳、不潔之軀的女子。」

五毒夫人冷哼一聲，道：「沒有人要，不嫁就是，難道女子不嫁人，就活不下去？」

金玉蓉道：「你不是我，怎會知道我的心情？」

五毒夫人道：「不幸的丫頭，父仇不報，以身侍敵，你還有顏生於人世？」

金玉蓉花容慘變，黯然一歎，道：「這位大姊，你可是想叫我死麼？」

五毒夫人道：「其實，妳早該死的，你死了比活着還有價値，你失身那天如若立刻死去，可落一個貞潔之名，但妳活下來了。」

語聲變的十分冷漠，接道：「現在你若是拔劍和造化城主一拚，爲父報仇，就算戰死了，也可落一個孝女之名，但你却不敢和造化城主動手。」

金玉蓉黯然一歎，道：「這位大姊，我心中很苦，既痛父仇，又憐箇郞。」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金玉蓉道：「你們這麼多人，把他圍了起來，我怎能坐視不管？」

俞秀凡道：「姑娘，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麼呢？」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別和她多說話了，我見過不少下賤的女人，但比起這小丫頭，却是小巫見大巫了。」

金玉蓉道：「不論你們說什麼，我的心志已決，不會改變了！」

五毒夫人道：「你帶的這些人都是璇璣宮金宮主的多年屬下，只怕他們不聽你擺佈。」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五毒夫人，妳不用挑撥，這些都是金姑娘的心腹，他們不會背叛主人，只怕你這些心機白用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大是大非之辨，豈是私情可左右，我想，他們會有抉擇！」

造化城主恨透了五毒夫人，兩道目光，冷冷的看了五毒夫人一眼，道：「有一天，妳如再犯到我的手中，我會使你嘗試一下百日活罪的滋味。」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我不會再落在你手，眞有那麼個時候，你也只得到一具屍體罷了。」

造化城主道：「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妳挫骨揚灰。」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小妹何幸，能得城主如此痛恨？」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五毒夫人，妳很得意麼？」

五毒夫人道：「我能得你如此痛恨，對小妹而言，實在是一件很大的榮耀之事。」

突然間，寒光一閃，一團劍影，直向五毒夫人捲了過去！

像大海中一波巨浪，挾無比凌厲的威勢而至。

造化城主實是恨透了五毒夫人，這一擊，威勢無匹！

五毒夫人一咬牙，竟不閃避，向上迎去。但斜刺裏，一道寒虹飛起，俞秀凡突然出了手。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寒光收斂，人影重現。

凝目望去，只見俞秀凡和造化城主相對而立，兩個人，保持了三尺左右的距離。

五毒夫人這一劍，及時收住，但劍尖也只差兩寸，沒有刺中俞秀凡。

原來，俞秀凡後發先至，擋住了五毒夫人的身前，背後的空門，完全落在了五毒夫人的劍勢之下。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主，咱們

這一次，希望能打個生死出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對俞秀凡突然間增長的內力，造化城主有着極大的震驚。

呆呆的望着了俞秀凡，臉上是一片訝異之色。

兩人的劍術的造詣，不相上下，但造化城主的內力，却强過了俞秀凡很多。

但這一招硬接，俞秀凡的內力，似乎是陡然間增加了很多。

幾乎和造化城主平分秋色。

沒有回答俞秀凡的話，目光却斜到花無葉的身上，道：「你用的是什麼手段，能使他在片刻間，內力增强了如此之多？」

花無葉道：「老夫如若說我的醫道高明，只怕你不會相信，事實上，煉製的丹藥，沒有一種能夠有這等神速的效力，只有秉天地靈氣而生的成形仙芝液，具有此等神效。」

造化城主道：「你眞的給他吃了成形仙芝液？」

花無葉道：「剛才你們對拚一劍，難道還不夠證明。」

造化城主道：「世上眞有這等奇物麼？」

花無葉道：「你不信？」

造化城主道：「我走遍了深山大澤，苦等了二十年，怎的未能找到？」

花無葉道：「別羡慕，這是福緣，像你那樣的人，永遠不會有這種福緣！」

造化城主歎口氣，道：「花無葉，聽說你除醫道之外，對相人術也有些研究，是麼？」

花無葉道：「看好的未必會準，但看壞的，那是一猜就中了。」

造化城主道：「你看看我能不能躲過你們今日的圍攻？」

花無葉笑一笑，道：「實話實說，你不能，生有處，死有地，那可是沒有法子的事。」

造化城主目光突然轉到金玉蓉的身上，道：「玉蓉，你過來！」

金玉蓉應了一聲，緩步行了過去，神猿丁橫、白龍商標，一皺眉頭，似是想伸手攔阻，但他們終於又忍了下去。

銀釵荊鳳沉聲道：「姑娘，妳……」

金玉蓉回頭一笑，接道：「我怎麼樣？」

荊鳳道：「你忘記了老宮主的仇恨？」

金玉蓉道：「沒有，但老宮主已經死了，我又遇上了自己的丈夫。」

俞秀凡冷然接道：「你說什麼，造化城主是你的丈夫？」

金玉蓉流下淚來，緩緩說道：「俞少俠，你知道麼，他佔有了我的身體，清清白白的身體，我已是殘花敗柳，難道他還不算是我的丈夫麼？」

俞秀凡道：「就算他是你丈夫吧，但妳還報不報殺父之仇？」

金玉蓉搖搖頭，道：「不報了，我沒有了爹娘，不能再沒有了丈夫。」

俞秀凡歎口氣，不再多言。

她說的雖非道理，但你也不能說她全無道理。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玉蓉，我本來不相信世上男女之間，眞的會有什麼情意，但現在，我相信了！」

金玉蓉臉上的淚痕未乾，嘴角間却泛起了微微的笑意，接道：「你以後要好好的待我就是。」

造化城主道：「你放心，如若我能脫了今日之危，今後，我必會全心全意的待你。」

金玉蓉笑一笑，道：「你這句話，令我心中好快樂。」

慢慢的行到了造化城主的身側。

造化城主望望丁橫、商標等人，說道：「玉蓉，爲什麼不把他們也帶過來？」

金玉蓉道：「只怕他們不恥我的擧動，不會再聽我之命。」

她說的聲音很高，幾乎是所有的人，都聽得很清楚。

造化城主道：「不妨試試看吧，把他們叫過來。」

金玉蓉輕輕吁一口氣，道：「夫君之命，不敢不從，我試試吧！」

提高了聲音，接道：「荊鳳，你們一起過來吧！」

造化城主道：「荊鳳姑娘，誰要同金姑娘一齊過來，我必會重賞於他！」

荊鳳冷冷說道：「姑娘，我們是來報仇，妳竟然改變了心意。」

金玉蓉接道：「荊鳳，咱們相處很久，難道妳還不知道我的爲人麼？」

荊鳳道：「正因爲我知道妳的爲人，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

金玉蓉道：「妳們無法瞭解我的心情。」

荊鳳道：「姑娘，我很佩服你的爲人，妳年紀雖輕，但智謀過人，我們愛護你，也對妳忠心耿耿，爲老宮主報仇，我們會不惜血流五步，橫死沙場，但如若要我們跟妳同入造化門，妾身不敢苟同，我們沒有出手攔阻妳，那是因爲妳是我們的主人，算了，姑娘，璇璣宮會爲遭這一變，在江湖之上除名，宮中的人手，也會風消雲散。」

金玉蓉目光斜注到那郭華堂的身上，道：「郭總管，你……」

郭華堂冷冷接道：「咱們滿懷悲忿，爲老宮主復仇，如今是仇未復，反事敵，少宮主，我們作屬下的，不便說你什麼，那恐怕很難聽，但我決不會跟同歸妳造化門。」

金玉蓉點點頭，黯然一歎道：「良禽擇木而棲，我不想說服你們，也不能說服你們。」

目光轉到了造化城主的身上，接道：「我已盡了心力。」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眞是虎落平陽，龍逢淺水，哼哼，別說我還有十之七八的實力未用，單是這些劍手，也可以和你們一決生死。」

金玉蓉道：「咱們能夠突圍而去麼？」

造化城主道：「突圍，並不是最好的辦法，再說，咱們的力並不很弱。」

放低了聲音，道：「玉蓉，妳能不能影響到璇璣宮中人，不出手參與此戰？」

金玉蓉道：「你的勁敵，不是艾九靈和俞秀凡麼？難道他們也很重要？」

造化城主道：「如若他們能不出手，至少可以使我這些從衞劍手，全力對付艾九靈和俞秀凡，就可纏住他們。」

金玉蓉接道：「你呢？」

造化城主道：「我會出盡全力，在五十招內，搏殺五毒夫人和方堃一千叛徒，然後，再全力對付俞秀凡、艾九靈、花無葉，但如你帶這些人，參加動手，攔阻我的劍士，我很可能會被艾九靈和俞秀凡合力圍攻。」

金玉蓉點點頭，道：「如若璇璣宮中人不出手，你會有幾成勝算？」

造化城主道：「十之六七！」

金玉蓉道：「只怕他們不會再聽我的。」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試試看吧！」

他笑的很瀟洒，有着一種眉目傳情的韻致，有着一種使女人着迷的味道。

金玉蓉溫柔的點點頭，緩步行近飛釵荊鳳，一躬身，道：「荊姑娘，小妹給妳見禮。」

荊鳳一皺眉頭，但却也急急還了一禮，道：「宮主，奴婢不敢當，你有什麼吩咐？」

金玉蓉道：「我知道，你們心中恨我，也看不起我，我有我的想法，道不同難相爲謀，我也不敢抱怨你們！」

荆鳳道：「什麼事，妳明說了吧。」

金玉蓉道：「你們帮我一個忙，咱們袖手旁觀，不理會他們動手的事，不知諸位，可不可以給小妹一個面子？」

荆鳳道：「咱們對姑娘一向敬重，也有着效死之心，只是這件事，叫我們有些爲難。」

金玉蓉道：「怎麼說？」

荆鳳道：「我們不帮助俞秀凡等對付造化城主，但如造化城主勝了俞秀凡等，是不是要對付我們？」

金玉蓉道：「我想不會吧！」

荆鳳道：「姑娘敢保證麼？」

金玉蓉道：「好！我要他給你們保證。」

回目望了造化城主一眼，道：「你聽到了？」

造化城主點點頭，高聲道：「我答應你們，只要你們不出手，本城主這一生不和你們爲敵！」

荆鳳歎了口氣，道：「宮主，你眞的會相信他麼？」

金玉蓉點點頭，道：「我別無選擇。」

荆鳳道：「你信他一次，被他害了老宮主，妳還要信他，只怕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金玉蓉道：「我失身於他，命該如此，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

神猿丁橫一皺眉頭，冷冷說道：「宮主一向言出法隨，決斷果敢，今日，怎的變成了這樣畏首畏尾的。」

金玉蓉道：「你們非我，怎知我心中感受，只望你們念咱們相處的份上，答應我一次請求。」

郭華堂朗朗道：「姑娘，你可以不理會妳父親的死亡，但我們放不下老宮主的仇恨，妳可以爲情所迷，我們却不能不顧義理二字。」

金玉蓉道：「這麼說來，你們才肯答應我了？」

郭華堂道：「是！我們不能答應妳，還望姑娘原諒。」

金玉蓉道：「咱們相處這麼長久的日子，難道你們連一點情意也沒有麼？」

郭華堂道：「無情無義的是你金宮主，你不但背棄了老宮主，也騙了我們。」

金玉蓉道：「我那裏騙了你們？」

郭華堂道：「我們來此之時，宮主是告訴我們來此是爲老宮主復仇的，但到了此地，姑娘却變了主意。」

金玉蓉道：「諸位和我相處了很多年，難道全無一點故舊之情？」

郭華堂道：「沒有故舊之情也是你姑娘。你不肯爲父報仇，是爲不孝，棄我們不顧，是爲不義；不孝不義的人，叫我們作屬下的，怎能夠心生敬服呢？」

飛釵荆鳳一皺眉頭，道：「金宮主，我們以往對你極爲敬重。但我們想不到你竟然是這樣一個人，我們好痛心、好傷悲。姑娘，想不到你竟然會當這多人之面，說出這不顧羞恥的話，叫我們作屬下的，聽得好生爲你羞愧。」

金玉蓉雖然極力忍耐着，但仍然感覺到一陣無法忍受的羞愧浮上心頭，雙手蒙臉，突然轉身，直奔到造化城主的身側，掩面低泣。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玉蓉，他們既然全無情意，咱們也不需顧慮了。脫去今日之危，我們就血洗璇璣宮，一出今日之氣。」

金玉蓉雙手放下，抹一下臉上的淚痕，緩緩道：「但願有此一日，才消我心中之氣。」

造化城主臉上湧上一片殺機，冷笑一聲，道：「我相信必有此一日，你耐心等候吧！」

水燕兒緩步行到五毒夫人的身側，道：「大姊，這個女人的臉皮之厚，可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五毒夫人道：「女人心，海底針。璇璣宮天下聞名，但你怎能想得到璇璣宮中的女宮主，竟然是這樣一副德行麼？」

水燕兒低聲道：「大姐，我看金玉蓉，怎麼也不像一個糊塗人，爲什麼她竟然如此不明事理？」

五毒夫人道：「情字誤人，十分可怕。金玉蓉巳爲情所迷，那還會顧及到父親仇恨。」

水燕兒的聲音更爲低微，道：「大姐，我在想，一旦是他，處此情境，我又如何？」

五毒夫人道：「你說俞秀凡？」

水燕兒道：「正是說他。」

五毒夫人道：「不可能。俞秀凡如若不具有極高的品格、情操，妳又怎會對他傾心相許呢？」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說道：「姊姊說的也是。」

這時，造化城主巳然下令，隨行劍衞一齊出手。

紅、黃、黑、白四色劍衞，全都亮出了兵刃，扇面一般，向前殺來。

這些人，名不見經傳，江湖上完全無人識得。

但他們劍上的造詣，却是精深詭異，叫人防不勝防。

但見寒光如電，攻勢凌厲之極。未待艾九靈和俞秀凡的吩咐，羣豪也一齊出手。

璇璣宮中弟子，也都是百中選一的精銳，是金玉蓉爲復仇苦心訓練出來的人手。

丁橫、商標、荆鳳、郭華堂四人一齊出手，方堃、水燕兒、王翔、王尙、五毒夫人、湯蘭、冷萍，再加璇璣宮中帶來的人手。

論人數，水燕兒等並不比對方少，而且也都是一流高手。

這一場慘烈的搏殺，實是武林中罕聞罕見的惡鬥。

造化城主的劍衞，比起這些武林高手，毫不遜色，尤以那白色劍手，左手單刀，右手單劍，攻勢怪異之極。

劍影交錯，雙方都似乎忘了生死，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軀，寒芒流轉，血珠濺飛。

只要是還有再戰之能的人，縱然是身受了劍傷，也是不肯向後退避。

倒下的，不是重傷的無法再動，就是早已死亡。

有人死，但却無人退。

艾九靈冷眼觀戰，看的搖頭歎息，道：「我一生身經百戰，兇殘搏鬥，經過不少，但却從沒有見過像這樣慘烈的搏殺，眞是捨死忘生之鬥。」

俞秀凡低聲道：「大哥，小弟要出手了，我們傷亡太重。」

艾九靈頷首道：「他心巳死，難再新生，這些劍手又都是他訓練的冷血、亡命殺手，以殺止殺，情非得巳，你既出手，也不用劍下留情了。」

俞秀凡道：「小弟遵命！」

突然長嘯一聲，飛騰而起，懸空打了一個轉，疾向一羣白衣劍士撲去。

原來，他發覺那些白衣劍士，在四色劍衞中最是兇悍，劍法詭異也是傷人最多的一羣劍手。俞秀凡身劍合一，直撲而下。

但見寒光閃轉，立時把兩個白衣劍士斬斃劍下。

緊接着劍勢迴轉，劃出了一道冷虹，又把一個紅衣劍手攔腰斬成兩半。

俞秀凡殺機已動，長劍絕招連綿出手。

但見血雨濺飛，片刻間已被他連斬七人。

這時，針釵湯蘭也開始施展飛針！

只見寒芒連閃，又傷了三名劍手。

這一來，水燕兒、冷萍等也開始施展飛針了。

他們原還担心俞秀凡責怪他們心狠手辣，有欠光明，但見俞秀凡連發快劍，劍劍傷人，才知他已動殺機，暗器也連綿出手。

這些飛針上，都已經五毒夫人淬過奇毒，中人必死。

快劍、飛針，強烈的殺傷之下，不大工夫，四色劍衞，全數死去。

造化城主眼看着隨行劍衞，沒有一個活口，心中甚是驚駭，但他却沒有出手援救。

在他的計算之中，這些劍衞，就算全部犧牲了，至少也可以換得對方十之八九的人手。

但却未料到，俞秀凡的劍招威力如此強大，一劍一個，連斃七人。

這就是毫厘之差，千里之失。

這些劍士們武功很高，但比俞秀凡差了那麼一級，就無法封避俞秀凡的快劍。

造化城主很懊惱，懊惱他傳授這些人的劍招時，未能盡傳所有，留下了那麼一點。

就是那麼一點，使這些人簡直無法封閉俞秀凡的快劍。

雖然盡殉了造化城主的隨行劍衞，但俞秀凡這方面，也有很大的傷亡。

璇璣宮中隨來的劍女、武士，也全數死光，飛釵荆鳳斷去左手四指，丁橫、商標，各負三處劍傷，郭華堂腿上中了兩劍。

王翔、王尙，也受了數處劍傷。

幾乎是所有參與這一陣搏殺的人，都或輕或重的受了傷。

花無葉，艾九靈沒有出手，自然無傷，動手的只有俞秀凡和水燕兒，還是身上見血。

目睹橫陳的劍衞屍體，造化城主微微抬腕，軟劍直挺而起，冷冷說道：「俞秀凡，又該咱們一決勝負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這一次，希望是不死不休。」

造化城主道：「不錯。殺不了你俞秀凡，我今日也很難生離此地了。」

目光一掠艾九靈和花無葉，接道：「兩位是聯手合上，還是等我殺死俞秀凡之後，車輪大戰。」

艾九靈道：「咱們不用合擊。」

花無葉却笑一笑，道：「艾九靈，名氣大，不肯和人聯手，但我老頭兒，却不理這些世俗之見。你該死，我們就要殺死你，不論用什麼方法，也不論多少人出手。你儘管先和俞秀凡拚命，我老頭子該出手的時候，自會出手，用不着你担什麼心！」

造化城主道：「人無信不立，你花無葉也是一代高人，怎會說出這樣的話？」

花無葉道：「你居然還知道世上有信諾二字。你一生行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師道倫常，和你全無關係，你抵隙蹈瑕，混出了今日這點成就，你自己想想看，你這一生中，那一件事合乎了信義二字？」

造化城主還未及答話，大門外魚貫行進來僧、道、俗三種不同的人來。

目光一瞥間，造化城主心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這些人，都是武林中極有身份的人，魚貫行來，足足有三十位之多。

一個身着靑衫，白髯飄胸的老者，突然急行兩步，走到前面，遙遙一抱拳，道：「這就好了，艾大俠也在此，可評斷一下是非了。」

艾九靈道：「松老也出山來了！」

白髯老人道：「老了，老了！四十年未聞江湖事，少林掌門玄荘，還未忘記老朽，遣派弟子，送上了邀函一封，想不到艾大俠的金筆點將之下，江湖上還有這等事情發生，當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艾九靈道：「在下慚愧的很。」

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僧人，越衆而出，道：「貧僧玄荘，見過艾大俠。」

少林寺掌門大師合掌一禮，使得身後羣僧十餘人，齊齊躬身合掌。

艾九靈一抱拳，道：「不敢當。」

玄荘大師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那一位是造化城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在下就是。你這老和尚，和我見過了三次面，竟然還不認得在下麼？」

玄荘大師道：「咱們見過？」

造化城主道：「不錯，你一點記憶都沒有了？」

玄荘大師道：「老衲決沒有見過你。」

俞秀凡道：「大師，他易容精妙，化身百變，經常在江湖上走動。」

玄荘大師雙目凝注在造化城主的臉上，緩緩說道：「俞少俠，這就是造化城主眞正面目麼？」

俞秀凡道：「不錯，這就是他。他已練成了一種神功，返老還童了。」

玄荘大師歎口氣道：「像他這樣才慧、武功的人，如是不爲惡江湖，必將是極爲受人敬重的才人。」

俞秀凡道：「大師，造化城主的惡跡已經罄竹難書，佛門雖廣，只怕也無法度他了。」

玄荘大師道：「俞少俠，老衲不敢再妄動善心。」

語聲一頓，接道：「老衲奉命行事，已把四周通路封鎖了。」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奉命，奉何人之命？」

玄荘大師道：「老衲接到一種傳書，一直還認爲是俞少俠指導着我們的行踪了。」

俞秀凡道：「不是，在下不敢掠美。」

玄荘大師怔了一怔，道：「不是俞少俠，那是什麼人呢？」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不知。」

花無葉輕輕咳了一聲，道：「娃兒，用不着說這些了，你不是要和造化城主動手麼？」

俞秀凡哦了一聲，抽出長劍，緩步向造化城主行去。

造化城主伸手拍拍金玉蓉，低聲道：「玉蓉，你讓開一些。」

金玉蓉沒有讓開，反而更向造化城主身側偎近了一些，低聲道：「你能夠勝過他麼？」

造化城主道：「玉蓉，我有十之七八的致勝把握。」

金玉蓉點點頭，道：「那就好了。」

只聽一聲佛號，傳了過來，道：「俞少俠，這一陣讓給老衲如何？」

說話的正是少林寺中的掌門玄荘大師。

但見他手橫禪杖，大步而來。

玄荘很快的越過了俞秀凡。

俞秀凡低聲道：「大師，晚進如若不成，大師再請出手如何？」

玄荘大師道：「不，俞少俠，這一陣，讓給老衲吧！我久聞造化城主之名，一直未能會過。今日，很想見識一下，這個人有何能耐，竟把武林中鬧成這樣一個局面。」

俞秀凡還待阻止，玄荘巳單掌立胸，道：「老衲向閣下討教。」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很好，很好，少林派一向被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一代掌門人，自屬不凡，在下也希望見示一二。」

玄莊大師道：「施主請！」

手橫禪杖，凝神待敵。

造化城主道：「大和尚先打頭陣，不覺着不自量力麼？」

玄莊大師修養很深厚，笑一笑，道：「施主勝過老衲之後，再誇口不遲。」

造化城主右手微振，不見他揮手掄臂，手中的軟劍，已然筆直的飛了出去。

玄莊大師右手一抬，禪杖橫擊封擋劍勢。

那知軟劍如蛇，忽然之間，纏到了禪杖之上。

玄莊雖然功力深厚，武功高強，但他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除了師兄弟們過招試功之外，可以說絕少和人動手。

也從未遇上過這樣詭異的武功。

眼看對方筆直的長劍，忽然纏在了禪杖之上，不禁心中大急，雙手舉杖，用力一帶。

一股強大的力道，連造化城主的人劍，一齊帶了起來。

艾九靈道：「糟了！玄莊大師要吃虧！」

語聲未完，耳際間已響起玄莊大師的一聲冷哼，忽然間，雙手鬆杖，人也向後退開了五步。

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原來，玄莊大師揮杖摔動時，身前門戶大開，造化城主借玄莊大師帶動之力，欺近身側，一掌擊在了玄莊大師的胸腹之間。

內家眞力透出，震傷了玄莊內腑五臟。

造化城主却借勢身子直拔而起，飛起兩丈多高，半空打一旋身，才落着實地。

玄莊大師那禪杖一甩之力，也十分強大，造化城主如非借那懸空一個旋轉，御去了大部份力量，恐怕也要被摔出數丈之遠。

少林羣僧已然迅快的奔了過來，圍守在玄莊大師身側。

一招間，擊敗了少林寺的掌門方丈，不論他用的什麼方法，詭計，都是驚世駭俗的事。

造化城主冷笑道：「大師！得罪了！」

玄莊臉色蒼白，在兩個僧侶扶持下站起身子，說道：「你……」

花無葉飛身而至，彈指間把一粒丹丸送入玄莊大師的口中，接道：「吃下去！你內腑受傷很重，不宜說話，他武功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對付不易，大師任重道遠，身體要緊。」

玄莊大師也感覺着內腑中氣血翻動十分劇烈，立刻吞下丹丸，閉目調息。

俞秀凡緩步而出，道：「造化城主，咱們這一戰，不宜再拖了。」

造化城主一招擊敗了玄莊大師之後，豪氣大振，冷笑一聲，道：「俞秀凡、艾九靈、花無葉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於你一人身上，你如敗在了區區之手，他們只怕會很失望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別認為你一掌擊敗了玄莊大師，那是因為他沒有江湖經驗所致，如若他江湖經驗豐富一些，決不致敗在你的手中。」

造化城主道：「但他已經敗了，兵不厭詐，就算在下運用了一些手段、方法，那也不算什麼不登大雅之堂的事。」

俞秀凡冷冷說道：「造化城主，咱們可以動手了，你先出手呢，還是讓我先機？」

造化城主道：「咱們誰也不用讓誰。」

兩個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中，長劍出手。

一交手，就展開了一塲以快制快的搏殺。

雙劍流轉，有如閃電光石一般。

造化城主的軟劍，更是變化多端，忽而舒展如翼，忽而化作一圈光影，忽而長刺而出，忽而捲襲而至。

但俞秀凡的劍勢總能及時而至，或點、或封，擋開了造化城主的攻勢。

這是武林中罕得一見的搏殺，劍勢的變化，似是尤快過旁觀人目光的轉動。

百招交接，不過是片刻之間。

俞秀凡由快劍的攻勢，逐漸的轉變成了一塲有系統的劍法。

驚天劍法。

劍法逐漸展開，威勢也漸漸增加，收十招過後，綿連的劍法，化作一團白光，隱隱間，挾帶着風雷之聲。

好一塲凌厲的搏鬥。

看上去，似乎是造化城主已處於劣勢，完全被俞秀凡那凌厲的劍勢所包圍。

但在塲之上，都看得出來，造化城主的軟劍，收縮成一團光圈，把全身都隱入了那一團光圈之中。

任是俞秀凡劍如潑雨，但始終無法攻入那光圈之中。

無花葉輕輕咳了一聲，道：「艾九靈，俞秀凡這一套劍法，可是你傳授於他的麼？」

艾九靈道：「不是，老實說，我也很驚異他這套劍法。」

花無葉道：「很像失傳的驚天劍法……」

艾九靈點點頭，接道：「嗯！不錯，在下亦有同感。」

花無葉道：「這套劍法凌厲無匹，全是出手的攻人招數，但它眞正的精華，只有三招而已……」

艾九靈接道：「驚天三劍式。」

花無葉笑一笑，道：「看來，你對劍術一道，確有着非凡的造詣。」

艾九靈道：「好說，好說！你大部精力，用於醫學，但對天下劍道，仍然有着如此精深的瞭解，那的確是一件不平凡的事。」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大喝，俞秀凡突然飛身而起，攻出一劍。

這一劍威勢強大，一片劍影，直捲而下。

造化城主的繞身劍氣，突然收斂，手中的長劍直挺而起，有如一把尖錐向俞秀凡迎擊過去。

艾九靈一皺眉頭，低聲道：「一柱擊天，這是師父絕學之一，竟然被他練會了。」

但聞錚錚錚三聲輕響，俞秀凡向下疾落的劍勢，硬被造化城主給擋了回去。

懸空一個翻轉，俞秀凡飄落在七八尺外。

第一個段落的激戰，就這樣暫時停下來。

雙方雖然未再立刻出手，但四道目光，却是互相凝注。

經過了這一塲激烈的搏殺之後，雙方都明白了這是一塲實力十分接近的生死之鬥。

兩個動手人，固然是神情嚴肅，就是觀戰的人，也都看的個個神情緊張。

俞秀凡突然彈劍一笑，豪氣萬丈的說道：「閣下！這一次，由你先出手了！」

造化城主道：「一念仁慈，留患無窮，看來，我的失策很大。」

俞秀凡道：「你不是一念仁慈，而是你算計錯誤，如是你早知今日，決不會留下我俞某人的性命了。」

造化城主道：「不錯，早知你能有今日成就，我早已把你碎屍萬段了。」

語聲甫落，手中之劍，已到了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早已凝神戒備，大喝一聲，橫劍一封，身子忽然之間，欺近了造化城主的身側。左手疾探而出，一把抓住了造化城主的腕上脈穴，用力一帶。

照常情而言，造化城主脈穴受制，這一帶，必然會把造化城主帶了一個觔斗。

那知這一帶，竟然未能帶動造化城主，反被造化城主曲肘一撞，擊中後胳，被震的摔出

了七八尺外。

但俞秀凡身子着地，立時向右側一翻，避過了造化城主的劍勢，人却一挺而起。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好大的命啊。」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左腕沒有脈穴？」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可以學會這樣的擒拿法，在下難道練不會移脈之功麼？」

艾九靈高聲道：「俞兄弟，我忘記告訴你了，練過歸元神功的人，都可以移動脈穴。」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艾九靈，你告訴他又有什麼用處，練成了歸元神功，又何至只能轉移脈穴？」

艾九靈道：「師弟，我已經看到了俞秀凡和你動手的情形，如打下去，你未必一定能勝過他。」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艾九靈，你不用假慈悲了，你眞的還把我當師弟看待，那就叫他們讓開去路。」

艾九靈冷冷說道：「你如眞的有悔過之心，那就請放下兵刃，束手就縛，我會盡力試試看。」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你不用試了，貓哭耗子的假慈悲，我不領這個情。」

艾九靈道：「哀莫大於心死，你的靈魂已死，餘下的只是一具行屍走肉了。」

俞秀凡長劍一揮，冷冷說道：「造化城主，咱們這一戰還未分出勝敗。」

挺劍刺出，直取造化城主的前心。

兩個人又展開了一塲激烈絕倫的惡鬥。

這一戰打的兇猛，更甚過上一陣。

金玉蓉雙目凝注着兩人動手的情形，神情嚴肅。

艾九靈眉宇之間，也泛起了一片殺機。

顯然，他已經對這位師弟，失望、灰心，到了極點。

花無葉淡淡一笑，道：「艾兄，如若俞秀凡死在了造化的手下，你準備如何？」

艾九靈道：「俞秀凡的成就，已不在我之下，老實說，俞秀凡如若勝不了造化城主，我和他單打獨鬥，也一樣勝不了他。」

花無葉道：「我的武功，雖不如你，但也能瞧出了一點苗頭，這一塲惡戰，雙方一直是一個平分秋色之局。老朽目下還瞧不出誰勝誰負，你在武功造詣上，強過兄弟很多，不知是否瞧出了一點勝負的關鍵？」

艾九靈搖搖頭，道：「俞秀凡一代奇才，老實說，他的成就，似已凌駕我之上。驚天劍法使他劍術上的造詣，更進入一層境界，如是我預料不錯，俞秀凡在這塲搏鬥中，定然會施展驚天三式，這三招武功，如若無法勝得了造化城主，那十之八九必敗。」

花無葉道：「劍道上的修養，我自認不如你艾兄，但我想那驚天三式的威力，必可降服造化城主。」

艾九靈道：「花兄，歸元神功，大約是當今武林之中，最為玄奇的一種內功了，可使人返老還童，脫胎換骨，比起達摩易筋經上伐毛洗髓，大約還要高明一些。」

花無葉道：「拋開武功上的成就不談，單就醫道而言，世上沒有不會死亡的人，不論多高深的武功，也只能使自己多活幾年而已。」

艾九靈道：「是的，人總是血肉之軀，不論什麼精深的奇功，也無法把血肉之軀，變成金剛不壞之身。」

花無葉道：「如若你能想通了這個道理，就會明白人的體能，總會有一個極限，就算能打通任、督二脈，返老還童，也不過是駐顏之術，但却不能完全把歲月留下的老邁帶走。白日飛升，長生不老，我不敢斷言沒有，至少我自己沒有見過。」

兩人談話之間，俞秀凡已然施展出驚天三劍。第一招「驚地動地」，劍招出手。

長劍化一道白虹，直射過去。

造化城主突然一收劍勢，漫散的劍氣，突然間收縮成一團白光。

兩團劍光一接之下，交錯而過。

白光斂收，又恢復了一個對峙之局。

俞秀凡輕輕喘息，造化城主的頂門，也見了汗水。

雙方相持了一陣，俞秀凡長嘯一聲，飛身而起，第二招「石破天驚」，連綿出手。

這一招劍勢的凌厲，比起第一招，更為兇猛。

造化城主臉色凝重，右腕疾揮，化成了一團白芒。

整個的身子，完全隱於那一片劍芒之中。

俞秀凡攻出的劍招，有如千鈞一般，竟然衝破了造化城主的護身劍氣。

聽到不停的金鐵交鳴之聲，但見白光閃了幾閃，一切又歸沉寂。

這一下，見到了鮮血。

造化城主的左臂，連衣服帶肉被削下了一片。

貫注了強大內勁的凌厲劍勢，已然破去那造化城主的護身罡氣。

造化城主雖然受了傷，但他的神情，却反而輕鬆了很多，笑一笑，道：「俞秀凡，驚天劍法中，只有三式最兇狠的劍招，我已經見識了兩招，還有一招，你可以施出來了。」

俞秀凡道：「不錯，還有最後一招，也是最兇厲的一招，這一劍，是我們生死存亡的一招。」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俞秀凡，驚天三式，威力相似，你兩招不能傷我，難道最後一式，一定能夠傷了我麼？」

俞秀凡道：「試試看吧！」

造化城主道：「如果你傷不了我呢？」

俞秀凡道：「傷不了你，我死，殺了你，可以為江湖除了一大害。」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你殺不了我呢。我過去說的話，繼續有效，你不妨再想想。閣下，人生不過數十年……」

俞秀凡厲聲喝道：「住口！除非你立刻解散造化門，放出人間地獄中人，聽候武林中公議裁決，咱們才可以免去這一戰。」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俞秀凡，你認為我敗定了麼？」

俞秀凡冷冷說道：「沒有，我只是不願意見到你這種人活在世上。」

造化城主道：「哦！」

俞秀凡道：「這只有兩個辦法，不是我把你殺了，就是你把我殺死。」

造化城主道：「這麼說來，咱們是誓不兩立了？」

俞秀凡道：「眼下的情勢，確是如此。」

造化城主道：「好！我再接你一劍。」

俞秀凡一吸氣，突然飛身而起。

手中長劍，幻起了一道白色的光芒，直向造化城主捲了過去。

這一劍威勢的強大，直似百丈巨浪一般，倒捲而下。

造化城主手中軟劍忽然繞身而起，化成了一團光芒，迎向了俞秀凡。

長虹白芒，接觸一起。

一塲從未見過的搏鬥奇觀，展現在眼前。

俞秀凡的劍勢，有如靈蛇一般，繞着那一團白芒轉動。

相持了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兩團光影，

突然分開。人影重現，兩個人都變了樣子。

每個人，都似從水中出來一般。是汗水，透濕了所有的衣服。這一陣纏鬥，似乎是用了兩個人所有的精力，一時間兩個都失去了再戰的力量。兩張蒼白的臉，四隻失神的眼睛。造化城主似是復元的較快，片刻間，臉上已浮起了紅潤之色。俞秀凡也已夠快，臉色很快的有了好轉。

這時，站在造化城主身後的金玉蓉，突然快步行到了造化城主身側道：「你怎麼了？」

造化城主道：「咱們勝了。你此刻出手，一索就可以擊斃俞秀凡。」

金玉蓉哦了一聲，道：「我用匕首刺死他如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都是一樣，你出手吧！」

目光轉注到艾九靈等的身上，接道：「俞秀凡完了。歸元神功，能使一個人有着生生不息的內力，也能在極短的時間，使耗去的氣力恢復。驚天三劍式，也不過如此罷了，我相信你們之中，再沒有勝過俞秀凡的人了。」

的確沒有，在場之人，心中都很明白。

金玉蓉取了一把匕首。一把金色的匕首。

忽然間，金芒一閃，刺了過去。但不是刺向俞秀凡，匕首却刺向了造化城主的前心。

近在咫尺，全無防備；造化城主閃身欲避時，已來不及。

但他一吸氣，硬將心脈移開了半寸。

金玉蓉這一刀，用盡了生平之力，夠快速，也夠強勁。

如若不是俞秀凡早破了造化城主的護身罡氣，這一刀自然傷不了造化城主。

金玉蓉這一刀刺入了造化城主的前胸，深沒及柄。但却沒有刺入造化城主的心臟。

雖然，金玉蓉取位很準。

這意外的變化，全場中人都看的一呆。

造化城主也呆了一呆。深厚的功力，使得造化城主在重傷之下，仍然能保持着頭腦的清醒，一怔之後，冷冷說道：「好賤婢！」

揚手一掌，直劈下去。

金玉蓉這一刀用力太猛，但造化城主運氣行功，全身堅硬如鐵，金玉蓉一下子竟未能拔出匕首。就在她拔刀一緩的一瞬間，已爲造化城主左手的掌勢罩住。

靈芝仙液，帶給了俞秀凡超越的體能，造化城主體能恢復時，他也在迅速的恢復中。

眼看金玉蓉被罩在掌勢之下，救援已自不及，一側身，左肩背硬接了造化城主的掌勢，右手長劍，却疾劈而下。寒光閃動，鮮血濺飛，造化城主身體被斜着劈成兩半。

但俞秀凡也無法避過那致命的一掌，被掌力擊中了左後肩背。身子離地，直向前面衝去，正好撞向金玉蓉。

金玉蓉放開匕首，一把抱住了俞秀凡，兩個人摔跌在八尺之外。

金姑娘緊抱着俞秀凡的雙手緊緊不放，本身完全承受了這一摔的撞擊之力。

歸元神功果然是非同凡響，身軀被劈成兩半，仍然被一股暗勁撑着，過了一盞熱茶工夫，才倒摔下去。這時，羣豪才想起了俞秀凡，急急奔了過去。

金玉蓉已然扶起了俞秀凡，自己却吐出一口鮮血。俞秀凡不見傷處，也未吐血，但他的臉色却是一片艷紅。

花無菓伸出手去，一把拉住了俞秀凡，道：「娃兒，你覺着怎麼樣？」

俞秀凡道：「晚輩並無不適之感。」

花無菓怔了一怔，道：「內腑氣血呢？」

俞秀凡道：「也沒有翻動的感覺。」

花無菓道：「這就奇怪了。」

伸手按在俞秀凡的脈搏之上。

俞秀凡忽然間，感覺到站的好累好累，緩緩坐了下去。

花無菓微閉着雙目，右手食、中、無名三指，搭在俞秀凡的脈穴上，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緩緩睜開雙目。

這時，場中所有的人，都圍在俞秀凡的四週，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花無菓的臉上。

花無菓神情嚴肅，緩緩說道：「歸元一掌，垂死之擊，力道奇絕，幸好俞少俠的身體未傷。」

四週彼起此落的響起了吁氣之聲，似乎都放開了緊張的心弦。

花無菓黯然一嘆，接道：「但這一掌，打散了他一身功力，封死了他任、督二脈。」

金玉蓉接道：「璇璣宮收藏了一粒十全大還丹，願意奉獻俞少俠，仗憑你花前輩絕世醫道，定然可使他功力復元。」

花無菓搖搖頭，道：「不論有多少靈丹妙藥，也無法使他功力恢復，從此之後，俞少俠不能再練武。」

艾九靈道：「用佛門開頂大法，可傳薪火，如是他再練武，也非難事。」

花無菓道：「歸元一掌，專破人身武功。造化城主那一掌，完全破壞了俞秀凡機能潛力，讓他從此放棄練武。老夫一瓶丹藥，可保他壽過花甲，勉強練武，只能促使他體內受傷的機能崩裂，速其死亡。」

五毒夫人緩緩說道：「難道，就沒有醫治之法了？」

花無菓道：「沒有。任何妙手，都無法重造他體內機能。」

五毒夫人道：「這麼說，他無法再走江湖了。」

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瀟洒一笑，道：「我原非江湖人，亦不戀江湖事，禍首被殲，還我本來面目，是何等快樂的事！」

花無菓低聲道：「返璞歸眞，重讀詩書。這一段江湖經歷，給你帮助不少。以閣下之相，仕中極品，但願牧民府州時，能多爲民間洗雪埋恨沉寃，勝過你隻劍天涯，行俠積善。」

俞秀凡笑一笑，道：「但願如此。必不負前輩雅望。只可惜人間地獄中還有千百位被囚的武林高人……」

金玉蓉接道：「璇璣宮是以機關埋伏揚名於世，賤妾對此，不過一番工夫，釋放人間地獄中被囚之人，賤妾一身承担。」

俞秀凡一抱拳，道：「多謝姑娘！得此一言，俞某心中無憾，我要走了。」

對着艾九靈一抱拳，緩步向前行去。

望着俞秀凡的背影，艾九靈眼中有些濕潤，說道：「俠心義胆，捨弟何人，艾九靈好生慚愧！」

水燕兒突然低聲對五毒夫人道：「夫人，我要去保護他，他武功已失，一旦遇到了仇人，如何自處？」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燕兒，你們已有夫婦情分，好好的去吧！我解散了湘西五毒門，也會去找你們敍敍舊情。」

王翔、王倘沉聲道：「艾大俠，我要跟着俞大哥。」

兩個人，一躬身，快步離去。

不知是什麼人，突然舉步向前行去，直到門口。羣豪齊步相隨。

凝目望去，只見俞秀凡長衫飄飄，在落日晚風中，是那樣輕逸。

他偶然的際遇，踏入了江湖，短短的兩年時光中像一道強烈的閃光，照亮了武林。

不再是劍氣漫空，但將會再聽到琅琅的讀書聲。

（全文完）

